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سلسلة كتاب قدم قومية هوى في الصين

钦定兰州纪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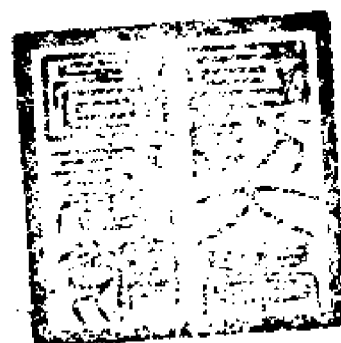
2 030 4336 7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625.7

钦定兰州纪略

杨怀中 标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

钦定兰州纪略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杨怀中标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180千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27-00171-7/K·11 定价: 2.80元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丁毅民
主 编 杨怀中
副主编 余振贵 刘景隆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力 马塞北
刘景隆 余振贵
杨怀中 杨继国
纳国昌

[illegible]

回族人民在开发祖国边疆的事业中,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也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从学术上看，开展对回族古籍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对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了解伊斯兰

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正确理解民族和宗教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关系,探索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撰写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国回族历史上的文字资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加之在有清一代历次回民大起义中散失又比较严重,从而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因此,为了抢救和保存回族历史资料,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搜集有关回族历史的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其他各种文本的资料和口碑资料,其内容包括回族历史典籍、人物传记、家系谱牒、文物碑刻、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研究资料、门宦教派资料以及近代回族报刊等等。所收资料的年限,上起唐宋时期,下至1949年建国前。对这些资料,我们将进行统一编目、鉴定,然后择其精华,分别做校勘、标点、汇编、注释等工作,组织出版一套《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中国回族古籍的内容非常丰富,但限于我们的力量水平,只能一步一步地分阶段进行整理和出版。近凡年内,我们打算集中力量先整理出一批有影响的回族历史文献,争取早日出版,以飨读者。

在为这套丛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甘肃

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宁夏图书馆、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许多关心和从事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区许多党政领导同志，也对这项工作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实际帮助；特别是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人民出版社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对该套丛书的编选、整理和出版发行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此，我们谨向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丁毅民

1986年10月

题 记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穆斯林中发生教派矛盾,地方官员治理不善,遂转化为反清起义。苏四十三率众陷河州,围兰州。乾隆帝特派和坤、阿桂督师镇压,多所杀戮。就在这时,乾隆帝又发现了甘肃的冒赈案,正法地方官员56人,免死发遣46人。乾隆帝认为这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内阁大臣也认为,“逆回敢于如此肆行,实非情理所有,揆厥由来,皆因甘肃大小官员冒灾殃民,侵贪无忌,历年罪孽之重,竟致上干天和,积成戾气,以致流毒贻祸,重烦师旅扫除”(《钦定兰州纪略》卷九)。战事结束,乾隆帝命将有关上谕和奏稿编辑成书,名曰《钦定兰州纪略》,旨在炫耀朝廷武功,并资整饬吏治。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清统治者对于穆斯林的压制异常严厉。乾隆帝谕旨说:“朕节次降旨,令李侍尧将通省新教回民当不动声色密行查办远遣,断绝根株”(《石峰堡纪略》卷六)。于是,地方官员横加罪名,滥施捕杀,穆斯林生命安全无丝毫保证。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遂有盐茶厅(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田五首义,继而靖远、通渭、隆德等地的李可魁、马胡子、马世熬、张文庆、马四娃、杨填四、马壮、马良茂、马文熹纷起响应。起义队伍最后将粮食器械和家属妇孺迁入通渭县石峰堡,整军迎敌。乾隆帝派阿桂、福康安督军入甘,与起义军激战于石峰堡。事后,清廷将有关上谕和奏稿编为《钦定石峰堡纪略》一书。此书已由我们先期整理出版。

《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两部书,虽为清廷歌功颂德之作,但它保存了有关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我们研究十八世纪甘宁青地方史、回族史、中国伊斯兰史,无疑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现将《钦定兰州纪略》标点整理中的有关技术处理,分别说明如下:

一、本书根据武英殿聚珍本标点。

二、原书有文无目,现根据正文中上谕和奏稿文题编成目录,依次列于本书书首,便于翻检。

三、为适应更多读者的需要,本书采用简化字横排。

四、遇原书正文中讹误字,本书即在该字之后加()号,内排勘正字。原书中的假借字,仍保留原貌。

五、原书中夹注采用双行小字,本书一律改为单行

小字，以求眉目清楚。

六、原书二十卷，今于本书后增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杨怀中

1987年元月于宁夏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

目 录

钦定兰州纪略卷首

天 章	1
四月朔日作辛丑	1
孟夏常雩礼成述 事	1
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报剿捕撒拉尔番回 志事	
十韵有序	2
初夏御园杂言遣 虑	4
命尚书和珅往甘肃，同总督勒尔谨会筹执丑	
善后事宜，并遭贼燹氛后何以加恩处奏来	
颁旨，诗以言志	4
确 信	5
鉴远堂	6
甘肃布政使福崧奏报得雨，诗以志慰	6
永佑寺瞻礼	7
安远庙	7
游狮子园	8
书扇赐大学士阿桂，时在兰州剿回寇	8
阿桂奏围困贼营断水情形，诗以志事	9

阿桂奏报扑歼贼营，已诛贼首苏四十三，诗以志事.....	10
命加恩甘省被番回兵燹穷民，诗以志事，用四月降旨查恤施恩诗韵	11
阿桂奏报净剿番回信至，诗以志事	11
言志	12
回蹕至御园作	13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秋收七分有余并秋雨情形，诗以志事	14
降旨加赈甘肃四县被灾贫民，诗以志事壬寅	15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雨泽情形，诗以志事...	15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麦收雨水情形，诗以志慰...	16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收成八分，诗以志事...	17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得雪，诗以志事	17
钦定兰州纪略总裁、提调、收掌、纂修诸臣职名.....	19

钦定兰州纪略卷一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辛丑，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稿	22
同日勒尔谨奏稿	2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文	23
壬寅勒尔谨奏言	2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仁和文·····	24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马彪文·····	25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钦差大学士公阿桂文·····	25
同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奏稿·····	2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王廷赞文·····	26
癸卯西安将军伍弥泰、陕西巡抚毕沅、副都统萨	
炳阿、西安提督马彪奏稿·····	26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文·····	27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文·····	27
甲辰勒尔谨奏稿·····	28
勒尔谨又奏稿·····	2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文·····	28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文·····	29
同日伍弥泰、毕沅、萨炳阿奏稿·····	29
同日毕沅又奏稿·····	3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毕沅文·····	31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袁守侗、文绶、特成	
额、明亮、富勒浑、雅德文·····	31
同日毕沅、萨炳阿奏稿·····	32
乙巳上谕内阁文·····	32
上又谕内阁文·····	32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文·····	32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毕沅文·····	33

同日山西巡抚雅德奏稿·····	3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雅德、 富勒浑文·····	34
同日王廷赞奏稿·····	34
王廷赞又奏稿·····	3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伍弥泰、毕 沅、马彪、王廷赞文·····	36

钦定兰州纪略卷二

丙午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37
丁未阿桂奏稿·····	3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伍弥泰、毕沅、 农起、尚安文·····	38
同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稿·····	3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伍弥泰、富勒浑、 毕沅文·····	39
戊申阿桂奏稿·····	3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40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40
同日雅德奏稿·····	41
雅德又奏稿·····	4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毕沅、伍弥泰、 马彪文·····	42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雅德文·····	42
己酉勒尔谨奏稿·····	43
同日勒尔谨又奏稿·····	43
同日甘肃提督仁和奏稿·····	44
上谕内阁文·····	45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勒尔谨、毕沅文·····	46
同日阿桂奏稿·····	47
上谕文·····	47
同日毕沅奏稿·····	4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文绶文·····	48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袁守侗、雅德、富勒浑文·····	49
同日毕沅奏稿·····	49
庚戌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文·····	50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勒尔谨文·····	51

钦定兰州纪略卷三

壬子勒尔谨、仁和奏稿·····	52
同日和坤奏稿·····	5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 仁和文·····	53
同日陕西布政使尚安奏稿·····	54
上谕内阁文·····	54
同日上又谕内阁文·····	54

癸丑西安提督马彪奏稿·····	54
同日陕西延绥镇总兵周鼎奏稿·····	5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文·····	55
甲寅毕沅奏稿·····	56
同日四川将军特成额、总督文绶、 提督明亮奏稿·····	5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 毕沅文·····	57
乙卯阿桂奏稿·····	5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袁守侗、 毕沅、富勒浑文·····	58
丙辰马彪奏稿·····	5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勒尔谨、仁和文·····	59
同日毕沅奏稿·····	60
丁巳勒尔谨、马彪、仁和奏稿·····	59
同日勒尔谨、马彪、仁和又奏稿·····	6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61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文·····	62
同日王廷赞奏稿·····	62
同日毕沅奏稿·····	62
戊午直隶总督袁守侗奏稿·····	63
己未伍弥泰、勒尔谨、马彪、仁和奏稿·····	63
同日阿桂、和坤奏稿·····	6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文·····	65
同日特成额、明亮奏稿·····	6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特成额、明亮文·····	66
同日勒尔谨又奏稿·····	66
上谕内阁文·····	66
同日毕沅奏稿·····	67

钦定兰州纪略卷四

庚申伍弥泰、马彪奏稿·····	69
上谕内阁文·····	69
同日毕沅奏稿·····	69
同日毕沅又奏稿·····	69
壬戌伍弥泰奏稿·····	7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伍弥泰文·····	71
癸亥伍弥泰奏稿·····	7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伍弥泰、 仁和文·····	72
甲子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文·····	72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文·····	74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文·····	74
丁卯文绶奏稿·····	75
同日特成额、明亮奏稿·····	75
己巳和珅奏稿·····	76

同日和坤又奏稿·····	7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文·····	78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79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袁守侗、 雅德、毕沅文·····	79
庚午勒尔谨奏稿·····	80
同日勒尔谨又奏稿·····	8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81
同日上谕内阁文·····	82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文·····	83

钦定兰州纪略卷五

壬申阿桂、和坤奏稿·····	85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稿·····	86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稿·····	8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88
同日阿桂、和坤等奏稿·····	89
上谕内阁文·····	90
同日阿桂、和坤、伍弥泰奏稿·····	90
上谕内阁文·····	92
同日上谕内阁文·····	92
同日上谕内阁文·····	93
同日阿桂、和坤奏稿·····	93

上谕内阁文·····	93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93
五月甲戌毕沅奏稿·····	94
上谕文·····	94
同日上谕内阁文·····	94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95
乙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等文·····	96
丙子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97
同日上谕内阁文·····	97

钦定兰州纪略卷六

丁丑阿桂、和坤奏稿·····	98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稿·····	99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稿·····	10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104
己卯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及 各省督抚文·····	105
辛巳文绶奏稿·····	106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107
壬午阿桂、和坤奏稿·····	107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稿·····	10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108
同日上谕内阁文·····	109

癸未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09
同日阿桂、和坤奏稿·····	111
甲申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112
丙戌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12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13

钦定兰州纪略卷七

戊子阿桂奏稿·····	114
同日阿桂又奏稿·····	11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15
同日阿桂又奏稿·····	116
同日阿桂又奏稿·····	116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文·····	118
同日阿桂又奏稿·····	118
庚寅和坤由途次奏稿·····	11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20
壬辰和坤由途次奏稿·····	12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21
癸巳阿桂奏稿·····	122
同日阿桂又奏稿·····	12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24
同日阿桂又奏稿·····	125
同日王廷赞奏稿·····	125

甲午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26

乙未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27

丙申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28

钦定兰州纪略卷八

戊戌阿桂奏稿……………130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31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31

同日阿桂又奏稿……………132

闰五月癸卯阿桂、李侍尧奏稿……………13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34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3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35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36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37

同日上谕内阁文……………138

戊申阿桂奏稿……………139

奉朱批上谕文……………140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稿……………140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141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142

钦定兰州纪略卷九

甲寅阿桂、李侍尧奏稿·····	144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4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46
同日上谕内阁文·····	146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稿·····	146
同日李侍尧又奏稿·····	147
己未阿桂、李侍尧奏稿·····	147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4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0
同日阿桂又奏稿·····	151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1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51
上谕内阁文·····	152
庚申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2
己丑阿桂、李侍尧奏稿·····	15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6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6
同日上谕内阁文·····	157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

戊辰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58
------------------------	-----

己巳阿桂、李侍尧奏稿·····	13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33
庚午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60
辛未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60
甲戌阿桂、李侍尧奏稿·····	16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62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63
同日军机大臣奏稿·····	164
己卯阿桂、李侍尧奏稿·····	16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67
辛巳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67
癸未阿桂、李侍尧奏稿·····	169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6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71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一

甲申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72
同日闽浙总督署浙江巡抚陈辉祖奏稿·····	17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陈辉祖、 杨魁文·····	173
戊子阿桂、李侍尧奏稿·····	17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76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	

刑部堂官文	176
己丑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	
刑部堂官文	177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陈辉祖、杨魁文	178
同日上谕内阁文	178
癸巳阿桂、李侍尧奏稿	180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83
上谕内阁文	184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85
同日上又谕内阁文	186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二

己亥阿桂、李侍尧奏稿	187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87
同日阿桂又奏稿	18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88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89
上谕内阁文	190
七月乙巳阿桂、李侍尧奏稿	191
上谕内阁文	19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19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94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195

上谕内阁文	198
辛亥上谕 内 阁文	199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

壬子阿桂、李侍尧奏稿	200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01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02
上谕内 阁 文	203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0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04
同日阿桂又 奏 稿	204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稿	205
上谕内 阁 文	206
癸丑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 山西巡抚雅 德 文	207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07
同日上谕内 阁 文	207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07
庚申阿桂、李侍尧奏稿	20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03
同日上谕内 阁 文	203
壬戌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10
己巳阿桂、李侍尧奏稿	211

上谕内阁文	21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14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14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四

庚午上谕内阁文	216
八月辛未上谕内阁文	218
甲戌阿桂、李侍尧奏稿	219
上谕内阁文	221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22
上谕内阁文	222
上又谕内阁文	223
同日李侍尧又奏稿	223
上谕内阁文	223
乙亥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稿	224
奉上谕文	225
丁丑江西巡抚郝硕奏稿	225
戊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新等奏稿	226
上谕内阁文	226
己卯阿桂、李侍尧奏稿	226
上谕内阁文	228
辛巳广西巡抚姚成烈奏稿	22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	

姚成烈、雅德文	230
---------------	-----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五

壬午阿桂、李侍尧、毕沅奏稿	231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39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41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稿	24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43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稿	244
上谕内阁文	245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六

乙酉上谕内阁文	246
丙戌左副都御史吴玉纶奏稿	247
上谕内阁文	248
戊子阿桂、李侍尧奏稿	248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49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51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51
同日大学士三宝等奏稿	256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57
同日上谕内阁文	257
己丑军机大臣奏稿	258

癸巳阿桂、李侍尧奏稿·····	258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59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59
上谕内阁文·····	260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262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七

乙未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英廉、雅德文·····	263
丁酉阿桂、李侍尧奏稿·····	263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稿·····	264
九月庚子上谕内阁文·····	265
同日副都御史汪承霈奏稿·····	266
辛丑阿桂、李侍尧奏稿·····	268
癸卯阿桂、李侍尧奏稿·····	270
乙巳陈辉祖奏稿·····	272
戊申上谕内阁文·····	272
辛亥上谕内阁文·····	273
壬子上谕内阁文·····	274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八

甲寅上谕内阁文·····	275
同日上谕内阁文·····	277
乙卯上谕内阁文·····	278

290 丁巳上谕内阁文	278
291 乙（己）未两广总督巴延三等奏稿	279
292 上谕内阁文	279
293 丙寅阿桂奏稿	280
294 上谕内阁文	281
295 戊辰吏部将甘省緹城递折之候补县丞姚起彪	
296 带领引见,奉旨文	283
297 同日李侍尧奏稿	283
29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文	285
299 十月庚午上谕内阁文	285
300 辛未李侍尧奏稿	286
301 十一月己酉李侍尧奏稿	287
302 同日李侍尧又奏稿	288
303 上谕内阁文	290
304 同日李侍尧又奏稿	290

欽定兰州纪略卷十九

305 丙辰李侍尧奏稿	292
306 上谕内阁文	293
307 壬戌李侍尧奏稿	293
308 上谕内阁文	294
309 丙寅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郑大进奏稿	294
310 上谕内阁文	294

十二月壬寅(申)上谕内阁文	295
甲戌工部侍郎德成奏稿	296
庚辰李侍尧奏稿	298
壬午李侍尧奏稿	298
丙戌李侍尧奏稿	299
上谕内阁文	300
同日李侍尧奏稿	301
丁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文	301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庚子上谕内阁文	302
辛酉李侍尧奏稿	304
同日李侍尧奏稿	305
同日李侍尧奏稿	306
上谕内阁文	307
同日上谕内阁文	307

钦定兰州纪略卷二十

癸亥李侍尧奏稿	308
乙丑上谕内阁文	308
三月乙卯李侍尧奏稿	30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文	310
同日李侍尧奏稿	311
上谕内阁文	311
同日李侍尧奏稿	312

上谕内阁文	312
四月壬辰军机大臣等奏稿	312
上谕内阁文	314
七月乙卯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 刑部堂官文	315
八月乙丑上谕内阁文	315
甲申李侍尧奏稿	317
上谕内阁文	318
丙戌军机大臣奏稿	319
上谕内阁文	319
戊子上谕内阁文	320
十月庚寅上谕内阁文	321
十一月丙申上谕内阁文	324

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摘录

钦定兰州纪略卷首

天 章

四月朔日作辛丑

玉狗鸿龙顺斗迁，春消九十夏初旋。已欣时泽利耕麦，更幸大田起陌阡。红雨绿云方烂漫，青山碧水大留连。简书旁午勤批答，惭愧番回蠢动边。昨据勒尔谨奏，兰州撒拉尔番回因争立新教抗官拒捕，杀害知府杨士玘、副将新柱，嗣又占据河州城。今日复据毕沅奏，逆匪直逼兰州省城，因调派满、汉各路官兵并健锐、火器营京兵四千名前往会剿，命大学士阿桂、尚书和坤带领侍卫，督率进兵。日内正值军书旁午，实不胜惭懣之至。

孟夏常雩礼成述事

未躬承昨岁南巡，奠壁祈坛意倍寅。只为万方勤一己，幸蒙尺泽渥三春。今岁正月间，春雪频仍，二、三月以来，雨膏优渥，实向年所仅见。若时旸雨顺年稔，既洁粢盛沐帝仁。薄伐番回不容己，昨因兰州撒拉番回肆虐，伤害大员，占据河州，进逼省城，不得已调派各路官兵，并发健锐、火器两营劲旅，命重臣董率，即日会合进剿，唯冀迅速扫灭，以安边民。维扬速冀晏边民。

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报剿捕撒

拉尔番回志事十韵有序

撒拉尔番回，即狗西番。其俗人畜并处，好即人，怒即兽。往年因大加惩创，安静五十余年，今其丑类复滋。昨督臣勒尔谨奏撒拉尔番回苏阿浑等因争立新教，杀伤旧教数人，遣官往捕，而贼匪等竟敢抗拒，并戕知府、副将，勒尔谨因率臬司福崧领兵往剿，更调集甘省提、镇仁和等五路兵，而贼已乘间侵占河州；维時事起仓卒，勒尔谨暂驻狄道，藩司王廷赞保守兰州省城，贼乃间道进迫省城，焚烧关厢；西安巡抚毕沅以闻，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各领兵赴援。奏到即敕简八旗劲旅，并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等往莅其事。乃兵甫启行，而王廷赞即奏诛杀贼匪教主马明心。兹勒尔谨、毕沅、仁和等奏克复河州，省城围解，且擒杀贼匪要犯多人，击退上山，即日可期剿灭云云。因敕分别奖赏，颁谕中外，并赋十韵，纪事如左。

狗西黑帐本番雏，白帽非回窜籍呼。狗西番又名黑帐房，与西地回人带白帽者本另一种类。昨勒尔谨奏，乃以其不食猪肉，遂沿俗称番回。现已飭令详查具奏，毋令窜混。争教始因执新旧，据州遂肆攫萑苻。撒拉尔番回本旧教，近因贼首苏阿浑等欲另立新教，杀害旧教教人，肆行不法，该督委兰州府知府杨士玘、河州协

副将新柱前往查拿，途次白庄，被逆番聚众残害。时勒尔谨一面率臬司福崧带督标兵五百名往剿，一面调集仁和等五提、镇兵二千名会剿，而逆匪乘官兵未到之先，竟拥男妇二千余抢占河州，实为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如狂一旦为猖獗，不畏三章置锬铁。提镇领兵皆宿将，甘肃提督仁和、西安提督马彪及各镇总兵图钦保、德宁等皆曾经出兵金川，久历戎行，故临阵调度井然，因并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监司守省俱嘉谟。甘肃藩司王廷赞，以文臣能保守省城，于贼匪围逼时悉力守御。又，安定县回民马明心系贼人新教之主，前已拿禁省城，王廷赞因贼人索取，许其城上一见，指称稟明督臣，批至释给，随将马明心正法，以免后患。办理实合机宜，因赏给一品顶带，仍交部从优议叙。会征有算妖氛敛，决战无前贼势孤。此案事起仓卒，勒尔谨先调各路官兵会筹征剿，仁和由途次迎剿，并令德宁、额尔恒额一面把守贼人所毁河桥，施放炮位，一面直渡黄河，率官兵奋勇杀贼，图钦保复手刃四贼，将逆匪击退上山。此时贼众已成斧底游魂，擒贼指日可计矣！近日伏林远满四，甘肃番回杂处，好勇斗狠其常也。近年之王伏林、明季之满四暨今之苏阿浑，皆其类也。然小丑潢池，官兵一至，即尽灰灭耳。何辞净剿受骈诛。分驰禁旅原资众，先据毕沅奏报兰州被围，即简派健锐、火器两营京兵四千名，选乾清门巴图鲁侍卫带领，又，钦差大臣和坤、拉旺多尔济及海兰察、额森特前往督率，并命大学士公阿桂由河南取道往同会剿，以壮声势。详览军书敢懈吾。本省制军纾壮略，邻封安抚裕良图。勒尔谨即调集甘省各路兵，而毕沅在西安境内闻报，即悉力调度，协济满汉官兵，事事迅速妥协，并有先办而与所降谕旨相合者，实属可嘉之至。因赏给一品顶带，仍交部从优议叙，以奖贤劳。群心齐自成功速，小丑歼将乏处遁。方吁佑随闻捷信，是日每祭有“薄伐番回不容已，维扬

速其宴边民“之句，回銮至御园遂接此奏，诚昊乾垂贶也。曰欣曰敬曰惭夫。

初夏御园杂言遣虑

昨岁事南巡，前年逮释服。御园初夏景，均未一游目。清和今适值，喜雨况沾足。和近春婪尾，清非夏腾煥。因为清和什，德潜说辟独。《岁时记》四月朔为清和节，考古人引用皆然。沈德潜乃北唐之中和节为清和，因以谢诗“首夏犹清和”，谓四月似二月。其说臆断无据，别有清和诗辟其谬云。风月即以佳，心情应亦淑。而何繇甘省，番回逞凶倏。军书勤批答，塵怀日以六。自三月三十日勒尔谨奏撒拉尔番回肆逆一案，军书旁午，日勤批答。至四月初六日，始据奏报各路官兵陆续到齐，击退逆匪上山，贼势穷蹙，惟待擒获正凶，剿除余孽云。却报官兵集，贼氛势已衄。正凶犹待获，虽慰意仍蹙。有暇偶泛舟，散虑林御曲。怀昔不忍欢，遣虑吟书屋。

命尚书和珅往甘肃，同总督勒尔谨会筹执丑善后事宜，并遭贼燹氛后何以加恩处奏来颁旨，诗以言志：

番回争教肆狂猖，竟劫河州逼省闾。虽事铺敦将执丑，却怜蹂躏已殃民。畴咨善后孰居要，抚恤为先合沛仁。曰隐曰艰应入告，十行次第待颁纶。

确 信

弥月繿兰州，确信披驿致。河州虽已复，兰州解严未。撒拉尔番回肆逆一案，自三月三十日奏到以来，日夜廛念。昨四月初六日，据勒尔谨奏已克复河州，省城围解，并有半月成功之语，意谓事可速蕲。乃今已及弥月，直待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先后到兰州奏明实在情形，披阅始觉明晰，然得信已迟，致误事机，实堪愤懣。

庄凉兵初集，贼暂向山避。勒尔谨奏，甘肃提督仁和、凉州总兵德宁等带兵赴兰州办剿，奋勇杀贼。图欽保复手刃数贼，将贼众击退，逃窜入华林山。时来甯焚扰，城门原尚闭。四月九日，据阿桂、和珅奏，伊等未到之先，兰州西南关外一带通贼处所，贼人竟敢任意往来，抢劫民间牲畜口食，并于烧剩民房内藏匿，乘间放火，又于黑夜，不过数人潜至城下骚扰，而守城兵丁虚张声势，施放枪炮，彻夜张皇；和珅到彼，始严飭禁止，并搜捕杀贼数人；又，各路所调之兵零星散处，不俟力齐催令打仗，以致间有伤亡，士气不振，现在阿桂等申明军律，激励戎行，并安设卡棚，彼此接应，又于山间扎一大营照料各卡，彼贼知大兵逼近，不得不昼夜防守。民心亦渐安贴等语。如此料理，始渐有就绪，寃奏略慰，知贼将不日就擒矣！勒尔谨诬奏，谓半月功遂。

因命所发兵，中途回以暨。前勒尔谨奏现在所调各路官兵先后到兰，惟有公同商酌，四路擒剿，并分派汉、土官兵分途前往，预备擒拿，半月可以成功等语。阿桂于途中闻此信，遂令头起领兵之人不必前往，候旨而回。奏到，因将所发健锐、火器营京兵撤回。其前调川兵及阿拉山兵，亦经勒尔谨咨撤。庸臣轻举败事，未见面目，顿止援兵，以致迟误，实为可恨。设无此奏，则京兵及川兵、阿拉山兵均早抵兰州，可以

一鼓擒灭。兹阿桂、和珅复奏，请选调川省曾经出师之屯练兵一千名、阿拉山兵七百名兼程赴兰协同剿捕，此亦无聊之计。虽现在军容整顿，壁垒一新，奏功指日可期，而前此举棋屡易，貽误已多，言之徒增惭恚耳！和珅及阿桂，先后到次第。乃据实情报，庸臣败国事。我兵初到兰，众力未齐备。率即驱之战，而又乏董帅。一二致伤亡，遂乃馁士气。绿旗兵本怯，闻战先惊悸。设京兵弗回，此时将逮至。举棋屡易著，兵法之所忌。二臣谓阿桂、和珅。调川兵，是亦无聊计。申律励戎行，旗鼓重新示。僨轅虽抵罪，貽误已不啻。功虽指日戴，旰食徒增恚。庸臣谁所用，自责志吾愧。

鉴远堂

溪堂临水称鉴远，俯槛非徒玩渺湾。千里兰州遽远虑，剿番回欲悉情形。撒拉尔番回肆逆一案，勒尔谨总未将前后实情具奏，实为昼夜仅念。昨闻阿桂等奏约二十日前后乘机进剿各情形，始觉明晰有经理。惟日望歼获渠魁，捷音速至耳。

甘肃布政使福崧奏报得雨，诗以志慰。

歼贼命王师，无非计安民。行程计近远，一再遣重臣。前因苏阿浑即四十三等肆逆，遣京兵往剿，因命尚书和珅及海兰察等驰驿速往兰州。时大学士公阿桂在浙办海塘回，即命由河南取道前往。和珅入甘省，即有雨随轮。和珅等于四月望前入甘肃境即遇雨。

今接旬宣奏，屢被膏澤均。福崧奏稱甘省春夏之交，每患雨澤稀少，本年自四月內，省城得雨三四次，今五月初七、初九、十二等日，近省一帶又連次得雨三四寸，地土滋潤，往年罕有等語。甘省艱至雨，地瘠民誠貧。犁耨雖未歲，農兆慰則真。宣來咨實情，坤回復由秦。蘇阿渾一案，勒爾謹總未將前後確實情形明晰具奏。因念該處阿桂一人盡足了事，而朕往熱河，御前領侍衛及軍機大臣扈從者不宜少，因命和坤回京，并面詢甘省一切事宜。據稱沿途經過甘肅、西安、山西各省，麥收即日登場，收成均在九分以上云云。秦晉麥已收，胥稱九十分。何以承天庥，惟益勵敬勤。

永佑寺瞻禮

皇祖當年喜此居，自應神御奉如初。禮因義起言思彼，仁以憲章事創予。至必先瞻欽繼述，念惟切己敢舒徐。不期梗化回猖亂，復此有征盼捷書。撒拉爾番回肆逆一案，已屢有詩紀事。昨阿桂奏川省屯練、上兵等到齊，欲令預悉華山林（華林山）勢及進兵路徑，先于閏五月初三日派海蘭察、明亮等帶領阿拉山馬兵及屯練兵由龍山尾（尾山）繞至華林山西南斜扑賊卡，又派舒亮等帶滿漢奮勇兵過溝，由山南直壓賊卡，額森特及伍彌泰等在山坡、山梁分路策應。除槍炮斃賊不計數外，三次攪戰約殺賊六七十名。現擬于初九、初十兩日克期大舉，四路攻圍，以期一舉殄滅。晝夜惟望捷音速至耳。

安遠廟

新疆底定后，安遠建祇林。是廟肖准噶爾圖爾札之式為之。

万里夜来往，自平定新疆后，伊犁驻以将军，回部各驻钦差大臣，乌鲁木齐则设都统，与屯耕驿站相通。百姓来往贸易者夜行无恐，较之内地尤为安贴也。廿年久静悄。众生资庇荫，一己致虔钦。回逆偏猖近，阿桂奏闰五月初九日，分派官兵四路攻剿贼营，抢得贼卡四座，杀贼百余名，乃贼人尚敢倾穴出迎，拼死抵拒，现在另筹进取，于贼营迤西严密围困，令其无路觅食等语。连日切盼佳音，又未能即刻擒获，殊增愤懑。陈师却愧心。

游狮子园

狮子峰阴居赐昔，额题仍是御毫挥。有怀因便为一豫，无逸敢皇懈万机。频问邮签心不悻，闰五月廿三日，据阿桂奏十五日大举攻剿，将贼匪卡子四座攻得，复乘贼散回攻，得贼人大卡，歼戮贼匪甚多，随于左近四面拿卡，联络接应，海兰察、明亮等即带兵驻守，次日天明，又占得两处山包，并将贼营迤西木布尔庙烧毁，杀贼甚多，现在官兵接连占至黄河边，两岸俱有兵丁水手防范，贼势穷蹙，不日可剿除净尽等语。今又隔数日，惟昼夜盼望捷音耳。忍看画障景如依。成诗数首旋归去，行漏曾非四刻违。

书扇赐大学士阿桂，时在兰州剿回寇

迺日书《诗经》，曩时曾书《诗经》全部，并示指画院图之，间亦涉笔。兹重观之，觉书法未臻，因复手写一通易之。适书至《小雅·北山》“从事贤劳，经营四方”之句，不觉继怀于役者之劳云。《北山》什重勘。即事怀贤臣，于役频再三。江河资画

策，逆回兹剿陷。大学士阿桂于上年腊底命往浙江阅勘塘工，今春并令由江南至河南查办河工，时值甘省匪回肆逆，遂命由豫取道赴甘会剿。近虽屡奏剿杀贼匪，并于贼人所占山梁四面拿卡围逼，贼势穷蹙待毙，而藏事捷音尚未奏到，悬望日甚一日耳。徒以恃险守，绝壁及深堑。密围待坐困，报功信迟欠。愤懑尔我同，贤劳久烦懽。卿无父母忧，予有股肱念。赐扇解炎暑，是用五字揆。

阿桂奏围困贼营断水情形，诗以志事

贼营蓄粮足延时，取水黄河更密迤。所以守穴三月久，近始四面围筑垒。黄河被隔填井泉，绝水贼穷知必死。老教逃出将欲毙，前经阿桂等奏，安设木城卡棚将贼营四面围攻，并设法隔断水磨沟水道，其华林寺后及雷坛二井俱用土填筑；兹复据奏守卡官兵杀死夜间盗水贼匪数名，并有脱回之老教等八名，提讯该犯等，俱受渴已极，不能出声，与水亦不能饮，徐徐灌润，始能言语；据供称，贼匪五百余人，老弱伤病者断水五日，已有渴死者，即贼渠苏四十三及力能打仗之人亦断水三日，虽有炒面不能下咽，骡马驴牛数百匹倒毙净尽矣！其困急已极，即进兵擒捕，不使一名免脱等语。与水亦不能饮此。徐徐灌活始取供，其众五日苦断水。观奏翻为心恻然，凶渠首祸累众耳。然犹一心拒王师，反恻为恨亦彼取。叶厄鲁、回部及金川，不无剿杀为荡洗。何以兹番乃怜贼，古稀因识吾老矣！吁嗟嘉兵有至训，岂愿兴戎不得已。

阿桂奏报扑歼贼营，已诛 贼首苏四十三，诗以志事

番回滋事信奇谈，啸合千人死守甘。邪教纵能令志固，元戎原是用兵谗。前因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肆逆，官兵围之于华林山，而贼众甘为死守。阿桂节次奏报调派官兵安设木卡，断绝水道，诸务办理皆合机宜。填壕扑栅群心奋，断水焚粮众力戡。乃得一朝破巢险，犹然数百冒锋酣。六月廿二日巳刻，据阿桂等奏到于本月十五日令海兰察、明亮率同领队大员并侍卫、章京等，带领官兵、屯练、降番及阿拉山兵先在卡边埋伏，相机进攻，清晨时，出贼人不意，将枝捆土袋抛填贼人所据壕沟，我兵奋勇直进，哈当阿带领川省降番首先跃入壕内与贼匪搅杀，官兵抛掷火弹，乘势拥进，剿杀贼众，占得贼卡，贼壕俱经拆毁填塞，海兰察、明亮督率官兵，远则枪箭齐发，近则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怀振奋，分占栅上贼卡，海兰察、明亮又拿立木栅，带兵直扑贼营痛加剿杀，抛射火箭、火弹，烧毁帐房板屋，夺获贼人刀矛鸟枪无算，余贼窜回华林寺死守，呈验割得贼首一百二十余颗，随令前此擒获监禁之贼党家属等逐一辨认，据认出首犯苏四十三、韩一捏巴拉、周阿浑、张阿浑（即张怀德）、马黑提卜等首级确凿无疑，并据投出老教杜山别等供称，贼人被杀死并带伤者三百余人，所存残败贼党尚有二百余人，遁入华林寺不敢复出，现令官兵四面围紧，架炮轰击，数日之内即可剿戮净尽等语。因明降谕旨将首先奋勇出力之海兰察、明亮并哈当阿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在事出力员弁及受伤、阵亡官兵，查明分别议叙、恤恤，降番等概行赏给一月钱粮以示奖励，并令阿桂将苏四十三首级传谕各省臬示，俾回民共知儆戒。

异哉狼戾撒拉尔，馘矣猖狂四十三。不屑红旗飞报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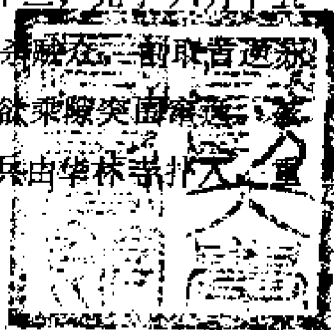
但云蔽事更云惭。

命加恩甘省被番回兵燹穷民，诗以志事，用四月降旨查恤施恩诗韵

何来杂种逞刁狴，竟犯州城躏市闾。早以详查命大吏，先是命尚书和坤往甘肃，即令将该地方遭贼氛燹何以加恩之处奏请颁旨，有“曰隐曰艰应入告，十行次第待颁纶”之句。兹应实政惠穷民。本年粮赋全蠲纳，六月廿八，据阿桂等奏甘省应行抚恤事宜，请将兰州、河州地方照乾隆三十年宁远等县地震之例办理，因即降谕旨将兰州、河州本年应征钱粮加恩概行蠲免。其伤毙人口每名、房屋每间，请各给银二两，又每人先给仓粮三斗，再普行加赈一月，又每户赏给置办器具银一两，牛马每头匹借给价银四两，俾被贼焚掠贫民各安生业，俱交行在户部核覆，依议速行，仍令该地方官实力抚绥，以示优恤。燹处灾伤普施仁。小丑潢池累黎庶，自无德化愧丝纶。

阿桂奏报净剿番回信至，诗以志事

贼首虽阵斩，余党十遗四。乃竟弗出降，死守华林寺。釜底困仍斗，延廿日弗溃。邪教固人心，亦诚大奇事。筑栅近逼之，火功下策试。纵拼命跳踉，围戮无噍类。剿回勦斯蕲，飞章驰信至。贼首苏四十三，先于六月十五日，经阿桂令海兰察、明亮等督率官兵直入贼壕剿杀贼首，并取首级四十三等首级，其余党四百余人尚死守华林寺，思欲乘隙突围窜遁。阿桂奏报于七月初六日，海兰察、明亮率同侍卫官兵由华林寺扑入，重



重雨裹，抛掷火弹，枪箭齐施，短兵斫杀，生擒贼六七十名，割获首级四百五十，寺内躲藏余贼并戮无遗，不致一名漏网等语。因思一月前，贼或纷迸避。尔时围未周，使贼于一月前未立木栅时冲突而逃，追捕正自费力，每召见军机大臣等预谕及此。然贼众自兰州被官兵击退后，即死守华林山，俾我兵得拿栅环攻，尽数剿杀，不留遗孽，实感上苍恩赐也。乌散艰罗致。知不足为患，当更延久滞。负隅待尽歼，诚感天所赐。然世有逆民，即为君德累。教化所未孚，言及惟抱愧。

言志

甘省捐监蠹，始自王亶望。木偶视督臣，一气通下上。始以甘省每岁被灾，地方大吏欲借捐监粮以为赈恤之用，部议因准行，并令只收本色米。其后乃私收折色银，实始自王亶望为藩司，而总督勒尔谨竟如木偶，并不参奏，甚至通省上下联为一气，冒赈分肥，毫无忌憚，因令阿桂等彻底严查，方悉其弊。定议收本色，粮也。贮仓资赈放。墨吏收折色，银也。欲壑饕无量。报部仍本色，公然行诈逛。何能终久瞒，水落石出状。利令其智昏，抑亦良心丧。此而遁抵法，弊吏将何尚。冒赈兼剥民，自取罪应偿。然予虑因咽废食益非当。办理监粮冒赈一案，原为剔除官吏积弊，使百姓实受赈济之益，但恐各督抚误会此意，因咽废食，致将灾赈之事靳固不举，因明降谕旨严切训谕，并传谕李侍尧将甘本年报灾各属派委明干公正大员详悉查勘，即勘不成灾，亦量予抚恤，或予蠲缓，或借给口粮籽种以资接济。其有不肖劣员因无可分肥讳灾不报者，尤必加倍重治其罪。盖积弊不可不去，而灾

民不可不恤，爱民所以事天，丁宁训诫不啻三令五申矣！明道程。语晦叔，吕公著了。说言恒所仰。宁受百人欺，好贤心莫旷。吾以用之赈，宁滥毋遗宕。诚恐覬觐者，谓吾靳赈饷。巧吏何弗为，恤民事胥忘。弊不可不惩，即此恐招谤。吾如有所吝，全蠲赋三两。丙寅、庚寅、丁酉三次降旨蠲免天下正供，其各省漕粮亦于丙戌、庚子两次降旨蠲免。万民被岂虚，万世传宁妄。是用布赤心，言志期共谅。嗟乎为君难，展转增惆怅。

回蹕至御园作

山庄避暑木兰猎，祖迹绳承毕阐谟。吁理宵批敢懈彼，民难吏治益廉吾。今岁至山庄时，正在办理撒拉尔逆回一案。嗣节次据阿桂奏报扑剿贼营，已诛贼首苏四十三，其余逆党歼戮俱尽。至六月间，又据河臣奏报黄河决口，先邳睢南岸之魏家庄，继仪封北岸之曲家楼，今南岸已经堵筑，而北岸据奏报堵筑工已过半，计十月中可以合龙。因命阿桂于甘省事竣后，取道赴豫督办。又，甘肃监粮折色一案，王亶望为藩司，视总督勒尔谨如木偶，与首府蒋全迪狼狈为奸，通省上下联为一气，恣饱欲壑，冒灾殃民，鞠讯得实，分别抵罪。嗣四川复有咽喉匪抢劫拒捕之案，且纠集多人窜入邻境，皆由总督文绶平日养痍貽患所致，因降旨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福康安代之，督率文武严行查办。近已据报获贼百余人，指日根株可尽，间阎得以安枕。以上四事，均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数月来飞章驰报，批答传谕，殆无虚日。御园莅止昨何异，各节初临景略殊。忽忆五年前此况，畅春亟去问安无。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秋收七分 有余并秋雨情形，诗以志事

甘省春夏间，今年雨频暨。以此命详察，乃尽悉积弊。向来甘省每岁报旱，今春因叛回苏四十三之事，遣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先后往甘。据节次奏报，四五月间攻贼之际每以雨阻，且新任藩司福崧亦据实奏报得雨，曾有诗志慰。因命详查甘省节年报旱缘由，始得尽悉王亶望等上下勾通，折收监粮，借赈冒销之弊。宁滥毋或遗，原期民受惠。剥民入私橐，滥乃至鬻吏。方伯如坐尸，上下通一气。始以甘省频年旱灾，地方吏请收捐监粮备赈，部议准行。原令只收本色米，使受实惠，后王亶望乃私行收折色银，与首府蒋全迪串通各州县冒赈分肥，毫无忌憚，甚至如麦桓之指缺贿求，公行鬻吏。而总督勒尔谨竟如木偶，一任各属恣意妄行，并未奏闻。斯而不抵法，君诚若流缀。然恐覬覦者，错会吾之意。谓吾或靳赈，重增吾之罪。既令而复申，三五已不啻。甘省冒赈一案，经阿桂等查审得实，因命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解至热河亲鞫，分别治罪，以彰国法。其蒋全迪、程栋以下各犯，按赃多寡分别治罪，庶剔除积弊。此后或遇赈济，俾穷民实受恩惠，但恐为督、抚者误会此意，因噎废食，致将灾赈之事靳固不举，因屡降明旨严切晓谕，遇有岁歉，即当据实奏报，并令督率属员痛除积弊，俾穷民均受实惠，不啻三令五申矣！即以甘省言，偏灾仍命恤。叶。甘省本年报偏灾者已少，仍传谕李侍尧派委明干公正大员详悉查勘，即不成灾，亦量予抚恤、蠲缓，或借给口粮籽种以资接济。

今岁报秋收，七分荷天赐。李侍尧奏，甘省夏秋以来，除被水、被雹受偏灾数处，其余皆雨泽调匀，秋禾粟谷杂粮大半黄熟，间有收割者。宁夏水田稻谷亦渐成熟，收成约在七分以上。此或因今岁积弊一清，民情豫顺，感召天和，雨暘时若，未必不由此也。市集粮价平，吾民或少济。贪官何处无，捐监大奇蔽。侵帑复剥民，岂有不招戾。积弊一以清，召和理应致。三黜遍闾阎，阅奏心诚慰。历久被人欺，是吾之过事。观过可知仁，自解兼明志。

降旨加赈甘肃四县被灾贫民，诗以志事王寅

向来甘省每加赈，墨吏侵之弗逮民。甘省每年报灾加赈，自王亶望为藩司，借词赈济，开销监粮，私收折色，串通各州县侵冒分肥，因将王亶望等分别治罪，以彰国法。复恐此后或实遇偏灾，督、抚等误会此意，因噎废食，讳灾不办，屡降明旨严切晓谕，遇有岁歉，即当据实奏报，并令督率各处痛除积弊，俾穷民均受实惠。墨吏抵罪民何罪，因噎废食谕谆谆。去岁报灾者四县，前弊尽去兹应真。轻者借种^{上声}。重加赈，甘省上年宁朔、平罗等县因河水泛滥，秋禾被灾，已屡降旨照例给赈。今春青黄不接，因再加恩将被灾较重之宁朔、平罗二县贫民展赈一月。其灾轻之陇西、宁夏二县，著该督、抚等查明缺籽乏食之户，酌借籽种口粮以资接济，俾灾黎共庆安全，用敷春泽。惠兹地瘠与民贫。申谕大吏体予意，切忌讳灾须直陈。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雨泽情形，诗以志事

甘省地瘠民本贫，自昔无岁不报灾。去年剿贼频阻雨，询之乃悉弊所媒。甘省往岁每奏旱灾，上年因遣尚书和坤、大学士阿桂先后往剿撒拉尔，据奏省城四五月间连得雨泽，有益民田，而略阻攻克之进。因谕问向何每年称旱，始悉王亶望等捏灾冒赈之弊相习成风。惩贪示法追民欠，秋收多获民气培。犹恐因噎而废食，诗吟言志诚心开。甘省冒赈剥民积弊，经阿桂等彻底严查得实，王亶望等抵法。本因剔除积弊，使百姓得受实惠起见，但恐该督、抚等误会此意，因噎废食，致有靳恤灾赈之事，因明降谕旨再三申诫，以积弊不可不去，而灾民不可不恤。并赋言志诗颁谕中外，以示开诚布公之意。春末缺雨为仅念，今辰始报佳音来。月初陆续得被泽，各属无不沾以该。四月二十二日，据李侍尧奏兰州于四月初旬连次得雨，又于十一、十二日，省城得雨深透，四郊沾足，并据各属陆续具报，得雨三、四、五寸及深透不等，通省普获应时甘澍，远近均沾等语。览奏为之欣慰，随复丁宁谕谕，令李侍尧悉心查察，各属如间有一二歉薄之处，仍行据实奏闻，毋稍讳饰。额手西望为庆幸，更颁敕谕叮咛哉！莫因目前望秋后，一隅岂无独泣侪。君臣之设为民耳，慎之其善体予怀。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麦收雨水情形，诗以志慰

地瘠户贫甘省信，连称荒旱却非诚。率图因赈官为

弊，徒使向隅民受名。甘省地瘠民贫，乃向年官吏竟藉报灾赈济为名折收监粮，其实上下通同侵冒分肥，小民未沾实惠。去岁秋成已过半，今年时泽更如情。上年甘省于春夏间屡经得雨，秋成颇稔。今据李侍尧奏报通省各属于本年四五月间陆续得雨深透，其地气较暖之处，二麦、稞、豆均已扬花结实，并有收获者，即收成稍晚处所，麦豆亦经吐穗含花；禾苗滋长，民情愉悦等语。驱除恶吏施实惠，感召天和福万氓。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收成八分，诗以志事

吏蠹弊以去，民和召有应。雨沾诸郡普，秋获八分增。李侍尧奏，甘省今岁夏泽频沾，六月中旬后，二麦先后登场，近复屡获甘霖，各种秋不得雨滋培，益见畅遂。通省各府州属呈报，田禾收成共八分有余。自昔荒区虑，而今稔岁膺。叮咛仍致嘱，莫视此为恒。甘省自清厘积弊后，年来雨暘时若，收成丰稔。但该处素称瘠土，设将来偶遇偏灾，地方官断不可因连岁丰收稍存详饰。昨藩司福崧陛见时，已面加训诫。兹李侍尧奏到，复传旨严行淳谕，令其仰体朕意，时刻留心。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甘省得雪，诗以志事。

秋收报九分，昨据李侍尧奏报，甘肃通省秋禾收成约九分。冬雪报四寸。兹又奏兰州省城于十月初九日得雪四寸，且彤云密布，势甚宽广。附近州县业据禀报是日得雪，分寸相同，农情深为欣慰。甘省所希闻，额手庆非分。墨吏去深弊，赤子苏久

困。或因召天和，作善降祥信。水懦夙自惭，法亦弗骫尽。甚者率抵罪，一线宽其论。甘省冒赈一案，上下通同舞弊，侵帑殃民，于法都无可宽。但人数众多，不忍概与骈诛，因命查询将上年于兰州有守城微劳之董熙等三十一犯免死发黑龙江及极边烟瘴地方。至冬前勾决时，又将侵冒银一万两以下之周人杰等一十五犯亦照前例免死发遣，盖已宽四十六人矣！即看勾决日，亦被甘膏润。十月二十七日勾决，是日得雨三寸。益钦帝照临，戒满敢不慎。

钦定兰州纪略总裁、提调、收掌、纂修诸臣职名

总裁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御前大臣武英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文渊阁领阁事兼翰林院掌院事教习庶吉士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头等诚谋英勇公、正红旗满洲都统世袭云骑尉臣阿桂

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渊阁提举阁事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兼工部理藩院步兵统领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銮仪卫掌卫事总管健锐营官兵事务奉宸苑圆明园八旗内府三旗大臣白旗满洲都统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经筵讲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事务总理圆明园八旗内府三旗官兵大臣管理武备院圆明园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向导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世袭一等男臣和坤

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仍管陕甘总督事务世袭嘉勇侯臣福康安

经筵讲官太子少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梁国治

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署理吏部左侍郎事务臣董诰

御前侍卫户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总管銮仪卫

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臣福长安

满提调

光禄寺卿今升噶什喀尔都统臣保成

户部银库员外郎今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公 中佐领
臣伊江阿

户部银库员外郎今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松筠

户部陕西司主事今升西安副都统兼纂修事 臣敷伦
泰

汉提调

原任鸿胪寺卿江西布政使臣冯应榴

户部陕西司郎中今升吏科给事中兼纂修事臣 刘 谨
之

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今升江南道 监 察御史兼纂修事
臣汪日章

满收掌

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今升江西赣州府知府臣富尼善

户部江南司员外郎今升山西道监察御史 臣 舒 濂

吏部文选司主事兼纂修事臣索明阿

汉收掌

工部都水司郎中臣蒋谢庭

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今升山西道监察御史臣吴熊光

汉总纂

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臣冯培

满纂修

原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嵩贵

汉纂修

吏部文选司主事今升考功司员外郎臣程维岳

宗人府主事今调工部都水司主事臣吴俊

校录

内阁中书今升起居注主事臣张曾效

原任户部浙江司主事臣毛上良

内阁中书臣秦瀛

内阁中书臣章煦

钦定兰州纪略卷一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辛丑（1781.4.21）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言：据兰州府循化同知洪彬稟报，厅属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等因争立新教将旧教回人杀伤数名，臣随委兰州府知府杨士玘、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查办。三月二十日午刻，据杨士玘稟报新柱与该府带领兵役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庄子，被新教回匪千余人将庄围住等语。臣不胜骇异，即选派本标兵二百名，带同臬司福崧星夜前往该处，务将逆犯全数查拿，严审治罪。倘敢负固不服，即檄调附近官兵相机办理。

同日勒尔谨奏言：又，二十日戌刻，途次据署河州知州周植稟报新教逆回于十八日晚将知府杨士玘、副将新柱杀害等语。臣思逆回罪大恶极，必须迅速剿除，随飞调固原、凉州、甘州、西宁、肃州五提、镇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臣于现带本标兵二百名外，又续调三百名，带同福崧连夜兼程前赴相机剿捕，并札令提督仁和前往会同商办。又据河州署都司李奇稟报，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备袁尚仁带往，该署都司现在看守城池。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曰：回人争教细事，何致因此杀害大员？其所争立新教系由何处流传？向来有无此等名目？是否另有希图抢劫别情？勒尔谨折内总未明晰声叙。将来获犯时，均应逐细审究，详细具奏，不可丝毫隐饰。至勒尔谨初派本标兵二百名，原属过少，其知府杨士玘、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时，办理亦未能妥协，以致被贼杀害。况知府、副将系文武大员，所带官弁兵役自复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御，被贼伤损者多，以致知府、副将同时遇害，自应据实奏闻，朕必加之优恤；若官弁不能督率兵役奋力御贼，甚或兵役等畏怯先逃，致领兵大员遇害，则逃兵等均应拿获正法，不可少存姑息。著传谕勒尔谨，俟事定时遵照办理。至所带兵数前后几及三千，又札会提督仁和前往会办，仁和系曾经出兵打仗之人，军务颇为熟悉，勒尔谨当与之和衷速办。总以慎重明决为要。并谕仁和知之。

臣等谨案：甘肃地界边陲，民贫土瘠。我皇上德泽涵濡，痼瘼在抱，抚绥赈恤，无一不上廑宸衷。至如兰州、河州等属，错处番回，沐浴恩膏，均入耕稼之宇，乃撒拉尔逆回苏四十三等因争教构衅，竟敢戕害长官，肆行抗拒，实出覆载生成之外。其时督臣奏函甫达，皇上首以慎重明决为谕，嗣后屡示机要，迅就扫除，皆由睿谟广运，炳烛几先，是以数千里外如在目前也。

壬寅 (1781. 4. 22)

勒尔谨奏言：臣于二十二日午刻行抵狄道州，据河州协兵丁李成得报称逆回男妇约有二千余人，各带马匹器械，于二十一日二更时围困河州城，杀死守城兵丁，一拥而入，将州城占据；署都司及知州未知存亡，该兵逃出飞禀等语。逆回残害大员，占据城池，殊堪发指，臣拟即亲往剿灭，但所带本标兵丁仅有五百名，众寡不敌，恐有疏失，未敢冒昧，且狄道紧邻河州，若狄道有失，则省城亦属可虞，是以在州城屯扎坚守，俟前调兵陆续到来，如足一千名之数，即亲带前往，务将逆回尽行剿灭，以快人心而申国法。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仁和曰：此时勒尔谨带兵无多，自应持重坚守，俟仁和并前调各兵陆续到来，一鼓擒灭，方合机宜，自不便轻易举动。至逆回本因争立新教致相仇杀，今阅该督折内所称杀官抗拒、占据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著勒尔谨与仁和相机妥办。至河州城池坚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卫，何致贼匪一拥而入将城占据？其平日所为守御者何事？所有该署都司及知州等，应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责，尚有

可原；如竟苟活潜逃，即当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传谕西安提督马彪带兵二千名前往协同剿捕外，并令西安、宁夏将军各预备满兵一千名，如必须协济，该督即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至健锐、火器两营尤为劲旅，现亦挑选预备。该督与仁和务须和衷协力，妥速办理。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马彪曰：勒尔谨所带兵丁恐不敷用，提督马彪曾经出兵打仗，著即挑选各营精壮兵丁二千名，选派勇干将弁带领星速前往，随同剿捕，毋致稽时日。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钦差大学士公阿桂曰：据勒尔谨奏兰州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等抢据河州城，勒尔谨因兵力尚少，现在屯兵狄道州，俟各路营兵调齐，即行进剿等语。现已传谕西安提督马彪带兵二千名迅速前往，并谕西安将军伍弥泰、宁夏将军莽古赛各选集兵一千名预备，倘须调用，即令前往协同剿捕，并于火器、健锐两营兵丁内挑选预备。阿桂此时查办河务已将次就绪，著即速起程来京，倘有必须劲旅之处，阿桂即可带兵前往。著将前降各谕旨及勒尔谨、仁和奏到各折一并抄寄阅看。

同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奏言：二十一日申刻，据报贼匪进逼河州，势甚猖獗。现在督臣勒尔谨带兵前往剿捕，臣即飞禀督臣加调官兵速为应援，并严飭附

近地方官多集兵役，坚守城池。查省城重地甚为紧要，臣现同兰州道图萨布、候补道永庆督同文武官员派拨兵役，严密稽查，小心防守，并安慰居民，毋使惊扰。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王廷赞曰：兰州系省城重地，著令王廷赞督率坚守，并须不动声色，毋得过涉张皇。若稍有疏虞，王廷赞不能当其咎也。

癸卯（1781.4.23）

西安将军伍弥泰、陕西巡抚毕沅、副都统萨炳阿、西安提督马彪奏言：臣等于本月二十四日接准督臣勒尔谨札开“甘肃撒拉尔回匪争立新教，互相仇杀，并将知府杨士玘、副将新柱伤害，现已选派本标及檄调各镇官兵亲往剿捕”等语。查逆回凶残不法，实为天地所不容，今督臣带兵前往，自当立即剿除。但臣等思回匪必啸聚多人，方敢肆行抗拒，且其地内逼河州，外连番境，若再稍稽时日，不能全数诛锄，更属不成事体，自应协调官兵前往，方足以资策应。臣马彪久在军营，兼以生长西宁，熟悉情势，因即于二十五日星夜先行驰往，并遴选西安绿营精兵一千名。臣毕沅妥速料理，派委西凤营参将富舒、后营游击海柱于二十六、七等日分起带兵，迅赴河州。臣伍弥泰、萨炳阿现亦预挑西安满兵一千名，与臣毕沅察探情形，倘有必须调度之处，臣伍

弥泰曾驻西宁，稍为谙悉，即当亲自带往。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曰：据伍弥泰、毕沅等奏，提督马彪已于二十五日星驰前往，并选兵一千，分起迅赴河州。又，伍弥泰现挑西安满兵一千，预备亲自带往接应。所办与昨降谕旨相合，甚属可嘉。至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未尝不可，而其互相仇杀之罪，待事定再办。此等机宜，恐勒尔谨不晓。且争教仇杀，起衅自非一日，勒尔谨何以早未筹办？此时各路大兵云集，调度机宜最为紧要，恐勒尔谨未能料理悉协，著传谕阿桂竟不必来京，即从河南取道径往甘肃，程途较近。所有节次所降谕旨并批示奏折，已经抄寄阅看，亦别无训谕之处。阿桂即由河南驰驿前往，到甘肃后即将查明新教、旧教及调度剿贼情形迅速具奏。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曰：前勒尔谨所奏回匪名目及新教、旧教，总未明晰。既系两教争立，互相残杀，断无官兵缉捕时，转致合而为一之理。究系何教之人首先抗拒逞凶，现在彼一教情形若何，著勒尔谨即查明覆奏。此时总须镇静办理，不可稍涉张皇。再，昨降旨预备健锐、火器兵各一千，因思自京至甘肃程途四千余里，若由乌鲁木齐选兵前来，较为近便，已另降谕旨令奎林预备。如有必须协济之处，勒尔谨即一面奏闻，一面飞调。

甲辰（1781.4.24）

勒尔谨奏言：臣现在驻扎狄道，候兵力稍集，即行擒剿。查兰州固属省会重地，但若专顾省城，恐狄道有失，臣起程时，已留中军副将和成额小心防守，一闻河州失事，即飞飭布政使王廷赞会同和成额加倍严防。至各镇道路遥远，调兵未到。其西宁镇属原调兵四百名，兹据该镇署副将贡楚克达尔禀报现已派兵一千名，率同将备分起带往，臣随飭令迅速前进，一到循化，即就近直捣贼巢。臣领兵由狄道、河州一带分途擒剿，两路夹攻，仰仗圣主天威，自能全数就获。

勒尔谨又奏言：查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奏请陛见已蒙恩允，臣现委洮岷协副将策卜坦接署镇篆。兹图钦保尚未起程，臣即檄调带兵前来帮同剿捕，策卜坦暂今驻扎兰州协同防守。再，臣原派凉州镇属兵四百名，据该镇总兵官德宁报称，原调四百之外又添派二百名，已于三月二十三日带领起程。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曰：据谨尔勒奏现驻狄道州，候兵力稍集，即行进剿，自应如此办理。此时务须持重，安慰众心。至署西宁镇副将贡楚克达尔已派兵一千率同将备前进，颇为勇往晓事，如到彼果能出力，即可胜西宁总兵之任。又，现在调集之提、镇仁和、马彪、图钦保等，均系效力戎行、熟习军旅之人，勒尔谨

当与之和衷共济。将来仁和等剿贼成功，即勒尔谨之功，切忌自用。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曰：昨降旨令阿桂驰驿前往甘肃办理剿灭逆回事宜，此时谅已奉到前旨，迅速遵行矣。因思阿桂到彼调遣需人，已派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福宁、泰斐英阿、明山、阿兰保，各赏银一百两，驰驿前往甘肃听候阿桂差遣。又，现在来京引见之肃州都司马云即系西宁人，熟悉该处情形，亦赏给银一百两，随泰斐英阿等一同驰驿前往听用。看来此事起衅已久，勒尔谨平日不能约束使之知威知惧，或存将就了事之见，以致酿成事端。阿桂务悉心筹画，妥协办理，将贼匪剿灭，尽绝根株，以靖地方，并此案或因勒尔谨办理不善，或系地方官酿成，均著详晰查明具奏。

臣等谨案：回众争立新教，与旧教互相仇杀，肇衅已匪一日，使地方大吏早为审断，经理得宜，原可弭患未形。乃姑息因循，浸致养痍贻害，勒尔谨实难辞咎。我皇上洞烛如神，于逆回起事之时已知督臣素无约束，酿成事端，命臣阿桂即由河南驰驿前往详晰查办。臣阿桂等仰禀睿裁，悉心调度，凡绥靖机宜，靡不在圣明宵旰中矣。

同日，伍弥泰、毕沅、萨炳阿奏言：臣等挑拨绿营兵一千名，已于二十六七等日派员分起带领，全数起程，约计四月初五六间即可前抵兰州。复接据布政使王

廷赞等稟称逆回已将河州攻破，该回匪势甚猖獗，自应厚集兵力克日剿除。昨臣等预挑西安满兵一千必须前往接济，方为妥协，现已分作两起，臣伍弥泰于二十七日亲自率领头起官兵并携带印信星速起程，其第二起即于二十八日派妥协领等带领前进，与督臣勒尔谨等商酌相机剿。奏入。报闻。

同日，毕沅又奏言：二十八日辰刻，接据兰州马兵袁秉文稟称“逆回于二十五日午刻进逼兰州，焚烧关厢，所有调到凉州、镇羌、靖远及大城看守兵丁伤折过半，大城眼前失事”等因，逆回凶残不法，变出非常，急须厚集兵力速行殄灭。查马彪带领西安绿营兵一千、伍弥泰带领西安满营兵一千已先后进发，臣闻信后，复飞札催促趲行应援。臣前酌量逆回情形，已于所调兵二千余名外预调延绥镇兵一千名，现又续调一千名，令从固原、平凉一带星速前往，又飞调兴汉镇兵五百名，令总兵三德带领，从略阳、巩、秦一带前往。但各处路途遥远，官兵即昼夜遄行，到彼亦须时日，而逆回猖獗已甚，非得八旗劲旅，恐未能立即剿除。仰恳皇上迅发京兵，并派熟悉军务大臣带领前来，以资策应。至陕西省此时兵力合计不过万余，现已檄调三千五百名，而南北地方辽阔，兼之汉凤、略阳、阳坪关、陇州等处亦系外通番境，处处紧要，均须妥为防守，是本省兵丁不敷再调。臣已飞札知会四川督臣文绶、将军臣特

成额、提臣明亮飞调官兵由略阳一路间道前赴甘省之秦、巩一带，以便堵截会剿，复飞札河南抚臣富勒浑、山西抚臣雅德飞调该二省官兵前赴西安省城听候调遣。至沿途台站车辆、马匹、粮饷、军火、器械各事宜，臣已与布政使尚安、按察使浦霖等分头迅速妥备，务期无误军行。再，西安省城存贮火药铅丸除已调发外，库内所存无几，臣现在催促制造，陆续运往，并飞咨河南、山西抚臣，令其各备五万斤，速派委员运送西安，以资接济。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毕沅曰：本日毕沅奏逆回进逼兰州，焚烧关厢，省城眼前失事，已飞札文绶等调兵会剿，复札富勒浑、雅德调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听调，并恳迅发京兵，派熟悉军务大臣带领前往等语。昨已传谕阿桂，令其即由河南星赴甘肃，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应即迅速遄行。现派尚书和坤、额駙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驰驿前往甘肃，并派巴图鲁侍卫带健锐营兵二千名、火器营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坤等先到甘省，即行调遣办理。俟阿桂到彼，即交阿桂接办，和坤仍即回京供职。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袁守侗、文绶、特成额、明亮、富勒浑、雅德曰：毕沅奏调四川官兵，现有从前曾经平定金川之兵可以调往堵截，至河南、山西二省兵

本不多，且防守亦为紧要，该抚等止须预备于本省边境听候调遣，不必即赴西安。惟所需河南、山西各备火药铅丸五万斤，即当迅速办运接济。至京兵四千名由直隶、山西一路前往，所有应用马匹、车辆及例应供给之处，必须早为预备，俾京兵迅速遄行。

同日，毕沅、萨炳阿奏言：逆回进逼兰州，必须再调满兵以资策应。臣萨炳阿现已挑选西安满兵六百名即日带领起程，星夜前往，与臣伍弥泰协兵会剿，所有满营各事务，现交臣毕沅管理。奏入。上嘉之。

乙巳（1781.4.25）

上谕内阁曰：现在甘肃需用银两甚属紧要，所有该省春拨银八十万两尚恐不敷，著再于部库内拨银一百万两，仍于邻近省分先行递拨解往，俾得迅速济用。该部即遵谕行。

上又谕内阁曰：农起著赏戴花翎，驰驿前赴甘肃办理军需。李侍尧著加恩免罪，赏给三品顶带并赏戴花翎，与副都统黄检一体驰驿前往，并著和珅传旨，黄检即由保定前往，不必来京。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现在甘肃省事务纷繁，急需大臣协同料理，而军需出入尤关紧要，因思李侍尧前经获罪，但其才识可用，此时需人之际，不能复拘常格，已传旨免其前罪，赏给三品顶戴花

翎，令前往甘肃。又，安徽巡抚农起来京陛见，人尚结实，亦令其前往。又，昨因黄检在山西、直隶声名平常，念伊祖黄廷桂旧劳，仍用为副都统，伊办事尚属勇往，著和坤于过保定时面传谕旨，令其随往。伊等三人，俱著总办甘省军需事务。此外如有应办事件，阿桂、和坤亦可一面交办，一面奏闻，并派司员内京察记名以道府用之海广、李照、丰绅、苏楞泰、保年、景如柏前往甘省，交阿桂、和坤差遣委用。再，应用武职人员，现在派往之乾清门侍卫等即可酌量调派。其候补副将和伦，亦已传旨前往。此外如尚有需用武职人员，并著就近檄调。至阿桂、和坤办理此事必须印信，已令福长安赍钦差大臣关防交与和坤带往甘肃，俟见阿桂，即令转交应用。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毕沅曰：此次甘省需用银两较多，已谕令该部于甘省春拨八十万两外，再拨部库银一百万两，并先令邻近省分递拨解往。著毕沅即于陕西省库贮内先行酌拨，选派妥干员弁带领兵役护送，毋稍疏虞。

同日，山西巡抚雅德奏言：臣于三十日未刻准陕西抚臣毕沅札称撒拉尔回匪直扑兰州，兵力不支，陕西省存营兵丁无几，现已请调京兵，恐缓不及济，晋省与陕、甘较近，迅即酌派官兵星夜前来赴甘会剿等因。伏思小丑跳梁，必须多派官兵进剿，以期迅速蕲事。拟派

太原镇兵一千五百名、大同镇兵三千五百名，共兵五千名，已飞咨两镇调拨，并多带鸟枪兵以资得力。查大同镇界处边陲，地方紧要，且现在杀虎口副将尚未到任，未便擅离，太原镇总兵福敏泰熟练军务，即令该镇将所派兵一千五百名限三日内带领起程。其大同镇所派兵三千五百名，每兵一千名派出参游一员为总领，再派都司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五员、把总、外委各十员分司管束，并备随营调遣之用，挨次起程，统归福敏泰管辖协同会剿。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雅德、富勒浑曰：昨传谕山西、河南官兵止须在該省边境驻扎以备调遣，今据雅德奏已派兵五千名令太原总兵福敏泰带领赴甘会剿，是晋省兵丁业经起程。现在和珅前往甘肃，驿路本由山西行走，即于经过时带兵前进，声势更为有益。至河南兵力本不及山西，著仍遵照前旨于本省边境驻守，毋庸前赴甘省。

同日，王廷赞奏言：臣于督臣勒尔谨带兵起程后，率同文武各员严守省城，城中兵除勒尔谨带去五百名外，只存督标兵三百余名，臣随檄调附近之庄浪满兵三百名、汉兵二百名、凉州满兵六百名、西宁镇兵于原调四百名外又调一千名前来应援。河州距省三百八十里，逆回占据河州后，即于三月二十五日带贼众三千余人由间道径抵兰州。幸是日庄浪满兵三百、靖远汉兵二百先

至，臣即拨派兵二百名、民壮百余名出城在路口迎击，我兵多有损伤，贼人直困兰州，今已两昼夜。二十七日巳刻，闻凉州满汉兵九百名已抵省城之河北，正欲渡黄，贼众竟杀伤护守浮桥兵民，将桥拆断，把住河口，兵难过河。城内守兵单弱，势在危急，而督臣驻扎狄道以待援兵，均不能克期即至。臣为国家、城池、人民所关甚重，不即死战以误大事，惟有悉力守御。倘荷圣主洪福，固原、西宁之兵旦晚一至，庶可获全。

王廷赞又奏言：此案内有安定县回民马明心，系新教之主，前经循化厅查出，解省收禁。今贼人来犯省城并声言索取马明心，臣许其城上一见，谕以稟明督臣，俟批覆到时即行释还，原欲为缓期集兵之计，但逆回凶恶，实不可信，况该犯为新教起事，恐迟则生变，或致被贼抢归，臣于令贼人见面后即将马明心正法，以免疏虞。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伍弥泰、毕沅、马彪、王廷赞曰：据王廷赞奏报贼匪直抵兰州城，困守两昼夜等语。伊系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数日，援兵一至，即可保全城池，是即王廷赞之功，深为可嘉。又奏称贼人索取马明心，王廷赞许令城上一见后即行正法，既安贼匪之心，又将贼首正法，办理甚合机宜。著伍弥泰、马彪速催满营、绿旗各兵丁迅速前进赴援。此时伊等统兵行至何处，距兰州尚有几站，即速奏闻。王廷

赞著赏戴花翎，并赏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交与伍弥泰等遣人赍赏王廷赞，并传旨嘉奖。和坤接到此旨时，亦即催伍弥泰、马彪所带之兵迅速行走，并将王廷赞能固守省城、先除贼首之处明晰奖谕。至此次为王廷赞赍折出城之人，亦属能事可嘉，并著伍弥泰查明重赏，以示鼓励。

臣等谨案：逆回占据河州，进逼省城，肆扰无忌，实为罪恶贯盈。皇上以兰州省会重地，是飭藩司王廷赞督率防护，毋致疏虞。兹因王廷赞奏报固守兰城以待援兵之至，嘉其守土勤劳，奖赉稠渥。复念及此继城驰折之人颇属能事，亦令并逮恩施。甄录所加，不遗微末，是以身受者无不感奋自效也。

钦定兰州纪略卷二

丙午(1781.4.26)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现在逆回占据河州，州民畏其杀害，势必胁从，伊等本系愚民，猝遇贼众凌逼，其罪可宽；至生监等从贼，草茅微末，尚可稍贷；若本身在京及在各省出仕者，或其家属从贼，情亦尚有可原；惟曾经出仕回籍人员，如有甘心从贼，不顾名义，法无可恕，必当从重治罪。著阿桂、和珅于剿灭贼党后查明，分别办理。

丁未(1781.4.27)

阿桂奏言：本月初一日，臣在安阳途次接奉寄到谕旨，并阅勒尔谨等各奏折。逆回罪大恶极，自应立即剿除。现已钦奉谕旨令马彪带兵前往，并谕伍弥泰、莽古赛各选兵预备调用，并于火器、健锐两营兵丁挑选预备。仰见睿虑周详，无微不至。臣思逆回意在劫杀，因河州先已派出兵丁二百名，存城兵力单弱，居民事出仓皇，各顾家室，不能尽力守御，以致猝被攻破。现在提督仁和及勒尔谨前调各营兵二千名陆续到齐，兵力既集；无难一鼓擒灭。臣于二十八日晚由时和驿起程，因疮疾发动，每日仅能行百余里。今接奉谕旨，当尽力遣

行，约计初九、初十可以到京。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伍弥泰、毕沅、农起、尚安曰：阿桂奏到遵旨回京一折，计拜发此折后，又接到续降不必来京之谕旨，谅即由途次前往。但伊因疮疾发动，每日仅行百余里，此时即竭力趲程，恐亦未能迅速到甘。现在甘省急需重臣督办，刻不能缓。和坤年力强壮，行走自能便捷，计可到在阿桂之先，务须星夜兼程前进，督办一切，俟阿桂到甘省后，和坤仍遵旨将所办事宜详悉告知阿桂再行回京。至和坤到彼倘亦不能克期，其自西安至甘省一带现在乏人料理，关系綦重，伍弥泰带兵前进，计此际已抵甘省，所有一切调度应办军需粮饷各事宜，即著伍弥泰悉心经理，并著传谕尚安就近即速驰赴，随同伍弥泰办事，仍将如何经理之处一面迅速覆奏，一面通知阿桂、和坤。至尚安起程后，西安又少大员协理，著传谕农起迅速赶赴西安，留同毕沅和衷商办。其西安布政使事务另行奏署。再由京派往之满汉司员本系记名以府道擢用人员，如毕沅有需人之处，即酌留一二员听候差委。

同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言：臣接准陕西抚臣毕沅札称，令臣酌派官兵前赴西安调用，自应就近拨往以资接应。查河南通省各营额设兵九千九十五名，内河北、南阳二镇各设兵四千余名，臣已飞札该镇各挑健兵一千名，即令曾经出师金川之河北镇臣观成先统兵一手

名驰赴西安候调。其南阳镇标兵一千名，另派归德营参将王国士暨游击、守备等员亦分二起陆续前往。臣同藩司李承邨办理妥协，即驰赴陕、豫交界之潼关地方稽查点验，催送出境，并分飭接壤各属严密防堵。再，准毕沅咨会，令臣拨解火药五万斤赴西安备用，臣现于贮药较多之河北镇左右二营、河南、开封二营各拨一万斤，陕州营二千斤，臣标左右二营各四千斤，共足五万斤之数，分委妥千弁兵星驰解往。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伍弥泰、富勒浑、毕沅曰：据富勒浑奏称于河北、南阳二镇各挑兵一千名，令河北镇臣观成等带领起程等语。前经降旨令该省官兵于边境驻扎备调，毋庸前赴甘肃。今该抚既预为调集派往，俾甘省多得兵力接应，以壮声势，亦属可行。此项官兵若未入陕西境，仍可不必前往；若已入境，即令前往，俟阿桂、和珅到彼相机进剿时听候差委。

戊申（1781.4.28）

阿桂奏言：臣于直隶磁州途次接奉寄到谕旨，令臣即速来京，以备带兵前往甘肃。臣思逆回啸聚不过二千余人，况河州城内俱系百姓，无可胁从，不难立即歼除。现在勒尔谨等续调各营兵丁谅已到齐，又有西安提督马彪先行驰往，并遴选西安绿营兵一千名分起迅赴河州，计西安至兰州十八站，兰州至河州二三站，约本月

初旬可到，自必将逆匪剿灭全完。如果贼势猖獗，必需续添兵力，所有带兵之人最为紧要，伏乞皇上于海兰察、额森特二人内酌派一人先行驰往，并令于侍卫、章京内如阿尔都等前在军营得力、伊所深知者拣派数人，奏闻请旨，派令前往。至奎林勇往能事，但由乌鲁木齐带兵前至河州亦几及四千里，未免行走迟滞。将来如果调用奎林，竟请特降谕旨令其先行驰往，并令于所属厄鲁特内挑选精兵一二百名，派员随后带赴河州备用，更为有益。臣接奉谕旨后，即带同军机司员仍由彰德、卫辉一带前赴甘肃，惟有尽力趲行，以期早到。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据阿桂奏在磁州接奉谕旨，即由彰德、卫辉一带尽力趲行等语。海兰察、额森特二人业经派令同和珅前往，其阿尔都等亦随同和珅赴甘。至奎林，先已降旨令其带兵来甘，后因乌鲁木齐至甘肃程途太远，恐缓不济急，复经降旨停止。此时派往之人甚多，亦无需奎林一人也。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逆回伤害职官、占据河州一案，总系勒尔谨平日不能预为察觉，以致养痍貽患，及事发后，又不详查起衅根由确实陈奏。事完之日，阿桂、和珅必须彻底根究实在如何貽误之处，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赞所奏安定县回民马明心系新教之主，则其人实为此案首犯，但究系何时拿获，如何审办，勒尔谨从前并未陈奏，殊不可解。至此等回匪将来

办理时，凡随同逞凶肆逆、抢占河州、围逼省城者，均应剿洗，不得稍存姑息，使邻近番人知所畏惧。此为绥靖边方起见，不得不如此办理。至贼匪人数，据勒尔谨原奏连妇女不过二千人，而王廷赞奏称围兰州时有三千人。盖伊身在围城，未免为群言淆惑。其实逆贼既占河州，必不肯舍弃，自必留人占守，甚或分其党羽侵犯狄道亦未可定，焉得复有三千余贼围逼省城？此或贼人所过地方胁迫良民为之先驱，将来执讯时，不可不分别办理。此皆阿桂、和珅到省时应行留心酌办之事，著即先行传谕，令其存记，遵照妥办。

臣等谨案：自古圣王绥靖疆隅，式遏寇虐，为边方大吏者理宜申明教诫，宣播德威，使宵小无由窃发。若狃于积习，姑息养奸，势将滋蔓而不可制。甘省大吏岁久废弛，致小丑跳梁，肆行滋扰，自属责有攸归。皇上廑念边陲，特命重臣从严办理，凡随同肆逆者尽予剿除，以杜乱萌而申国法。至围城贼众，恐有良民被胁先驱，谕于执讯时加意区别，俾免玉石俱焚，所以为义之尽，仁之至欤。

同日，雅德奏言：臣前准陕西抚臣毕沅札会，于太原、大同二镇调拨兵丁五千名，派令总兵福敏泰带领前往策应。兹四月初二日酉刻接据毕沅札称探得三月二十七日以内，兰城并力固守，该处提、镇及西安满营并陕甘各路之兵俱陆续可到，足资保护，今晋省只备兵一千

名，如有必需应用，再行调取等因。查现在所调官兵尚未起程，臣随飞咨大同镇臣概行停止，并咨会太原镇臣福敏泰将所派兵一千五百名内挑选一千名仍为预备，如果必须调用，俟陕西省知会到日，再行起程。

雅德又奏言：现在调兵进剿逆回，文报来往关系紧要，臣飞飭沿途州县添设腰站，多备膘壮马匹以供驰送，并令该管道府亲往董率稽查，务期加倍迅速。至京兵过境，一切车马草料供支等项自须预为妥办，以利遄行。查山西省甘桃驿至榆次县之王胡驿俱系崎岖山路，车马难行，随与藩司谭尚忠等悉心筹议，拟于该三站全备骡马，以备官兵乘骑及驮载军装之用。其余各站应付车辆马匹事宜，已密飭地方各官上紧赶办，克期妥备。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毕沅、伍弥泰、马彪曰：本日据雅德奏接据毕沅札，随将大同镇兵停止等语。毕沅所办真属晓事可嘉，但伊何以此时尚未奏到？著传谕毕沅，即将现在情形及一切调度事宜随时速奏。至西安满营并陕甘各路之兵，日内计可将次到齐；著传谕伍弥泰、马彪，即将官兵曾否到全、现在如何筹办进剿之处迅速驰奏。至和珅谅已兼程前进，不必带领晋省兵丁，行程更可迅速。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雅德曰：雅德奏添设腰站，多备马匹，以供驰送文报，所办甚好。至京兵过境，预

备骡马以利遄行等语，此则可以不必。兵由河南而行，惟派出大臣、侍卫官员及文报往来仍由山西行走。屡经降旨传谕，雅德即遵照办理，一切妥为筹备，不必稍涉张皇。

己酉（1781.4.29）

勒尔谨奏言：臣前因逆回占据河州，随檄飭循化文武各员擒苏四十三等家属，并飭署西宁镇贡楚克达尔带兵由循化一带截其归路，以便两路夹攻。旋闻逆回由小路潜赴省城，其存留河州之贼自属无多，即飞飭贡楚克达尔作速收复河州。臣将原带本标兵五百名留二百名驻守狄道，率同臬司福崧带兵三百名，并传集土兵七百名星夜旋省救援，于二十九日抵省。现在提督仁和、总兵图钦保、德宁、城守尉额尔恒额俱先后到兰，所有剿捕事宜，臣等惟有公同商酌，四路擒拿，务期迅速竣事，并虑逆回势穷力促，或由洪济桥、沙泥站两小路逃窜，已分派官弁带领汉、土官兵分途前往，预备擒拿。

同日，勒尔谨又奏言：据西宁镇标游击祥保、循化营游击瑚松阿禀报，带领汉、土官兵赴河州擒剿匪犯，已将守城贼党十九名尽行歼毙，擒获苏四十三之侄苏二个，现在严行监禁，并派千总杨有凤领兵一百名驻城弹压。又据循化文武各员禀报生擒要犯苏五个，系苏四十三胞弟，并获马八十三等十七名，又搜获回妇二十三

口，俱经监禁等语。臣飭将所获各犯派委员弁严加锁铐，听候讯明办理，并严飭再行搜拿，毋使一名漏网，并遍张晓谕，招抚河州一带逃散居民各安生业，一面选派妥员速赴河州加意抚恤，以期小民得所。

同日，甘肃提督仁和奏言：臣于三月二十六日酉刻行至距兰州四十里之沙井驿地方，闻省城枪炮不绝，旋据马夫报称，撒拉尔回匪约有二三千名，已从蒋家湾前来围困兰城，烧毁西南关厢，并将浮桥拆断，道路不通。臣闻讯急欲往援，但只带官兵十数名，正在焦急间，适有凉州总兵德宁带领标兵三百名，署副都统城守尉额尔恒额带领凉州满兵三百名齐抵沙井驿，因桥已拆断，随差弁赴张家河湾一带觅办船只。至二十七日，有庄浪土司鲁璠带番兵二百名从黄河南岸前来应援，臣即令该土司番兵在南岸扎营以牵贼势，一面传令船只在金城关一带分布，臣等是夜带领官兵直至金城关渡口。二十八日黎明，臣因金城关系省城咽喉，最关紧要，即于该处把守船渡，并派兵将炮向贼施放，使其不能堵遏。贼匪一见我兵，从烧毁房屋内用枪石飞打，臣即督令德宁、额尔恒额乘船直过河南。官兵奋力上岸时，有关厢内藏匿回匪齐出迎扑，臣一面在金城关飞速打炮，一面督兵在河沿扎定接仗，土司鲁璠亦带领番兵从南岸贼营之后奋力攻打。贼匪虽属猖狂，仰赖圣主天威，我兵努力奋击，城上官兵亦施放枪炮，直至申刻，将贼匪击

退上山。臣因兵力单微，未及追赶，并因城西逼近黄河，难以扎营，随令官兵绕至城东宽阔地方安营，严加堵禁，一面检查尸身，约枪炮毙贼四五十名，我兵内都司王宗龙阵亡。是夜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带兵五百名从省城东路前来，亦在城东扎营。二十九日早，贼匪从岭下扑，图钦保及德宁、额尔恒额等即带兵迎击。臣是时立即过渡，亲督官兵奋攻直至山梁。臣等公同察看，贼人约二三千名，若在山梁扎营，恐兵少无益，商定带兵缓撤至山下扎营堵御。此次虽未占据山梁，而官兵甚为奋勇，毙贼甚多，并生擒二名，图钦保亲杀贼首四级。至督臣勒尔谨，于是日晚从狄道抵省。臣等现在筹商竭力剿捕，以期迅速殲事。均奏入。

上谕内阁曰：此次仁和等会剿逆贼奋勇出力，均属可嘉。仁和、图钦保、德宁、额尔恒额、贡楚克达尔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并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额尔恒额并著赏戴花翎。德宁、贡楚克达尔如未经赏戴，著一体赏给戴用。游击祥保、瑚松阿歼擒贼犯，亦属能事，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土司鲁璠亦勇往可嘉，著加一等赏给职衔，并赏戴花翎以示奖励。至毕沅在陕西境内闻有甘省逆贼滋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并有先办而与朕旨相合者，实属可嘉之至，著赏给一品顶带，仍交部从优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布政使王廷赞于逆贼围逼省城时能悉心守御，且

将新教首犯马明心先行谕示贼众，复即正法，办理实合机宜，业经赏给荷包、花翎，著加恩赏给一品顶带，仍交部从优议叙。至此事系勒尔谨从前经理不善，以致养痍贻害，其咎原无可辞，但伊现在办理收复河州及会剿逆匪尚属迅速妥协，统俟事毕后再行核其功过，另降谕旨。其阵亡都司王宗龙甚属可悯，所有应得赏恤，该部照例议给。其阵亡、受伤满汉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从优议恤。

臣等谨案：赏功罚罪，政治之大经。撒拉尔回匪肆虐，经仁和等统兵会剿，仰藉天威，击退上山，势已日就穷蹙。我皇上特降恩纶，于奋勇之提、镇以下并土司鲁璠均予优叙。至陕甘宣力诸大员，俱进阶逾格。即勒尔谨因循贻误，咎本难辞，亦以此次收复河州未忍遽加严谴。厥后冒赈折收一案爰书既定，（乃）不曲事姑容。仰见大圣人刑赏大公至正，一惟其人之自取，绝无稍存成见也。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毕沅曰：据勒尔谨奏擒获苏四十三之弟、侄苏二个、苏五个，并获要犯马八十三等，现在严加锁铐候讯等语。苏四十三弟、侄并马八十三等俱系案内要犯，该督即派委员押解，并将此外拿获助恶要犯一并迅速解京，沿途小心防范，毋稍疏虞。至仁和折内“官兵直至山梁，察看贼势”，又称“此次虽未占据山梁”，所奏尚未明晰。该提督所指山

梁系属何名，现在贼人是否占据山梁，著即查明覆奏。至阿桂现有疮疾，恐未能迅速行走，已谕令不必勉强。而和坤行走必速，仍须驰往甘省督办一切，并将善后事宜会同勒尔谨妥协办理。

同日，阿桂奏言：臣于初三日行至卫辉，接奉谕旨及毕沅奏到各折。逆回竟敢进逼兰州，官兵多有伤折，贼势如此猖獗，殊堪发指，非厚集兵力大加歼戮，净绝根株，不足以抒愤恨。臣现在昼夜兼程行走，但自恨为疮疾所累不能迅速星驰，计每日连夜趲行，总在二百里以内，实深焦急。现奉谕旨派尚书和坤等驰驿前往，自可先到甘肃调遣办理。然臣亦不敢因派办有人稍紓己责，惟有尽力兼程，以期迅到接办。奏入。

上谕曰：今日接勒尔谨奏到贼势已败，诸事易办，卿可放心养疮而行。若再接佳信，并不往亦可。

同日，毕沅奏言：臣因逆回进逼兰城，飞调各路兵丁前为应援。兹据提臣马彪来札，知兰城尚在固守，督臣仍驻狄道，互相牵制，俾贼人不致蔓延四出，现在马彪等所领西安、固原兵一千四百名业已到兰。至伍弥泰、萨炳阿带领满兵一千六百名，约于初五、六内亦可先后齐集。再，臣前恐提臣处领兵将弁不敷派委，查潼关协副将马镇国久在戎行，熟悉形势，都司董秀亦经出兵打仗，因续行就近调取兵丁三百名，于初一日由西安星速前赴提臣处接济。再，延绥镇兵臣先后飞调共一千五

百名，令仍从固原、平凉一带迅速前往。至督臣现由狄道前拒贼众，腹背受逼，而兵力更为单薄，亦须速行接应，所调兴汉镇兵五百名，臣亦飞催总兵三德，令从略阳白马关小路行走，约于初六、七即可前至狄道以资援应。至臣前因兰州省城形势甚危，迤东州县守备皆虚，而陕省现存兵数又不敷再调，是以飞咨四川、河南、山西三省酌派官兵速为策应，今已隔五日，而西安及各路官兵陆续前到兰州，司、道等守御甚力，似可无意外之虞。臣续又知会抚臣富勒浑只于就近陕省各营分挑拨五百名，且在各本营预备。至山西距陕较近，臣亦知会抚臣雅德挑选兵一千名在蒲州驻扎。统俟酌量局势，如必需接济，再行咨调。至四川省川北一路界连甘肃，克期可到，且狄道迤南一带山势险隘，东达巩、秦，处处均关紧要，必得川兵一二千名间道迅速遄行直抵狄道，非但协同进剿大可得力，且秦、巩等处声势联络，回匪闻风震慑，自无滋蔓之虞。臣现又飞咨四川将军、提臣迅即调援，如数日内甘省河西之兵各路并集，足资会剿，无需邻省兵丁协济，即行飞咨停止。再，闻贼匪现在兰城西关外八蜡庙、五泉山等处屯聚，今提臣及各路官兵陆续会集，自可立即歼除。一有捷音，臣即飞折驰奏，仰慰圣怀。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文绶曰：据毕沅奏“如数日内甘省河西之兵各路并集，足资会剿，即飞咨四川停止调

遣”等語，本日又據勒爾謹等奏到現已收復河州，籌辦剿捕無須復調多兵。所有川省官兵，著傳諭文綬即行停止。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袁守侗、雅德、富勒渾曰：前因甘省逆回占据河州，令河南、山西兩省選派綠營官兵預備調用，並派健銳、火器營兵四千名，派員分起帶往。本日據勒爾謹等奏稱收復河州，賊勢已敗，所有籌辦剿捕事宜此時已無需各省兵力，除未經起行之京兵二千名停止發往外，所有前調之山西、河南等省官兵自應一并停止。若已經調發出境，亦即飭令各歸本營，以省遠涉糜費。

同日，畢沅奏言：現在各路官兵進剿逆回，自西安至蘭州一路自應安台添站，以利差務而速郵傳。除陝省境內已飭布政使尚安前往妥為料理外，至甘省涇州迤西各屬，所有糧餉馬匹草料等項均須及早籌備。而蘭城阻絕，無項可領，臣已飛檄各該廳、州、縣，如本處庫無存項，現有必須應用之處，各差委員攜帶印領酌定數目，赴西安藩司庫內借領以應急需，將來另行核算。至大路州縣，邠、乾以西、皋蘭以東地方多系瘠薄，民間畜養馬騾本少，查綠營出兵向無供支腳力之例，此次行程急迫，晝夜并站趨發，兼以二十八九等日連值陰雨，道途泥汙，若令步行前進，誠恐遲滯，有誤軍行，臣因飛咨沿途各站不拘車馬騾頭酌量多寡預備，令各官兵

等接济脚力，到站更换，以资迅速。而各路赴兰官兵所需火药、铅丸、弓箭等均系紧要，必须每日雇觅车骡倒换前进，方足以资接济。臣恐地方官办理不善，致滋小民扰累，甚将车马隐匿不前，以致贻误，复谆切晓谕，令各宽给价值，将来事竣后，酌量应销之项，准其核销，则兵行自必迅速，而小民所畜车马价值宽舒，必更踊跃赶赴以供雇觅，于军务较有裨益。奏入。报闻。

庚戌（1781.4.3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曰：此时逆匪势已穷蹙，只须痛加搜剿，诸事易于办理。所有火器营兵二千，昨已降旨停止派往，其健锐营兵二千名内尚有五百未经起程，现在亦经停止。至于已去之一千五百名，和坤于行抵西安时谅已知其大概，或告知毕沅令其暂行停住西安听候调用，或约料无须此项京兵，即可一面奏闻，一面令其回京。其海兰察、额森特及乾清门侍卫等本为带兵打仗派往，若京兵已停其赴甘，和坤或留一二人听用，或令伊等一并回京皆可。至所有派往大员，亦不必全令驰赴。著传旨令李侍尧回京，候朕另降谕旨。农起亦著即回京陛辞，仍回安徽巡抚之任。再，前此派往之京察一等记名司员李照等六员到甘后，并著和坤、勒尔谨、毕沅酌商，如两省内有须用道府人员，即可著留补用，或不必全留，或竟可无需，俱令和坤与两省督、抚

酌量办理。至此案起衅根由，勒尔谨并未明晰奏及，已谕和坤等到彼查究，务将实在情节彻底跟求。其应参奏者，俟查参到日再定。至勒尔谨养痍贻害，咎实难辞，但此时断不宜遽行更换总督，以致贼众易生轻玩。著和坤到甘后面传谕旨，令其知朕此意，更加黾勉。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勒尔谨曰：前据王廷赞奏逆匪围逼兰州，兼为索取新教主马明心等语。马明心既据王廷赞折内称为新教之主，何以勒尔谨又奏苏四十三为首犯？若系同教，不应有两教主；若分新旧教，则素有嫌隙，马明心羁禁在省，苏四十三等自当悦服，何复藉称索取直犯兰州？其情节殊不可解。至河州、循化厅等处回众共有若干种类，其中有无当差食粮之人？再如土司鲁瑶，又系何项土司？何时受封袭职？因何肯如此出力，并更有似此之土司否？著和坤于到甘省时，会同勒尔谨详悉查明覆奏。

钦定兰州纪略卷三

壬子 (1781.5.2)

勒尔谨、仁和奏言：逆回苏四十三等由河州山僻小路潜至省城，在附郭一带放火抢夺，因城内官弁兵民防守严密，是以城垣并未伤损。三月二十九日晚，勒尔谨等带兵到省驻扎城外，逆回等先已退占离省数里之山梁，臣等与署副都统额尔恒额、总兵图钦保、德宁、按察使福崧公同筹酌，随于城郭关厢左近添派官兵严加防范。随于三十日派游击祥保带领绿营兵五百名、土兵七百名，臣等督率前往，由东山梁后绕道擒剿，逆匪率众来迎，自辰至未，杀贼三十余名。是晚逆匪亦未敢潜来窥探。但其所占山梁形势甚为险峻，且兰州跬步皆山，设一经逃窜，转致苟延残喘，必须分派官兵四面围擒，庶不致一名漏网。计所调各路官兵于三四日内可以齐集，惟有悉心筹酌，以期一鼓直擒，不使稍稽显戮。

同日，和珅奏言：臣昨于山西平定州途次接奉谕旨“速赴甘省督办一切”，伏思甘省距臣刻下行程尚有二千六百余里，虽昼夜遄行，实非一时遽能赶到，彼处近日情形未知何似，心中倍切焦急。此时西安旗、营各镇及甘省附近各提、镇官兵定当云集，第一时未有统属之人，恐诸镇将争先幸进，贼匪乌合之众或致他窜，未免

别生事端。即或散归巢穴，将来追寻首伙各犯，亦恐潜行藏匿，转得幸逃法网，无以儆凶逆而靖边陲。臣又一时未能即至，昨蒙寄到谕旨令伍弥泰先行调度督办，臣不揣冒昧，已将愚见所及飞檄该将军等，令其即速筹办，不致坐失事机，即将来臣抵甘后，亦可不虞棘手。臣拜折后，仍星驰兼程前进。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仁和曰：此时贼匪既经占据山梁，必当厚集兵力同时并进，迅就歼擒，方为妥善。勒尔谨等所称三四日内各路调兵到齐会剿，自应如此办理。所有伍弥泰、马彪带往之西安满汉官兵，此时谅已全到。如已能将逆贼剿洗净尽，固属甚善，否则，将留驻西安听调之京兵一千五百名径令直抵甘肃会同围剿，则声势更大，尤可一鼓成擒。再，本日和坤奏到途次檄令伍弥泰等先行筹办一折，目今光景，办理似为较易。但和坤此时仍须迅速前往会同办理，即阿桂亦仍著前往督办，不必即回京。毕沅在西安得信较近，京兵到陕时，如甘省尚未蕲事，即令速往。再，现在所获人犯及陆续擒获者，应严密押解省城监禁审讯，俟阿桂、和坤到彼覆审后，将首伙要犯严加锁铐，派委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等押赴热河，照从前拿获王伦案内逆犯办理，俾众共知儆戒。至马明心一犯，据王廷赞奏称本系安定回民，则此案中必有民人中素常为匪者为之主谋煽惑，并著阿桂、和坤、勒尔谨等确实严查

覆奏。

同日，陕西布政使尚安奏言：提督马彪等各挑西安满汉官兵共二千六百名，分为六起，于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先后起程前往会剿。臣随纂明抚臣，自西安驰赴陕甘交界之长武县地方，督飭各州县将应行借支车马等项妥协备办，俾官兵得迅速驰往。复思泾州为入甘首站，复由长武驰至泾州。据该州禀称，现在库贮银数无几，办理拮据。臣随查该处现有截留直隶解甘饷银十五万两，因事关急需，即令该州于此项银内借支一万两酌量应用，据实报销，一面详明督、抚臣备案，臣即仍回长武。兹于四月初三日，陕省满汉官兵俱已全数妥速过境。奏入。

上谕内阁曰：前因甘省急需干员办事，已传谕尚安，令其驰往该处帮同料理。今伊于未奉谕旨之前即先起程前往，正与朕前旨相合，且一切经理妥协，甚属可嘉。尚安著交部议叙。

同日，上又谕内阁曰：此次派出官员兵丁等赏项，谅多已制备行装，若一时令其缴还，恐伊等力有不能。所有未经起程之官员兵丁，著照部议分作两年扣还；其已经起程续奉撤回者，著加恩赏给一半，以示体恤。

癸丑（1781.5.3）

西安提督马彪奏言：臣挑选本标官兵一千名，并派

委员弁饬令迅速赴兰。臣即于三月二十五日先行起程，途次接布政使王廷赞来札，逆回现在攻打兰城，臣昼夜趲行，四月初二日已抵兰州省城。现在剿捕事宜，与督臣勒尔谨、提臣仁和等公同商酌，四路追剿擒拿。

同日，陕西延绥镇总兵周鼎奏言：臣接准陕西巡抚毕沅来文，令延绥镇挑选精兵一千名前赴督臣勒尔谨军营听候调度。臣即刻挑兵一千，选派领兵官弁，臣亲为统领，星夜直往兰州。又，准毕沅来文，复令再派官兵一千名前往平凉、巩昌堵截策应，臣复即挑兵一千，派副将观音保统领星飞前往。臣先带领前派官兵一千名，于四月初一日自榆林兼程迅往会同剿捕。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勒尔谨曰：马彪奏初二日已驰抵兰州，现在公同商酌追剿等语。此时各路所调兵丁谅已陆续到齐，自应遵照历次所降谕旨妥协筹办。至前此因未见勒尔谨奏报，恐有阻隔，而和坤又未能刻即到彼，是以传谕伍弥泰，令其筹办一切，原因彼时无人料理起见。今勒尔谨既到兰州，而和坤又趲程前进，所有调度官兵及军需粮饷各事宜自应仍令勒尔谨经理，一俟阿桂、和坤到彼，即会同商办。伍弥泰仍止专司领兵剿贼，俾事权归一，办理方有章程。再，兰州城外关厢曾被贼焚烧，河州亦曾被贼占扰，该处居民自不免为所蹂躏，不可不加意抚恤。著传谕阿桂、和坤，即会同勒尔谨将实在情形若何、应如何优恤之处详悉查明

具奏，候朕加恩。至勒尔谨、仁和所奏贼人占据山梁，其情形总未明晰。逆匪数千人据守山上，何从得有口食，敢为此盘据苟延之计？勒尔谨等折内亦并未声说。著将近日贼人逃窜在山如何情景再行详查，据实覆奏。又，本日总兵周鼎奏言，领官兵一千名初一日兼程前往会同剿捕，该镇既系奉调前往，自应在彼协同剿贼，听候和坤等调遣，一俟剿洗事毕，即同各路镇将等撤回本任。

甲寅（1781.5.4）

毕沅奏言：臣于本月初六日接提臣马彪来札，知初二日已抵兰州，逆回现据龙尾山华林寺山梁，察看贼匪不过数千余人，惟以放火劫掠为事，兰州各路兵丁会集，现有三千余名，一两日内进兵会剿，逆匪无难殄灭等因。再，查将军伍弥泰于初八日到兰，副都统萨炳阿随后接续行走，约计初八九日满营官兵一千六百亦俱全到。臣续派潼关协副将马镇国带兵三百名接济马彪，计初八九日可到，而督臣所派河西各路官兵想亦陆续至兰。是此时兵力渐厚，省城断无意外之虑。至狄道居河州、兰州之间，东通巩、秦，最为紧要，恐贼匪见我兵势盛从大路窜出，该州仅有兵二百名，甚为单薄，臣连日飞催兴汉镇臣三德，令从间道往赴狄道保护，且堵截贼匪归路。已据该镇报到带兵五百名迅速行走，计初十

日前即可到狄道。

同日，四川将军特成额、总督文绶、提督明亮奏言：臣等于四月初二日接准陕西抚臣毕沅札称，令臣等迅即派兵由巩昌一带前往会剿逆回。复查河州系腹内地方，逆回等妄作不靖，川省地界毗连，急须协力赴剿，以期迅速扑灭。臣等即就近选派满汉官兵一千五百名，臣明亮即日带兵三百名由巩昌一路星夜前往，臣特成额亦即带兵三百名尾随起程，其余官兵接续进发，臣文绶一面再行酌量预派附近各营官兵以备续调。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勒尔谨、毕沅曰：据毕沅奏，所办甚属可嘉。至贼匪仅止千余，不过釜底游魂，苟延残喘，陕甘两省兵丁到齐，无难一鼓聚歼，京兵竟可无须前进，此时毕沅备而不用亦可。至四川所调之兵，谅亦无需，但现在既已起程，且不飭令停止。著传谕勒尔谨，如贼匪业已剿净，亦即知会特成额、文绶并一面飭知领队官员，停其前往。

乙卯（1781.5.5）

阿桂奏言：臣于初七日接陕西巡抚毕沅来札，知贼人退踞龙尾山、八蜡庙等处，各路官兵陆续前到，兵力稍厚，陕西省连发满汉官兵五千，约计初十以内俱可到齐，并闻督臣勒尔谨于三月二十九日带兵回省，目前似

可无意外之虑等语。又于初八日，毕沅将马彪原札寄阅，据称河州业已收复，经督臣派拨旧教回人二百名同西宁兵二百名在彼防护，贼人现在占据龙尾山华林寺山梁，察看贼势，不过千余人等语。臣思伍弥泰等所调之兵皆可接续齐集，小丑自不能复逞螳臂，若贼人盘踞山梁迁延不去，自当歼戮无遗。即使势穷力促，计图窜逸，该督业已派兵在洪济桥、沙尼站两处堵截，纵有余匪窜入深山，官兵四面围擒，亦可剿除净尽。臣查勒尔谨、毕沅节次调遣陕甘两省绿营兵及伍弥泰、额尔恒额带往之驻防满兵已有八千余名，其势足敷会剿及邀截搜捕之用，且四川兵二千名俱界连甘肃，克期可到，兵力已属有余。就现在情形而论，不但晋、豫两省官兵毋须调遣，即京兵亦可停止派往。伏乞皇上特降谕旨，令京兵已经起行者中途撤回，未经起行者即令停止。臣一面仍先行咨带兵行走之护军统领舒亮等暂行停驻，俟奉到谕旨即陆续分起回京。再，臣昼夜趲行，程途多寡不等，每日夜约行一百五六十里，计程明日可过潼关。如尚书和坤尚未经过，臣于途次留心探访，恐沿途驿站马匹不敷分应，拟于前途暂停，俟和坤经过，晤悉一切，先令迅速前往，臣再尽力遄行。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勒尔谨、袁守侗、毕沅、富勒浑曰：据阿桂奏途次连接毕沅来信，知现在各路所调之兵已有八千余名，足敷会剿等语。前以京兵

一千五百名业经起程，是以且未撤回，俟擒贼实信到日即行降旨，但思小丑既可立就歼擒，自不必复需劲旅，现已另降谕旨令领队大臣舒亮即行带兵回京，并著传谕沿途各督、抚知之。

丙辰（1781.5.6）

马彪奏言：臣于初二日行抵兰州，提臣仁和、总兵图钦保俱已到彼会剿。臣前以途次复接抚臣毕沅来札，于西安提属各营续派兵一千名，西安满营派兵一千六百名，延绥镇属派兵一千五百名，兴汉镇属派兵五百名，并甘肃提属各镇营官兵现在陆续到兰。臣同督臣勒尔谨、提臣仁和相度机宜，厚集兵力，四路捕剿，务期尽绝根株。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仁和曰：据马彪奏甘肃各路调派之兵并西安满汉各营兵现在陆续到齐等语。该处所调兵丁已及一万，而逆匪不过千余人，自应即时分头围剿，一鼓歼擒。前据勒尔谨初二日所发折内称三四日即可办理，今马彪之折系初六日所发，何以尚未见勒尔谨等奏报剿贼之事？此时兵已厚集，更将何待？著传谕勒尔谨等即将剿灭逆匪情形迅速驰奏。至贼匪占据龙尾山梁华林寺，从何处得有口食？此时官兵自必将贼围住，其施放枪炮之火药又从何处得来？贼人马匹约有若干？向何处抢掠？均著勒尔谨、仁和详查覆

奏。又，昨据阿桂奏到折内，有马彪札知督臣派拨旧教回人二百名，同西宁兵二百名防护河州等语。此事何以亦未见勒尔谨奏及？著传谕该督一并据实覆奏。和坤到彼时，所有一切应行查办事件，并著查明具奏。

同日，毕沅奏言：臣接奉谕旨，令于西安藩库先酌拨一百万两。查各省协拨甘省银两现在尚有三四起在途未到，臣前已飞谕各州县，令其沿途截留贮库以供就近支用。此次酌拨银一百万两，臣即行分起选派妥于员弁带领兵役，飭令小心护送，不致迟误。奏入。报闻。

丁巳（1781.5.7）

勒尔谨、马彪、仁和奏言：臣等先后抵兰，与贼匪打仗数次，杀伤甚多。惟占据南山，自高而下，势甚险峻，必须厚集兵力，出其不意，四面夹攻，庶可一鼓而下。查甘省各路汉、土官兵一二日可以齐集，即肃州镇属及陕西提属官兵亦将次到兰，兵力已不为单弱，臣等定期于初八日进兵围剿。仰仗天威，逆回自不致一名漏网，稍稽显戮。再，查有由乌鲁木齐赴京之协领舒成、佐领札兰布、托林保到兰，该员等因现值剿捕逆匪，情愿随征报效，察其情词甚为恳切，自应准其所请，一同进剿。

同日，勒尔谨、马彪、仁和又奏言：臣等遵查撒拉尔俗习回教，近缘新教欲另立一门，令旧教顺从，旧

教不服，以致互相争杀。现在所谓循化土兵即系旧教番回，是以悉其原委大概。伏查擒剿逆贼，莫先断其后路，而扫除巢穴，正必须旧教番回。臣勒尔谨前在狄道与臬司福崧详加筹酌，密饬循化文武妥为驾驭旧教番回，令其奋勇出力，以公报私，并饬署西宁镇印务副将贡楚克达尔带兵到循化就近捣其巢穴，即将新教余孽尽数擒拿。兹据副将贡楚克达尔暨循化同知洪彬、委员候补通判谢桓、游击瑚松阿、白守忠等先后禀报带领官兵及旧教土兵搜拿余孽，节次杀死逆贼百余人，生擒逆贼一百零九名，妇女幼孩一百数十口，现在严禁，并将苏四十三等要犯祖坟刨挖，烧毁扬灰。是逆贼已无归路，无难全数剿擒。惟河州为循化咽喉，最关紧要，臣勒尔谨已饬令贡楚克达尔带兵驻扎河州，截杀逃逸贼匪，俾声势连络，并于老鸦关、沙泥站、洪济桥等要隘派兵堵截，自无虞稍有窜逸。再，查旧教土兵素称恭顺，臣等三月三十日带兵剿贼时，即令旧教前敌，颇属奋勇，业经量加奖赏。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本日勒尔谨奏新旧教情形，始略有端绪。至令两教互相攻杀以破其势，朕于事发之初即早经降旨，令勒尔谨称前在狄道与福崧商酌，令旧教土兵奋勇出力，以公报私，所办尚是。但勒尔谨未必能见及此，或出自福崧之赞画。至贼人占据山梁多至十数日，何从得有口食？且大兵既经各路堵

截，又往何处抢掠？俱著查明覆奏。总之，此案起衅实在情形，勒尔谨如何办理不善致酿事端，其被扰之地方应如何加恩，务须彻底详查，逐一妥办，具奏请旨。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曰：番回争立新教起衅，勒尔谨节次所奏总未明晰。前经朕降旨令其将旧教土兵作为前驱，勒尔谨何以不早行具奏，又未将何日接奉谕旨之处奏明？诸事迟延，劳朕于数千里外为之筹画，为总督者应如是乎！至所称现在各属官员将次到兰，定期于初八日进兵擒剿贼匪，自应如此迅速办理。朕盼望灭贼之信甚切，该督务须速行具奏，不得仍前迟缓，致廑悬注。

同日，王廷赞奏言：逆回连日仍复紧攻省城，并放火延烧房屋，掳掠民财，城中兵力单薄，势颇危急。臣戒谕居民不得惊慌妄动，率同文武员弁，悬给兵民重赏，激励人心，奋勇协力，多有设法守御，将火炮安放城上紧要之处连声轰击，又以滚木石块击断贼人云梯，火枪弓箭齐发，杀死贼人甚多，贼始退劫，不能上城。至二十九日，总兵图钦保、城守尉额尔恒额、提督仁和等先后带兵进援，督臣勒尔谨亦自狄道旋省，逆匪不敢攻城。现俟各路官兵齐集，相机会剿，即当殄灭。奏入。上嘉之。

同日，毕沅奏言：京兵前赴甘省剿捕逆回，自须迅速趲行，于事理方为有济。陕西自潼关西至长武，匪前

已与司、道公同商议，酌分七尖八站，至沿途应用马匹车辆及例应供给各项，业经飭属如数加紧预备。但陕甘幅员辽阔，当日所分里数较之他省为大，臣因甘省素鲜车骡，势不能按台更换，官兵乘骑改用长骡。若令日夜趲行，道远站长，恐防疲乏。将来入关以后，如遇天气晴爽或程途里数略近，到站为时尚早，车马不甚疲乏，即令兼程星速前进。至长武以西泾州、平凉一带已与兰城密迩，军威所到，声息相通，又当酌量程期，庶不致欲速反迟，转稽时刻。奏入。报闻。

戊午（1781.5.8）

直隶总督袁守侗奏言：臣查第一起京兵，据署藩司郎若伊禀报，于十二日送至河南安阳县停驻，其二起、三起兵丁，亦在邯郸、柏乡一带，尚未出直隶本境。今钦奉谕旨令领队大臣舒亮带兵回京，臣遵即飞飭藩司，先将三起京兵用原载车马逐站送回，其二起、头起兵丁，应仍令挨次间日行走，庶车马得以轮应。至清苑、良乡等站车马，其撤回归农者，臣亦飞檄飭调，上紧妥备，并督同署臬司梁肯堂、署清和道顾学潮往来照料，以期无误。奏入。报闻。

己未（1781.5.9）

伍弥泰、勒尔谨、马彪、仁和奏言：臣等带领官兵

并旧教土兵，一由黄河南岸直冲贼营，一由贼巢之东南山梁压下，逆贼率众迎敌，我兵奋勇直入，杀死逆贼五十余名，抢获马驴牛羊，贼势仓皇，退而固守。因坎陡崖深，不能及时捣穴，天色已晚，暂且撤兵。臣等伏查逆匪已无归路，计穷力竭，是以占据险地，乘便放火，为苟延旦夕之计，即从前贼数约有二三千人，屡被官兵剿杀、枪炮击毙以及逃窜为各路截杀已不下七八百人，现在所存者不过千余人。适接军机大臣来咨，乃知上廑圣怀，派出健锐营兵二千名、火器营兵二千名，天兵申讨，自当迅奏成功。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所调各路官兵业已云集，京兵似可停止。再，臣伍弥泰于初九日到兰，所调宁夏满兵已起程五百名，不日亦可到兰。其备调兵五百名以及毕沅咨调四川官兵，臣等现已行文停止。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臣和珅于山西途次接奉谕旨，即星夜兼程行走，于初十日过潼关。臣阿桂于初九日过潼关，沿途探听，知臣和珅相隔不远，因缓程稍候，于十一日先后俱到临潼。臣和珅当即将谕旨并一切应行筹办事宜与臣阿桂公同熟商妥议，俟到甘省时相度机宜办理。再，臣等行抵甘境，贼匪大概情形俱已深悉。现在逆回退踞山梁，各路官兵云集，足敷堵截剿捕之用。其在途之京兵一千五百名，计程仅抵豫省，臣等一面奏闻，一面即行知带兵行走之护军统领舒亮等，令将前队作后队，陆续按起回兵。至乾清门侍卫等虽无须

伊等带兵打仗，但将来拿获首逆及要犯应行解京，遵旨令伊等押解进京，臣等择其中晓事者，酌留泰斐英阿、福宁二人并三等侍卫阿尔都以备差委，余一并令其回京，并令伊等沿途缓程安静行走，俾驿站马匹不致应付竭蹶，以免烦扰。至额驸拉旺多尔济，已遵旨由潼关走山西一带出口，回伊游牧处所。又，农起等俱已传旨行知令其回京。臣阿桂带往甘肃之卫辉营参将刘之仁，业于初十日在华州给咨令回原营。至前奉旨派出之记名以道府用之司员李照等六人，除海广现随阿桂，臣和坤即先行带往，其余五人，容俟到甘后另行酌量差委，再定去留。臣和坤于拜折后，仍即星夜兼程前进。臣阿桂遵奉恩旨缓行，听候谕旨。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曰：前此派往京兵，早有谕旨撤回。本日勒尔谨等奏将宁夏、四川兵停止，所办尚是。但贼既据险自守，又放火何为？若云以放火为抢掠之计，则此时官兵四面围困，贼人又从何处抢掠？所奏甚不明晰，著和坤详查覆奏。现又据阿桂、和坤奏称十一日先后俱到临潼，公同商酌一切事宜，和坤并留泰斐英阿、福宁、阿尔都以备差委，仍即星夜兼程前进等语。泰斐英阿等前已有旨令其押解逆犯进京，和坤所办甚是。至阿桂此时途次只须缓程前进，再行候旨。

同日，特成额、明亮奏言：臣等于初二日带兵先后起程。初七日于梓潼县途次接毕沅札，催令臣等带领

川兵迅赴巩昌协同进剿。复于初八日武连驿途次接奉谕旨，令调四川从前曾经平定金川之兵星往堵截。臣等伏查现带川省满汉兵丁并领兵将弁多系曾经出师金川之人，现令尽力趲行，每日步行一百二十里，务期迅速到甘以资会剿。兹自武连驿至陕省之大安驿，计程五百余里，其巩、秦一带须由大安驿分道前往。查大安至巩昌计程八百余里，均属山僻小径，为番回出没之所。臣等到大安驿时，即当察看事势，相机办理。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特成额、明亮曰：据特成额等奏现调川兵一二千名飞赴巩、秦一带协剿等语。此项官兵，前经传谕该督文绶飭令停止，特成额等此奏想未接到停止之信，故仍照前旨启程。今既据伍弥泰、勒尔谨等奏称贼仅据险自守，不日即可剿除，并已行文停止川兵，此项官兵自当撤回本营归伍。倘阿桂、和坤到甘后相度机宜尚有须用川兵之处，再候降旨遵行。

同日，勒尔谨又奏言：逆犯占据河州时，将监犯全行放脱，内逃兵自首情实七次斩犯一名、王伏林案内缘坐情实三次斩犯四名、缓决三次绞犯三名、缓决一次绞犯一名、新案斩犯一名、绞犯一名、流犯一名、现审人犯四名。今据河州知州谢桓稟报，该犯等俱已自行投到，现在监禁，看来该犯等尚知畏法。均奏入。

上谕内阁曰：勒尔谨奏逆回占据河州时将该犯全行放脱，现在各犯俱已自行投到，仍行监禁等语。贼匪敢

于纵脱狱囚，实属死有余辜。至该监犯等于被放之后并不为贼胁从，自行投首，尚知畏法，著加恩交该督查明，概予宽减发落，以示劝励。

臣等谨案：逆回肆恶不靖，敢于纵释罪囚，妄为煽诱，实寸磔不足蔽辜。乃该囚等既不肯作奸从逆，复不敢私自远颺，投首就狱，可见平时德泽深厚，沦肌浹髓，虽身在囹圄之中，咸知感发天良，不以事起仓卒稍萌苟且之念。我皇上特沛恩纶，概令宽减，贷其前愆，予以自新。圣仁高厚，彼繄身犴狴者益当共知感格，共知愧励矣。

同日，毕沅奏言：逆回进逼兰城，自三月二十七日至本月初一日，西安文报隔绝，臣遴委妥干员弁迅赴兰城查探实在情形。据该弁回称兰州自二十九日总督回至省城，各路官兵日渐齐集，打仗几次，杀贼甚多；贼匪初尚屯聚八蜡庙、五泉山等处，近已移向龙尾山梁；闻总督及领兵各大员会议即日进剿；再，回程经过之金县、平凉一带，自西安官兵前去之后，行旅渐通，逃散居民间有携同妇女还归本土，人心渐已安贴等语。臣查陕西省先期调发西安驻防及提、镇官兵计五千名前往会剿，计于十五日以前并可抵兰。至甘肃河西各标营兵，督臣勒尔谨节次调遣亦不下五六千名，通计省城官兵及调到土兵可得一万数千名，兵力不为不厚。再，五泉山系在兰州正南，迤西一支即为龙尾山，在城之西南约有

五六里，去八蜡庙等处较远，似渐有震慑之意，且所据地方西、北两面俱阻黄河，西南阻隔洮河。督臣所调西宁官兵由循化一带远出其后，且河州收复，小路俱经堵截，今大学士公臣阿桂、尚书臣和坤及各领兵大员星夜前往，相机同剿，贼匪自可即日歼洗。又，臣顷接将军臣特成额、提督臣明亮来札，称由成都前来程途尚远，须至二十左右始抵巩昌，约计彼时延绥续调之兵亦已到甘。臣现派庆阳协副将隆安星速前往飞催，协同延绥领兵官由安定捷径直趋狄道，与兴汉镇总兵臣三德堵截后路，共计有兵一千二百名，况沙泥站一带已经督臣勒尔谨派兵防守，足资截杀。所有前调川兵，臣谨遵旨飞咨臣特成额、明亮，令其就近统领回营。奏入。报闻。

钦定兰州纪略卷四

庚申 (1781.5.10)

伍弥泰、马彪奏言：臣等于四月初九日到兰，遵即传旨将花翎、荷包赏给王廷赞，并面询伊出城赍折之人，据称系宁夏府中卫县考职正八品吏员姚起彪，设法更换衣服，妆作民人，縋城而下，将折递送驿站，臣等亦已遵旨重加赏赐。奏入。

上谕内阁曰：姚起彪以微末吏员如此奋勉出力，甚属可嘉，著交吏部行文调取来京引见，候朕再降谕旨。

同日，毕沅奏言：臣查新疆并西宁一带至京文报最关紧要，臣前在甘省稔知该处边塘向日程途，其新疆一路文报自肃州进嘉峪关，即由凉州迤东之大河驿北趋草地，从宁夏至陕省之延、榆一带入山西境；至西宁一路，则由该府至庄浪、平番，北趋草地，归入边塘。是二处文报虽经由兰州以北沿边地方，而地隔重山，去省城尚在一百数十里外，且有黄河间隔，并不与军行驿路同途。所有新疆、西宁二处文报，似可无虞阻滞。

同日，毕沅又奏言：发往甘肃之健锐、火器营兵丁，其未经起行之二千名昨已奉旨停其发往，其尚未起行之健锐营第四起官兵五百名一并停止。至臣从前拟照金川出兵之例沿途改用长骡，查此项骡头向系各属行户

承揽，临时按日给价，不用即可听其自便，不至虚糜。至于乘坐马匹，臣已将西安满营及提、镇各标营内挑选二千匹解甘，交近省各州县加意喂养，现在京兵一千五百名，到时尽足敷用。其山西拨用之马二千匹，现已飞咨停止。至火药、铅丸、弓箭等项，除各兵自行携带外，满汉各营皆须应用，不妨宽为预备，臣现仍委员陆续运送甘省。均奏入。报闻。

壬戌（1781.5.12）

伍弥泰奏言：窃臣接奉谕旨，令臣将甘省一切调度及应办军需粮饷各事宜悉心经理。臣伏查官兵军需粮饷各事宜，督臣勒尔谨已派兰州道图萨布、候补道永庆总理粮饷事务，今该道等按日支放，办理妥协，并无贻误。现在图萨布等驻扎城外，随臣办理一切事务。臣统计满汉官兵到兰共有万余名，现贮粮草可供两月之需，仍催各州县陆续赶运，断无虞稍有缺乏。并查城外关厢实在情形，北边黄河浮桥被贼烧毁，西南寺庙烧毁数处，民间房屋亦间有烧毁，经督臣率同司、道加意抚恤，且大兵云集布列城外，贼已无能为。再，督臣勒尔谨因在狄道闻逆匪有赴省之信，随一面率臬司福崧带兵来省应援，一面飞飭将备仍拨官兵在河州、狄道一带紧要隘口严加堵截。贼匪知巢穴已破，无路可归，是以现据省城西南华林山顶，借陡险深崖为死守之计。除城上

石炮打伤并节次剿杀外，所有贼数不过千余。臣等各路到兰官兵共一万有奇，调拨守城兵三千名，放卡兵二千名，其打仗兵丁尚有五千余名。臣与督、提诸臣和衷商榷，现拟分兵四面夹攻，务使剿灭尽净，以绝根株。再，查各路应调官兵，惟续调之延绥、兴汉官兵尚未到齐，其余各镇营官兵俱已全数到兰。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坤、勒尔谨、伍弥泰曰：本日据伍弥泰奏军需粮饷、官兵事宜一折，似勒尔谨代伊为此奏，且所称勒尔谨派委道员等在城外驻扎随同办事，伊自必安住省城署中。此案本系勒尔谨养痍贻害，咎已难辞，现在惟当亲驻城外督率调度，使贼匪早行殄灭，乃将军、提、镇等俱在城外统兵围剿，而勒尔谨安坐署中，伊即不知悚惧，独不知惶愧乎！况伊到兰州时，如果于贼众围城之时奋身入城，同王廷赞固守，尚可稍赎愆尤，今贼已先击退上山，而勒尔谨尚借守城为名安然不动，有是理乎！此事著传谕和坤即行查明，据实覆奏。至朕盼望剿贼之信甚切，该处各路官兵既已调集，自应即速进剿，一鼓成擒。况贼止千余，而官兵已逾一万，是以十人而擒一贼，更欲何待？何以尚未见勒尔谨剿贼之报？岂伊意欲待和坤到后方始进兵耶！万一贼匪乘隙于黑夜中四行窜逸，则惟勒尔谨等是问！恐伊不能当其罪也。

癸亥（1781. 5. 13）

伍弥泰奏言：臣查贼匪肆逆以来，河州至省城一带文报未免稽迟。其西宁文报由平番达省，城北黄河桥虽被贼烧断，然有船可渡，河西一带仍属声气连络，各州县运粮往来亦无阻碍。自河州收复之后，循化、河州、狄道一带直达省城，行旅往来如旧，文报更无间阻，台站已毋庸另行安设。至逆回近占华林山，所有要紧隘口及偏僻小路，臣等俱已拨兵把守。再，兰州省城居民经督臣勒尔谨及臣恺切晓谕，设法抚恤，现在民情俱属宁谧。兰州藩库现存银二百六十余万，又，各省解甘沿途截留银一百余万，尽敷军务应用，沿途驿站马匹亦已令各州县通融协济。一切事宜臣等公同妥协商办，断不致稍有贻误。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伍弥泰、仁和曰：本日据伍弥泰覆奏新疆文报各折，于现在剿贼事宜并无一语提及，此必勒尔谨幕友、书吏为之代办奏稿，而勒尔谨则并未出名赍奏，殊不可解。此时官兵已逾一万，贼匪仅止千余，何难一举歼净？况自初八日进剿逆贼，距十三日发折时又隔五日，未知伊等此五日间在彼坐待何事？况兵贵神速，岂宜如此观望不前，竟欲待和珅到后再行商办乎！看来伍弥泰止知带兵前往兰州，其实毫无主见，不免意存怯懦。至仁和前此带兵渡河打仗

似属勇往，而近日则气渐不振，必以勒尔谨既到兰州即随同弛懈，不复上紧出力，而勒尔谨则竟安坐署中一筹莫展，徒劳朕于数千里外晨夕悬念，试问伊等于心安乎？勒尔谨、伍弥泰、仁和俱著传旨严行申飭。再，贼众千余人占守山梁为日已久，从何得有口食？岂贼人能裹带如许干粮，抑山寺本有存积粮石供其坐食？且贼人马匹在山，又焉得如许草料喂养？此皆勒尔谨所当详悉奏明者，而竟无一字提及。著和坤于到兰时，将勒尔谨所为何事、因何不即剿贼缘由一面据实查奏，一面再行传旨申飭。至仁和等折内称“土司鲁璠前经腿带枪伤”等语，该土司非内地绿营员弁可比，乃竟能带兵助剿，实属可嘉，前此已有旨加一等赏给职衔，今知伊并受有枪伤，尤当逾格奖励。用兵之道全在赏罚严明，此事勒尔谨亦早应具奏请旨加恩，何至今始于仁和折内带叙及之耶？至各处山隘小路防守堵截，所派兵数某处若干，某处系某总兵，某处系某副将、参将带领，从前或以事起仓卒不及详奏，今自初八日至十三日，伊等更有何事，此等要务皆不奏乎？看来伊等互相观望，恐贼匪乘间逸出，而伊等所谓把守之处亦不可信，朕甚忧之。著和坤详悉查明，迅速覆奏。

甲子（1781.5.1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曰：昨阅伍弥泰、仁和

等奏到各折，是勒尔谨之安坐衙署一筹莫展已可概见，并且未见伊驰奏剿贼情形，竟若置身局外，恐该处无督办大臣指示调度，众人互相观望，无可倚恃，关系非小，阿桂仍须到彼料理，于剿捕事宜方为有济。著传谕阿桂即行兼程前进，毋稍稽缓，并谕和珅知之。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和珅、勒尔谨曰：土司鲁璠已据兵部查明系三品指挥使职衔，前此因其带兵打仗出力，降旨加一等给衔，自应予以二品顶带，但伊既受枪伤，不可不格外奖赏。著传谕和珅、勒尔谨查明系何等枪伤，即行照例赏给得伤等次银两，并加赏大缎二匹以示优奖。

臣等谨案：行军制胜，全在赏罚严明，俾知所惩劝。至土司等更非绿营弁员可比，尤宜加意抚绥，使之感激奋勉。乃勒尔谨于鲁璠受伤一节竟未具奏。我皇上览及仁和折内带叙之处，即飭兵部查明该土司品级，特沛恩纶加赏。其后土司韩煜受有石伤，经臣和珅具奏，亦并蒙特旨优赉。仰见圣人有功必叙，所以旌劳绩而励戎行者有加无已，宜该处土司等悉励兵奋勇，共期速歼党渠也。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连日因勒尔谨并未奏报剿贼情形，已屡经传旨申飭。至贼匪千余人占据山梁亦已半月有余，勒尔谨等袖手不动，所办何事？即云山陡崖深，亦断无过于两金川者，两金川如此

險隘尚可進兵蕩平，此皆阿桂、海蘭察等所身歷，而謂逆匪現占山梁竟至官兵不能進剿，有是理乎！勒爾謹如此迂延觀望，將來即當明治其罪。

丁卯（1781.5.17）

文綬奏言：臣伏念逆匪么魔小丑，自必立就殄除，但官兵會集蘭州合力剿捕，逆回潰敗之後勢必四散奔逸，若由巩、秦一帶潛逃，恐甘省官兵一時未遑兼顧。且川省滿漢官兵一千五百名約計此時已入甘境，自應酌留堵御，以防逃竄。臣悉心籌核，將軍臣特成額有本省邊防要務，應即遵旨先行回川；提臣明亮酌留官兵暫駐甘肅之白馬關一帶探聽剿捕情形，相機堵截，倘甘省尚需兵力，即就近前往，亦較迅捷。至川省邊界接壤處所如松潘、龍安、柴門關、黃勝關等處俱有小路可通甘境，現在情形更關緊要，必須大員督率查辦方為得力。松潘等處雖系總兵劉倬所轄，但該鎮駐紮新疆，未便調往，川北鎮總兵成德帶兵熟諳，隨委該鎮酌帶弁兵前赴龍安等處，督同參將馬應詔、游擊何澄嚴密巡防。是巩昌一帶既有川省官兵截其去路，而龍安、松潘小徑可通之處復經分守要隘，如有逆回竄逸，即可盡數擒剿，自不致稍有漏網。

同日，特成額、明亮奏言：臣等帶領川兵于十五日行抵甘省白馬關，接准陝甘督臣勒爾謹咨會，所帶官兵業

经具奏停止，毋庸前往。臣等查白马关距兰州一千三百余里，出此轻骑驰赴，不过四五日即可到彼，计到时亦尚在剿捕之际，除将满汉官兵即停其前进飭交副将魁麟、游击沙津岱等带归本营外，臣特成额、臣明亮仍各带跟役数人由间道驰抵兰州，无论何营弁兵，即可率领剿捕，稍效臂指。奏入。均报闻。

己巳（1781.5.19）

和珅奏言：臣于十七日午刻驰抵兰州，接见伍弥泰、勒尔谨等，询以近日情形，知逆匪不过千余人负固抗拒，我兵虽打仗数次，总未能大加歼戮。臣和珅即于是日至兰州北门外，用船渡过黄河，登白塔山察看，贼人盘踞华林山梁，虽有支搭帐房，俱系虚设，贼匪在八蜡庙、雷坛及水磨沟一带挖窑潜处，外临立坎，内挖深壕，凡有小路可通之处俱行掘断，以图死守。臣留副都统图桑阿、城守尉额尔恒额率兵守城，随分兵四路，令海兰察同图钦保、泰斐英阿、阿尔都带兵三千五百名由过沟从山梁一路进剿，令额森特同兴汉总兵三德、侍卫福宁带兵一千一百名由丫口一路斜扑贼营进剿，令仁和、西安副都统萨炳阿带兵一千名由沿河向西直扑八蜡庙、大楼一路进剿，臣和珅同伍弥泰、勒尔谨、马彪带兵二千七百名由龙尾山梁一路，为各路策应。十九日卯刻，臣和珅等前至龙尾山梁，即有贼匪数百从

山梁斜坡扑上，绿营兵见而慌遽施放鸟枪，惟宁夏、西安驻防满兵俱齐立不动。其时海兰察所带之旧教土兵已将贼匪赶至山梁，臣等即率弁兵奋勇剿杀，自辰至午，始将贼匪杀败，我兵乘势追赶，将贼人压下山沟。臣海兰察即带土兵将沟内贼匪杀尽，其余贼人俱遁回巢穴藏匿。臣等率兵追赶，相隔有立坎一道，深至数丈，小道皆先被贼人挖断，不能飞度，因暂行整队，缓缓撤回。此次打仗杀贼二百余名，夺取器械马匹无算，但贼匪自知罪恶滔天，无可逃命，立誓死守，是以人自为战，勇悍异常，虽系釜底游魂，而困兽犹斗，实难一鼓剿灭。且贼匪俱系深藏沟洞及挖窑居住，我兵施放枪炮俱为山梁沟坎所挡，而贼人转得于孔隙处所暗放鸟枪伤我官兵。容俟相度形势，另行筹画剿捕机宜，务将贼首拿获。至本日打仗汉、土官兵亦间有伤亡者，容俟查明续行其奏。

同日，和珅又奏言：臣昨接阿桂来札，现在勉力趲行，十三日抵西安省城，十五日出陕西长武县境，二十一日可抵兰州。俟阿桂到兰后，自当公同悉心商酌，相机筹办搜捕事宜。但就目前剿贼情形而论，虽各路所调官兵俱已云集，而绿营员弁兵丁俱未能得力，请派侍卫、护军等三十员名驰驿来甘带兵剿捕，庶贼首党恶可以速行歼获，毋致稍稽时日。又，臣前奉谕旨令查明贼匪新旧教情形，臣抵甘后详加询问，知逆匪实系新教回

人，因在撒拉尔番地居住，是以多有俗称“番回”者。至日前藩司王廷赞折内所称正法之马明心，即系苏四十三之师，倡立新教。凡新教之人，皆系贼党。若旧教回人，则此处俱称为老教，现随打仗甚为出力，臣已面加鼓励，分别奖赏。再，本日打仗之老教土司韩煜甚属奋勉，腰间受有石伤。伊系四品顶带，可否照土司鲁璠赏戴花翎之例一体加恩鼓励？出自圣恩。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勒尔谨曰：本日阅和珅等所奏抵兰后剿贼情形一折，是此半月有余，勒尔谨等之迁延观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尔谨办理新旧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实力训练绿营兵丁，以致临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尔谨安坐省署，以致伍弥泰等皆逡巡推诿，俾贼匪得延残喘，未能即时擒灭，其罪甚大。况绿营兵既见贼即慌，势难望其得力，勒尔谨等若早行奏明，则派往之满兵此时亦可早抵兰州奋同攻剿，蒞事岂不更速？乃又以贼匪不难歼灭饰词具奏，并请停止京兵，朕亦误听。总之，此事自始至今错中有错，实亦愤懣。今和珅等既行打仗一次，因贼人窜入窟穴死守，此时惟有迅速筹办，以期剿灭净尽。至详阅图内所称已安兵把守各处路口，声叙总未详细，即如洪济桥系贼人扎筏偷渡之处，最为要地，又，由乱古堆坪至沙井驿系另有一路，恐贼匪从此分窜，图内亦未声明是否派兵安驻，又如贼营对面一带现系何人带兵围住，均著阿

桂、和坤等照发去询问贴签处所详细签明覆奏。至和坤另折奏请派侍卫、护军等三十员名，已经传旨令其即日起程，并令乾清门侍卫彰霫、那木札一同驰往，并谕令沿途督、抚迅速应付马匹，俾得遄行。但到彼究需时日，阿桂、和坤仍当迅速督办，不可待伊等到彼再行进剿也。又，和坤奏称老教土司韩煜甚属奋勉，并受有石伤，请照土司鲁璠之例酌量加恩。该土司如此奋勉协力，甚属可嘉。伊系四品职衔，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并赏戴花翎，加赏大缎二匹，以示鼓励。至韩煜既系旧教回人，何以又有土司之名？究系何时设立，给与顶带、号纸？并著详查覆奏。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曰：和坤奏称接阿桂札，知伊于二十一日可抵兰州。现在剿灭贼匪正须督办，阿桂此时到彼与和坤一同和衷筹办，甚为妥善。俟剿捕事宜稍有就绪，和坤年力壮盛，即可先行速回面陈一切，阿桂尚须经理善后事宜，自当缓程回京。至现在督办一切，阿桂、和坤尤须同心协力迅速筹办，不可少分畛域，方于公事实有裨益。朕于数千里外，因此事深为廑念，日夜不宁，伊二人应亦深体朕怀也。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勒尔谨、袁守侗、雅德、毕沅曰：和坤等奏请派侍卫、护军等三十员名驰往带兵剿捕等语，现已谕令该侍卫等迅速驰赴，并添派乾清门侍卫彰霫、那木札一同驰往，均于今日起程，昼夜星

驰。著传谕沿途各督、抚，此不过三十余人，即将马匹等项妥协预备，俾伊等到站即得迅速遄进，毋得稍有迟误。

庚午（1781.5.20）

勒尔谨奏言：窃臣钦奉谕旨，令查办兰州城外关厢被贼焚烧及河州被贼占扰应行抚恤事宜，仰见圣主轸念灾黎、洞燭在抱之至意。伏查兰州东关百姓防护极严，房屋、铺面并未被贼烧毁；西、南二关俱被烧毁数段，关厢门扇亦被烧毁，居民有逃窜者，亦有在屋藏匿者；逆贼前曾于城外关内潜来窥探，搜掳财物。适臣于三月二十九日自狄道带兵旋兰，与提督仁和、按察使福崧驻扎城外详悉筹酌，即于三十日派兵将关厢保护堵守，逆贼无从得入，民心渐安。惟是逆酋未获，城门未开，百姓日需河水，臣现在派拨官兵把守东门，按时闭启，听民取水，复飭令皋兰县开仓减价平糴以济民食，其无力贫民，臣等即行捐给以资糊口。河州被扰居民现已陆续归业，已谆飭署知州谢桓仿照省城办法加意抚慰，毋致失所。至应如何加恩优恤之处，查尚书和坤现已到兰，大学士公阿桂亦不日可到，容臣随同详悉确查，妥议具奏。

同日，勒尔谨又奏言：副将新柱等被害情形，臣前因未及查明，是以未经陈奏。兹据署西宁镇总兵贡楚克

达尔、署河州知州谢桓稟报，查得三月十七日副将新柱奉委弹压新旧二教，带领弁兵一百二十三员名，备带矛刀、鸟枪、铅药等项由河州起程，知府杨士玠亦随后进发；十八日申刻，新柱行抵白庄子，苏四十三率领逆回千余人屯聚庄外，新柱谕令兵丁放枪，苏四十三率众拥入将新柱杀害，弁兵俱被杀伤；苏四十三等随赶至起台堡，打破堡城，杨士玠骂贼，被贼杀害，护送杨士玠之土司韩成璘亦被贼捆绑杀死；又查三月二十一日晚，苏四十三等将河州攻破，署河州协中军都司事守备李奇、千总朱廷奇、外委李九章、徐烈俱已被害，署守备袁尚仁剿贼阵亡，署河州知州周植自缢身死等情稟报前来。除新柱原带弁兵有无逃回及河州守城兵丁伤亡确数并文武衙署、仓库钱粮现饬确查至日另行分晰陈奏外，所有兰州府知府印务，因泾州知州陆玮前在省城随同王廷赞等设法守城，昼夜防护，即委该员署理。河州知州印务，因候补通判谢桓前委在循化擒剿多贼，办理奋勇，又派赴河州安集百姓，是以就近委署。再，河州协副将印务，因归德游击白守忠奉委在循化擒剿逆贼甚为出力，暂委该员护理。又，兰州府知府印信、河州知州印信已据杨士玠、周植家人呈缴前来，现已饬发委署之员钤用。其河州协副将印信，现在跟寻。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勒尔谨此奏恐有不实。前以伍弥泰奏勒尔谨专派兰州道图萨布、候补道

永庆驻扎城外随同办事，则伊自必安坐城内衙署。当此紧要之际竟尔安然坐视，实属全无人心。今勒尔谨又自称驻扎城外，此必伊近日自知罪重，且闻伍弥泰已经奏及，因复移居城外为此饰奏。阿桂等务须详查，据实覆奏，不可稍有隐讳。至伊折内所称现在派拨官兵把守城门，按时启闭，听民取水等语，尤属不成事体。贼匪自击退上山之后，必不能复近省城滋扰，况现有官兵万余屯驻城外，若尚虑贼人来犯，则又安用此官兵为乎！且城门未开，徒令远近居民因此疑惧，所为示寇弱而怯兵志，错谬莫此为甚。所有勒尔谨奏到各折，俱著发交阿桂等阅看，详悉查办，另行陈奏。

同日，上谕内阁曰：甘肃逆匪苏四十三等肆扰不法一案，系因争立新教，旧教不从，致被杀害起衅。若地方官早为严明料理，断不致酿成事端。乃勒尔谨经理不善，以致养痍貽患，从未奏明此事，其罪已无可辞。及事发之后，即当迅速妥办以赎前愆，乃朕已简派八旗劲旅启程前往，并就近酌调阿拉山兵协剿，而勒尔谨转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内即可歼灭饰词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贼匪窜匿兰州城外山梁几及月余，虽节次剿捕，贼匪穷蹙待毙，已如釜底游魂，而现在尚未净尽歼戮，致稽时日。且调往将军、提、镇等在城外督兵剿贼，而勒尔谨竟安居城内衙署，仅委道员驻扎城外，视为与己无涉，以致众相观望，坐失事机，殊不可解。朕

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时转不便轻易地方大吏，今勒尔谨如此办理错谬，其罪甚大，难以姑容，著阿桂、和珅传旨将勒尔谨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派妥干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即擒剿贼匪净尽，而善后之事正资料理，因思李侍尧虽以簠簋不饬获罪，而其材实能理繁治剧，陕甘总督员缺，著李侍尧以三品顶带驰驿前往管理。李侍尧未到之先，著阿桂暂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谅之。

臣等谨案：逆匪滋扰不法，实地方大吏平时疏玩所致。当起事之初，皇上鸿慈曲宥，犹不欲遽易大吏。乃勒尔谨罔知愧惧，不思督率官兵力图报效以赎前罪，甚且停止京兵，一筹莫展，昏蒙谬戾，措置乖方，罪难枚举，以致上千天谴，特降明纶宣谕中外，拿问治罪。仰见圣主于臣工罪案权衡不爽，书曰：“自作孽，不可逭。”罪由自取，其洵然欤。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曰：现已明降谕旨将勒尔谨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著阿桂派委妥干章京管解来京。至陕甘总督员缺，已命李侍尧以三品顶带驰驿前往管理。其未到之先，阿桂暂行兼管。至现在贼回虽已屡加歼戮，穷蹙待毙，但必迅速歼灭净尽，不可再稽时日。因思阿桂于督兵剿捕之事经历已多，即海兰察、额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应较灵，是以从前原令和珅与阿桂相见三日后，将钦差大臣关防交阿桂接受办事，并令

和坤即行回京，嗣因阿桂身有疮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坤先行驰往。今阿桂亦已行抵兰州，所有一切应办事务，俱著交阿桂督办。阿桂奉到此旨，即传谕和坤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扈，前往热河也。

钦定兰州纪略卷五

壬申（1781.5.22）

阿桂、和珅奏言：窃惟行军制胜，必须设卡安营，使声势联络，号令森严，方足以壮士气而寒贼胆。查兰州省城自贼匪滋扰以来，民心不无惊慌，而绿营兵丁又因屡次打仗伤亡已多。臣等未到之前，闻西南关外一带通贼处所贼人竟敢任意往来，抢掠民间牲畜口食，并于烧剩民房内藏匿，乘间放火，毫无顾忌。臣和珅到后，即先令人将该处烧剩民房间段拆毁，并杀死贼匪数名。又，贼人每于黑夜不过数人潜至城下骚扰，守城兵丁虚张声势施放枪炮，彻夜不绝，殊属张皇，不成事体。臣和珅一到，即严行禁止。至各路调来之兵虽已陆续到甘，因无总办之人，诸事涣散。又，各营零星散处，声势既不联络，纪律又不严整，是以不能使贼人望而生畏。臣阿桂已于本月二十一日巳刻抵兰，现在申明军律，激励戎行，并派兵自西关外从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设卡栅，使彼此接应，又于山包上扎一大营照料各卡，俾贼人知我兵逼近，不得不昼夜防守，且有此卡营断其来路，贼人即不能近关外滋扰，民心自渐安贴，将来进兵攻剿时，即可由卡营前进，亦为迅便。又，此路卡营立定后，所有城守兵丁即可撤下一二千名，逐渐添放卡

栅，步步进逼贼巢，扼其险要，贼人自必日加穷蹙，无难克期殄灭。至绿营兵丁，因从前贼匪猖獗时，未经揣量贼势多寡强弱，陆续到来，地方官不俟力齐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伤亡甚多，愈形畏怯。又，各处兵丁内新者多而旧者少，即如曾在金川军营跟随打仗者甚属寥寥，其新补兵丁未经行阵，心志不固，安能向前效命？兼之兵不顾将，将不知兵，一遇贼匪即行惶遽，实由于此。臣等现在简阅各营官兵，令懦怯者守营，或打仗时令其诱敌，择其强壮奋勇者向前打仗，并令海兰察、额森特、明亮总办各营，倘遇贼人滋扰，即一面报知，臣等一面调遣剿贼，则呼应较灵，而兵丁知有所恃，亦思用命出力。如此提纲挈领安设布置，庶壁垒一新，可以相机进剿。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言：查贼匪恃险跳梁，虽不过苟延残喘，但自知罪大恶极，拼命相持，是以现调之兵不为不多，而绿营兵丁节次打仗间遇折伤，殊形气馁，尚未能速行剿灭。臣等揣度情形，势不能不添调劲兵，以冀克期集事。今悉心筹酌，窃以川省杂谷脑五寨屯练兵丁及安插降番由松潘一带前赴甘省实为近便，现已飞咨四川督臣文绶，令其速飭维州协副将李天祐于五寨内拣选曾经出师金川之屯练兵丁并金川安插土守备降番等共一千名，带同都司、守备等官兼程遣进，星夜赴兰协同剿捕。又，前次派出阿拉山兵虽经暂撤，但该

游牧毗连甘省边境,道路更近,克期可到,是以仍行文阿拉山王罗卜藏多尔济,即于该游牧内择其相近兰州者拣派七百名或五百名,速委干员带赴甘省。罗卜藏多尔济腿疾复发,无庸亲身前来,以免迟滞。臣等现在将绿营兵丁激励整顿,仍公同筹办,设法布置,如有可乘之机,即行一鼓歼擒,断不肯坐俟两处兵齐始行进剿。再,查川省屯练兵丁暨降番等由松潘一带赴甘约须二十日内外,臣等现在筹剿逆匪务期迅速集事,但察看贼人所占山梁虽不甚高,而坡壑陡险,路径一线可通,必须鱼贯而上,兵力不能施展,今调取屯、土兵等上山打仗,最为得力。惟思贼人于占据河州及焚烧省城关厢后抢掠马骡甚多,恐将来铤而走险乘骑窜逸,此处现虽不乏马匹,而兵丁等马上技艺能追赶杀贼者竟不能得,是以调取阿拉山兵以备追捕,且使内地民人知口外蒙古兵丁皆可一呼而至,亦足以安众心而寒贼胆。再,臣等查成都将军臣特成额、四川提督臣明亮业于本月二十日抵兰,臣等公同商酌,只须留明亮一人在此带兵协剿。致特成额虽据恳求带兵剿贼情词真切,但川省地处边陲,俱关紧要,应令特成额即回成都办事,庶于调取川省屯练、土兵来甘协剿事宜彼此有济。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前臣钦奉谕旨“贼匪占据山梁,从何处得有口食?其施放枪炮之火药又从何得来?其马匹约有若干?均著查明具奏。钦此。”臣等查

贼匪自戕害副将、知府后占据河州，民间粮食、牲畜俱为抢掠一空？又，兰州省城凡富商大贾俱在城外关厢开张店铺，最为繁盛，今西、南两关厢俱被贼人焚烧抢掠，计贼人起事以来所掳财物粮食甚多，足敷口食，其沟坎内俱有山水，可供汲取。至贼匪施放枪炮之火药，亦系攻破河州时所得。查河州本有总兵镇守，嗣经裁去，改设副将，是以兵数无几，两营中旧贮火药原多，皆为贼人所有。再，贼人步行者固多，而乘马者亦复不少，所有河州及省城关厢并民间马骡牛驴俱被抢去乘骑驮载。总之，贼匪负固死守虽不过苟延残喘，然皆习于战斗，拼命抗拒，兼之绿营官兵当攻城危急时随到即随令打仗，节次俱有损折，其气已馁，是以未得立就歼除。容俟熟筹捕剿机宜，整作士气，克期进兵，一鼓剿灭，即行驰奏，仰慰圣怀。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本日览阿桂、和珅奏到各折，自逆匪起事以来，实在情形直至披阅此次奏函方始详悉端委，甚增愤懑，亦因此而略慰。至阿桂等现在筹办各事宜，皆朕早降谕旨逐一查询者，何以从前勒尔谨全未奏及？今折内所称该处因无总办之人诸事涣散，又，“各营零星散处，声势既不联络，纪律又不严整，不能使贼人望而生畏”等语，可见众人袖手观望、毫无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尔谨身为总督，既因办理不善致酿事端，及自狄道回至兰州，见贼已击退

上山，竟谓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无筹办，且将各路已调之兵全行停止，俾贼众得以迁延时日，勒尔谨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贼人皆习于战斗，拼命抗拒”，贼于何处曾习战斗？而竟不奏闻；勒尔谨之罪更大。甚至未经揣量贼势之多寡强弱，陆续到来，不俟力齐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节次伤亡日多，愈形畏怯，兼之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一遇贼匪，惶遽退回，太觉不成事体。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则此时头起已到，即所谓四川兵、阿拉山兵亦已可抵兰州。乃勒尔谨辄以“半月之内定能剿灭”奏请撤回，是勒尔谨之贻误军机，尤为罪在不赦。今阿桂复檄调川兵一千及阿拉山兵，自不得不如此办理。就现在情形而论，阿桂一人尽足料理，和坤不必同办，即遵前旨回京，毋稍稍稽延也。看来阿桂于灭贼大段情形俱有节制，想贼人不久即可擒灭，且官兵设卡安营，贼不能复出肆掠，即从前所据之口食富足，亦岂能支数月？且贼人马匹既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匮乏，即使宰马为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载。阿桂惟当整作士气，俟兵力齐集克期进剿，一鼓歼灭，以副朕怀。

同日，阿桂、和坤等奏言：窃查兰州府知府员缺系省会首府，本属紧要，且现因剿捕逆匪有办理军粮及一切抚恤事宜，尤为慎重，必得历练出色人员方克胜任。又，河州新被贼匪蹂躏，甫经收复，抚绥、防御关系甚

重，亦需干员，庶无贻误。查有直隶涇州知州陆玮，在甘年久，才具明练，又，候补通判谢桓，协同循化厅营前往贼巢擒获多犯，并随同总兵贡楚克达尔收复河州，甚为奋勇，现在兰州府知府印务委令陆玮署理，河州知州印务委令谢桓署理，可否即将该二员升用之处出自圣恩。奏入。

上谕内阁曰：阿桂等奏请以涇州知州陆玮升用兰州府知府，候补通判谢桓升用河州知州，俱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

同日，阿桂、和珅、伍弥泰奏言：臣等伏查逆匪围困兰州之时，文武大小员弁守城打仗奋勇出力者甚多，且有临阵受伤、捐躯者。臣等细加查访，兰州道图萨布、候补道永庆，于贼匪围城时俱各捐资雇募民夫，亲身督率，昼夜在城设法防御，永庆并为贼人枪子击落帽顶，屹然不动；又，洮岷协副将策卜坦同王廷赞竭力守城；庄浪佐领吉尔占，亲安炮位点放，击死贼众数十人。以上四人俱属奋勇出力。又，乌鲁木齐协领舒成、佐领扎兰布、托林保过兰州时，一闻贼有起事信息，情愿随同守御，并跟随打仗甚属勇往，相应奏明，可否酌加奖励之处出自圣恩。再，候补直隶州知州富宁阿、同知福善、孟衍泗、通判佟跃岱、知县申保、持庄等，昼夜在城督率民夫尽力防守，亦属可嘉，俟事定后，遇有相当之缺即行补用，以示鼓励。其知府宗开煌、知州陆玮、州同董

熙、知县蒋重熹、万邦英、笔帖式绅杨亦属出力，除陆玮业经臣等奏请升补兰州府知府、无庸加恩外，余俟事定后一并咨部分别议叙。至佐杂内有出力者，臣等酌加奖励。再，三月二十七日，逆匪攻城甚急，参将和泰、守备善德在城上挺身射贼，身受枪伤阵亡；二十九日与王宗龙同时阵亡者，尚有凉州满营骁骑校赛音察浑、督标千总师永澄。以上四员临阵捐躯，情殊可悯，应请旨交部照例议恤。再，查本月十九日，臣和坤率同海兰察等进剿逆回，固原镇总兵图钦保是日派令带兵由山梁过沟进逼贼巢，至撤兵时未见该镇下落，随详加查讯，有随同打仗之兵称是日贼匪从山坡扑上时，目击图钦保奋力砍杀，因马倒滚下山坡，被伤身死；又，游击爱星阿、王三杰亦于是日阵亡。请将图钦保、爱星阿、王三杰交部存记，俟此事完竣后，一并查明造册咨部照例议恤。再，图钦保所遗固原镇总兵员缺应请旨简放，但该镇有派出随营兵七百名，现在必须干员管辖，臣阿桂等公同商酌，查有陕西（甘肃）靖远协副将哈当阿人甚明白，前在军营打仗奋勇出力，赏戴花翎，此次随同攻剿亦甚勇往，堪以委署，臣等现即飭委该员先行署理。又，查西宁镇总兵业经奉旨将贡楚克达尔补授，黄大谋另行简用，今黄大谋现已来甘，查该镇从前未曾经历行阵，现在亦无需伊在此带兵打仗，是以臣等即飭令黄大谋赴京候补。奏入。

上谕内阁曰：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员一折，内称道员图萨布、永庆捐资雇夫，亲身督率，昼夜防御，永庆并为贼人枪子击落帽顶，屹然不动；又，副将策卜坦同王廷赞竭力守城，佐领吉尔占亲安炮位点放，击死贼众数十人；又，乌鲁木齐协领舒成、佐领扎兰布、托林保于过兰州时，闻有信息，情意随同守御打仗，甚属勇往等语。图萨布、永庆、策卜坦、吉尔占、舒成、扎兰布、托林保均能奋勇出力，不愧满洲，甚属可嘉，著赏戴花翎，仍交部从优议叙。此外随同出力之富宁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于事竣后分别题补及咨部议叙。

同日，上谕内阁曰：阿桂等奏固原镇总兵图钦保于十九日进剿贼匪时持刀砍杀贼人，因马倒滚下山坡，被伤身亡；又，游击爱星阿、王三杰亦同日阵亡；又，参将和泰、守备善德于三月二十七日贼匪逼城挺身射贼，受枪阵亡；骁骑校赛音察浑、千总师永澄亦于二十九日阵亡等语。图钦保等奋勇剿贼，临阵捐躯，殊堪悯恻，著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其伤亡兵丁等，一体查明予以优恤。至前此被害之文武员弁兵丁，勒尔谨并未详悉查奏，伊等因公殒命，情俱可悯，并著阿桂查明实在情节，将应行议恤者奏闻给予恤典。

臣等谨按：临难捐躯，人臣之大义，况逆回肆恶，人人发指，孰不思敌忾同仇，争先杀贼？至若捍卫城

闖，尤守土者分所当然。我皇上于守城诸臣嘉其劳绩，阵亡将校悯其捐生，恩纶叠沛，优恤频加，仰鸿慈之深厚，大小臣丁宜莫不殚励精诚，益深感泣也。

同日，上谕内阁曰：固原镇总兵员缺，著哈当阿补授。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臣等查按察使福崧前随督臣勒尔谨带兵狄道，商办捣贼巢穴、收复河州以及剿捕事宜俱悉心赞助，妥协经理，旋复带兵回省救援，现又跟随打仗甚属勇往，该司现奉谕旨升授广东布政使，但甘肃正当办理军务之际，藩司王廷赞病体新愈，且自守城以来精神愈觉疲惫，照料恐有未周，应请暂留福崧在甘帮办一切，实为有裨。俟此事完竣后，再令该司即赴新任。奏入。

上谕内阁曰：王廷赞著来京陛见。其甘肃布政使员缺，即著福崧调补。西安盐法道员缺，著永庆补授。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赞守城之道员等请酌量加恩，现已明降谕旨。但此事何以王廷赞始终并未奏及？在伊被困时所发之折，或因仓卒未得详叙，及贼人已退，奉到朕恩旨后，自当以众人协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于心有所不安，据实陈请，否则亦应将此情稟知勒尔谨代为陈奏，方足以鼓励众心，而王廷赞默无一言，竟尔一人独攘其功，实属非是。而勒尔谨回省城亦竟无一言问及，当问伊无暇问及者

所办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赞病体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升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转补，于事有益，现已降旨将福崧调补甘肃藩司，王廷赞来京陛见。藩司为通省大员，见勒尔谨如此错误，而伊竟随同观望，迁延误事，如此行为，恐亦尚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总督之下即系藩司，王廷赞亦岂能辞咎？著传谕阿桂将王廷赞在任所办诸事详悉确查，如有应参奏者，即据实参奏。

五月甲戌（1781.5.24）

毕沅奏言：臣适接大学士公臣阿桂、尚书臣和珅咨开“现在剿捕逆回，必须骑射出众之员，业经奏请将侍卫逊济鼎等三十员名令其轻装驰赴甘省，所有车马等件，合行飞咨预备”等因，臣当即飞飭东西两路将官兵等入关后需用车马酌量挑选，预备齐集，以便将来到站立即遄驰，不致稍稽时刻。至官兵等需用箭枚，臣前经在西安满营挑拨二万枝解赴甘省就近存贮，兹复飞飭各委员先期上紧送到，以期不误临时应用。奏入。

上谕曰：所办甚好。此事误听勒尔谨半月成功之言，实是举棋屡易，朕甚愧之。勒尔谨误事之罪尚可赦乎！

同日，上谕内阁曰：从前逆匪滋事之初，因阿桂在豫省查勘河工，即传旨令其就近驰往督办。又因阿桂出

差已久，于此案详悉情形及朕节次所降谕旨未能深悉，复令和坤赍钦差大臣关防驰往，令与阿桂相见，同行三日，告知一切后即回京面奏。后据阿桂奏称疮疾发动，尽力遄行未能迅速，而甘省现无大臣董办，是以令和坤兼程前进，同海兰察、额森特等迅往带兵剿捕。今和坤于四月十七日行抵兰州，而阿桂亦于四月二十一日续到，看来此事阿桂一人自能经理妥协，无须复令和坤同办，且恐和坤在彼，事不归一，即海兰察、额森特等向随阿桂领兵打仗，阿桂之派调伊等自然呼应更灵，而朕起銮临幸热河为期已近，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等扈蹕者现亦无多，是以传旨令和坤速行驰驿回京，而以剿捕贼匪及筹办善后诸事俱交阿桂专办，以期逆贼迅就歼除，明彰国宪。所有朕派办之先后原委，著通行传谕，俾中外共知之。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曰：前日据阿桂、和坤奏到兰州现在情形各折，如折内所称“河州自裁去总兵改设副将，兵数无几，而营中旧贮火药原多，皆为贼人所有”一节，河州裁镇改协一案约已二十余年，该处存营火药虽多，此二十余年中该营燃放枪炮自将旧存火药逐渐用完，岂有另配新药开销官项，反将旧药存营之理？若果如此，是即勒尔谨办理不善之故，著即查明具奏。又，所称“绿营官兵随到，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伤亡甚多”，如此不量兵力，举动乖谬，

勒尔谨固罪无可赦，即伍弥泰、仁和、马彪俱系统兵大员，而仁和又系本省提督，从前设法带兵渡河时尚觉其有料理，及至兰州，便与伍弥泰、马彪等俱存观望，见勒尔谨种种错谬，并无一言阻止，任听其措置乖方，均属不合。著阿桂传旨，将伍弥泰、仁和、马彪严行申饬，并询问伊等因何不劝阻勒尔谨缘由，据实覆奏。

乙亥（1781.5.2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等曰：甘肃逆匪一案误事之大，全在勒尔谨一人。设逆匪略有计算，先逼犯狄道州，即将勒尔谨杀害，伊转得幸邀恤典，不至拿问治罪。可见勒尔谨之愆轶败事，竟是天夺其魄，必欲令伊身受国法也。至勒尔谨到兰州后如此逃懦无能，则其自狄道收复河州必系福崧出力帮办，著即行传询福崧将彼时实在情形据实覆奏。至阿桂等所调四川及阿拉山兵，据奏约二十日内外可到，此折系四月二十二日所发，则五月初十左右此项兵丁已可到全，且伊前折内称“断不肯坐候两处兵齐始行进剿”，想目下（已）进兵剿捕，痛加歼戮。而此数日间又无信息，盼望实为焦急，抑或必须两处调兵到全后方行围剿耶？至贼匪占守月余，恐其乘间于黑夜中四处窜逸，前于进到图内用朱笔批示并传谕令将何路派兵若干、带兵将领何人及图内尚有未见派兵之处一一加签指询，著传谕阿桂等即将指示各

处一面严密办理，毋使贼匪一人窜逸，一面速行奏闻。

丙子（1781.5.26）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朕因甘肃逆匪之事昼夜廛念，每想及应办者，即传旨驰谕和珅，令其查奏。如飭查勒尔谨不能觉察逆回起事缘由及事发后又不彻底根究、其实在如何贻误之处，并逼犯兰州之三千余贼内中是否有胁迫良民为之先驱，又，新教首犯马明心何时拿获，从前如何办理，又，兰州、河州居民为贼蹂躏实在情形应如何加恩抚恤，又，勒尔谨令旧教土兵打仗出力，以公报私，是否系福崧画赞，又，勒尔谨藉守城为名安坐城内衙署，仅派道员驻扎城外各条，俱系此案紧要关键，和珅至今均未奏到。若此时业经起程，著将已经查办者于途次缮折覆奏；倘未及查办，可即寄知阿桂，令其详悉查办，迅速奏闻。再，阿桂现办剿捕事宜若何，川省及阿拉山兵何日可到，防守贼人窜逸各路口如何堵截严密，毋使一人幸脱，及何日可以剿洗净尽之处，著即加紧驰奏。其寄谕和珅查覆各条，并著一面抄寄阿桂阅看，应覆奏者即行覆奏，以慰数千里外悬注。

同日，上谕内阁曰：云南鹤丽镇总兵罗江麟，著赏银一百两，驰驿前往甘肃，交大学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后即回本任，不必来京请训。

钦定兰州纪略卷六

丁丑 (1781.5.27)

阿桂、和珅奏言：臣等于二十六日派海兰察、额森特、伍弥泰、明亮、泰斐英阿、福宁、阿尔都、马彪、仁和、三德、哈当阿等分带满汉官兵四千余名分路进剿，各处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应，并令绿营兵丁预备锹镢，一面打仗，一面拿卡，俱于二十六日子时计道途远近不等先后进发，卯刻齐抵龙尾山梁。贼匪自十九日残败以后，畏惧我兵势大，深藏沟穴，不敢迎敌。有从华林寺背后绕道前来迎扑者，俱被官兵剿杀败逃，正追至贼营相近，因沟壑陡险，深至数丈，小路俱先被贼匪挖断，贼人潜于土窑孔隙处所拼死放枪抵御，势亦甚急，一时未能得手。明亮等即督率官兵于龙尾山梁拿立大卡三座，自早至晚贼匪藏匿不出，因派旧教土兵及绿营兵分守各卡，其余各兵俱整队撤回。臣等逆料贼匪鬼蜮伎俩，必乘夤夜上山抢卡，预令各营准备。是晚，果有贼匪前来扑卡，土兵及绿营兵不能坚守，俱为所动，臣等即连夜派兵三路，海兰察、明亮、泰斐英阿、福宁、马彪、哈当阿由龙尾山左为一路，额森特、仁和、三德、阿尔都由龙尾山右为一路，另派老弱兵由中路前进为诱敌之计。贼人预揣我兵必上山夺

卡,分路埋伏,明亮等两路兵早已望见,佯为不知,并不令中路兵与闻,冀其前进诱敌,可以痛行歼戮。贼匪见中路兵已过,突出扑战,我兵果为冲动,贼即乘势冲压,惟时海兰察、额森特等所带官兵由两翼夹攻,奋勇截杀,贼即纷纷溃败,拼命逃走,海兰察等用箭射死多人,追至沟底,其时旧教土兵在彼埋伏,见官兵得胜,亦俱从后奋勇砍杀,贼即踉跄奔窜。迨至贼营相近,因沟阔礮深不能得利,暂将各兵撤回。计两日打仗,杀贼共一百余名,汉、土官兵受伤、阵亡者甚少。

同日,阿桂、和坤又奏言:臣等节次钦奉谕旨令查此案起衅缘由,臣等现将拿获贼党马复才严切究讯,据供“我系河州东乡大礼拜寺二十会人,从前也是旧教,乾隆三十六年才跟随新教马明心在撒拉尔地方念经。这经来历都是一样,只是念的不同,旧教是小声默念,新教是大声高念,或摇头跳舞。自三十六年马明心会各处阿浑传经,有河州旧教阿浑马来迟说是邪教,不肯遵从,故与他们旧教时相仇杀。本年正月内,因丁藏庄念经起衅,两家打仗。到三月里,旧教回子杀了新教些人,后来苏四十三约齐人半夜里去也杀了旧教许多人。旧教人到循化告状,省城委了官来,我们出来分辩,被旧教人阻住。三月十七日,我们又出来到白庄子,遇见新副将,听说要动兵剿我们,苏四十三起意才杀了新副将。后来又听见杨知府来,已经杀官,这事大了,不如

连杨知府也杀了罢。这都是苏四十三主意。二十日去攻河州，原想杀马来迟子孙，还要灭旧教的人。二十一日早到河州，攻了一日，至二更时候将城攻破。原想回撒拉尔去攻循化，又想要两路攻狄道、兰州，因闻总督在狄道看守严紧，不敢过去，在河州住了两日。二十三日，听说马明心已被省城拿去收监，苏四十三等都赶到兰州要救马明心。二十四日到洮河西边，渡船已被官役打坏，不能过河，有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扎筏渡他们过河。这六处回子原都是马明心新教徒弟，内有许多人跟随苏四十三同来兰州，连他撒拉尔族共有一千数百人，在兰州打死、受伤的有几百人，如今还有千余人。在河州带来火药、铅子约有七八十驮，如今还存二十驮藏在营内地壕”等语。又，讯据逆犯马丁加及苏四十三之侄苏二个所供，亦约略相同。臣等复查阅原案，本年三月，据旧教回民韩哈拉勿、韩五个以“苏四十三请来安定县教师马明心、韩二个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韩哈户长不随新教，被其杀死，彼此互相仇杀，共杀老教四十余人，受伤一百多名，一切家财、牲畜、粮食抢掠无存”等情在总督衙门控告，经勒尔谨飭委兰州府知府杨士玠前往查办，并札飭河州协副将新柱亲往弹压，会同杨士玠督率兵役按名严拿。嗣据新柱禀称“转据循化厅洪彬札知，新教回番韩一的巴拉等有畏罪投案之意，而苏四十三不自省悟，煽惑众心，恐到案自投法网，执意

负隅抗拒，不法已极；现与杨士玑一同前往，带领弁目相机办理”等因。苏四十三闻官兵往拿，即约会各庄新教之人约有千余名，带鸟枪、器械等先后将新柱、杨士玑杀害。其时勒尔谨审出马明心传教滋事，即札飭安定县黄道熨拿获解省监禁。此逆犯苏四十三起衅滋事实在情形也。至谕旨内询其争立新教系由何处流传，向来有无此等名目，臣等查检旧案，缘撒拉尔回民约有六千多户，分为十二工，各工俱有掌教，韩哈济系世传总掌教。该处回民每遇婚丧，必延请本工掌教同总掌教在章哈礼拜寺念经。乾隆二十六年，韩哈济与贺麻六乎等同在一处念经，贺麻六乎念经摇头，韩哈济说他不是祖传老教规矩，贺麻六乎又说韩哈济要的布施多，因此两家不和。二十七年，贺麻六乎就另起礼拜寺三座。至三十四年，韩哈济稟知循化厅，断令仍归一处，将新起礼拜寺封闭。贺麻六乎等怀恨，转以韩哈济串通马国宝敛钱惑众、捏称大圣人到天入地成仙诱人入教等情赴按察使衙门控告，而韩哈济、韩武等又诉称二十七年，马明心伙同杨回子等潜入撒拉尔与贺麻六乎、马索南、韩哈勺等妄言祸福，煽惑愚人。经地方官访明，将马明心等逐出撒拉尔，出示严禁，追具贺麻六乎永不招留外来游匪甘结。詎贺麻六乎等又（以）在章哈寺墙壁画门为图、妖言门内显示圣人天仙、摇头念经、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门具呈。其控贺麻六乎一党，即有苏四十三在内。经地方官

会同审明，两造所称成仙得利、大圣人到天入地及妖言门内显示圣人天仙、惑众跳舞等情俱系捏词诬告，将贺麻六乎、韩武均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拟以杖流。贺麻六乎首先生事，从重发乌鲁木齐为奴；韩哈济等拟以枷杖；马六个、韩哈勺、苏四十三讯不知情，均予免议；并议称“该犯等教虽稍有异同，实非两教，但既不愿合为一处，亦不必强之使合，转启衅端，应飭令撒拉尔十二工各举身家殷实、品行端方一人充当掌教，令其约束稽查；其新寺三座系回民礼拜之所，应仍听分开礼拜，以杜争端；各工回民遇有婚丧，所延掌教听从本家之便，不得勒令延请”等因，议拟咨部，完结在案。此新教流传，两教互相仇杀缘由也。臣等查马复才供内称“三十六年马明心令各处阿浑在撒拉尔地方传经”之语，是马明心于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后，潜来撒拉尔传经惑众，地方官并不稽查拿究，以致酿成事端。至两教互相仇杀之后旧教至省控告时，勒尔谨并不查明两教强弱众寡实在情形即派副将带兵轻率前往，逆匪遂激而生变，实勒尔谨办理不善所致，统俟剿贼完竣后，再行据实查明参奏。但新教流传二十余年，甘省各属回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为一教者，臣等恐各处新教回民心怀疑惑，或为逆匪煽诱，现已出示晓谕令其各守本分，其未经从逆者决不波累，以安众心。至唐家川六处回民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自应一律严惩，亦已

派兵弹压，俟拿获首犯后，再行严切查办。至新教是否系马明心倡立抑另有传习之人，马明心业经正法，无从查讯，亦俟事定后严究办理。总之，甘省各属回民杂处，据马复才供称苏四十三分遣贼匪往安定、会宁一带求救，并现据安定县盘获奸细马应高供亦相符，现已分兵前往各处防范，但究系新教少而旧教多，两教互相仇怨，且旧教土兵现在随同打仗奋勇出力，不能合而为一，尚可不致蔓延。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遵旨将伍弥泰、仁和等严行申饬。伏查伍弥泰等自初八日进剿后，于初十日又打仗一次，十四日海兰察等到后亦随同率兵攻扑，因未能得利，停止数日。且华林山岗岭重覆，沟壑深陡，虽有兵万余，不能四面登陟攻围，是以贼匪虽止千余，尚难一举歼尽。现在勘明各处要隘添兵堵截，使贼人不能偷越，自可令其坐困。再，华林山前、后、中间原有民间麦田可供牧放，是以贼人马匹非必须草料喂养。至所有各处关隘如河州、狄道、循化、沙泥站、洪济桥等处最为紧要，现已檄飭副将、游击等分路带兵把守，其余各山僻小路亦俱派委员弁兵丁分头防驻，无虞兔脱。再，查回人素不崇信佛教，苏四十三围城时，所有关厢内庵观寺院俱被放火烧毁，贼匪之是回非番，尤显而易见。其在撒拉尔者，止有此一种，隶于土司韩煜，共有千余户。随苏四十三新教为逆者八百余户，衣

服多穿白褐，亦能汉语，形状与内地回子相仿，惟将须辫剪短。各营并无此类食粮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当衙役者，间或有之。至土司鲁璠，于元明以来世袭土司，管束庄浪土兵，本朝顺治、康熙年间曾随征立功。鲁璠之祖鲁华龄曾任甘州城守营参将，署凉州镇总兵；鲁璠之父鲁凤翥，于乾隆二十年协济军需台站马匹，议叙军功加级。该土司世受国恩，最为恭顺，现又奋勇出力，嗣因受伤后遣回调养。此外随从打仗出力者有旧教土司韩煜，业经奖赏，并奏请加恩鼓励。其余随同打仗之土司尚有数人，俟伊等有出力之处，臣等再行酌量奖励。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本日览阿桂等奏四月二十六七两日派兵分路进剿一折，所称因沟阔壩深，且有至丈余不能过去者，各处小路又被贼处处挖断，是以暂将官兵退回。该处既云沟阔壩深，则贼人何从前出扑卡，又能窜回死守？岂贼人能过而我兵转不能过乎？殊不可解。看此情形，恐竟须俟川兵及阿拉山兵到后方能剿捕净尽，此时未能克期了事。至详阅覆奏新旧教构衅缘由一折，是此案起衅，酿毒已久，若勒尔谨早为严切办理，何致构成事端？乃伊竟毫无措置，以致误事不小，实断不可复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扰，实为罪大恶极，不可不严断根株。如所称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且扎筏渡贼匪过

河,尤为罪不容诛。此事应于剿贼事平后,趁兵威严整之时痛加惩治,以儆凶顽,不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应督办之事,其余地方善后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尧办理。其拿获之马复才等及从前已获各犯,即派员先行解京。至朕为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劳,筹计于数千里外,阿桂须仰体朕怀,悉心督办,随时奏闻,以慰廑虑。

己卯(1781.5.2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及各省督、抚曰: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肃逆回新旧教起衅仇杀缘由一折。此等逆回在该处煽惑愚人,妄言祸福,甚至设立掌教及总掌教之名,以致无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挥听令。现在逆回苏四十三等即其余党,竟敢率众抗拒官兵,总由当日养痍贻患所致。著李侍尧于办理撒拉尔善后事宜内,将总掌教名目不动声色令其裁去,并各省有无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令一体妥为裁革。至韩哈济与贺麻六平等争教互讦,非寻常案犯可比,自当据实奏闻,按律严办,以示惩戒,乃当日该督、抚仅以咨部完结,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于汇奏,朕实不知,均属错误。嗣后各省督、抚遇有此等邪教争控、聚众念经之案,即应亲提案犯严审,从重究拟,据实具奏,以净根株,不得颞颥了事,率行咨部完结,致复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结之案,亦即据实特奏,从重定拟,不得咨覆完案。至邪

教案内凡有发遣之犯，不得发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处，致将邪教复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诱。将此传谕李侍尧及各省督、抚一体遵照。

臣等谨案：新旧教仇杀始自贺麻六乎等传经惑众，互相讦讼，其酿毒肇衅已非一日。彼时大吏不能严断根株，颛预了事，致使余孽蔓延，肆行不法，虽兵威所慑，悉膏斧钺，而究其养痍貽患之由，实咎有攸归。皇上特命宣谕各省督、抚，俾回民悉安旧业，惟裁去总教名目，诚以椎鲁小民易滋煽惑，与其惩治于事后，不若潜化于未萌。至若讖牒既成，申诫大吏毋稍宽纵，并谕刑部奏明从重办理，盖圣人之心无非欲去稂莠而安善良，使万物各遂其生，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欤。

辛巳（1781. 5. 31）

文绶奏言：窃臣于四月二十八日接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和坤咨称，飭令维州协副将李天祐拣带屯练兵丁并土守备降番等共一千名由松潘一路迅速来甘协同剿捕等因，臣即札松潘镇总兵刘倬、维州协副将李天祐于杂谷脑五寨屯练内挑选曾经出师得力兵丁八百名、精壮降番二百名，即交阿桂等指调之都司汪启、守备关联升、张占魁并土守备木塔尔、丹把西拉布等分起带领，均著李天祐统领，克日由松潘之柴门关一带兼程进发。至降番系松、建二道所管，柴门关一路为松茂道所

属，并飭该道王凤仪、署道贾廷彦等星赴各该处督率沿途经过地方将一切应付事宜妥协办理。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据文绶奏所调川省屯练等兵一千名已克日进发，计此时早可陆续前抵兰州，即阿拉山兵亦可渐次到彼协同剿捕。阿桂等是否必须俟此二处兵到方可进剿，抑或相度机宜有可先行乘间设法擒捕之处，著即将现办情形迅速驰奏，以慰廑念。

壬午（1781.6.1）

阿桂、和珅奏言：臣等在满汉官兵内拣选一千五百名作为三队，派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福宁、泰斐英阿、哈当阿、侍卫阿尔都统领由龙尾山过沟至华林山直扑贼营，派伍弥泰、萨炳阿、马彪、仁和、三德分带各队满汉官兵占据龙尾山梁接应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应，俱于初二日丑刻先后进发，寅刻齐集山梁。查龙尾山至华林山中隔大沟一道，崖礧甚陡，其华林山左临沟一带壁立数丈，虽有小路，俱为贼人挖断，不能由此前进，山右现为贼匪所踞，无由绕进，惟山前一路可通，须下龙尾山，过水磨沟而上，路亦甚险。贼匪预料我兵必由此路进攻，于漫坡接连两旁沟礧处所刨挖深壕以为抵御之计。惟时海兰察等带领奋勇官兵及旧教土兵抢上华林山直扑贼营，贼匪自盘踞以来从未见我兵得上华林山者，遂倾穴出迎，拼死抗拒。我兵扑至壕边，贼匪

在沟内放枪抵御，势难逾越，因令旧教土兵佯作败退之状，我兵亦往后稍退，诱贼出壕，方可大加歼戮，相机扑进。其时贼匪果有六七百余人全行冲出，希图追压。我兵退至稍平处所，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带领官兵奋勇截杀，剿戮多人，贼即纷纷败逃，我兵追至沟边，贼匪拼命跳入，而沟内亦尚有贼匪数百潜藏放枪，我兵不能得利，因复暂退，诱其出壕剿杀，如此三次。贼性狡猾，其第二次出迎已较前渐少，至第三次，则竟藏匿不出。自寅时打仗起直至申末，因山上并无水泉，我兵难以久驻，其时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先令各兵徐徐撤回，伊等在后防护，贼匪不敢再行近前。此次打仗计杀贼二百余名，杀死贼人头目二名，割得贼人首级及抢获马匹器械甚多。此次满汉官兵及旧教土兵实属奋勇出力，虽未能一鼓剿灭，而贼匪经此一番创败亦已魂胆俱破。但贼人负固死守，上山下沟中间多系一线鱼贯而行之路，不能一拥而进，是以臣等现在另行筹划布置，相机进剿。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察看华林山一带形势较之两金川险峻，诚属大相悬绝。但贼人占据山梁负固死守，我兵必由龙尾山过沟，再上华林山梁下压贼营，而山腿经山水冲刷俱成横截立礮，自数丈至十余丈不等，上容一人一骑上下，兵力不能施展，且贼人潜于礮后放枪，势难下压，是以初二日打仗，臣等止拣选奋

勇满汉兵一千五百名直扑贼营，诱令向前，方能大加歼戮。若使大兵可以长驱直进，即各路所调兵丁现有万余，诚如圣谕“以十人而擒十人”，自无难一鼓剿灭。现在惟有督同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设法进剿，迅速集事，以期仰慰圣怀。再，土司韩煜现已遵旨赏给三品顶带，并赏戴花翎，加赏大缎二匹。该土司感激天恩，自必愈加奋勉。至该土司管理撒拉尔一族回民，由元明以来世袭土千户之职，韩煜于乾隆二十九年承袭，兵部给与号纸，隶循化厅同知管辖。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据阿桂等奏本月初二日剿贼情形一折，此次所办尚好，但剿杀贼匪不为快意。至所称崖壩止容一人一骑鱼贯上下之语，山径路窄，虽不能一拥前进，但贼人可以鱼贯而行，我兵转不能鱼贯而行乎！况金川贼番亦何尝不死守？今地势较两金川既大相悬绝，岂有金川能进兵，而此处贼匪反不能剿捕之理？阿桂等务即上紧妥速为之。

同日，上谕内阁曰：四川建昌镇总兵鄂辉，著赏银一百两，驰驿前往甘肃交大学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后即回本任。

癸未（1781.6.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现在贼势日益穷蹙，又屡经官兵四面围剿，自断不能复出抢掠，即从前

所掠粮食较多，而困守山梁日久，人畜必渐皆乏食，所谓釜底游魂，计日待毙，此时转须计出万全，不宜轻率举动，稍伤兵力。惟贼人自知穷迫难支，不甘就死，或于黑夜中乘间分窜，此则不可不实力严防。著传谕阿桂于派员安兵各隘口务须昼夜严密巡查，毋使一贼得以逃窜。至昨日奏到折内称“山上并无水泉，我兵难以久驻”等语，贼人所据之山无水可汲，官兵防守又严，贼更何从得饮？果如所言，则山下之水沟我兵即应占守，既杜其饮汲之源，兼截其逸出之路。阿桂久历行间，于此等事最为嫻习，自应一一筹计及之也。至此案起衅滋事缘由，系安定县回民马明心潜行往来撒拉尔地方传经惑众，该犯以內地回民敢于如此肆逆，则该处必尚多匪回聚集、随同入教者，必须查拿严办，以净根株。又，前此所奏“苏四十三分遣贼匪往安定、会宁一带求救，现在盘获奸细马应高，供亦相符”等语，是此两处匪回亦不可不实力查办。又，所奏唐家川等六处回人均系马明心新教徒弟，贼匪到洮河时，该犯等为之扎筏过渡，情罪甚为重大，业经传谕趁兵威严整之时即行查办。至撒拉尔地方番回错处，是否循化厅同知得有干练之员即足以资料理，抑另须大员弹压？再，此次起事之始，因省城驻兵较少，以致不能即时扑灭，将来事毕后，甘省地方竟宜多添官兵数千，时常操演，平时既足以资镇压，临事更易以供调遣，较之有事后远为派调，

徒费钱粮、不能济急者得失较然。其应于何处添驻并一切事宜，并著阿桂、李侍尧于善后案内一并妥议具奏。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本月初四日接奉谕旨将勒尔谨革职，拿交刑部治罪，派委妥于章京管解来京，并命臣等将勒尔谨所奏“驻扎城外，派兵保护关厢，现在按时启闭，听民取水”等因查明据实具奏，臣等即传到勒尔谨令其跪阅。勒尔谨伏地叩头，自称“身受皇上重恩，畀以封疆重任，如此种种办理错谬，贻误地方，实为万死莫赎，只求皇上将我从重治罪”等语，臣等随即传旨将勒尔谨革职拿问，即派奉旨发来甘省差委之吏科给事中李照、颜料库员外郎丰绅看守管押，于初六日启程解京交刑部治罪。其陕甘总督印务，臣阿桂遵旨暂行兼管，俟李侍尧到后即行交代。至勒尔谨前自狄道州抵兰后曾在城外驻扎三日，因城中居民心怀疑畏，见总督到省亦住城外，愈觉张皇，该督始移入城内弹压，是以折内有“驻扎城外，详悉筹酌”之语。其所称“逆酋未获，城门未开，现在派拨官兵把守东门”一节，诚如圣谕示寇弱而怯兵志，尤属不成事体。臣等先后到兰州时亦见城门关闭，居民昼夜上屋瞭望，其惶遽扰乱情形实堪愤恨，于十九日即严谕禁止，令将城门照旧启闭，派兵巡查。现在节次打仗得胜之后兵气稍扬，民心日就安贴，市肆铺面俱已开设齐集。再，臣和珅于初六日起程回京。奏入。报闻。

甲申 (1781. 6. 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坤曰：甘省逆匪一案，朕昼夜萦怀。如阿桂、和坤所奏苏四十三往安定、会宁一带求救，阿桂等既查得此等情节，自应派兵迅往查拿，翦除贼党。又如唐家川等处匪回敢与逆贼扎筏渡河，亦系党恶要犯，现在是否已经拿获严办，阿桂等折内均未声明。昨已降有谕旨令其不动声色妥协办理，著传谕阿桂即将实在情形迅速覆奏。至和坤未起程之前此等事是否已会同阿桂商办？并著谕令于途次接奉此旨即先行覆奏。

丙戌 (1781. 6. 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就现在剿贼情形而论，阿桂之意似欲候川兵及阿拉山兵到齐，以川兵攀逾险阻直捣贼巢，以阿拉山兵防其窜逸乘骑追捕，一鼓而前，可以剿洗净尽。惟是逆贼罪大恶极，必须将首犯苏四十三及帮同主谋之犯生擒解京尽法处治，方足以正刑章而申国宪，阿桂等务须设法生擒解京治罪。至马明心系内地回民，非如韩煜之世袭土司者可比，乃竟敢倡教惑众，实与贺麻六乎同为此案罪魁，是否系安定县知县自行拿获，抑系勒尔谨差往擒捕？著阿桂详悉查明覆奏。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前据勒尔谨奏报收复河州时除将贼党歼毙外，擒获苏四十三之侄苏二个、胞弟苏五个并要犯马八十三等十七名，又搜获子女回妇二十三口，并节次生擒逆贼一百零九名、妇女幼孩一百数十口，现在严行监禁等语。此等恶党要犯，其应行解京讯问者不过数人，多亦不过十人，著即行派委妥干员弁押解送京，此外随同抗拒打仗之犯均系罪无可道，即应于该处按律正法。即将来擒获苏四十三并为逆匪出力、主谋之大头目等自应解京讯问，其余无关紧要之犯亦即于该处正法。至其余缘坐各犯，非如寻常邪教逆词等案尚可邀减监候者可比，自应按律即予骈诛，以昭国宪。其妇女小口亦即就近发往伊犁之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丁为奴，不必拘泥成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俾转得衣食丰足，且省长途解送之烦。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行分别严办。嗣后若有续获之犯，亦俱遵照办理。

钦定兰州纪略卷七

戊子（1781.6.7）

阿桂奏言：官兵自初二日进剿贼匪痛加歼戮以后，贼匪甚露惶惧情状，臣恐其乘间窜逸，当即飞飭防守后路各将备昼夜严密防范，毋稍疏虞。数日来，臣等察看贼匪于华林山前拿立石卡，拆卸民居土坯砌筑碉房，欲于孔穴暗放鸟枪，以为抵御之计，我兵若照旧进兵，仍须过沟上礮，贼必藏匿沟壕并力支持，不肯出壕受剿。臣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相度地势，惟从华林山之西添派一路健兵从后路夹攻方能集事。现在简选之奋勇满汉兵仍须令其从初二日进兵之路过沟上山冲压贼营，乘贼人尽力防御之时派兵从西路突入，贼人四顾不暇，方能得手。但就现在满汉兵丁内再行拣选派进，转易为贼人知觉，预先备御，进剿恐难得利，是以再四筹酌，不得不稍俟兵力齐全，以期一举歼灭。查护军统领舒亮等带同侍卫、章京三十人日内陆续可到，臣又闻本省附近之保安四屯土兵及铁部番兵勇悍可用，业经飞飭檄调，若此二处土兵调到，实在可用，又不必专候屯练，即乘机进剿。臣揆度贼势，自节次打仗剿杀后，贼人望见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骑马数人即望风败北，其毫无伎俩可见。况贼匪撒拉尔巢穴业经被捣，无路可归，而又与旧教及

番人等素相仇怨，自揣一经逃散必被擒拿，是以誓死守此一隅。臣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日夜筹画，必思计出万全，一举歼尽，不肯以打仗为虚应故事。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三月二十日，福崧闻逆回不法，跟随勒尔谨带兵前往剿捕，甫至狄道，闻河州已失，即在彼驻守。勒尔谨与福崧详细筹酌，一面催调官兵，一面飞檄署西宁镇贡楚克达尔由循化一路乘虚直捣贼巢，收复河州，并令驾驭老教土兵先驱出力。所有一切堵截后路、安慰回民及筹办剿援各事宜，俱系随同勒尔谨商办。臣观福崧虽不敢以收复河州等事自以为功，但臣抵兰半月，见勒尔谨神魂失据、束手无措情形，从前必不能如此筹画可知，其为福崧出力帮办自属实情。至臣自到兰州以来节次得雨沾足，黎民欢庆，以为罕见稀有，气象甚属顺遂。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阿桂奏现俟兵力齐全一鼓剿洗贼匪。以现在情形而论，逆匪既逃窜无路，其所抢粮食亦断不能支两月，即饿毙亦可完事。但以么魔小丑如此肆逆不法，非痛加歼戮生擒首犯尽法处治，不足以泄忿恨而彰国宪。今川兵及阿拉山兵于二十以前可抵兰州，为期已近，此时自不宜更冒险以致损威。第目下不即进剿，何不先行晓谕贼党并胁从之人，以“罪魁逆首止苏四十三，若能将伊擒献，则汝等胁从尚可奏请邀恩宽减；倘执迷不悟，将来大兵剿捕，无分首

从一同受戮，虽悔无及，”如此明切开导，众心自可解散，或作檄文晓示，或令旧教土司等设法遣人传谕，使贼众猜防，彼此疑虑，擒捕贼首，未始非解散党羽之计。至所称檄调附近之保安四屯士兵及铁部番兵，勇悍可用，但此等番、士兵是否与逆贼差往求援之安定、会宁回人及为贼扎筏过渡之唐家川六处逆回同属一教？著阿桂查明覆奏。又，另奏勒尔谨庸懦无能，从前筹画实系福崧出力帮办，朕前降谕旨以事发之初不宜轻易地方大吏以启边氓轻玩之心，且以勒尔谨如果尚能调度出力，不妨俟事定后再行核其功罪，此系专就顾惜大体、勒尔谨尚能办事而论，若阿桂、和坤到兰州后即目击其束手无措，自当早为奏闻，所谓“应机而动，又当别论”，何尚待朕看其实不可留特行降旨拿问乎！

同日，阿桂又奏言：三月二十五日贼匪攻城时，勒尔谨前赴狄道，城中只有王廷赞同道员等竭力守御。文员本不知兵，且当贼匪攻城危急时，望见兵到即催令打仗，是以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固原、凉州、靖远各镇、协绿营兵陆续到兰，节次打仗损折甚多，官兵愈形畏怯。至二十九日以后，仁和、勒尔谨、马彪、伍弥泰等俱陆续到兰，兵亦渐集，即无零星打仗之事。至伍弥泰、仁和、马彪俱系统兵大员，目睹勒尔谨无能不能帮同筹画，妥协料理，实属咎无可辞。

同日，阿桂又奏言：逆回滋扰不法，由勒尔谨办理不

善。自狄道回至兰州，见贼已上山，遂谓易于剿灭，并无调度督率，辄奏称半月内可以成功，致各路已调之兵全行停撤。今贼人退守山梁，口食不能宽余，草料亦易匮乏，原不能久为支持，臣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亦断不肯旷日持久，待其粮尽自毙。现在士气较前振作，而简选之奋勇满汉兵丁已能直前对敌，不肯退缩，前所调之川省屯练兵丁约计二十以前可抵兰州，此项兵丁到日，阿拉山兵亦已先来，兵力齐全即可分路进攻。至总兵图钦保于四月十九日打仗阵亡，臣到兰州后海问海兰察，知是日官兵由龙尾山越沟，才上华林山梁，有贼匪数百直前来扑，惟时图钦保先已下沟，被贼截住，即海兰察亦在被围之内，射死数贼，始得冲出，其时和坤即严飭各兵令其坚立，而海兰察又驰马由龙尾山斜坡直前与贼接仗，亲身射死二贼，官兵合力复将贼匪压下山沟，即带土兵下沟剿杀。次日，和坤查出图钦保之亲随兵丁五人，询知该镇因马倒被贼戕害。再，王廷赞于贼匪起事后恐其直犯兰州，飞调庄浪满兵三百名，兵到之后贼匪随即围城，此项满兵即在贼人攻打紧急之西门竭力抵御。自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各镇、协绿营兵陆续到兰，节次打仗多有折损。该司又率同在城大小文武员弁督率民夫昼夜守御，查出奸细即行正法，贼匪于攻围至急时，王廷赞因贼人有“愚放马明心即行退散”之语，遂将马明心提出，在城上令贼人一

见，即将该犯正法，但又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贼，虽属一时缓贼之计，实失国体。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和珅曰：阿桂奏王廷赞于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调到绿营兵节次打仗，损折甚多，亦系出于无奈，尚属过之小者。至其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贼，此则不是甚大，其罪实在于此。伊于逆贼逼犯省城时既将马明心提出示贼，即行正法，何以又将其子婿放给？藩司大员岂可损威失体若是！阿桂、和珅于此等办理错谬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赞现有交代之事，尚未能即行起程，并著阿桂先行面询，据实覆奏。

同日，阿桂又奏言：兰州城外西、南二处关厢被贼焚烧抢掠，居民未免失所，勒尔谨先令该府县开仓减价平糶以济民食，其无力贫民捐米设厂赈饥。臣与和珅到兰州时，恐地方官徒事虚文，有名无实，严札布政使王廷赞转饬承办各员悉心查察，并令添委干员分厂督率，实力经理，毋使吏役人等侵渔滋弊，俾贫民均沾实惠。现在逃散之人渐次归回，铺面亦逐渐开张。其河州被扰居民闻已陆续归业，亦谕该司转饬知州谢桓加意抚绥，毋致失所。现在调拨附近州县粮料草束陆续运省供支各路官兵，足敷两月之用，实属有盈无绌。再，查副将新柱、知府杨士玘先后被贼匪戕害情形，及贼匪攻破河州时，署都司李奇、千总朱廷奇、外委李九章、徐烈俱

被贼害，署守备袁尚仁剿贼阵亡，署知州周植自缢身死，臣访查亦属确实。

阿桂又奏言：王廷赞承办军需粮务诸事款项繁多，一时难以交代清楚，且福崧现有交办事件，应请暂留经理，俟稍有就绪再令起程进京。均奏入。报闻。

庚寅（1781.6.9）

和坤由途次奏言：臣于初入甘省时，即闻有新教回人暗相勾结之语，十七日到兰后复密行察访，并无确据。及拿到马复才、马应高等，讯供有“唐家川等六处回民扎筏偷渡及随从苏四十三攻打兰城”之语，即面同阿桂商酌，以回人从逆者俱在贼营，其余各处散布尚复不少，若以千数兵力分头诛剿，势有所难，俟剿贼完竣后，趁兵威严整，酌派明干大员，于甘、凉一带兵丁撤回本营之便顺路一鼓擒剿，使逆匪出其不意，别无逃藪，自可剿洗无遗。至马复才、马应高等所供安定、会宁一带苏四十三遣人求救，臣等已于此等处所俱派兵弹压防范，且密加查访各该处回人尚皆安静如常，亦无勾通形迹，即臣来往俱由安定、会宁一带经过，询知该处回人旧教、新教杂处，较之百姓为多，臣目击情形亦皆安静，似无别项情迹，马复才等一面供词未必非摇惑人心之计。总俟拿获苏四十三等后，此等贼人党羽似不难迎刃而解。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和坤奏唐家川等六处回民难以千数兵力分剿，俟剿贼完竣；于甘、凉兵丁撤回之便顺路剿洗；至安定、会宁一带俱已派兵弹压，各处回民尚皆安静，马复才等一面供词未必非摇惑人心之计，是以且不露端倪等语。唐家川等处逆回人数不少，此时未便即行分剿，所虑亦是。至安定、会宁等处回民现在尚皆安静，或竟系贼匪令马复才等假捏供词以为摇惑人心之计亦未可知。但既有此供，不可不严加防范，且旧教、新教杂居一处究属非妥，此次起衅之由，即因新旧教争杀而起，况新教即系邪教，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须熟筹妥计，将新教一类使之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又，阿桂前奏拿获马应高一犯，供称同韩八十、马正南、韩四个、苏六个等五人探听安定兵丁多寡信息，韩八十等四犯现在曾否续获？著阿桂详查覆奏。

壬辰（1781.6.11）

和坤由途次奏言：臣抵兰之初，即闻王廷赞于贼人围困兰城时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出与贼并与贼人讲和之事，而又并未具奏。臣原拟即行劾参，实因该司办理一切军需粮饷头绪纷繁，恐一时难以骤易生手，拟于军务完竣，臣回京复命时再行据实参奏，请旨定夺。再，臣前拿获贼犯，讯据有“近日从贼之人亦颇懊悔，思欲

逃走”之供，是以于五月初二日打仗之前一日曾派福崧同仁和、马彪令撒拉尔回人翻写回字晓谕贼党，如果能擒献苏四十三、韩一的巴拉等首犯，不但免罪，且可邀恩等因。原拟派老教回人设法賚示前往，因伊等皆为贼众熟识，不敢前往，是以派人潜赴贼营附近一带插立布旗，分散晓示。无奈逆回等恶贯满盈，执迷不悟，未能得力。至臣前奏约于五月二十五日前后抵京，因彼时泾州、长武一带连日阴雨，山路泥泞，恐行走不无濡滞，自过西安以后，天气晴爽，每日兼程加站昼夜遄行，今于本日已抵平定州，趲程前进，约二十二日可以抵京复命。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和珅奏前此初抵兰州即闻王廷赞于贼围困兰州时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出与贼，并有与贼讲和之事等语。马明心系新教之首，其在安定一带煽惑构衅已非一日，最为此案罪魁，即苏四十三擒获就戮之后，其新教余孽若不查办净尽，尚未可称为竣事。盖此等新教即系邪教，所到之处最为煽惑，不但内地不可容留，即新疆各处亦不可发遣安插致貽后害。此等即从严多办亦不为过，所谓“辟以止辟”，不得不如此也。阿桂、李侍尧等如何设法料理、计出万全、使新教一类根株尽去、永保无虞之处，须斟酌妥善行之。至旧教相沿已久，且人又众多，自须妥为抚辑，令其各安本业，伊等自必益加感激，于绥靖边隅

之道更为有济。又，据图桑阿面奏十九日和坤带领官兵打仗时，第一排系旧教土兵，第二排系绿营兵丁，第三排系驻防满兵，其领兵官员在后督战，当贼匪下压时，旧教土兵遇贼接仗不能抵御，而绿营兵即畏怯一同回走，经和坤将马彪等严行申饬，并用刀鞭砍打，方始立定等语。绿营兵如此恇怯无能，实为可恨。甘、凉兵力向来尚称可用，何以近日竟废弛如此？则他处可知。若不实力整顿，营务尚可问乎！至福崧现已调任甘肃藩司接印任事，王廷赞交代后，即可令其起程来京，毋再迟滞。

癸巳（1781.6.12）

阿桂奏言：数日以来，有自贼营滚沟脱回老教土兵一名、汉回四名，详加讯问，俱称贼匪于初二日打仗被戮甚多，神情惶惧，终日刨挖沟壕，安立卡棚，防守甚密。臣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共同商酌，若俟兵力齐全再图攻剿，为日尚远，不如派兵仍由旧路进攻，若有可乘之机，即直压贼营，设或贼匪仍为我兵所诱出壕抗拒，亦可痛加歼戮，并可观贼人出入抵御路径，为他日一举擒灭之计。因于十三日派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带领奋勇满汉官兵及老教土兵由龙尾山过沟上华林山，派伍弥泰、莽古赉等率领满汉官兵占住龙尾山梁接应堵截。海兰察等过沟先令老教土兵上前诱贼，伊等暂驻礮

边，待其出壕即行截剿。贼匪狡猾异常，惟藏匿沟壕放枪抵御，终不敢出壕迎敌，自寅至未，并力支持。我兵若令深入，于制胜机宜尚无把握，因将官兵徐徐撤回，佯示贼人以我兵形势不过如此，既可坚其死守之心，而于他路防备必懈，一俟屯练兵到，即可添派两路健兵从华林山之西面、后面突前攻进，贼人四顾不暇，方能一举歼灭。查此次打仗贼匪为枪炮击毙者二三十名，土兵受伤、阵亡者共有数名。又，华林山之北有高楼一座，向为贼人窟穴，于进攻之路有碍，且下临直壑深至数丈，官兵不能越过，臣预派土司杨宗业番兵数名藏伏沟内，乘贼匪在前抵御时奋力爬上放火烧毁，贼人愈加惶惧，而于他日进兵甚有裨益。业将该土司酌量奖赏。

同日，阿桂又奏言：贼匪自初二日创败以后愈形惶惧，将所踞华林山四边沟壕更加刨挖宽深，止留向南小路一条，尽力抵御，为死守之计。我兵非不能过去，但现在简选之奋勇汉满兵仅能直前对敌，若令深入贼营，恐难得利，不得不稍俟兵力齐全一举歼灭。现在阿拉山王罗卜藏多尔济及伊子旺亲班巴尔等带领该处兵于十三日到兰，川省屯练亦据文绶咨称于五月初六日起程，飭令沿途迅速行走，臣又节次迎催，约计二十内外可抵兰州。此项兵齐，即可克期了事。惟是贼匪不过千余，而办理如是之费手，实非臣意料所及。至兰州城外四面皆山，西关外紧接贼营，并无隙地，惟东关外稍觉

平坦，可以扎营，又距贼营较远，声势不能呼应，民心更觉惊惶，是以臣等入城居住。臣等目击情形不得不通融办理，断不敢当此剿贼紧急之时尚欲辞劳就逸也。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回民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胆敢扎筏偷渡贼匪，实为罪大恶极，现经该处民人首告指拿及兵役陆续拿获贼党七十余名、妇女幼孩数十口，臣已飞飭分起提解到省严审通同谋逆各确情，将要犯派员解京，其附从各犯俱即正法，以彰国宪。如通同附逆未经就获者尚多，仍于剿贼事平后派兵前往痛加惩治，以儆凶顽。所有拿获之马复才、马丁加、苏二个、马应高四犯，除马应高患病甚重，恐逃显戮，业经正法枭示外，其马复才等三犯，即遵旨派员先行解京。至循化厅等处从前拿获各犯内苏五个、马八十三二名，据该厅禀报因伤监毙戮尸，其余各犯前因贼匪逼近兰城未便提解，臣阿桂等抵兰后已飞飭各该属妥速解省，俟解到时即行详细审明，分别解京正法。此外，现在拿获监禁人犯甚多，并举行知各该地方官讯供明确，亦即照此办理。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阿桂奏十三日派兵诱贼出拒，贼仍藏匿不出，拟俟屯练兵到，添派两路健兵一举歼灭等因。用兵机宜，设卡安营自应与贼逼近，声势方能联络。今贼在城西，而大营转远在城东，中隔一城，安能遥为照应？今详阅奏进图说，方得洞

悉形势，从前城东安营之处究属错误。阿桂等到后住居城内，转觉与贼营相近，且可安城中百姓之心。而前此伍弥泰、仁和、马彪等之安营错误，阿桂自必见及，亦因成事不说耳。至为贼扎筏过渡之犯及兰州西、南两关厢并河州回民从逆者均属乱民，当概行剿洗，马明心家属例应缘坐者亦当即行查办，毋使免脱。至解京贼匪，除现行起解外，止须将苏四十三及党恶要犯数人解送，其余即于该处正法，以免疏虞。至此案办理关键，现在总以“帮扶旧教，灭除新教”为词明白晓谕，以安旧教回众之心，著阿桂、李侍尧妥协经理。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分路防守之洮河、起台堡、老鸦关、巴煖营四处俱系零星隘口，业于洪济桥、沙泥站总路安设重兵，不能越过。此四处若使贼人结伙逃窜，现在已有马兵可以追杀；若不过四散潜逸，即现在各处所安兵数足敷堵截，毋虞逆匪远颺。奏入。报闻。

同日，王廷赞奏言：臣历官甘省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天恩，不次擢用，洊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报。今于撒拉尔逆回不法一案，乃以守城微劳复蒙圣主叠沛殊恩，邀荣非分。现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省藩库以资兵饷。奏入。报闻。

甲午 (1781.6.13)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和坤到京覆命，面询一切，所有现办剿贼情形已略悉大概，阿桂在彼自能料理妥协。至前此询问图桑阿，据称马彪年岁已老；今又询之和坤，据称马彪虽年老而人尚壮健，且历练戎行，此次亦尚出力；至仁和办事光景及熟悉营伍之处似尚不如马彪，且仁和初到兰州时在金城关遥为放炮，和坤到后察看该处距贼营约有数里，中隔黄河，又安能以炮击贼？转恐贼人由山路绕至金城关抢夺炮位，因令将炮撤回省城等语。看此一节，仁和之办事不得款要可以类推。且伊系本省提督，更非马彪之由西安赴甘协剿者可比，似此不知事体，恐难得力。因思明亮于统兵打仗之事究为可恃，和坤亦奏其勇往出力，朕意或将仁和与明亮对调，但川省地方亦属紧要，是否仁和尚可胜任？著传谕阿桂秉公据实具奏，候朕再行酌定。又，据和坤奏贼人以打牲为业，本有火药鸟枪，至攻破河州后，所抢火药又多，是以现尚未缺乏，且施放转较官兵有准等语。贼匪所得火药虽系在河州抢掠者居多，但其平日何因得有鸟枪火药打牲？此皆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而绿营兵转不如其纯熟，实属不成事体。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将嗣后如何设法查禁，不使番回复能购备配合火药一并入于善后事宜案内妥议具奏。再，甘省兵数

向因节次移驻新疆眷兵未经补额，以致各处存营兵少，此次贼匪起事不能克期调集，前已有旨令阿桂、李侍尧于善后事宜案内酌议添兵数千，今据和坤面奏情形，将来竟须多为添驻，方足以壮声势而靖地方。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查明前后移驻眷兵共计若干，即照数补额，并令时加训练，务使尽成劲旅。至西安提督向本驻扎甘肃固原州，后固原改驻总兵，而提督移于西安驻扎，管辖陕省营务。今据和坤奏固原州地方紧要，似仍应驻扎提督，而以固原镇总兵移驻河州，其河州协副将于安定或会宁驻扎，方足以资控制弹压，至西安已有将军、都统，似可无须再驻提督等语。此事并著阿桂、李侍尧于善后事宜案内一并详悉妥议具奏。

乙未（1781.6.14）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此案用旧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旧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性成，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势不能尽使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留。将来办理之法，首先分别新旧名色，即其中有已归新教而仍自认为旧教者，是尚知畏罪避祸，查办时亦只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所谓法外之仁，不得不网开一面也。至逆犯等家属将来俱应问拟缘坐，前经降旨就近发

往伊犁之厄鲁特、索伦、察哈尔等兵丁为奴，但思此等缘坐之犯既非善类，新疆地方亦不可不防其复行煽诱，莫若改发云、贵等省极边烟瘴之地较为得宜，著传谕阿桂、李侍尧于完案时遵照办理。再，阅图内贼营迤西一带缺兵把守，山路丛杂，将来剿捕贼匪，于势穷力蹙时或致窜逸藏匿，不但得以幸逃显戮，并恐事定后又复潜出惑众均未可知，且闻贼人有“将来事急，欲投黄河”之供，或竟自焚自戕，皆所不免。总之，阿桂等若能生擒首犯，固为尽善，即或一时不能生获，而查检首恶尸身，旧教回人俱能认识，如王伦之自行烧毙，确尸可认，亦未尝不可了事。断不可拘泥必欲生擒之见，转致贼人乘间逃逸。阿桂等于剿灭贼匪时尤当相机办理，毋使一名漏网。再，和坤奏陕西毗连四省，形势最为扼要，而现在西安驻防满兵未免稍单，且询之伍弥泰，据称现有从前裁缺兵房，空间甚多，若添拨驻防兵数千，亦易安插等语。阿桂于办理善后事宜，亦即将西安应添驻满兵若干之处会同该将军悉心筹酌，奏请派往。

丙申（1781.6.15）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前王廷赞有奏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以资兵饷一折，因思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甘省地方本为瘠薄，而藩司何以佥称美缺？若云有营私贪黷之事，何以王廷赞在任多

年并无声名不好之处？即从前王亶望在甘省藩司任内，亦未必竟敢勒索属员以肥己橐，但王亶望于捐办浙省海塘工程案内竟捐银至五十万两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拥厚资当即在甘省任内所得。因思甘肃收捐监粮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余情弊，且闻向来监粮系各州县分收，而近来则全归省城，即使多收折色平余，而在部报捐者亦未尝不收盈余，若甘省所收平余较多，则捐监者自不乐从，何又纷纷向甘肃远省捐监，并称较部捐便易？其故实不可解。若云该省监粮实系收纳本色，而本色又如何多得盈余？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廷赞因何家道充余，是否即于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或另有巧取之处严密访查，据实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臣等谨案：甘省收捐监谷原为边疆积贮，遇有歉收可以赈贷贫民，无需拨帑。如果实收实发，经理得宜，于民生自有裨益。乃为大吏者竟敢上下通同违例折收银两，减价多捐，虚报谷数，甚至捏称灾赈，侵欺饱橐，其殃民戕法，恣意侵冒，竟成牢不可破之势。我皇上圣明洞察，以甘省地本瘠薄，而王亶望等何以各拥厚资，所有私收折色诸弊当未经败露之先，睿虑所及已一一炳烛无遗。臣阿桂等凜遵指示悉心确查，遂使历年积弊一旦破除，从此吏治肃清，民沾实惠。圣天子坐照如神，彼贪蠹隐私实无纤毫之能遁也已。

钦定兰州纪略卷八

戊戌 (1781. 6. 17)

阿桂奏言：官兵自十三日与贼接仗后，本欲俟屯练兵到四路进攻，以期一举歼灭，惟是贼匪势虽穷蹙，佯作鸱张，竟敢于十四日下华林山至旧教土兵安卡处滋扰，及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带马兵数十名驰至山坳，土兵知有倚恃，翻身赶杀数人，贼始窜归窟穴，其狡獪实属可恶。且接文绶来咨头、二起屯练于五月初六、初八等日自雅州起程，二十五六方抵兰州等语，臣等再四筹酌，于十八日派海兰察同那木扎、彰霭、明山、阿兰保及阿拉山公多尔济色布坦带领侍卫、章京、阿拉山马兵由龙尾山过沟绕至华林山西南潜行埋伏，额森特、明亮同泰斐英阿、福宁、阿尔都、哈当阿等步行带领满汉奋勇兵分为三路在水磨沟内埋伏，派舒亮带领土司杨宗业番兵在华林山后埋伏，伍弥泰、莽古资、旺亲班巴尔、乌尔图纳逊、仁和、马彪、三德等仍率领满汉官兵占龙尾山梁接应堵截，臣阿桂、臣李侍尧在后督率策应。于是日寅刻，先令老教土兵由华林山前扑压贼营，贼于沟壕之外安设卡栅数重放枪抵御。土兵时前时却，至巳刻，佯作败退之状，果有贼数十人出壕追压。海兰察等带领侍卫、章京由沟中奋勇冲出，截为两

段，马上枪箭齐发，阿拉山兵用长矛随后刺杀，其被截之贼歼戮殆尽，而未被截住之贼稍退复回，与我兵一处搅杀，及被歼甚多，始窜归卡栅，在沟壕内潜藏，放枪抵御。维时明亮等亦从沟内觅路上扑，无如崖壑陡峻，贼人先已预防，枪势甚急，不能立即砍营而入。直至未时，我兵虽屡次前扑，贼终藏匿不出，因将官兵徐徐撤回。查此次除枪炮击毙贼人不计外，约杀贼六七十名，侍卫哲森保放枪打死骑马贼目。臣等恐贼匪计图窜逸，连夜派精细之人于贼营左近侦察，并预行派定官兵，一有信息，海兰察等立即带兵驰追。本日早，据报贼营尚无动作。此次侍卫内哲森保、珠尔杭阿、阿禅保、克臣保及守备马得俱带有枪箭等伤，尚无妨碍。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甘肃一省实因地广兵单，以致奸人暗生覬觐，酿成事端。若能多添官兵数千，时常操演，实为思患预防之计。其应于何处添驻及循化厅是否另须大员弹压之处，俟剿贼完竣，臣等于善后事宜案内悉心筹画经理，别行妥议具奏。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本日阿桂奏剿贼情形一折，贼匪势已穷蹙，尚敢潜出滋扰，实为可恨。看此光景，贼人自知指日就擒，众心涣散，意图分路窜逸，恐官兵防守严密，是以先行下山滋扰，故为鸱张行径，以便事势穷蹙之际从后路窜出，即从前有“事急欲投黄河自尽”及“设誓死守”之供，恐亦系虚言散

布，使我兵不行准备，便可乘间脱逃，此则阿桂等最应留心稽查者。前阅进到图内贼营迤西一带山势重叠，恐其中小路甚多，而所安设官兵尚未能十分严密，使贼匪即从该处乘马冲逸，绿营官兵未必能悉力堵御，若改换衣帽分散潜逃，又恐搜捕不能净尽，惟在先事预防，使一名不致漏网为要。至贼人虽已露待毙情形，但亦不可轻视，即川省屯练兵二十五六等日到兰，为期已近，然尤宜持重整顿兵力，使一鼓尽歼方为妥善。再，此次侍卫哲森保赶杀贼匪头目，勇往可嘉，且又受有枪伤，著阿桂查明该侍卫现系何等职衔，即奏明加一等升用，以示奖励。其余受伤各员，并著逐一照例奖赏。至添设官兵一事，亦据和坤面奏，数千尚属不敷，即添至一二万亦无不可，现已交部查办矣。

同日，阿桂又奏言：贼匪占匿山梁虽属崖礧陡峻，其地势较两金川实大相悬绝，诚如圣谕“岂有金川能进兵，而此处贼匪反不能剿捕之理？”惟是现在简选之满汉官兵尚非杀贼好手，不得不稍俟屯练兵到四路齐进，以期一举歼灭。至我兵数次攻剿俱下龙尾山过水磨沟上华林山，方能直压贼营，山径路窄，止容一人一骑鱼贯上下，贼于沟礧两旁及壕内施放鸟枪皆可暗伤官兵，是以未能即时剿灭。又，华林山前我兵打仗处所并无水泉，其华林山后贼人占匿之处下临黄河，汲取甚便，臣初到兰州时即与海兰察等筹计欲分兵占守，杜其饮汲之

源，则不数日间贼即不战自乱。但华林山后河岸甚窄，既不能驻扎多兵，且贼人居高临下，枪石兼施，我兵难以存住，若在对河放枪，势不能及，是以止可多添兵丁在隔岸严密堵截，而不能断其水道，坐令困毙。奏入。报闻。

闰五月癸卯（1781.6.22）

阿桂、李侍尧奏言：查苏四十三等逞凶肆逆，其撒拉尔各庄新教逆回起事者皆其死党，且抢占河州，围逼省城，自知罪大恶极无可解免，即洪济桥、唐家川等六处党恶从逆随至兰州者，亦自知罪在不赦，是以立誓死守，难于解散。臣阿桂与和珅于五月初间亦曾令撒拉尔旧教回人翻写回字晓谕胁从贼党，令其擒献贼首，尚可免死，于贼营附近一带插立布旗，分散晓示，亦如治病偏方，姑为尝试。今奉谕旨，臣等复派令旧教撒拉尔回人前往贼卡相近处大声晓谕以“现在天兵齐集，带兵将军等从前曾经扫荡西路回城数十处，尔等不过数百人据弹丸之地，何难立时剿除？所以数日内不即进攻者，因仰体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忍尔等胁从诸人同受剿戮。若能将贼首及大头目擒献，尚可不至于死。如再执迷，大兵一进，不分首从，俱行剿洗。”谕毕，贼匪头目拍掌声喊，似不欲其党羽听闻。老教回人复行宣谕一次，贼党有恳求写字散给者。此虽欲生致首逆之一

法，总不若俟屯练兵到四路进攻，一举剿灭无余，方足以奋兵威而扬士气。至保安四屯土兵及铁部番兵已陆续调到数百名，看来亦不及屯练、降番远甚。此等土兵即系番人，向属土司，与撒拉尔逆回种类各别。保安四屯在循化附近，其铁部番兵属洮州土司杨宗业，该土司现派头人带兵打仗，最为恭顺。惟铁部与松潘接壤，程站亦遥，一时不能到齐，其未起身者，业已停其调拨。所有该二处土兵，与逆贼差往求援之安定、会宁及为贼扎筏过渡之唐家川六处回民相去遥远，并非同教。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贼匪肆逆以来，循化、河州等处及各州县陆续擒获党恶要犯并附从贼犯，又搜拿逆贼家属共七百余名口，除因伤身故及在监病毙外，尚有六百余名。臣阿桂到兰州后，即飞飭各州县将已经起解各犯分起管解到省，派员会同按察使福宁严审通同谋逆各确情，将要犯派员解京，其无关紧要各犯，审明后即行正法。至循化、河州、西宁各处监禁逆犯尚多，臣等核其供词内情节紧要者提省审办，其余从贼各犯，即檄飭该州县会同营员监视正法。将来擒获首逆苏四十三并为逆匪出力、主谋之大头目等，即派员解京讯问，其随同抗拒及为贼胁迫甘心从逆者，拿获审明后即予骈诛，以昭国宪。至现在各处监禁之家属妇女幼孩数百口，统俟剿贼完竣，遵旨就近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索伦、察哈尔等兵丁为奴，以省长途解送之烦。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遵旨询问王廷赞，据称“三月二十七日午刻，贼众聚集西城门下索讨马明心见面，称系伊教主等语；因闻马明心经总督密飭安定县知县黄道熈拿解来省，廷赞随令皋兰县知县蒋重熹密唤马明心上城前赴垛口，贼众一见皆跪呼经主，知其为案内起事首犯无疑；廷赞正欲交皋兰县严加看守，而贼众因不将马明心放给大肆猖獗，将月城门烧毁；彼时有二人随从马明心上城，问系随来服侍之人，廷赞欲令马明心写字止贼，谕以静候，禀明总督批办，马明心以不能书写不肯寄字，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其时贼势凶恶，已进逼大城门下，冀可暂缓贼势，是以即将二人缒下城去；贼匪并未依从，益加攻扑，廷赞一面密嘱皋兰县速将马明心正法，一面督率兵民尽力施放枪石，并架炮轰毙多人，贼始败退，此在城文武官弁所共见者；但以仓猝之际未能详细陈奏，实系王廷赞之罪，只求皇上从重惩治”等语。再，臣到兰州后即闻王廷赞有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贼之语，未及查访确实，嗣后密飭安定县黄道熈详查禀覆，据称“马明心从前解省时，跟随之人一系表侄张怀德，陇西县回民，一系表侄婿张汉，安定县回民，在省一同管押看守，该犯之子并未随同赴省。”合并声明。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阅阿桂等奏到供单内，据买成伏供有“贼人因西宁粮草最多，令其前往

探听虚实”之语。贼匪自知计穷垂毙，必思铤而走险，乘间窜逸，断不肯束手就缚。西宁一带山多地旷，兼粮草富足，尤不可不加意防范。若贼人乘机结队夺路冲逸，尤属不成事体。著传谕阿桂等，逆匪首犯若能设法生擒，固为尽善，倘一时不能擒获，即被枪炮歼毙，甚或自焚自戕，得有确尸，亦可完事，断不可令其乘机兔脱，以致别滋事端。又，阿桂等前奏贼人所掠粮草仅能支給月余，今又阅数旬，自己匮竭，贼人又从何处得有接济？恐仍有潜出抢掠及附近匪徒暗为运送之事，著阿桂等严密防捕，毋使暗中接济得以苟延残喘。至逆犯家属将来办理时，其妇女幼孩不可合为一处，所有妇女仍发厄鲁特等处为奴，其男丁虽幼孩，改发云南烟瘴地方，著阿桂等于剿贼完竣后分别遵照办理。又，阿桂等另折奏，询据王廷赞称贼人索讨马明心时，王廷赞令马明心写字止贼，马明心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退散，王廷赞随差此二人缁城前往送信暂缓贼势等语。王廷赞本系文职，或因一时贼势猖獗，计无所施，将此二人放出为一时缓兵之计，尚近情理。今据称因听马明心之言始将二人缁城前往，殊为巧辩不实。俟拿获该二犯时，阿桂等当严行诘讯，彻底跟究，毋得颟顸了事。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唐家川即在洪济桥，该处回民多从苏四十三等新教潜通交结，并敢扎筏偷渡贼匪，前经老教回民首告。共拿获贼党七十余名在河州

監禁。臣核其所供情節，將緊要犯人提省審辦，余于該處正法者现有三四十名，是唐家川逆党除随同賊首占据山梁外，其在原處居住(者)俱系拿獲正法，即有余孽，亦屬无多。俟剿賊完竣，趁兵威嚴整之時派明干大員帶兵前往，无難查辦。至所拿賊犯馬復才系在白塔山溝為守卡兵民拿獲，已派員解京；馬應高一犯系安定縣知縣黃道嬰拿獲，已因病重正法。至旧教、新教杂居一處之故，緣伊等所念回經本同，不过有小聲大聲之異，地方官无从辨別，且有父子、兄弟而各分新旧教者，惟因兩教互相仇殺，是以起衅滋事。亦幸其兩教彼此結怨，是以新教逆回易于拿獲，无处窜颺。經此番懲創之后，回民斷不敢复习新教，趁此立法嚴禁，自可斷絕新教名目。俟臣等于辦理善后事宜案內妥計熟籌，設法革除，以為永远安輯之計。其馬應高供出同伙之韓八十等四人，臣阿桂于該縣稟報拿獲馬應高時即飛飭該縣添派兵役速往內官營一帶山溝搜捕，嗣據該縣稟稱各處搜查并无踪跡，是馬應高供詞不可盡信。所有韓八十等四名，仍令各處嚴緝務獲，并俟拿獲正賊再行審究。奏入。報聞。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欽奉諭旨“查甘省收捐監谷有无弊竇及应否停止之處，据实奏聞”等因，仰見皇上坐照如神，无微不烛。查甘肅收捐監糧事例，于乾隆三十一年奉旨以漸收折色者多，于积貯實政无裨，特

敕停止。嗣于三十七年，调任总督文绶奏称新疆乌鲁木齐一带屯政日兴，年谷顺成，产粮既多而往彼贩运者甚少，若非预筹收贮，不免有谷贱伤农之虑，请照旧例，准各省商贾士民报捐监粮以裕积储，经户部覆准，奉旨允行。而三十九年原任总督勒尔谨即奏请甘省各处仍复捐监旧例，以省拨帑之烦，亦经部覆准行在案。此甘省捐监其停止之故，实因杜绝弊端，其停而复开，则欲藉捐输而资裒益也。臣等伏思捐监一事，如果地方大吏经理妥善，原于帑项、仓储均属有益；若办理不善，则收捐既为利藪，稽查亦属虚文，包揽之徒得以因缘为奸，而贪墨之吏并且从而染指，非惟有名无实，甚至百弊丛生。臣阿桂自到兰州留心体察，从前所谓折色、包捐诸弊实难保其必无。至臣李侍尧蒙恩授以陕甘总督重任，监粮一事，通省利弊攸关，何敢不实心查办？惟是甘省幅员寥阔，各州县实贮常平仓粮、监粮共二百五十余万石未必如数无亏，非半年数月盘察难周，而事关通省官吏，亦不得不慎重图维。俟臣等悉心体访有无弊窦亏缺，于臣阿桂起身前再行据实具奏。奏入。报闻。

同日，上谕内阁曰：本日大学士、九卿等会奏定拟勒尔谨情罪一案。勒尔谨于逆回争立新教从未奏闻办理，以致养痍貽患，又不能相度机宜速行剿灭，拟以斩决自属罪所应得。但其平日居官尚无贪黷枉法款迹，即办理此案含糊观望，坐失事机，实伊庸弱无能所致，而

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觉察易置，实不能不引为已过。勒尔谨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臣等谨案：封疆大臣聃司镇守，无事则弭乱未形，有事即相机速办。若起衅之初既不能预杜祸源，及致养痍貽患又复观望迁延，束手无措，如勒尔谨之貽误地方，自应按律定罪，明正刑章。乃蒙圣慈曲谅，犹以此案僨事实由庸弱无能所致，且平日未有贪婪赃款，权其重轻，改为监候。迨至冒赈折捐蠹弊尽发之时，其罪仍（乃）少贷。我皇上宽严折衷，至公至当，何一非鉴空衡平者乎！

戊申（1781.6.27）

阿桂奏言：前据四川总督文绶咨称派令副将李天祐带领屯练兵丁于五月初六、初八日分起启程，二十五六日可至兰州等语。臣查李天祐带领屯兵由维州至松潘程站本近，原可三日即到，其自松潘至兰州路程虽有二十余站，内十三站仅五六十里及六七十里，若并站趲行，又可早到五六日，计算头、二起兵原可于二十三日以前皆到，乃竟毫无音信，经节次严催，头起屯练四百八十名于二十九日酉刻始抵兰州，其李天祐所带二起屯练尚无确信，玩延至此，若不严参示儆，何以明军律而肃戎行？应请旨将四川维州协副将李天祐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所有分带屯练之都司汪启、守备关联

升、张占魁等俱系听李天祐管领，姑免置议。奏入。

奉朱批上谕曰：彼固有罪，革职令其军前效力赎罪。若再不奋勉，即于军前正法可也。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黄河船桥被贼烧毁后，遵奉谕旨“此时且毋庸搭成，以防贼人偷过。”至金城关一带现已添派多兵昼夜防范，无虞窜逸。惟前日有自贼营脱回之老教土兵三名，据称苏四十三向伊丑类扬言“到至急时随伊北走，死后即得好处”之语，妄言哄诱。臣思贼营之北紧临黄河，既有此言，将来势穷计蹙，希图跳入黄河幸逃显戮亦未可定，因令地方官预备船只搭造浮桥，并于河边安设卡栅，派副将一员带兵二百名驻守，又令多备皮浑屯、挠钩，安设水网，以俟进剿时捞取活贼及尸身以正国法。臣因屯练兵丁久无音信，本欲于二十八日大举剿贼，嗣闻屯兵于月内可到，不如稍候以图计出万全，但思该丁兵等跋涉几三千里，必须休息数日方能鼓勇杀贼，而自十八日以后，未经派兵进剿，不能悉其近日情形，因于二十六日派侍卫逊齐鼐等二十余骑至贼营之西山岭上察看情势，佯为游兵诱贼，贼匪遥遥观望，不敢出迎。又于二十八日派海兰察、额森特、明亮、伍弥泰、莽古赛、马彪、仁和等酌带满汉兵在龙尾山梁向贼营架炮轰打，使贼不得休息。其挑出奋勇官兵俱未派往，令得蓄养锐气。惟时我兵打至数十炮，多有中其帐房、人马者，贼匪窘迫，又见

官兵尚少，即有贼人数百下华林山过沟于勘边放枪，希图冲突而上，皆为我兵放枪击败，其稍近前之贼又被侍卫、章京奋勇追杀，贼即纷纷窜归下栅，我兵本不欲深入，故未追赶，因于申时撤回。贼匪被枪炮打死者颇多，沿沟俱有血迹。此次接仗杀伤贼匪约数十名，我兵阵亡三名，带伤十余名。本日头起屯练兵已抵兰州，俟二起到时，令其休息数日即克期大举四路进攻。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马明心正法后至今两月有余，如果该犯党羽甚多，闻知马明心被杀不肯甘心，则于贼匪攻围兰州时，安定县城无兵防守，自必乘虚蠢动，岂能安堵如常？乃自逆回起事以来，该处回民甚属宁静，驿使往来及运送火药、粮饷经过毫无他故，而会宁尤安贴，未闻别有浮言，是马复才所供贼匪差人往安定、会宁等处求援一语未必非摇惑人心之计。至臣等于安定等处早已派兵弹压，并飭该县时刻稽查防范，俟剿贼完竣，酌派明干大员于陕省官兵撤回大营之便将马明心家属、党羽访查确实，照倡立邪教之例按名拿获，严行办理。至新教即系邪教，但讯据贼党称马明心自二十六年从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声念经，盖缘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经即系高声大念，臣阿桂所素知者。至内地回民之小声默念，或于唐朝初入中国时为人讪笑，因改为默念。马明心自口外回家，遂以为在西域得有真传，转相传习。其实经本一样，而愚民厌故喜

新，俱为煽惑，随教者甚多，地方官又因其本属一教，无从辨别异同，未经查禁，是以甘肃一省皋兰、狄道、河州、巩昌、安定、会宁、金县、渭源、秦州、固原、西宁、平凉、灵州、伏羌、凉州、肃州、盐茶厅等处数十州县回民甚多，新旧杂处。臣阿桂与和珅先后到兰，恐各新教回民心怀疑惧，或为逆匪煽惑，特出示晓谕令各安本业，其未经从逆者决不波累，以安众心。查回民崇奉新教，不过以能得好处之言彼此煽诱，今见倡立新教之马明心已身正刑诛，家属缘坐，兴起新教之苏四十三等俱遭歼戮，而洪济桥、唐家川从逆新教又杀戮无赦，其余各处新教有与马明心、苏四十三往来勾结者，难逃显戮，回民虽愚，亦知祸福，断不肯复习新教，自投罗网。臣等于办理善后事宜案内立法严禁，飭令各属将新教所起礼拜寺概行拆毁，革去新教阿浑、掌教名目，如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一经查出，照邪教律从重办理，并晓谕旧教回民随时觉察，一有萌孽，即首告指拿。如此立法稽查，则新教自然净尽，可以杜禍源而靖边陲。至原任甘肃藩司王廷赞，已飭令于闰五月初一日起身赴京。其办理错谬之处实难辞咎，除伊奏请情愿捐银四万两遵旨作为军营犒赏兵丁之项外，此后凡军营一切赏需俱著落该司名下，尽数捐出归款。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阿桂等奏到各折，贼匪情势日见穷蹙，屯练兵到齐后自可克期剿灭。

但兵丁跋涉远来，自应休息数日，以期一举集事。至苏四十三“事急北走”之语恐系故为扬言，以为向西奔窜之计，盖回人向以西方为正面，犹内地之以南为正。前阅和珅所携之图，贼营向西一带乱山丛杂，路径甚多，阿桂等务宜加意防守，实力堵御，勿使一人乘间兔脱，方为妥善。至所称马明心正法后安定一带回民安堵如常，并无蠢动形迹，所奏固是。但马明心拿获解送时，苏四十三尚未围攻兰州，该处回民自不敢遽行蠢动，及马明心正法后，官兵即陆续云集，马明心家属、党羽即使得信，亦未敢肆行不法。然马明心究系传教首犯，该处一带回民平日素与交结者，不可不留心访察办理。至其家属应缘坐者，尤应严行查办，务使根株悉绝，不可存姑息完事之见。又，据奏甘肃新旧教回民杂处之各州县不下数十处，统俟事竣后立法查办，革去名目等语，亦只可如此办理。但如唐家川、洪济桥等处从逆回民，则剿洗不可不尽，断勿少存姑息，以致养痍贻患。

钦定兰州纪略卷九

甲寅（1781.7.3）

阿桂、李侍尧奏言：川省头、二起屯练兵于五月二十九日及闰五月初一日先后到兰，臣等思该兵丁等跋涉几三千里，必须休息数日方能鼓勇杀贼，而贼匪盘踞已久，防御甚周，克期大举尤须计出万全，以图一鼓歼灭。此数日内本不欲派兵进剿，但屯兵初到兰州，于华林山形势及进兵路径、打仗情形无由知悉，必须预令得知，而屯练兵丁亦踊跃报效，因于闰五月初三日派海兰察、明亮同那木札、彰嵩、明山、阿兰保及阿拉山公多尔济色布坦带领侍卫、章京、阿拉山马兵、川省屯练兵由龙尾山过沟，绕至华林山西南斜坡贼卡；派舒亮、哈当阿、三德、泰斐英阿、福宁带领满汉奋勇兵过沟，由华林山南直压贼卡；额森特带兵在龙尾山坡，俟有可乘之机即分路督率继进；伍弥泰、莽古赛、旺亲班巴尔、乌尔图纳逊、仁和、马彪、罗江麟等仍率领满汉官兵占龙尾山梁接应堵截，并架炮向贼营轰打。是日寅刻齐至华林山，贼匪已将前次进攻之路砍断，并多掘坑礮，令我兵马不能驰骋。海兰察等带领屯练兵曲折绕进，相近贼卡，贼匪仍于卡内放枪抵御，不敢出迎。惟时屯练兵即奋勇扑进，直至卡边。贼匪见事势已急，即有数百贼出卡拼死

抗拒，屯练兵弃枪短接，刀砍矛戳，歼戮甚多，贼始退回。我兵乘势扑压，贼匪又复出拒。如此三次。贼匪被杀更多，始窜归卡棚，在沟壕内潜藏放枪，抵死不出。此次本不过令屯练兵略知路径情形，尚非大举，至未刻，即将两路官兵徐徐撤回。查此次除枪炮杀死贼人不计数外，其三次搅战约毙贼六七十名，官兵、屯练阵亡者十二名，副将保兴、都司皂王保、守备关联升、阿拉山三等台吉诺依多普、参领达克巴俱带有枪伤，尚属无妨。臣查贼匪能打仗者不过数百人，现在满、汉、屯、土官兵已有万余，任其盘踞死守，苟延残喘，实非意料所及。现在川省降番已到，更无可待。臣等公同筹画，即于初九、初十两日克期大举，四路进攻，务将逆匪剿除净尽。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贼匪势已穷蹙，臣等时刻留心，虑其窜逸，所有防守后路各将备，屡经严飭晓谕，令昼夜防范，严密稽查。至贼营之北紧临黄河，不但对岸金城关驻兵严防，并于南岸船桥处所亦新立卡棚，添兵二百名驻守。其迤西一带，因欲于大举时派兵从此路进攻，故尚未安设多兵。该处虽山势重叠，路径丛杂，迤西总有洮河为限，不能越过。沿河洪济桥一带有兵八百余名，迤南之沙泥站又有兵九百名防守，贼匪即使结队乘马冲逸，一至河边，不能不下马觅渡，无难剿擒。若改换衣帽分散潜逃，则撒拉尔逆回须发截

短，言语不同，易于认识，且有旧教指拿，不患不搜捕净尽。臣等仍加意稽查，先事准备，以期歼戮无遗。至马明心为新教之首，其家属、党羽事竣后自当照倡立邪教之例按名查拿严办。其伏羌县为马明心敛银之回民如果属实，亦当一并查办无遗。此外，向从新教者只可于办理善后事宜案内立法严禁；其首逆苏四十三及助恶头目韩一的巴拉等所有家属当概予骈诛；其余各犯家口，即遵旨改发云南普耳、广西百色等处极边烟瘴之地，以净根株。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前已屡次传谕阿桂，以贼营迤西一带山径丛杂，小路甚多，尤须留心防范，即或伊势穷计蹙，竟尔自焚自戕，必当检验尸身，确有凭据，方为完事，此尤办理之最要者。马明心之家属、党羽自当按名查拿，严行办理。其伏羌县为马明心敛银之回民，如果查明属实，亦必须一并严办，不可稍事姑息。阿桂、李侍尧务须妥协经理，以期永靖边陲。

同日，上谕内阁曰：此次调赴甘省剿捕逆回之四川屯练、降番、土兵甚属勇往出力，著加恩于甘省藩库内各赏给一月钱粮以示鼓励。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乌鲁木齐提督乔照过兰来见，据称在京陛见时曾面求即在兰州效力，上以剿贼事务将竣，屯田紧要，未蒙俞允；现当克期进剿，情愿留甘带兵等语。查乔照年已七十余岁，从前亦未经历行

阵,无需伊在此带兵打仗。惟闻该提督在甘年久,于陕、甘两省营伍情形最为熟悉,现在遵旨增添兵数,其何处地方紧要,何处控制番回,臣阿桂虽经过甘省数次,不过略知梗概,而臣李侍尧则更系初到,无由深悉,应请将乔照暂留二三十日,臣等计询一切,公同熟商,俟办有就绪,再令往乌鲁木齐任事。至建昌镇总兵鄂辉,于闰五月初二日抵兰,现在随同带兵打仗。奏入。报闻。

同日,李侍尧又奏言:现在调集满汉官兵及土练、屯练会剿逆匪,一应供支俱应宽为筹备。臣抵省以来,查核军需颇为充裕,尚有陆续报运者,计算尽敷储备,至所需银款,仰蒙皇上敕部发帑一百八十万两解甘备用,臣抵任后,询据布政使福崧禀称,前督臣勒尔谨先经檄令前任藩司王廷赞节次动拨司库五十二万四百两零分发各州县以应急需,其东路州县即于陕省解甘兵饷内截留应用银二十二万三千两,统共计已发银七十四万三千四百两零,勒尔谨因军务倥偬未及奏明。臣现在督饬承办官员将前项给发银两动支款项核实具报,俟即日军务告竣,分晰应否准确,按款造册具题,照例据实核销。奏入。报闻。

己未 (1781.7.8)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于初九日令海兰察、额森

特、明亮同那木札、明山、泰斐英阿、福宁、哈当阿、鄂辉、阿拉山公多尔济色布坦带领侍卫、章京、阿拉山马兵、川省屯练及延绥、固原绿营兵共三千名由龙尾山过沟，绕至华林山西斜扑贼营；派舒亮、萨炳阿、彰霭、三德带领满汉兵一千七百余名由龙尾山过沟，从华林山南直压贼卡；派马彪、仁和、阿兰保、阿尔都带领绿营兵二千名及旧教土兵由华林山东分路上扑贼营；派罗江麟、额尔恒额带领土司杨宗业所属番兵由华林山后攻扑贼营；罗卜藏多尔济、伍弥泰、莽古赛、旺亲班巴尔、乌尔图纳逊仍率领满汉官兵占龙尾山梁接应堵截；臣阿桂、臣李侍尧在后督催策应。子刻先后发兵，寅刻齐至华林山梁，整饬各队。惟时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带领西、南两路官兵由华林山直扑贼卡，即将贼匪所立卡子四座尽行抢得，直至大卡边奋力攻扑。贼匪于卡边刨挖深沟一道，潜藏沟内放枪抵御，枪势甚急，未能扑进，而贼匪见我兵直至大卡，惟恐一失即不能存立，遂倾穴出迎，拼死冲压。海兰察等因壕边坑坎甚多不能驰骋，即弃马同众兵步行，枪箭齐发，歼戮甚多。贼人稍退复回，希图扑压，如此数次，始窜归卡棚，在沟壕内潜放鸟枪。我兵乘势上扑，不能得手，而华林山之西亦有立礮数道，两旁沟壕甚多，无路可上。其时马彪、仁和等带领绿营及老教兵从东边沟内觅路奋力上扑，无奈崖礮陡峻，而贼人向下施打枪

石，我兵多有损伤，不能立即砍营而入。至华林山之后，贼匪又已预备，番兵攀援而上，俱为枪石所中滚下山坡。自寅至未，我兵作气不啻三鼓。若令久驻，反恐无益，臣等因将各路官兵徐徐撤回。此次打仗杀贼百余名，而官兵直至卡边扑压及攀礮仰攻，未免损折稍多，阵亡三等侍卫齐勒泰一员、把总三员、满、汉、屯、土番兵共七十六名。查此次厚集兵力四路进攻，满拟一举歼灭，又因贼匪负固死守未能集事，臣等实深愧愤焦急。现在悉心筹画，另图计取之策，仰仗圣主天威，必能一鼓剿除。设或仍前阻住，现在将届麦熟，贼匪必思就近割取以充粮食，即于贼营迤西赶紧安设数营严密围困，昼夜防范，先令贼人无路觅食，不战自乱，可以乘势歼除，断不致耽延时日。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接奉上谕“据贼人买成伏供有‘贼因西宁粮草甚多，令其前往探听’之语，不可不加意防范。”臣查买成伏系三月三十日在西宁盘获，嗣经解省，讯据该犯供称三月二十六日晚间，苏四十三因闻西宁客商买卖人众，粮草甚多，令其前往探听虚实；三十日行至平仲驿地方即被兵役拿获等语。计彼时正值贼人初至兰州，势方猖獗，各路官兵尚未到齐，是以苏四十三敢令买成伏前往探听，希图抢掠粮草。目下贼势穷蹙，各处俱安兵防范，断不能复至彼处滋扰。至贼人虽拼死抗拒，实不过釜底游魂，现在惟有多

方筹画，俾早就生擒，即令自焚自戕以及跳河致毙，亦必尽心设法求其尸身确据，必不令乘间兔脱，致别生事端。其所有粮草尚系从前抢掠所得。臣阿桂初到甘省时，贼人犹潜出滋扰，民间有被其抢掠前来禀报者。近日以来，并无禀报抢去粮食等物之事，而贼营附近居民地方均已差人晓谕搬移，贼人无从抢劫。况沙井驿、阿干镇一带皆有兵防守，稽查严密，即有附近匪徒，亦不敢暗为运送接济。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日内盼望捷音甚为悬切，及披览阿桂奏，此次进剿又未能即刻擒获，殊增愤懑。看来逆匪拼死抗拒颇为凶悍，阿桂另折所云贼势穷蹙，竟不可轻为此语，且此次官兵打仗不可谓不尽力，而仍未能一举歼擒，尤须慎重筹画，计出万全，不宜再多伤兵力。阿桂所称严密围困，使之无路觅食，不战自乱，自应如此办理。但防范倍须严密，务使声息不通。至所称贼人粮草尚系从前抢掠所得，朕以为必无此理。据前奏贼匪尚有一月粮食，今贼匪占据山梁已及三月，即和坤回程以来又几十五日，若仅系前此抢掠之粮，安能供给如许之久？恐仍不免潜出抢劫，并或有人为之接济，朕始终以此为疑。即火药一项，前据奏贼人止存二十驮藏在营内地壕里，若果如此，则目下亦将用罄，何致尚称枪势甚紧？即贼人箭枝亦应用完，何以尚有受箭伤之人？是阿桂所称附近匪徒不敢暗为运送者，亦未必

然。惟当加紧防范，不使复有劫掠接济之事，而迤西一带尤宜防其逃窜并潜通消息为要。

同日，阿桂又奏言：此次与贼匪打仗，海兰察左肋下受鸟枪伤、箭伤各一处，仍照旧领兵；舒亮左肘下受箭伤一处，即拔去箭，用手巾包裹，仍领兵打仗；萨炳阿心坎旁受箭伤一处，鄂辉左腿受鸟枪伤一处，枪子打入腿内，划开取出，俱属无妨。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阿桂奏，海兰察、舒亮、萨炳阿、鄂辉剿贼时各受枪箭伤，深堪嘉悯，著加恩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鄂辉被枪子打入左腿，已经取出，实为奋勇，著赏给巴图鲁名号，并加赏银一百两。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甘省自逆回滋事以来，节次调派土兵随同进剿，所有庄浪土司鲁璠、旧教土司韩煜业经蒙恩赏戴花翎并加等给予顶带。此外有洮州土司杨宗业，因年尚幼，系母马杨氏护理土务，派令头目带领番兵一千余名至兰州军营从征，并于各后路派令协同防守将届两月，屡次打仗，并捐备马匹器械等项陆续往军营运送，甚属踊跃急公，又寄信伊头目等令其奋勇报效，殊为可嘉。查该土司始祖由明初世袭洮州指挥僉事，其六世祖杨朝梁于康熙初年从征吴逆有功，特授洮岷协副将，并给骑都尉世职准袭三次。该土司杨宗业现已年届袭职之期。臣查甘省西南一带番回错处，

各属土司有三十余员，今杨宗业奋勉出力，若蒙恩旨嘉奖，则众上司各知鼓励，于绥靖抚驭机宜亦属有益。该土司现袭指挥僉事系正四品，可否照鲁璠、韩煜之例请旨赏戴花翎并加等赏给顶带以示奖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奏入。

上谕内閣曰：据阿桂等奏洮州四品土司杨宗业派令头目带领番兵一千余名至兰州军营，屡次从征打仗甚属奋勇出力等语。杨宗业著照土司鲁璠、韩煜之例一体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并戴用花翎，仍加赏大缎二匹以示奖励。

庚申（1781.7.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昨据阿桂奏此次官兵打仗出力，而剿洗尚未蒇事，朕心实为廛念，阿桂折内亦称甚属焦急。但此事现止阿桂一人督办，非如征剿两金川尚有参赞之人，务须持以镇静，方可悉心筹办，不可过于焦急。至李侍尧与阿桂系同办一事，尤须善为劝慰，诸事尽心赞助以期妥协，不可以军旅、地方之事稍存歧视。再，海兰察、舒亮、萨炳阿、鄂辉等此次打仗奋勇，受有枪箭伤，昨已俱加恩赏，阿桂尤须加意抚慰。其带兵员弁及满汉官兵出力、受伤者已俱酌量加恩，此际自宜稍令休息，不可过于督责。即川省屯练等跋涉远来，临阵时又能奋勇出力，昨已加恩赏给一月

钱粮。所有此次打仗受伤者均须一体加以拊循，使之咸奋用命。至此时办理关键，总在各路堵截，断贼口粮，不使抢掠供食，而防守严密，勿令乘间窜逸尤为最要之事。现在已届麦熟之期，昨阿桂奏贼人必思就近割取，朕意逆匪如果出卡割抢，即可乘势剿杀。至民间新麦，或竟官为買取刈割，使不为贼人所得。其应如何酌办之处，著阿桂、李侍尧妥酌筹办，务令贼匪坐困乏食，即可不战自毙。再，闻贼人夜间并无防范，若令海兰察等带领屯练、降番等衔枚前进潜劫贼营，可以使其扰乱，著即酌量办理。至朕于甘肃百姓每岁发帑养贍，恩施优渥，而此等番回平日既无差科，又非若金川必欲取之以绝后患者可比，何致作逆若此？揆之天理人情，实出意料之外，或者向来地方官有所扰累若辈乎？不然何以致此也？昨得奏后，终夜反复思之，实为愤懣。想阿桂亦同深痛恨，惟期妥协速行筹画，早为蒧事，以慰悬望。

臣等谨案：甘肃边氓仰蒙皇上爱养生全，不惜帑金岁加赈借，比之他省尤为优渥，即番回杂处，亦荷一视同仁，既不设以差科，复不禁其习俗，饮和食德，世沐国恩。乃逆回敢于如此肆行，实非情理所有。揆厥由来，皆因甘省大小官员冒灾殃民，侵贪无忌，历年罪孽之重，竟致上干天和，积成戾气，以致流毒貽祸，重烦师旅扫除。伏读皇上“地方官或有扰累若辈”之谕，早已明炳于几先矣！

己丑 (1781.7.14)

阿桂、李侍尧奏言：贼匪自五月初二日被我兵痛加歼戮后，即于华林山前拿立大卡一座，拆卸民居土坯碎石砌筑碉房，内安孔穴，又于卡边刨挖深沟一道，贼匪分布潜藏，暗放鸟枪以为抵御之计。其大卡前又有小卡四座，希图接应联络，负固死守。我兵屡次打仗俱系诱其出壕方能截杀，迨贼匪败逃窜归卡栅，我兵扑进时，俱为沟内、卡上枪势所阻不能得利。臣阿桂昼夜思维，非攻得贼人大卡不足以制其死命。但贼人以逸待劳，居高临下，若力攻仍无把握，因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再四筹酌，并于十三日令伊等至贼营迤西一带相度安营处所，又于龙尾山打炮，并发兵过沟诱贼，贼总不敢远离大卡。因观其进退情形，知贼匪见我兵撤回后亦即由卡内将多余之人陆续撤回歇凉坐卧。臣等公同熟商，惟有乘贼人懈怠之时出其不意突前扑压或可集事。因于十五日令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同多尔济色布坦、那木札、彰霭、明山、阿兰保、阿尔都、总兵罗江麟并侍卫、章京带领马兵五百名、步兵八百名于撤兵之际潜往华林山东南山沟内分路埋伏，派秦斐英阿、福宁、哈当阿带领满汉兵在龙尾山南埋伏策应，臣阿桂、臣李侍尧同伍弥泰、莽古赉、旺亲班巴尔、乌尔图纳逊、马彪、仁和、三德、武灵阿率领满汉官兵在龙尾山梁向贼营

架炮轰打。寅刻，齐集华林山梁，惟时海兰察、额森特、明亮等即先率兵冲扑贼卡，将卡前山包占得，仍令老教土兵上前诱贼，贼匪藏匿卡栅内放枪抵御，不敢出迎。午刻，我兵徐徐撤回至山梁潜伏。其时海兰察在龙尾山坳察看贼营动静，其守卡众贼果又陆续回营，止余数十贼在卡存驻。海兰察侦探得实，即单骑由五泉山绕道至华林山沟埋伏处所，同额森特、明亮等带领马兵突出疾驰直扑大卡，步兵、屯练、降番同时赶到，齐至沟边，卡内之贼猝不及防，惶遽无措，我兵用铍铍觅路过沟，一拥进卡，将贼匪数十尽行杀死。其营中贼匪倾穴出迎，拼死冲压，希冀夺回大卡，我兵枪箭齐发，歼戮贼匪甚多，贼人退至两处山包后潜藏，放枪抵御，时出力扑。我兵既得大卡，俯视贼营，动静皆知，实已扼吭据要。时天将已晚，即于新得卡座内砌筑防守，并于左近拿卡数处联络接应，海兰察、明亮等即在彼带兵驻守，以备贼人攻扑。贼匪果于夜间奋力冲扑数次，俱被我兵枪箭所中，伤亡甚多。及至天色黎明，海兰察等逆料贼人终夜抗拒必已疲乏，因分兵扑进，又将两处山包占得，并派兵将贼营迤西本布尔庙一座（向为贼营窟穴）一并抢得烧毁，杀贼甚多。现在我兵离贼营甚近，贼人存立之地甚促，不过中隔沟砌数道，贼匪已无险可恃，我兵勇气倍增，贼人窜败穷蹙，情状毕露，不难克时歼灭。而贼营迤西一带我马兵已接连占至黄河边，临

河及北岸俱有兵丁、水手严密防范，业已四面围困，无虞窜逸。计两日打仗除枪炮打死不计数外，杀死贼人百余名。我兵阵亡官二员：阿拉山佐领根丕尔、由京派来前锋托伦保；受伤官五员：阿拉山三等台吉诺依多普、千、把总四人。兵丁内阵亡、受伤者无多，俟详查明确，另行造报。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此次官兵攻得贼匪大卡及所占庙宇相距贼营甚近，彼已无险可守，且黄河南北岸边亦俱有官兵接连密布，不致有乘间窜逸之虑。至逆贼如此猖獗，我领兵大员、官兵等为所伤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党恶要犯尽法处治，方足以彰国法而儆凶顽。第恐贼匪自知无路可逃竟为自焚自戕之计，此虽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为更快，想阿桂自必设法妥协办理。至阿桂、李侍尧及出力、受伤各员，已另降谕旨赏给荷包；阵亡之阿拉山佐领根丕尔、前锋托伦保等亦命查明优恤；其余受伤之官员兵丁等，并著查明照例恤赏。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杀贼，调度有方，阿桂、李侍尧著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额森特、明亮、哈当阿进剿受伤仍带兵转战，殊为奋勇，著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海兰察相地进攻，甚属可嘉，另赏给玉碟一枚以示优奖。

同日，上谕内阁曰：阿拉山佐领根丕尔剿贼阵亡，深为可悯，著加恩照京城佐领之例赏给云骑尉，并著伊子承袭，仍照例赏银四百两。其托伦保是否即系由京发往之托罗木保？著阿桂查明，奏到另行加恩。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

戊辰 (1781.7.1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本日据刑部解到从贼逆匪马复才，令军机大臣严讯。据马复才供兰州南关马姓、萧姓回子俱有为贼接济粮食之事，著阿桂于办毕正贼时一并查办。又供唐家川为贼扎筏过渡之回子约有七八十人，马常福为首；又有唐德成、唐苏麻亨、唐复有、张老师父、张国相也帮同扎筏等语。唐家川助贼逆回本应剿洗，其指出各犯尤当实力查拿，毋使一人漏网。又供苏阿浑说“将来做不成事即要逃往苦芦湾”，在洮河西岸，约离西古城二三十里，现在贼营尚有该处逆回三百来人，都会打仗等语。苦芦湾如果有从贼三百人，则此三百家即系贼党，亦应一并剿捕，著传谕阿桂将苦芦湾地方查明，于图内添绘，贴说呈览。

己巳 (1781.7.18)

阿桂、李侍尧奏言：查贼营之前尚有沟壕二道，沟上俱有贼卡，我兵于闰五月十六日已扑至第一层沟边，贼匪在第二层沟砌及营内放枪抵御，不能扑进，即于迤西安设营卡，并令马兵接连占至黄河边严密防守，是夜贼人不敢复出攻扑。惟于十七日申刻烈风暴雨

时，贼匪乘势出壕冲突，被枪箭杀死十余人始行退入沟内藏匿，拼死支持。臣思贼营既在掌握，不值用力攻扑伤我官兵，且恐我兵一拥进攻，贼匪铤而走险，不能保无窜逸，因与海兰察、明亮公同熟商，于本布尔庙迤西至莲花池，绕出华林寺后陡栏下直接龙尾山俱安设官兵，木城营卡星罗棋布，空缺处并刨挖深壕，四面围困，使贼人不能下至黄河取水。其华林山东水磨沟之水，派员前赴上游相度地势，可以旁泄处俱令旁泄，其水磨沟业已断流。贼人水道既断，数日内不战自乱，可以尽数擒剿，而官兵周围攻打，亦断不致耽延时日。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阅阿桂所奏，现在安设木城营卡，刨挖深壕，使贼不能下至黄河取水，其水磨沟之水业已旁泄断流，所奏自是正办，览之亦为慰藉，第惜筹办之不早耳！至现在续令军机大臣审讯逆犯马复才，据供“八蜡庙内楼房九间，上下多是粮草，并坟园内有屋六间，俱堆粮食”等语，恐贼人储蓄尚复不少，若我兵竟待其食尽坐毙，则旷日持久，亦复不成事体。因思贼营楼房本高，且楼屋皆系木植构成，易于引火，何不于夜间令沿河防卡官兵以火箭、火弹等向准抛射，将所蓄口食尽行烧毁，则于剿捕更速？著传谕阿桂，令其妥酌办理。

庚午（1781.7.1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现在官兵四面围困，贼自不能复得援应，但阅图内东、西、北三面俱系陡壑，而北面又逼近黄河，其势俱难仰攻，官兵自止能从南面进剿。因思该处贼人所挖沟壕二道虽属宽深，然或令官兵等填壕而进，贼人必出而抗拒，我兵即可乘势用枪箭剿杀，似亦办理之一法。至贼人所贮楼房之粮草，昨已谕令阿桂派兵用火箭、火弹抛射焚烧，即使相离尚远，非火弹所能到，而火箭自不难射及。阿桂务须设法筹办，使之溃乱，无为旷日持久，待其食尽坐毙之计。

臣等谨案：行兵制胜，惟在相机决策，方不致旷日持久。苏四十三等负隅死守，沟壕深广，未能迅就擒捕，仰蒙皇上先几指示将火弹、火箭抛射，填壕进攻，臣阿桂接奉谕旨，得所遵循，于剿灭贼巢时全用火弹、火箭及树枝、草捆填满沟壕，官兵遂一拥直入，痛歼贼人，馘斩首恶。仰见圣虑周详，万里情形洞若观火，非韬铃家所能窥及也。

辛未（1781.7.2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前经降旨令阿桂等于筹办善后事宜案内将陕甘二省应添兵数若干妥

议具奏，因谕军机大臣将陕甘二省原额兵若干、现存兵若干交部详查。今据查奏陕甘二省兵丁除节年移驻新疆屯防并扣缺不补外，现存兵五万二千四百五十四名，较原额少兵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名等语。自新疆一带尽入版图，拓地二万余里，兵储、经费自应加增，今该二省内地兵数既较原额减少三万有余，自应量为添设，但不必竟照原额添补，朕意酌添兵一万余名亦足敷用。至兵丁有马、步、守三项之分，各省成例大约以马三步七为率，朕意马兵一项自较步、守为优，遇有调遣亦可得力，今既酌为添设，不如竟将马兵酌添六七千名，即所需兵饷较多，而为捍卫边陲起见，正不必斤斤小费。著传谕阿桂、李侍尧于筹议善后时确核此二省地方营制情形，将某处应添兵若干及马、步、守三项应如何酌量分添之处逐一妥议具奏。其陕西一省，并著会同毕沅办理。至现在所少兵三万一千余名，查系历年移驻新疆屯防及扣存不补之缺，但新疆一带未必驻兵有三万余名之多，著传谕阿桂等将新疆一带实在移驻屯防兵若干、此外扣存未补兵额若干及如何扣存不补之处逐一详悉查明覆奏。再，陕甘二省从前原系一省，是以该部于原额兵册不能按省分开载，但现存兵数既尚有五万二千余名，即甘肃所驻较西安为多，亦未必大相悬绝，何以毕沅前奏陕省此时兵力合计不过万余？若陕省兵数实止如此，则甘省存兵计尚有四万余名，何致逆匪起事时无兵可

调？其详总不能深晰，并著传谕阿桂、李侍尧详确查明覆奏。

甲戌(1781. 7. 23)

阿桂、李侍尧奏言：官兵数日以来于营卡相间处所刨挖宽深一丈沟壕，沟边安设木栅将贼营四面围困。其华林寺后及雷坛有井二处，俱用土填筑。贼匪自知死在旦夕，即夜闻亦不敢出壕攻扑，惟于沟内潜藏，待我兵临近时暗放一枪，希冀苟延片刻。其营内骡马牛驴数百，因断绝水草倒毙殆尽，即间有逸出，遇水奔饮，亦多不能活。官兵自十九日拿卡以后，贼人业已断水二日。惟二十二日寅刻起至巳刻止密雨四时，贼又得稍资接济。连日有自贼营脱回之老教三名，臣等详加讯问，据供贼营自官兵断绝水道后俱各惶惧，曾于山上挖井二处，掘至十余丈不能得水；二十二日天雨，贼人各将帐房、盆罐等器承取，足敷一日饮用，二十三日又已断绝；苏四十三令贼众不必声喊，恐官兵知其断水喉哑；贼营大小及受伤者尚有四五百人，设誓共死，粮食亦止能支七八日等语。臣思贼匪虽尚勉强支持，其困惫情形业已毕露，不值用力攻扑伤我官兵，若两三日不雨，断不能稍延残喘，即可尽数剿擒。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阿桂奏贼匪待毙情形，自断不能再稽时日，惟望速得捷音，擒获首伙

要犯，以伸国宪而快人心。再，甘肃省向来俱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于年年如此，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今阿桂折内又称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时，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著传谕阿桂、李侍尧确切访察向年雨水情形据实奏覆。阿桂本系钦差重臣，即李侍尧亦初任甘省总督，无所用其回护，想自能秉公直陈也。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贼匪占据山梁已及三月，丑类本有一千数百，节次为我兵剿杀，尚存四五百人，诚如圣谕“其从前抢掠所得粮食，安能供给如许之久？”臣等于拿获贼匪及自贼营脱回之旧教回民等屡经严切讯问，其四月中旬以前，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尚有驮运粮食为贼接济者，及该处安设多兵防守并陆续拿获党恶逆犯申明正法办理后，已无接济之事。惟贼营迤西一带居民虽早已搬移避匿，而其埋藏粮食有因一时惶急未能尽行携带者，贼匪于抗拒官兵之暇虽不敢远出劫掠，而于附近一带空屋内搜取粮食实所不免，所以不至乏食。至贼营迤西虽有洮河为限，而该处山径丛杂，小路甚多，屡奉训谕防范倍须严密，臣阿桂日夕筹虑，不释于怀。但欲分兵堵御，须从五泉山迤南绕出华林山背后，下至莲花池乱骨堆始可安设营盘，非得三千可用之兵实不足恃，而中隔贼营，越山绕路有四五十里，与迤东各营声势绝不能通，须从黄河北岸运送食物草料，办理既属周章，且恐数营孤悬山外，后临黄河，万一兵志不

固，稍有动移，更属不成事体。是以与海兰察、额森特、明亮再四筹酌，伊等亦屡次前往贼营迤西相度形势，未克遽为安设。惟是本月十五日攻得贼人大卡之后，即在华林山逼近贼营四面赶设木城木栅营卡，始能严密围困。至火药一项，贼人攻破河州所得虽止存二十驮，而臣等未到以前，官兵打仗多有阵亡遗弃尸身，其所带火药转为贼匪搜取添用。自臣等到后，官兵即间有阵亡者本属无多，同队官兵即将尸身抬回，火药毫无所得。臣等又询之脱回老教人等，知贼营火药渐少，实无附近匪徒暗为运送之事。再，贼匪畏惧我兵架炮轰打，俱刨挖土穴潜居，其帐房本属虚设，且官兵现已四面围困，贼匪所踞不过弹丸，无需大炮轰击。至兰州旧存子母炮仅与鸟枪无异，施放不能及远，又，威远炮八尊，子重十六两至二十两，轰击稍远，而施放时易于跳动，又无准头，俱不甚得力。现已照四川劈山炮式样制成二十尊，轰打贼营甚为便捷得力。又，闻从前办理准噶尔回疆时，所造食子六十两重神炮现有存贮凉州者，并已调到数尊应用，亦甚得力有准。凉州尚有熟谙匠役，现已调取来省令其照式试造。虽现在围困贼营已无需应用，而省城重地铸造炮位数尊，亦可永资防卫。奏入。报闻。

同日，军机大臣奏言：臣等遵旨严讯马复才，该犯因前日刑讯受伤不能供吐，现在病势甚重。查该犯系贼

匪小头目，且又杀人放火，应行凌迟，未便令其自毙，幸逃显戮，请旨将马复才即行凌迟处死，以彰国宪。奏入。报闻。

己卯（1781.7.28）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将贼营四面围困，断绝贼人水道，二十五夜间，有数十贼从直礮缝下水磨沟至从前有泉处刨挖盗水，官兵知觉，枪箭齐发，杀死贼人数名，余俱受伤窜去，沟内血迹甚多，遗弃皮浑屯五个及木碗、绳、鞋等物。次日有脱回老教数名，详加讯问，据供是夜贼匪本有五十名，带皮浑屯十五个，因官兵枪势甚急，止盗得十浑屯水，又，每浑屯只装得水一半，方能肩负爬山，及窜回贼营，即已一抢而尽，并无余存等语。臣与海兰察、明亮将该处守卡官兵严行申饬，所有刨开泉脉多加土石填筑，并添派阿拉山枪手百名赴该处严密防范。至二十七夜间，贼匪复图觅路下沟，即为屯练兵杀死一名，生擒一名，又有脱回之老教八名，臣等一并提讯，该犯等俱因受渴已极不能出声，惟解开胸怀以心贴地，即予以水饮亦不能下咽，徐徐灌润，始能言语。据供贼匪共有五百余人，老弱伤病者业经断水五日，已有渴死，即苏四十三及强壮有力能打仗者亦已断水三日，虽有炒面作粮，亦不能下咽；至骡马牛驴数百俱倒毙净尽，众人受渴无奈，俱向苏四十三商量

计策，苏四十三惟称现在念经祈祷，到至急时天必降雨救济等语，是贼匪困惫情形已可概见。臣与海兰察、明亮公同商酌，于二十九日派兵分路进扑，以试其能否抵御。虽二十八日夜间贼人复至华林寺后身将旧井刨开盗水，而据脱出之老教一名供称，贼匪因井内木石甚多，刨挖费力，且恐官兵惊觉，止盗得两小罐水等语，谅不能多为接济，因派满汉奋勇官兵由中路进扑贼营，派屯练、降番由华林山东攀礮上扑，派老教土兵由华林山西觅路上攻。我兵扑至壕边，贼匪虽不能如前剽悍，尚于沟内卡上放枪抵御。惟时官兵枪炮齐发，并添派熟练枪手向贼营施放，贼匪虽伤亡颇多尚拼命支持，不肯溃散。臣思贼匪灭在旦夕，不值用力攻扑伤我官兵，因令撤回各卡防守。此次攻扑贼营，伤亡贼人约二十余名。臣查贼匪断水数日尚能死守，实出意料之外。现在将旧井及有泉水处所愈加填筑坚实，并多派屯练及阿拉山兵在左近埋伏以备乘机剿杀。本日寅、卯二时又复密雨，现在尚未晴霁，然正值土王用事，看来不致连阴，贼人虽得稍资接济，亦不能多延时日，俟其困惫已极即进兵擒捕。再，查贼匪于二十五、二十八两夜至水磨沟及华林寺后身盗水，该二处营卡系提督仁和及总兵罗江麟所管，不能严密防范，殊属疏玩，臣阿桂业已严加申饬，并将该二员存记以观后效，如再有疏虞，即一并严参治罪。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贼人当此穷蹙垂毙之时尚皆负隅死守，实是奇事，出于情理之外。今官兵四面围攻，又将其盗水处所填筑土石，加兵防范，贼匪自必益加疲困，旦晚即可全就擒捕。至脱回之老教即系顺从新教同恶相济之人，此时或暂留军营不即正法，以为招致贼伙之计尚可，但其从贼为逆已经数月，随贼打仗伤我官兵，实属罪无可赦，且伊等果系旧教，何不早行窜出？直至目下知贼势穷迫万无希幸始复脱回，托名老教以图宽免，自断不可复留。著传谕阿桂等于剿办正贼后即将此等情节明示众人，将临近脱回之老教概行按律正法，无少姑息。至贼人下沟盗水虽旋经知觉，但已被刨挖得水，用皮浑屯装取，实属疏于防范。在罗江鳞，系他省总兵到甘效力，或可诿之呼应不灵，至仁和系本省提督，所派弁兵皆其管辖，何致玩忽若此？仁和之不是更大。著传谕阿桂，于事毕时即严行参奏。

辛巳（1781.7.30）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昨王廷赞来至热河，因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太学士、九卿传旨，以私放马明心子婿及守城独居功二条俱从宽不究，惟监粮私收折色一事令其据实陈明。据王廷赞供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如此办；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是以定数五十五两，甘省粮价较贱，足敷

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按季申报，并有道府加结等语。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捐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本色粮石，何得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云甘省粮贱，五十五两已符定额，足敷采买，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何以每年又俱需灾赈？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之数又断不敷采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本生自行平买，交纳粮石，何以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则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伊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并严查有无弊窦，将此等情节四面较勘，无难水落石出，不可稍涉颛预，致他日复滋流弊。但恐如此彻底一办，合省地方官皆为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气，察弊殊非容易。然此事终不可不办，想伊二人断不肯为他人担此干系也。现在王廷赞已令回京，俟此事明白后再降谕旨。至剿贼情形，前传谕阿桂等或用火箭、火弹烧其楼屋粮石，或令官兵填壕而进，诱贼歼击，均未见阿桂覆奏，并著传谕阿桂等将接奉谕旨如何酌办缘由即行迅速覆奏。至阿桂查办监粮一事未免有需时日，即在

彼多住几时彻底查办亦可，不必急来热河覆命。

癸未（1781.8.1）

阿桂、李侍尧奏言：贼匪断水之后，虽于两次夜间缒下水磨沟至华林寺后身盗水，然为官兵枪箭所中，惊惧惶急，盗取无多，若再渴数日，亦必困惫溃乱。无如本月初一日寅时起巳时止密雨四时，较二十二日其势更酣，贼人大资接济。初二、初三两日晴霁，初四日又复阴雨，幸不甚大。臣阿桂与海兰察、明亮再四筹酌，现在大雨时行，止可将断绝水道为困贼之一法，难以坐待，必须另筹攻取之策。但贼人所恃惟在沟内、卡上放枪抵御，我兵自木栅内进扑，距沟尚远，未到以前已不免损伤，因先在我兵卡外夜间刨挖沟壕令官兵足以蔽身，然后逐渐刨挖，于贼营南又拿立木栅一层，离贼沟边不过三丈至五丈不等，掷石可及。自初一日夜拿起，贼匪惶惧，时于卡内探身放枪，俱为自京派来之好鸟枪手及阿拉山枪兵击毙。初二、初三两日共陆续毙贼二十余名。及我兵木栅拿成，贼乘夜又挖深坑潜匿，日间并不敢沟边行走。我兵现拟于木栅内接筑炮台数座，俯视沟卡内贼匪施放枪箭，并架炮轰击贼卡，令其不能存立，一面挑选奋勇官兵预备，俟有可乘之机即一拥而进。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八蜡庙并无楼屋九

间，惟华林寺后有九间楼一座，已于五月十四日为官兵烧毁，并无贼人粮草存贮。即本布尔庙向为贼匪窟穴，官兵抢得烧毁时亦无储蓄。臣等讯据拿获贼匪及脱回老教供称贼人杂粮，炒面等物俱用口袋盛贮藏于地穴，贼人畏官兵架炮轰打，俱挖坑穴藏匿，帐房亦属虚设，苏四十三亦在地穴居住，外搭木板等语，是贼营内除华林寺外实无房屋为堆贮粮草之处。至马复才所供“兰州关厢回子暗通逆匪，及西南关厢萧姓、马姓回子为贼接应粮草”一节，臣阿桂一到兰州即风闻其事，早已留心察访，并密谕按察使福宁借他事为名于闰五月十九日将萧得福看守监禁，俟访有通匪实据，于办毕正贼时拿获马姓回子一并查办。其唐家川为贼扎筏过渡随去回子，除马复才指出各犯外，尚有张国清供出之张国桃等十四人，唐正宗供出之唐宗第等二十三人，臣一并存记，俟搜捕贼党时按名查办。至唐家川等处逆党陆续拿获者，除前次奏明已正法三十四名外，现又正法二十名，审解二名。恐尚有余孽，于剿贼完竣派员前往查办，谕令搜捕净尽。至马复才供称“苏四十三要逃往苦芦湾，现在贼营尚有该处逆回三百余人，都会打仗”等语，查苦芦湾回子于逆贼初到兰州时虽供有驮送米面之事，亦无三百余人都会打仗之语。但马复才既有是供，臣等宁信以为实，于攻破贼营后逐一严办。至安定一带被马明心煽惑者自多，伏羌新教从前拿获之马而立又供有欽银资助马

明心之事，俱应查办，臣等早已谕令该地方官严密查察，事平之后即派明干文武大员带兵前往，查明从逆确实各犯一并严办，不使复留遗孽。其苦芦湾在华林山之西，距贼营一百里，离西古城六十里，紧临黄河南岸，有四五百家，俱系皋兰县所属回民，谅无处习学打仗，但该回民等既无帮同打仗之事，若接济粮食属实，俟擒获正犯之后亦应一并严办。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阿桂等奏于贼营南立木栅、又接筑炮台一折，所办甚是。现在贼匪日益穷蹙，不难计日待毙，自不值伤我官兵。朕虽日夜焦急，盼望成功，亦不得不耐心以待。况官兵四面围攻，布置严密，自不虞贼众复有窜逸及外来贼匪接应之事。致南关外逆回萧德福既经访明拿获监禁，著派委干委员弁解至热河审办，沿途务令小心防范，毋致少有疏虞。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一

甲申（1781.8.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昨据阿桂等奏到图内，贼匪所占之华林山并龙尾山紧接兰州西南一带关厢，该处商贾湊集，最为殷富，而兰州省城本小，转在山下，殊于形势未协。朕意欲将西面城垣展宽至此山梁，俾西关一带民居及现在贼营占据之处一半包入城内。如此跨山临水，既足以壮观瞻，并可以资控制。至河北金城关逼近黄河渡桥，形势亦关紧要，将来添设兵丁时亦应于该处多添兵丁，令将领大员驻扎，似更足资弹压，且大河南北声势联络，于巡缉防守等事尤为有益。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将此二事入于善后事宜案内一并妥议具奏。

同日，闽浙总督署浙江巡抚陈辉祖奏言：臣奉旨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折收监谷有无通同舞弊情事，正值王亶望自海塘工所进省料理应缴银款，臣随传至署，敬宣谕旨。据供“我自三十九年八月间到甘肃藩司任，已在督臣勒尔谨奏准捐监之后。我详议规条，原系收捐本色，后来风闻有折收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彼时甘肃情形，仓贮颇少，我私心忖度，只要各州县收捐之后将监粮照数买足，自然仓贮充裕，随时奏闻，见

得我办公有实济处,这是我要讨好糊涂的心事。所以,既闻有折收情弊,不过责成道府查禁结报,并不彻底跟究。”此即与通同作弊无异,已属罪无可辞。臣复诘讯其若非通同分肥,岂肯明知属员违例折收,不行严参究办?王亶望总称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办理,并无分肥入己等语。查王亶望借此分肥虽坚不承认,但其纵属私收折色咎已难遁。俟杨魁到浙,臣再会同严切审问。如有舞弊分肥情事,即一面奏闻,一面解部治罪。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陈辉祖、杨魁曰:据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既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办理”等语,彼时道府系属何人?如何假捏结报?王亶望何以并不据实供明?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彼时道府何人、如何私收、捏报各情弊令其逐一供明覆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亦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各道府查案具奏。至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谷担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是该省之粮石充足可知,何以每年又须赈恤?即云各府丰歉不齐,譬如河西各属被灾或致谷少,则河东各属丰收地方百姓自将粮石赴皋欲得贵价,此亦流通便民之事,百姓亦自知也,何必辗转经手官吏收买,致令短价勒买,官

得便宜，而民仍受派累？此事理之显然者。且即欲收捐，亦当听本生自行交纳本色，或者捐监之人不致仰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也，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跟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人员亦属无几，无难治罪。况中外人才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跟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有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朕耶！

戊子(1781.8.6)

阿桂、李侍尧奏言：查逆犯马复才所供八蜡庙有楼房九间、上下多是贼人粮草一节，今八蜡庙已围在官兵木栅之外，该处并无楼房，亦无贼人存贮粮草。至贼营所踞周围不过半里，并无草束堆积，其粮食俱口袋盛贮藏于地穴，火弹既不能及，而所支帐房半属虚设，贼人亦多不在内居住，且被我兵每日枪炮环击，俱经破毁，

是以前次虽经制造火箭数十支，尚未施用。至从前烧毁华林寺后楼房屋宇即系抛掷火弹，俟将来逼近贼卡再行抛掷焚烧，可使溃乱。又，奉谕旨“贼人所挖沟壕虽属宽深，或令官兵等填壕而进，贼人必出而抗阻，我兵即可用枪箭剿杀。”仰见圣明远照，于现在情形洞若观火，臣等实深饮服。查官兵自六月初一日夜于贼营南又拿立木栅一层，逐渐进逼，并于木栅内接筑炮台数座，施炮放枪，即欲为填壕而进之计。数日以来，贼匪乘夜又挖深坑潜匿及于卡内藏身，挖孔放枪，不敢探身出望，日间亦不敢于近处行走。其为派出之好鸟枪手打倒者，每日七八名至十余名不等，而挖沟拿卡官兵亦间有受伤者。臣阿桂与海兰察、明亮再四筹酌，现离贼沟尚有数丈，计于第二层木栅外接连刨挖人字形沟三处直逼贼壕，相离不过数尺，复于沟上拿立木卡三座，令官兵足以蔽身；沟内两旁安门，可以来往；又于三木卡相间处通身刨挖成沟，并于栅内填筑土台，用枪炮在上击打来扰之贼；然后令官兵于栅内及沟边将枝捆土袋抛入贼壕，挑选奋勇官兵、屯练在沟内预备，俟贼壕填满即一拥而进，自可期其得手。惟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沛，初七、初八连绵不止，直至初九日始晴，虽雨止即行刨挖，而泥水甚大，施力较难。伏思华林山上虽绝无水泉，而经此数次大雨，贼匪承接藏贮可敷六七日饮用，须再待五六日方受渴困急，而此十余日内又安知不

雨？是断水为最善最速之策，而目今已觉其缓。惟有遵照谕旨指示，俟数日内木卡拿成，逼近贼沟填壕而进，仰仗圣主威棱，自应一举集事。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连日盼望捷音，及披阅奏函，仍系筹办情形，且因连遇阴雨不能迅速刨挖，而泥水甚大，施力较难，愈深愤懑！想阿桂亦焦急愈甚。至甘省近日雨水甚多，致逆贼得以接济，固亦无可如何，但粮食何以尚能久支？况阿桂既称贼营并无楼房贮粮，而日下官兵四面环攻，贼人已如釜底，此时岂复尚有党羽为之接济？何以尚能如此支持？虽据阿桂称“断不待其食尽坐毙”，但正恐不能不如此耳！至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罚！现令提讯勒尔谨及王廷赞，令其据实供吐，阿桂、李侍尧务将此案彻底严查，不可稍存瞻顾也。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本日据阿桂等奏筹办贼匪情形一折，内称“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沛，初七、初八连绵不止”等语。甘省向年俱奏报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滂沛，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已属显然。勒尔谨久任总督，王廷赞亦久任道府、藩司，何以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岂

有今年甘省雨水独多之理？著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前赴刑部会同该堂官提出勒尔谨当堂询问，并将王廷赞传至刑部一并质讯，令其据实供吐，录词具奏，并著刑部堂官将王廷赞派员在衙门看守，俟阿桂等覆奏到日再降谕旨。

己丑（1781.8.7）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昨已降旨将甘省折收监粮、冒赈作弊之事复行提讯勒尔谨，并传王廷赞到部严讯。此事折收既已属实，又复冒销灾赈，种种弊端，难以枚举。现在阿桂等节次所奏雨水情形与甘省常年被旱之言迥不相符，其为捏饰浮冒开销监谷更属无疑。王廷赞在兰州守城时虽有办理错谬及独自攘功之事，然朕总念其保全省城功不可没，一概恕而不究，今伊若天良未泯，能将甘省历年如何通同舞弊之处逐款据实供明，朕仍不忘其守城之功，必加特恩宽宥，即勒尔谨、王亶望罪不可逭，王廷赞尚可以功抵罪；若伊竟执迷不悟，始终不肯实说，则是丧尽天良，自取重罪，不能复邀宽典矣。况此事既已发觉，断无置而不办之理，即阿桂、李侍尧亦断不肯代为隐匿，王廷赞若不趁此时供明，将来阿桂等查明奏到时，又岂能再行狡展乎？将此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向王廷赞面传谕旨，令其同勒尔

谨各自详悉供吐，即行据实具奏，并传谕王廷赞，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

臣等谨案：甘省折捐、冒赈积弊经圣明洞照，断不能稍为隐匿。王廷赞久任道府、藩司，于王亶望作奸散法，随同附和，迨传旨讯问，又复含糊支饰，其罪已无可宽。我皇上因念保守省城曾有微劳，尚欲以功抵罪，命王大臣等谕以“据实吐供，必加宽宥”，并蒙特示丹毫，令其自定生死。大圣人解网深仁，委曲周至，实无以复加。乃王廷赞天夺其魄，竟执迷弗悟，不肯实供，则是丧良负恩，自罹于法，无能再为解免者也。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陈辉祖、杨魁曰：前据陈辉祖奏审讯王亶望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未将结报之道府何人逐一供明，业经传旨令其即行覆讯具奏。此事私收折色于前，勒买、冒销于后，情节已属显然，即王亶望亦不虞其始终狡展。但杨魁、陈辉祖等向其讯问并无证据，未必肯据实供吐，著传谕陈辉祖即派妥员将王亶望拿交刑部严审，并飭沿途小心防护，毋致疏虞。

同日，上谕内阁曰：前以甘肃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明系捏灾冒赈、上下通同舞弊，已屡经传谕阿桂、李侍尧彻底严查，务令水落石出。至监粮折收之银大半归于冒销赈恤，但赈恤一事甘省向来如此，自应治冒销者之罪，不应因有此弊竟因噎废食。朕爱养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灾，不惜多费帑金优恤，宁滥无遗，以期不使一夫

失所。况甘省素称边隅硗瘠，尤宜加意抚绥，岂可以有冒赈之事遂致贫民或有拮据？昔宋臣曾有以荐人不当辄有悔意者，时程子云：“愿侍郎受百人欺，不可好贤之心稍替。”为大臣者尚应如是存心，况朕君临天下，保赤情殷，亦宁可受万人之欺，不肯使视民如伤之念因之稍懈也。即以逆回一事而论，兰州百姓并无从贼之人，此实由朕平日子惠边氓有加无已，是以闾阎激发天良，不肯附从逆匪，岂非仁政之明效大验耶？总之，甘省冒赈之弊断不可不办，而甘省赈恤之事仍不可不行。著传谕阿桂、李侍尧遍行出示甘省百姓，使之家喻户晓，倍深爱戴，以仰副朕意。

臣等谨案：我国家子惠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灾，不惜多发帑金优加赈恤。甘肃边隅硗瘠，尤蒙圣心廑注，蠲赈频施。至复准收捐监粮，因虑采买病民，俾各余粮输纳，而闾阎余粟亦藉流通，本属法良意美。无如地方大吏不能仰体皇仁妥为经理，甚且捏灾冒赈，奸蠹百出，若不严行查办，何以剔弊惩贪？我皇上复虑及地方官因噎废食，不敢报灾请赈，以致贫民或有拮据，特颁训谕，恺切周详，“宁受万人之欺，不肯使一夫失所”。大哉王言！不独甘省士民均知感泣，凡薄海内外无不益深沦浹矣。

癸巳(1781.8.11)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阿桂于十五日令海兰察、明亮率同多尔济色布坦、那木札、彰霭、泰斐英阿、福宁、明山、阿兰保、哈当阿、阿弥都、老格并侍卫、章京，带领奋勇官兵、屯练、降番及阿拉山兵先在卡边预备埋伏；令海禄、鄂辉、旺亲班巴尔、乌尔图纳逊带兵策应；舒亮、仁和、马彪、罗江麟、策卜坦、三德、德宁、武灵阿、额尔恒额带满汉官兵各由本卡相机进攻，以牵贼势；伍弥泰、莽古赛在龙尾山添助声势；臣阿桂、臣李侍尧董率照料。是日清晨，转乘天气浓阴，出贼人不意，方传官兵将枝捆上袋抛入贼壕，而我兵勇气百备（倍），哈当阿带领降番、屯练首先跳入壕内与贼匪搅杀，急令官兵用挠钩搭住沟沿贼卡，钩开土袋板片，一面抛入火弹，一面踊身而上。其卡内之贼惶遽奔窜，我兵一拥而进，乘势追杀殆尽，随将沟边一带贼卡十余座及第二层贼壕俱行占得，拆毁贼卡，填满沟壕，以便兵丁往来行走。贼匪见官兵已过沟卡，知死在旦夕，倾穴出迎，抵死冲扑。海兰察、明亮督率官兵奋勇剿杀，贼匪溃败窜回。少顷，又复前来冲突。如是三次。及被我兵剿杀无数，始窜归巢穴。惟时各路带兵将弁见正面官兵得手，倍切奋励，三德、德宁、策卜坦带领守卡汉兵及老教土兵由华林山西觅路攻进，抢占贼卡，杀

死贼人数十名；仁和带守卡官兵亦从华林山东直 勘 攀援而上，杀散贼人，将 勘 上贼卡占得；海兰察、明亮令策应各兵即于贼卡前拿立木栅一层。未刻，海兰察、明亮等带兵扑入贼营痛加剿杀，抛射火箭、火弹，烧毁帐房板屋。其苏四十三所住巢穴系板屋，内挖地窟数层，外用板片遮蔽。所有贼营内衣服什物以及堆贮火药粮食尚多，因官兵抛入火弹时引起贼人火药尽行烧毁，夺获贼人刀矛鸟枪无算。贼匪退回华林寺死守，周围预筑土墙，迤南有沟一道，寺之西旁尚余零星帐房及贼人板棚土房一处，败残众贼尚复拼死支持。其时天已傍晚，海兰察、明亮又令官兵即逼近华林寺拿立木栅一层。贼匪于木栅将次拿成时奋力来扑，日落后又冲突一次，俱为我兵枪箭打回，被杀亦多。臣等飭令各官兵遇有贼匪头人俱须擒献，不可杀伤。无如贼人狼戾性成，虽负伤甚重，苟有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奋击者；于官兵焚毁贼营时，犹复舍死前来抢夺粮食雨水，实属獠狻强悍。是以官兵对敌时，势不得不即行杀死，恐稍迟即为贼人抢去。本日杀死之贼，除被贼抢去尸身、未经割获首级外，共割得贼首一百二十余颗，陆续送至臣阿桂处呈验，因令前此被擒、现尚监禁候质之新教马三十九及马六十七等逐一详细辨认，据认出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周阿浑、张怀德、马黑提卜首级五颗。臣阿桂细验苏四十三首级，

虽连鬓、短胡、面白色与马复才所供相符，尚恐难以凭信，因派军机司员会同按察使福宁、陕西盐法道永庆携带苏四十三等首级五颗飞驰进城，提出苏四十三等家属令其一并识认。此内苏四十三首级不特苏四十三妻妾认明哭泣，即其十余岁幼女亦抚摩泣涕，其为苏四十三首级确凿无疑。是晚又投出老教杜山别等四人，臣等详加讯问，据供“十五日官兵过沟攻卡，韩一提巴拉带人守卡，被官兵将韩一提巴拉杀死卡内，有带伤贼人逃回营盘告知，苏四十三见众人害怕，不敢上前，亲身拿带刀矛同马得明、海朝宗、张怀德、张汉催众迎敌，向前攻扑；彼时官兵枪箭甚多，苏四十三等俱被打死，贼营中被官兵杀死并带伤的有三百多人；现在退回华林寺居住者尚有韩黑提卜、马作南两个头人并能打仗者大小二百多人，因韩黑提卜等二人不是大头人，众人也不甚听他们的话，但各人怕死，不肯出来”等语。查此次过沟夺卡，奋勇官兵、屯练、降番俱属出力，而降番尤为鼓舞先登。阵亡三等待卫吉尔坦保、拜唐阿塔克达那，受伤官六员：乾清门侍卫那木扎、参将阿什达、祥保、游击皂王保、都司汪启、千总郭明宗；兵丁内阵亡、受伤者尚属无多，俟详查明确，另行造报。现在贼人止有华林寺及寺旁板棚土屋帐房一处，前挖沟壕一道死守，地更逼窄，无难奋勇扑进。但困兽犹斗，而我兵仰攻，贼人于华林寺上放枪抵御，恐不免损伤。此时首逆及紧

要头目俱已杀死，所存不过败残贼党，更不值伤我官兵。现令官兵四面紧围，架炮轰打华林寺，俟贼人困殆即乘势扑进，将余党剿戮净尽。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此次官兵杀死贼匪阿浑五人，内周阿浑系河州新教回民，该州于逆回启衅时即拿获监禁，后闻苏四十三等往攻河州，因周阿浑系待讯人犯，难以即行正法，又恐被贼人抢去，随将伊腿铡断，嗣经贼匪攻破河州夺去，此次被官兵直入板棚内杀死。马得明亦系河州新教，在洪济桥、唐家川等处掌教，苏四十三过洪济桥时，该犯带同附逆回民从至兰州。至张阿浑二人，一名张怀德，陇西回民，系马明心表侄；一名张汉，安定回民，系马明心表侄婿，从至兰州，为王廷赞放出予贼者。又，海朝宗系兰州城外海家滩新教回民，四月中旬，伍弥泰、仁和、马彪公同商酌，欲遣人至贼营明切晓谕解散党羽，擒献首犯，马彪随令海朝宗前往，被贼留住未回。查周阿浑等四犯甘心从逆，罪不容诛，律应缘坐。至海朝宗虽系马彪遣往被留，但闻该犯在贼营即称阿浑，与苏四十三等同坐议事，且为贼人打仗受伤，不法已极，其家属应一并缘坐。臣等现在将各该犯家属查拿到案，照例治罪。至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罪恶滔天，神人共愤，律应寸磔，今于对敌时杀死，实不足蔽辜。所有该二犯家属，应即于省城尽行正法，以快人心。至马彪遣海朝宗前往贼营，

臣阿桂等到兰州数日后该提督即向臣告知，臣思其言是否确实，欲俟拿获海朝宗讯问明白再行具奏。今海朝宗既被官兵杀死，无可究问，臣即询之伍弥泰、仁和，金称实系公同商酌，并非马彪私自遣去。但马彪既未专折奏闻，伍弥泰彼时正在总办，亦未具奏，均有不合，谨据实奏明。再，节次脱回老教虽查系三月二十九日护送勒尔谨到兰，遇贼打仗被其裹去，但伊等裹入贼营已经数月不即脱回，显有从逆情节。臣等以其父兄弟现在随同打仗，未便即将伊等正法。其自上月十九日以后脱回者，明知贼势穷迫始行投出，希图宽免，实属法无可赦，臣等俟剿贼完竣后再行办理。均奏入。

上谕内阁曰：此次围剿贼巢，馘斩首逆，海兰察、明亮屡次率众争先攻夺贼卡，歼戮甚多，实属首先奋勇出力，并哈当阿著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员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别咨部议叙。其阵亡之三等侍卫吉尔坦保，著交部照例给与恤典。拜唐阿塔克达那，并著加恩照蓝翎侍卫例议恤。此外受伤各员弁及阵亡、被伤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明，照例给予优恤。至此次川省降番尤为鼓勇先登，内受伤者著阿桂先加赏赉，其余一概再行赏给一月钱粮以示奖励。其首逆苏四十三首级，并著传示各省，俾回民等共知儆戒。再，阿桂等奏此次官兵杀死逆党阿浑五人，查此内海朝

宗一犯系四月中旬伍弥泰、仁和、马彪遣赴贼营晓示，被贼留住即称阿浑，与首逆同坐议事等语。伍弥泰等身任将军、提督，俱有奏事之责，既经遣入赴贼营晓谕，又复被留未回，何以并未陈奏，直待阿桂等查出？甚属错谬！伍弥泰、仁和、马彪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本日已刻递到阿桂等八百里奏报之折，知本月十五日官兵直扑贼营痛歼贼众，所有首逆苏四十三等俱经被杀，割得贼人首级一百二十余颗等语，已经降谕旨分别议叙、议恤矣。此时余党无多，且要犯、首犯已皆歼毙，所余不过败残贼众，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实不可解。但此时自不值复烦我官兵用力攻剿，只须围守严密，或待其饥渴自毙，便可乘机擒捕。惟在扫除净尽，不致漏网为要。至苏四十三虽已不能生擒槛送、尽法处治以快人心，但其党恶要犯中尚有韩黑提卜、马作南二犯均系头人，如能设法生擒，解京审办，亦可跟讯贼人起事的确实情，尽法处治。至苏四十三首级，当照康熙年间办理噶尔丹之例，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再，此时剿捕余匪自属易办之事，所有由京派往之海兰察、额森特及侍卫、官员等，著阿桂酌量，如将来办理余党尚需伊等带兵，则仍行暂留；倘已无需多员，或就其中酌令陆续先行回京，并传谕伊等到京后准其在家休息，俟八月初再赴热河，以示优恤。

同日，上又諭內閣曰：此次剿灭撒拉尔贼匪，海兰察甚为奋勉，著加恩将伊子安禄授为三等侍卫以示鼓励。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二

己亥（1781.8.17）

阿桂、李侍尧奏言：贼匪败残余党退入华林寺死守，官兵拿立木栅四面紧围，架炮轰打。至六月十六日亥刻，贼二百余人奋力来扑，海兰察、明亮督率守卡官兵奋勇剿杀，枪箭齐发，贼人于枪箭丛中拼死跳入沟内，直至木栅边，希图扳开木栅乘隙窜逸，俱被我兵刀砍矛戮杀死沟内，余贼始仓遽窜回。是夜杀死贼人数十名，割取首级九颗，贼始不敢于夜间复出冲扑。又有连日投出老教三名，经臣等详加询问，据供“头人马作南伤重身死，至贼营所余雨水业经臭败，众人饮用二日，至十八日俱已断绝；十七日晚，贼党有因争水互相残斗，杀死三人”等语。臣等伏思贼营首逆及紧要头目俱已杀死，此时虽止存余党三百多人，如尽数生擒，尚可审究谋逆情节，择其稍关紧要者解送行在尽法处治；若即督令官兵进扑，贼人设或抗拒，势不得不尽力剿杀，又复歼戮无遗，是以稍迟数日，俟贼人受渴困殆即进兵搜捕，逐一擒拿，一面令官兵拿栅进逼，施放枪炮，预备一拥扑入。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甘肃收捐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本色粮石。乃开例之始，一面奏

立规条，一面即公然折色收捐，情弊显然。王亶望仅以“责成道府查禁结报”希图诿过，又称“意在捐多谷多，一任通融办理”，更属狡饰。及王廷赞任内改归首府总办，竟定以五十五两一名收捐，将银两发交各州县买补。如五十五两之数足敷采买，则必甘省连岁丰收，市粮充裕，何以又需报灾赈恤？若不敷采买而令各州县经手，又必有短价勒买及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通同肥橐，种种情弊皆不出圣明照察之中。臣等现在公同熟商，设法跟求，一有间隙即严切究审，务令水落石出。

同日，阿桂又奏言：甘省收捐监粮，惟开例之始为多，近来报捐者已属寥寥。臣将历年所捐数目比较，惟乾隆四十一年王亶望任内收捐监生至六万三千余名为最多，而是年赈恤案内所动粮数至一百七十余万石，亦较历年为甚，其中情弊，王亶望百喙难逃。但在浙省讯问，王亶望恃无质证，仍恐转辗狡饰，似应将王亶望即行提解进京，臣陆续查有款迹奏闻时，即可敕交刑部堂官提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三面质对，以成信讫。均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阿桂等奏，贼匪败残余孽尚思趁夜冲扑，希冀逃窜，实为可恶。然此时我兵拿栅严密围攻，无虞窜逸，自应待其困渴已极即可一鼓成擒。此事苏四十三攻犯兰州，被官兵击败后

即死守华林山，不复散往他处，俾我兵得以拿栅环攻，尽数剿杀，益信上天嘉佑之恩。再，阿桂等覆奏查办监粮折色一案，此事既已发觉，断不能置之不办，即结报之道府亦应查明参奏。至王亶望任内捐收最多年分报灾亦较重，其中情弊自属百喙难逃，阿桂等谅能彻底严查以成信谏也。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钦奉谕旨“兰州、河州民人为贼蹂躏，应如何加恩优恤之处，查明具奏。钦此。”臣等遵查该处民人至四月中旬后陆续来归。臣阿桂抵兰，谕令地方官设厂放赈。前此流离颠沛之民，今已渐次安集。惟是兵燹之余十室九空，兼之栖息无所，葬埋乏费，牛马被掠则无畜可耕，地亩抛荒则收成无望，自应仰体圣恩从优抚恤。臣等伏查被贼焚掠贫民应如何优恤之处向无成例可循，惟甘省乾隆三十年宁远、伏羌、通渭等县地震奉旨优恤案内将压毙人口每大口给埋葬银二两，小口七钱五分，倒塌房屋每间给银二两，生存人口每口先给粮一仓斗；初赈不论大小口赈给粮二仓斗；再普行加赈一个月，每大口日给京升粮八合三勺，小口四合一勺五抄；倘有禾苗被灾者，入于灾伤案内分别办理；又，赏给器具银一两；压毙牛只每只借给牛价银四两，分作四年征还；又奉旨将宁远、伏羌、通渭三县该年应征钱粮一体蠲免在案。此次兰州、河州被贼焚掠，贫民困苦情状实堪悯恻，蒙皇上轸念灾

黎，施恩优恤，似应仿照地震灾民之例办理。凡有伤毙人口，每大口给埋葬银二两，小口七钱五分，烧毁房屋每间给银二两，生存人口每口先给粮一仓斗；初赈不论大小口赈给粮三仓斗；被掠牲畜每牛马骡一匹头借给价银四两，每驴一头借给价银二两，分作四年征还；务农民户每户赏给器具银一两。其省城内外及河州附近一带贫民业于闰五月初一日起先行开赈一个月口粮，至续归之户，一体赈恤，以广皇仁，以苏民困。臣等现在飭令司道督率地方官确实查明办理，务使穷民均沾实惠。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阿桂等奏甘肃应行抚恤事宜，请将兰州、河州地方照乾隆三十年宁远、伏羌、通渭三县地震之例办理等语。此次甘肃兰州、河州等处猝被逆回焚掠，急宜加意抚绥以苏民困，所有该处应征本年钱粮著加恩概行蠲免以示优恤，该部即遵谕速行。其余所奏恤赏各事宜，并著行在户部速议具奏。旋经户部议覆：应如所奏办理。得旨：如议行。

臣等谨案：自逆回肆扰占据河州并侵犯省城关厢，居民不免失所。皇上厯念痼痍，于贼匪滋事之初即屡降谕旨令查明实在情形加恩优恤。臣阿桂等仰体皇仁，奏请抚恤各事宜，即蒙敕部议覆，迅速允行。我皇上宵旰勤求，俾蹂躏之余得以早登衽席，是以边氓虽经兵燹，而元气不久旋复也。

七月乙巳（1781.8.23）

阿桂、李侍尧奏言：贼匪又于沟边连夜收拾木卡，三面共有十余处。因上次我兵用挠钩钩开木板土袋夺卡过沟，更加填筑坚实，且将木植纵横排列，密布如鹿角，以为贼卡外护。二十一日，有投出老教一名，询据供称“贼营尚有韩黑提卜、韩六十个数头人，又有小木撒（系苏四十三徒弟）传语众贼，以‘若即投出，即违弃教门；务须同死，方得好处’系苏四十三遗言，各宜遵守，至贼人断水，业已三日”等语。臣等揣度贼人业已受渴困殆，拟即于二十三日进兵剿捕。无如二十二日竟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卯刻始止，贼人又资接济，势不能待，因即派兵乘贼人初得水饮、精力未复之时于巳刻扑进。贼人虽不敢出卡迎拒，尚于卡内放枪掷石拼死守御，而雨后润湿，官兵抛掷火弹，其板棚、木卡不能延烧。惟时我兵枪箭齐发，贼人虽多死伤，不肯溃散。臣等因官兵攻扑已久不免损伤，至申刻传令撤回。二十六日寅刻，海兰察、明亮率同彰霭、泰斐英阿、福宁、明山、阿兰保、海禄、哈当阿、鄂辉、阿尔都并章京、侍卫，带领奋勇官兵由正面进攻，策卜坦、三德、德宁带领守卡官兵及老教土兵由西边攻扑，舒亮、仁和、武灵阿带领本卡官兵及屯练、降番由东面攻扑。我兵直至壕边，贼人于沟内、卡上奋力抗阻，且贼人旧存板

棚土屋、帐房连接紧密，卡边地势狭窄，又因躲避官兵枪炮刨挖沟壕纵横数十道，日间总于沟内行走，坑坎既多，又有板片木植拉杂蓬盖，我兵至此眼目既不能远及，手足更无从舒展，久攻无益，因于辰刻暂行撤回，令稍休息，传集将领弁兵整饬鼓励，复于午刻乘贼人不备奋勇复进，一面抛掷火弹，一面扑入贼卡痛加剿杀，将沟卡尽行占得，并将沟内及守卡贼人杀死，余贼窜回华林寺。我兵三面枪箭追击，杀死更多。海兰察等即督率官兵将华林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尽行烧毁，其内积存粮食、衣物亦多一并延烧，夺获贼人鸟枪、刀矛无数，并于贼人窟穴旁寻得窖水土坑二处，即用土填筑。此时贼人虽心胆已裂，尚于华林寺土墙孔隙及寺墙外沟内放枪死守。天已将晚，因在所得贼人沟卡边遍拿木栅一层，以防贼匪乘夜来扑。此次杀死贼人一百余名，割取首级五十三颗，生擒一名马格拉五，讯据供称“此时华林寺内大小贼匪及受伤者约尚有四百余人，本日仓遽窜回，粮食不能携取，所积雨水之处又被官兵占得，寺内存水无多，不敷两日饮用”等语。连日官兵奋勇攻扑，损伤稍多。阵亡官四员，由乌什年满进京告请存营效力之三等侍卫全海、西安防御罗密、都司张进贤、千总蔡珏；受伤官三等侍卫阿禅保、逊济奈、蓝翎侍卫玛图纳、参领阿满太、佐领西尔们、八十七、副将富舒、参将赵继鼎、游击程鹏翼、都司马得、高人杰、守备李基、革职

副将李天祐、降番头等侍卫木塔尔、三等侍卫丹把西拉布，又，前锋鄂木西奈、护军巴雅尔图俱打仗受伤；其余满、汉、屯、土兵丁阵亡、受伤者，俟详查明确另行造报。现在贼人所占不过一华林寺，势更浅窄，几无容身之地，且屡被剿杀，穷蹙愈形，自无难即日蕲事。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阿桂等奏攻剿逆回余党，将华林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尽行烧毁，杀贼一百余名；此次阵亡官员系三等侍卫全海、西安防御罗密、都司张进贤、千总蔡珏等语。全海等奋勇剿贼，临阵捐躯，殊为可悯，著交该部照例优恤。至革职副将李天祐打仗受伤，著加恩赏还副将，仍带革职留任，俟四年无过，方准开复。又，降番内头等侍卫木塔尔屡经奋勇出力，前已恩赏银两，此次又复受伤，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其三等侍卫丹把西拉布，著加恩赏给二等侍卫以示鼓励。其余受伤各员及阵亡、受伤之满、汉、屯、土兵丁，俱著阿桂等查明，一体照例恤赏。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贼党垂毙之时尚敢抵死抗拒，伤我官兵，实堪痛恨！但逆犯自知罪大恶极，自不得不为苟延残喘之计。想官兵四面围攻，且又将华林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尽皆攻得，进拿木卡，贼仅踞华林寺内，为地无几，想不日亦即可歼灭净尽。惟在防范严密，不使一名乘间窜逸。至现在尚有逆匪头目韩

黑提卜、韩六十个及苏四十三徒弟小木撒等在贼营率众抗拒，必得此三犯生擒解热河审办，尽法处治，以彰国宪。再，阿桂等前奏撒拉尔回众共有十二工，人数自必甚多，此次作逆之苏四十三等不过其中之二三工，将来事平之后，须于善后事宜案内将此数工归地方官妥协经理，使永远敦宁之处，著传谕阿桂等详筹妥议。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捐监首严折色，以防百弊丛生。乃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开例之始即公然折色收捐，业经王亶望供认不讳，而彼时各道府并不盘查监粮有无亦即假捏结报，共为欺罔，若非染指分肥，通同舞弊，何以一力担承？臣等伏思此事所关甚大，虽历时已久，人数众多，不可不逐一严参，彻底跟究。所有王亶望任内假捏结报之历任道府、直隶州知州，谨详悉查明参奏，请旨将道员内升任甘肃藩司王廷赞、现任江西藩司秦雄飞、甘肃臬司福宁、甘肃西宁道刘光昱、四川川北道熊启谟、甘肃安肃道奎明、浙江宁绍台道蒋全迪、河东盐运使程国表、山东粮道观禄，知府各员内现任甘肃凉州府知府汪皋鹤、广东高州府知府周人杰、甘肃甘州府知府钟赓起、甘肃宁夏府知府张金城、泰陵郎中观亮，署知府各员内现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康基渊、甘肃秦州直隶州知州侯作吴，直隶州知州各员内现任刑部员外郎觉罗彦方、湖北安陆府知府姜兴周、甘肃巩昌府知府宗开煌，署直隶州知州各员现任甘肃灵州知州黎

珠、甘肃宁夏县知县宋学淳等现任官二十一员革职。除王廷赞及觉罗彦方现在京中、请敕交刑部就近审讯外，其在甘省各员，臣等即一面究讯。至现任他省人员，应令刑部行文各该省督、抚委员押解来甘质讯。又，丁忧、事故潘时选、德明、奇明、黄元圮、博赫、郭昌泰、陈之铨、崧柱、吴鼎新、魏椿年、瑋泰、杨士玠、李承瑞等十三员，应请敕交吏、刑二部查明，如已补官，一并革职押解；其已经革职者，亦行文原籍督、抚派员解审；即病故各员亦查明知照，以便定案时扣除。至王亶望升任以后各道府虽系相沿结报，罪亦难辞，俟臣等审明陆续参奏。再，现任甘省道府缺出甚多，除另折奏补外，一时实无妥员委署，应令被劾各员暂留顶带办事，俟新任到日再行交代。臣等有应行讯问事件即传集究审，亦无虑其弥缝掩覆。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查办监粮折色收捐一事，现向按察使福宁、巩昌府知府宗开煌严切究讯。据福宁供“开捐之始即系折色，并未交粮上仓，藩司原属知情；其实收王亶望总交兰州府存贮，给发各州县，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各省捐生俱赴兰报捐，而各州县亦就近在省填捐；至各属折色银两并未见买补归仓，多系放银抵粮；盘查既属具文，按季出结亦系虚应故事”等语，宗开煌亦有“四十一年署安西州任内，敦煌、玉门两县册结，因未曾到任盘查详请展限，王亶望

不准，只得在省城出结”之供，是王亶望明知各州县系折色收捐，徒取道府一结为异日诿卸之地。据福宁供“各属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或于总督具奏后藩司补取道结，或取空自由藩司填定，从未亲往勘验；即放赈时亦从未亲身监视”等语，其中情弊已属显然。且臣等检查王亶望任内各属报捐实收及开销赈恤原案，即如皋兰一县于乾隆四十年捐实收四千八百张，应收粮十九万一千九百余石，是年即开销赈恤粮十五万五百余石、银一万七千二百余两；四十一年共捐实收八千张，应收粮三十二万石，是年即开销赈恤粮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余石；其余各属虽参差不齐，大约多捐者赈恤必多，其无灾赈地方，则报捐亦少。是王亶望发给实收之多寡，竟若预知各属被灾之轻重而定数者，其为通同侵蚀、任意开销已无疑义。至甘省上下如何舞弊分肥之处，臣等查阅王廷赞致福宁原札内有“前任升司于额收公仓费银外，各属请领实收每张议收银一两，以给上下各衙门吏役杂项之需”等语。查监生每名交公费银四两，以二两解部，以二两作各衙门书吏公费，自五钱至二钱不等，定数不为不多。乃王亶望复于此外议收杂费银一两，是明知捐监一事弊窦多端，借此取悦众人以塞其口。且王廷赞到任后，又于杂费银一两外每实收一张索银一两，此众所共知，谅王廷赞亦无从隐讳。若王亶望之舞弊分肥，臣等询问福宁，据供“王亶望在藩司任

内，各属给发实收多少由其专主，报灾轻重由其议定，厚薄因人而施，自有交通染指情事；即伊升任后，无人不知其拥厚资而去；但当日如何婪索，属员如何馈送，不能指出实在凭据”等语。臣等伏思此事总不过首府、首县数人经手，闻王亶望到任后即稟知勒尔 谨，将蒋全迪奏调兰州府承办捐监事务，而王亶望即将实收交首府存贮，转发各州县，并于杂费一两内议给首府衙门三钱，是即勾通舞弊之据。且蒋全迪在兰州府任内捐升道员，人亦有言其得厚资者。该员现任浙江宁绍台道，已于假捏结报案内另折参奏，请旨革职，应一并提解至京与王亶望质讯。再，王亶望任内初开捐时之皋兰县知县程栋，现已捐升刑部员外郎在京供职，应请敕交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就近传讯，令将在任时如何冒销、如何贿求各款逐一供明，俟王亶望到时质对，无难水落石出。臣等现亦提到王亶望在任时接任皋兰县已升狄道州知州郑陈善严切究讯，据供“王亶望声名狼藉，通省皆知；有要捐的监生，将监生名姓开单交给州县，令其用印填捐，并不发给银两；再，四十年程栋办理賑恤案内，有运送适中统散賑粮脚价银二千四百余两，系我例应补领之项，王亶望并未发银”等语。臣等查王亶望任内四十、四十一两年所有皋兰县开销此项脚价银六千六百余两，即以通省均未给发而论，亦不过三万二千余两，王亶望之贪婪当不止此，然此亦侵蚀之

一端。其通省如何冒赈开销之处，现在设法研求，俟讯得确情，续即具奏。均奏入。

上谕内阁曰：前以甘省收捐监粮一案私收折色、冒赈浮销、上下通同舞弊既经发觉，不可不彻底查办，因屡传谕阿桂严切详查，据实参奏。今据阿桂等将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种种弊端已全行查出，此时即将甘省大小各员一并革职审究，亦皆罪所应得。但此事总在藩司为政，其次则首道、首府、首县勾通侵蚀，为弊较多。此外各道、府、州、县虽弊窦亦皆不免，而此时尚未查明，无庸遽行办理。所有前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前任皋兰县知县程栋自当革职拿解兰州严审；此外各员著交吏部查明，其曾任兰州本道首府及首县者，著即一体革职拿解兰州审讯；其余各道、府、州、县，并加恩免其提讯，著该部查明再降谕旨。至王廷赞前来行在时，令军机大臣传旨讯以监粮一案，伊坚称并无情弊；后遣令回京候旨，又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覆讯，并传示朱笔谕旨，以伊之生死在实供与否，令其自定，朕不食言，乃伊仍只供办灾以少报多、以轻报重难保必无，而于一切情弊始终不肯供吐。今阿桂等业已跟究明确，弊窦甚多，是王廷赞之罪更不能复加宽贷。王廷赞著革职拿问，解交行在，俟王亶望解到时，交军机大臣一并会同行在大学士、九卿质讯。

辛亥（1781.8.29）

上谕内阁曰：本日据吏部查奏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通同折捐冒赈之首道、府、县各员，除蒋全迪、程栋已经革职拿问外，所有曾任兰州道之秦雄飞、熊启谟俱著革职拿问，交与阿桂等严审。至三十九年甘省开捐监粮以来即在王廷赞任内之道、府、州、县均属通同舞弊，自应一体严审。所有已经查出之前任兰州道陈庭学、现任兰州道图萨布、前任皋兰县知县郑陈善、杨德言，亦著革职拿问，交阿桂等并案严审。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

壬子（1781.8.30）

阿桂、李侍尧奏言：本月初五日，海兰察、明亮派奋勇官兵及屯练、降番在木栅边照常放炮打石，使贼人不备。午刻，海兰察、明亮率同侍卫、提、镇督率弁兵直至坏墙边，先将树枝草捆隔墙撩入，填满沟壕，然后抛掷火弹，施放火箭，引火焚烧。其时贼人尚于墙边抵死抗拒，我兵站立壕边向内枪箭齐发，剿杀甚多，火势益炽，贼人不能存住，始纷纷退窜华林寺殿屋，虽已击坍，尚存一角及围墙，贼人在内藏匿死守。我兵一面施放枪炮，一面运送树枝、草捆及木植、板片，将沟内之火用土填灭，直过沟壕，用树枝等物撩积寺基，抛掷火弹烧起。贼人抵死冲扑数次，俱被官兵枪箭打回。酉刻，寺内残坏屋檐被烧坍倒，贼人打死、烧毙者甚多，始遑遽窜回华林寺后墙边及两厢房墙圈内藏匿，放枪掷石尽力抵御。官兵正欲乘势将烧残木植抛入墙围，再用树枝草捆一并填烧，令贼人不能存立，其时已至亥刻，黑夜难以用力，因暂将官兵撤回。初六日黎明，海兰察、明亮率同彰霭、泰斐英阿、福宁、明山、阿兰保、多尔济色布坦、海禄、哈当阿、三德、德宁、武灵阿、鄂辉、阿尔都并侍卫、章京，带领奋勇屯、土、官兵由

华林寺前扑入，并预行分飭舒亮、仁和、马彪、罗江鳞、策卜坦等各带本卡官兵预备贼人分窜，即协力擒剿。卯刻，我兵抛掷火弹，枪箭齐发并短兵砍杀，贼人窜入后墙壕内及烧毁房基潜匿，官兵缘墙而上，站立墙头向下放枪掷石，打死壕内墙角贼匪甚多，众兵奋勇扑进，擒拿剿杀。其时有贼人百余从西边滚下直礮，我兵随后追杀至平坦处，又有仁和、马彪等率领本卡官兵将贼人重重围裹在内，擒杀净尽，其华林寺后躲藏余贼亦歼戮无遗。共生擒贼人六七十名，割获首级四百五十颗。阵亡由京派来之司鞍果伦察、屯练土外委郎卡太，受伤副护军参领达萨甬、蓝领侍卫万济甬、亲军哲克、屯练巴图鲁土把总郎思甲，军机处行走户部员外郎舒濂亦带箭伤。其余阵亡、受伤兵丁，俟查明造报。查逆回于光天化日之下辄敢肆扰不法，实属神人共愤，苏四十三攻犯兰州被官兵击败后即同众死守华林山，不复散往他处，俾我兵得以拿栅环攻，尽数剿杀，皆由圣主洪福，上天眷佑。而臣等奉命督办，虽迟至三月余将贼人歼擒净尽，不致一名漏网，实仰仗皇上天威得以成事。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安定县马明心家属及其心腹徒弟并伏羌县为伊欽银之新教阿浑与各逆党家属，业经派按察使福宁前往督率地方官按名查拿解省审办。如此间讯出各该处果有从逆回民，即行一并严办。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于四月初旬自兰州窜

回，被土兵剿杀及淹毙者二百余名，又陆续拿获正法者百余名，随贼打仗伤死者三百余名，现在该数处所存新教余党谅已无多。此外不过查拿各该犯缘坐家属，亦属易办。臣等已提到该处烟户册挨查，并檄调河州知州谢桓至省面询情形，仍向现拿各逆犯严切跟究，实力妥办。总之，搜捕逆党务期净尽根株，必不使复留余孽。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贼匪肆逆以来所有从贼各犯，省城正法二十名，河州、西宁二处正法五十七名，业经具奏在案。嗣省城盘获从贼各犯及由河州、循化等处提解至省审明应正法犯人二十六名，又，循化厅文武员弁带领老教土兵陆续搜获新教逆犯及妇女幼孩共三十四名口，俱经分别核办。内韩阿浑即马六十七一名，前据省城拿获贼匪供称“该犯与苏四十三带领贼人分路滋扰，一至河州，一至循化；苏四十三困守华林山尚望其救援”等语，嗣据旧教土司拿获解省，臣等严切研鞫，据该犯供“三月间起事时，苏四十三令其纠约各庄未到新教随后接济，该犯纠约三百余人，尚未齐全，即被循化官兵带同旧教土兵冲杀擒拿；该犯藏匿山中几及三月始被搜拿”等语，是贼匪所供分路滋扰事属有因。且闻该犯在撒拉尔地方为新教众回所信奉，与苏四十三相同，其贼人未到河州以前谋逆起衅各情节可以向其跟究，应解送行在办理。其余各犯业已随时正法。至现在省城及各处监禁之逆贼妇女幼孩三百十五名口，除将苏

四十三、韩一的巴拉家属十一名口业经正法外，余俟遵旨分别发遣。均奏入。

上谕内阁曰：本日据阿桂等奏歼擒逆回余党净尽一折。逆匪负隅固守，官兵得以全数剿杀，竟无一名漏网，实堪称快。除海兰察等已于阿桂等前次奏捷时交部从优议叙外，所有此次打仗阵亡之司鞍果伦察，著加恩照蓝翎侍卫例给与恤典；屯练土外委郎卡太，并照土千总例议恤；受伤之屯练巴图鲁土把总郎思甲，著加恩以土守备用；此外受伤各员弁及阵亡、被伤官兵，著阿桂等查明照例优恤；至军机处司员户部员外郎舒濂亦带有箭伤，著加恩赏戴花翎；其屡次打仗奋勇受伤之头等侍卫木塔尔，前已赏给二品顶带，著再加恩，遇有四川管理降番之副将缺出，交该督酌量题补。

臣等谨案：贼首苏四十三及党恶要犯已就诛戮，且粮食毁尽，存水无多，贼匪已无可倚恃，乃狼戾性成，于窜入华林寺后，鱼釜游魂，尚敢死力抗拒，直至官兵树栅火攻，始将败残余丑殄灭无遗，此实贼党戾气所钟，自致聚歼，竟无一人幸逃法网。天道之昭著与王法之森严，并足垂戒于万世云。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此次剿捕逆回，虽因其死守抗拒迟至三月有余始行歼灭，然使贼于一月前冲突而逃，剿捕正自费力。今乃占聚华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数歼擒，竟无一名漏网。仰赖上天嘉佑，

朕愉快之余，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称马明心家属、徒弟并伏羌县歛银之新教阿訇与各逆党家属已委按察使福宁前往查办等语，所奏甚是。此等从逆回民露有形迹证据者必须全行搜查，不可稍存将就了事之见。至省城及循化、河州等处监禁逆犯之妇女幼孩人数甚多，著阿桂等查明，将应发烟瘴者即行分别发遣，毋令久稽监狱。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首逆苏四十三首级，当官兵奋勇追剿，其如何被杀及为何人所杀缘由无从查询。及至陆续呈验，令韩阿浑等及伊妻女认出时，当即飭令官兵务将尸身寻获，而其时所有割获首级众贼尸身俱为官兵砍碎，实无从辨认，是以即将苏四十三及各头目首级悬挂兰州各门号令。今奉旨将苏四十三首级传示各省回民住居地方，臣等伏思马明心虽未有助逆实迹，然其创教启衅，实系祸首罪魁，现令刨出尸身，剝骨扬灰，其首级一并同悬示众。所有苏四十三首级现已装盛木桶，并奉到告示颁发各省，每处悬示数日，俾回民共知儆戒。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办理贼匪余党一事，其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陆续搜捕剿杀已有五百余名，纵有余孽，已属无多。至安定、伏羌等处亦无需带兵搜捕，毋庸海兰察等在此帮办。臣即令明亮先行驰赴行在，海兰察、额森特、舒亮随后亦即带领侍卫、官员起

程。再，土司杨宗业番兵一千二百名及保安土兵一百名俱于六月二十三等日飭令分起回伊番地讫。又，西安先撤回满兵一千名，宁夏先撤回满兵五百名，亦于七月初一等日分起自兰州起程。其西安副都统萨炳阿，即令带兵回陕。均奏入。报闻。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遵旨传集司、道及在省之府、厅、州、县各官反复开导，讯究冒赈舞弊实据，令其逐款开出。兹据兰州知府陆玮、巩昌府知府宗开煌、平凉府同知闵鵬元、兰州府同知善达、署肃州知州州同董熙、狄道州知州郑陈善、皋兰县知县候补知州杨德言、皋兰县知县蒋重熹、古浪县知县舒玉龙、永昌县知县林昂霄、山丹县知县万邦英、前任古浪县知县徐树梅、漳县知县夏恒等十三员将浮冒赈粮银数及被上司勒取交办物件等项用去银数逐一开写前来。臣等阅该员等开出各款，勒尔谨虽未向属员婪索多赃，亦曾收受宗开煌银一千两，且屡次交办物件，至送过往人情所用甚多；王亶望任内则无人不向其勒索多金，赃款累累，尤为贪纵；王廷赞尚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有交办物件情事。查甘省地瘠民贫，官场素称清苦，此众人所共知，勒尔谨等身为甘省上司更应稔悉，何以竟令属员买物赔垫，甚且公然勒索？是明知各该州县办理监粮赈恤大有侵渔，遂尔分肥染指。核之前次福宁所供“各处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或于总督具奏后藩司补取道结，或取空

自由藩司填定”等语，其为通同上下一气冒销舞弊已非疑义。臣等查各该员所供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而大局已破，百喙莫解，谨将陆玮等亲供录呈御览，请敕交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行在军机大臣分别严讯。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省收捐监粮一事，原因边陲地瘠民贫，应令仓储充裕，以备赈恤之用，是以复经允行。乃开例之始即公然私收折色，甚至通省大小官员联为一气冒赈分肥，扶同捏结，积成弊藪。既经败露，自不得不彻底跟究。现据阿桂等陆续查奏，历年情弊俱已水落石出。是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作为官吏肥橐之资，实属愍不畏法，为天理所不容。况办赈之事有滥必致有遗，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朕之所以严行穷究者，正欲剔除官吏积弊，使百姓实受赈济之益，并非因办赈有弊，转将赈恤之事靳固不举也。前恐各督、抚误会此意，或致有灾不办，曾经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但恐督、抚等仍未能仰体朕怀，且不肖之员或以于己无可分肥即于民视如膜外，其所关于民政者甚大。朕如伤在抱，偶遇各省偏灾，不惜多发帑金优恤，不使一夫失所，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各该督、抚务皆以爱民恤灾、使得均沾实惠为念，遇有地方水旱即详悉查勘，据实奏报，加意赈恤，断不可缘有甘省监粮之案遂尔因噎废食，以致稍有讳饰。倘如此申诫再三而督、抚等仍有蹈此者，经朕察出，必重治其罪！将此再行通谕中外知之。

癸丑 (1781.8.31)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山西巡抚雅德曰：连日令军机大臣严讯王廷赞，据供“有武威县知县朱家庆、固原州知州郭昌泰各馈送王亶望银两或二千，或三千，交坐省长随送进；朱家庆系汉军，已告病回京；郭昌泰山西人，已丁忧回籍”等语。著将朱家庆、郭昌泰二人各行提取，严讯确供迅速具奏。

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王廷赞供金县知县邱大英、西宁县知县詹耀磷各馈送王亶望银两二三千等语。邱大英、詹耀磷现任甘肃知县，著传谕阿桂等就近提讯，得有确据即严参归案办理。

同日，上谕内阁曰：据吏部查奏，王亶望、王廷赞甘肃藩司任内曾任本道首府、首县各员，除秦雄飞等八员业经革职拿问、图桑阿等三员现已病故外，所有前署兰州道之现任西宁道刘光昱、前署兰州府知府康基渊、前署皋兰县知县现任兰州府知府陆玮、现任皋兰县知县蒋重熹俱著革职拿问，交阿桂等并案审办。其捏结舞弊之各道、府、州、县，仍俟吏部查明具奏另降谕旨。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昨据户部奏甘肃监粮自开捐以后节据该督造报粮石并以各州县旧有仓廩不敷存贮，共请添建者二十六案，估需银一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经户部准令添建，即于所收捐监

仓费银内动支，造报工部核销在案；今查明此项既无本色粮石，则从前该省请添建仓廩何粮可贮？显有捏冒情弊，不可不彻底查办等语，所奏甚是。本日又据工部将甘省请建廩座现在核议及从前准销未销各案请一并敕交阿桂、李侍尧彻底查明具奏一折，与户部所奏事属一例。建立廩座原为收贮粮石而设，甘省自乾隆三十九年勒尔谨奏准开捐以来即私收折色，通省粮石尽属纸上空文，即现有之仓廩已为虚设，何得又请添建？其为捏报盖造、侵蚀公帑已无疑义。著传谕阿桂等将请添建廩座之各州县派令满汉军机章京分路前往查勘有无廩座，据实覆奏。

庚申（1781.9.7）

阿桂、李侍尧奏言：官兵于本月初六日歼灭撒拉尔逆回，将割获首级令前此被擒、现尚监禁之韩三十九及韩阿浑即马六十七逐一辨认，据认出头人马作南、马三十五首级，即于兰州各门悬挂号令。至生擒贼人内有马良海受伤甚重，于拿获后毙命，亦即枭取首级悬示讫。其唐宗弟等六犯伤重垂毙，不能取供，当即先行正法。尚余贼犯大小六十名，臣等详细研鞫，虽无紧要头目在内，择其人稍明白、于苏四十三起事及盘踞华林山始终抗拒官兵情形略为知悉、可备讯问、且伤痕尚轻、不妨起解者马达乌特、韩四个、韩三个三名，同韩阿浑及马

六十七、蕭得福共五名，交侍卫泰斐英阿、福宁、阿尔都管押，于本月十二日自兰州起程，解送行在审办。此外伤重贼犯二十五名于取供后先行正法，伤轻之三十一名于十二日致祭阵亡将士时正法，同陆续正法之前次拿获贼犯韩三十九一名，又，马牢沙等六名，及闰五月十九官兵拿栅围攻后节次自贼营投出之老教二十名一并开单进呈。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明亮已于初八日起程驰赴行在，罗江麟亦于是日起程回滇。初九日，海兰察带侍卫、章京、拜唐阿六员名起程。初十日，乾清门侍卫彰霭、明山、阿兰保起程。十一日，额森特、乾清门侍卫那木札带同侍卫、拜唐阿十三员名起程。十二日，乾清门侍卫泰斐英阿、福宁、二等侍卫阿尔都押解贼犯起程。十三日，舒亮带同侍卫、拜唐阿十一员名起程。所有阿拉山兵、旧教土兵并宁夏、凉州、庄浪满兵业经撤回。鄂辉带领屯练、降番亦于日内回川。此外，西安满兵及绿旗官兵亦即分起陆续撤回，俾道路不致拥挤。其将军、副都统、提、镇等俱随本管营兵按日起程。至副护军参领达萨鼐、蓝翎侍卫万济鼐、巴图，因受伤稍重暂留兰州，俟调养就痊再令起程赴京。均奏入。报闻。

同日，上谕内阁曰：前据阿桂等奏歼擒逆回余党，所有在事出力员弁业经降旨分别加恩恤赏。兹据阿桂覆

查明前次打仗时，汉、土弁兵内甘州提标守备马斌、四川千总唐万年、循化营千总萧福禄、延绥镇标把总孟学易始终在头敌打仗，奋勇杀贼并经受伤。马斌等俱著加恩赏戴蓝翎；凉州兵张世儒、固原兵洪光耀、延绥兵孙仲喜、王宁义上屋击打贼匪奋勇出力，张世儒等俱著即赏补把总；撒拉尔土司韩光祖、屯练巴图鲁蓝翎土把总阿旺、蓝翎土千总雍中依沙斯俱带兵打仗，奋勇杀贼，韩光祖等俱著加恩赏戴花翎；屯练土千总阿朋、土外委雍中朋、昂噶尔角克土千总阿结、别斯满土千总安尔多节次打仗杀贼并经受伤，雍中朋等俱著加恩赏戴蓝翎以示优奖。

壬戌（1781.9.9）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甘省监粮一案，据阿桂等查奏开例之始全系私收折色，并无实贮在仓。而以前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日地方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该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当日州县各官现在甘省者无难讯究得实，著传谕阿桂等即行确切讯究，令将袁守侗等往查时该员等如何挪移掩饰、其人役等如何通同弊混之处讯取确供，据实覆奏。

己巳 (1781.9.16)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派委按察使福宁前往安定县查拿马明心家属及心腹徒弟并伏羌县为伊斂银之新教阿浑等，嗣据该司禀称于七月初四日行抵安定县之称钩驿，距官川一百四十余里，该处山路丛杂，若多带兵役，恐致逃窜，转难搜捕，即督同安定令黄道巽选带干役数名星夜前进，于初五日巳刻猝至官川马明心家，擒获该犯堂弟马三娃即马廷美并马明心之妾张氏、幼子一名、女孩二口、马三娃之母孙氏，又获逆犯张怀德之妻马氏，并访得马明心之长子四十九久匿另庄回民马德裕家，随押令协差飞拿，将马四十九并马德裕及伊子马明耀获解；次日，又拿获外来从教之伏羌回民齐明、齐月、临潼回民拜得明、清水县回民萧明正、山西蒲州回民廉梓玉、新教教读马成祥、马明心表弟马朝林、另庄居住之车满仓、督押至县；又于县城拿获逆犯张汉之妻马氏、女二口、犯兄张柱妻李氏、子女四口，飭县分别解省；并查官川地方大小村庄俱系汉回杂居，其马明心所居官川堡庄内共有回民三十余户，分上、下堡，上堡系马明心等居住，下堡则系旧教；自马明心正法，从前无知被惑者俱各惊惶失措，情形甚属畏惧；至护送马明心之马成德、马如玉、马成林、马萨满拉即马如昌，亦经黄道巽选差弋获；该司于初十日行抵伏羌，即督同

该县逃差干役将斂银、附从各犯密拿；于十一、十二等日，据拿获马得建、马立格、马景元、马伏宾、马廷栋、马尚纪、马廷彩、杨凤鸣、马建业、马正邦、杨洪道、高兆元、马良贵、马荣贵、马成龙、齐有全一十六犯，先后拿获解案；并据该司禀称伏羌回民众多，当即传集剴切晓谕，惊疑尽释，感悔涕零，咸安堵如常等语。该司于回省之后路过陇西又拿获逆犯张明得、张怀德家属共十五名口，一并分起解省。臣等提集各犯逐一严加鞫讯，各供俱系新教回民，或向从马明心念经，称大徒弟；或不远数千里前来拜从；或与马明心交密，为之经理家务；或于马明心起解时直送至省；或于马明心正法后群聚诵经；或代马明心收银；或藏匿马明心之子；其伏羌县所获马得建等十六名，内马建业八名俱系新教阿浑，有纠约斂资者，有出银馈献者，有携银代送者，种种情节，俱各供认。惟金称与撒拉尔地方遥远，向不认得苏四十三，实无从逆情事；其伏羌县回民斂银一节，亦在苏四十三起事以前，并不知马明心已经正法等语。臣等因拜得明等俱系隔省回民远至官川拜从马明心，已属可恶，至马明心业经正法尚敢聚众诵经，实属愍不畏死。查马明心创教启衅至苏四十三藉端滋事，今安定各该犯附从马明心虽未敢乘机接应，公然通贼，伏羌各犯为马明心纠约斂银亦在苏四十三未起事之前，均与实在从贼有间，但既拜从马明心为师，甘心崇奉，

即与逆党无异，未便仅照“邪教为从”律定拟，应将附从马明心之马德裕、马明耀、马成禄、马成祥、马朝林、车满仓、马成得、马如玉、马成林、马如昌、齐明、齐月、拜得明、萧正明、廉梓玉、马得建、马立格、马伏宾、马景元、马廷栋、马尚纪、马廷彩、杨凤鸣、马建业、马正邦、杨洪道、高兆元、马良贵、马荣贵、马成龙、齐有全并前所拿获监候待质之马而立即马尚德三十二名概行正法以示儆戒；马明心堂弟马廷美即马三娃、张汉之兄张柱、张怀德之兄张怀雄、张明德之父张士荣、侄张二娃五名，照缘坐律概予斩决；马明心、张汉、张怀德、张明德之妻妾子女等共二十六名口分别发遣，其妇女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幼男发往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充军，并咨查拜得明、廉梓玉各原籍有无煽惑为匪情事。至唐家川、洪济桥等处从逆余党，已据布政使福崧等禀称业经搜获数十名及各犯家属数十名口，仍飭令再行实力搜拿，毋致漏网。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阿桂等奏，按察使福宁督率安定县知县黄道熨查拿逆回余党及应行缘坐各犯家属，不动声色，俱就弋获，且传集回众剴切晓谕，俾众心惊疑尽释，感激涕零，咸皆安堵，办理颇属得宜。福宁著加恩赏戴花翎，并著交部议叙。知县黄道熨著一并交部议叙，以示优奖。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逆匪滋事以后，据循化厅等处搜获各该犯属妇女幼男共五百名口，除陆续监毙并首逆家属正法共一百五十八名口外，现在各属监禁妇女二百五十九口、幼男八十三名。查各犯俱系新教回匪，其应行缘坐幼孩未便并发新疆致滋煽惑，应遵旨将妇女发往伊犁赏给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丁为奴，幼男发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地方充军。所有妇女二百五十九名分作七起，幼男八十三名分作两起，俱间日起解，檄飭营汛拨兵护送。其循化续行搜获犯属并安定、伏羌、唐家川等处拿获各犯家属，俟解到时亦即照例分别发遣。奏入。报闻。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前奉谕旨令甘省大小官员据实供吐，业将陆玮等亲供录呈御览。嗣据陆续来省之知府钟赓起、汪皋鹤、张金城、候补同知邱大英等十五名各将浮冒赈数及馈送上司并代买物件等项银数开送前来，臣等阅各该员供词虽尚有不尽，而上下通同冒赈开销各情弊业已供认不讳。臣等又接奉上谕“据王廷赞供，邱大英、詹耀璘等各馈送王亶望银两”等因，臣等复传集邱大英等二员严加诘问，邱大英供在金县任内两次送过王亶望银四千两，詹耀璘供在西宁县任内两次送过王亶望银四千两等语。该员等所供馈送情节相符，又有代买物件及送过盘费银尚不止王廷赞所供三千之数，应将该二员遵旨归案办理。现任兰州道图萨布

系上年十月到任，臣等傳訊該員，據供“我到任時，初賑、加賑早已辦過，今春展賑亦系上年辦定之案；至現在甘省造報捐監冊，只辦過四十五年夏季，其秋季尚未造報；我系十月到任，各屬所捐糧數並未出結”等語。臣等恐該員尚有索取屬員供應及銀物等事，復訊之前任皋蘭令楊德言、現任皋蘭令蔣重熹，金供圖薩布自到蘭州道任，首縣並無供應，亦未收受伊等銀物等語。可否將圖薩布暫免革職拿問，如續有查出通同舞弊實據，再行嚴參治罪之處，伏候欽定。奏入。報聞。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四

庚午（1781.9.17）

上谕内阁曰：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按律定拟、请示即行正法一折。朕酌核三人情罪，即予骈诛亦所应得。但其中稍有区别，不得不为明白宣示者。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例，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憚。嗣后王廷赞接任藩司，既知折色之弊，虽稟商该督欲请停捐，乃仍复因循观望，并不据实陈奏，且将私收折色一事议定改归首府办理，而一切弊窦仍未革除。若非朕特降谕旨令阿桂等密行查办，则始终蒙蔽，王亶望诸人竟得安然饱其欲壑，幸逃法网，有是理乎！今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等拿解行在审勘，所有伊等冒赈分肥、婪赃舞弊各款俱一一供认明确，俯首无词。夫国家任用总督、藩司，本欲令纠察属吏，遇有积蠹病民之官

随时举劾，俾民瘼得以上陈，而恩膏得以下逮。朕临御四十余年以来，无日不以敬天勤民为心，凡各直省偶遇偏灾，即飭地方大吏加意抚绥，降旨赈恤，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共见者。即查办此案，朕早有风闻，犹恐各督、抚或误会朕意，因噎废食，致将灾赈之事靳固不举，是以迟回未发者已二三年矣！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朕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俊、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即正典刑以彰国宪，王亶望著即处斩。至勒尔谨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因其平日尚属小心谨慎用为总督。从前逆回一事，原因勒尔谨养痍贻害所致，即收复河州，亦系布政使福崧在彼筹画，帮同办理。勒尔谨失机贻误，本即应正法，彼时朕尚从宽改为监候，今又于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等从中影射分肥，种种昏庸贻误，罪更难逭。但朕究以用人不当自引为愧，未肯即令肆市，勒尔谨著加恩赐令自尽。至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受恩甚重，乃于接任王亶望交代时不惟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有派买物件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之事，其罪亦难末减，况从前令留京办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审讯时，令

其将此案冒赈私收及王亶望婪赃等款详悉供吐，并朱笔传谕王廷赞，伊之生事总在此番实供与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乃竟始终捏饰，不吐实情，岂非自取其死？但究念兰州守城微劳，免其立决，王廷赞著加恩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交刑部按例入秋审。朕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至正，此事既经发觉，自不得不彻底查办。嗣后内外大小臣工益当互相砥砺，各凛冰渊，共矢爱民洁己之诚，毋蹈簠簋不饬之戒。所有办理此案前后情节，著通行晓谕中外知之。

臣等谨案：甘省封疆大吏不思洁己奉法，率属惠民，乃公然侵蚀冒销，蠹国病民，为从来所未有，浸至积戾召殃，致有逆回苏四十三之事，王亶望诸人种种劣迹始各败露。迨拿行在，皇上亲鞫于廷，复命大学士、九卿会勘，情真罪当，百喙无辞，爰明示惩创，以申国宪。从此吏治肃清，恩膏下逮，所谓“辟以止辟”者乎？

八月辛未（1781.9.18）

上谕内阁曰：昨行在大学士、九卿等审讯王亶望时，据供“署中亲友常有嘱托捐监之事，我就令属员填给实收送进，并未发给粮价”等语。此事夤缘热中之人王亶望既为嘱托属员捐监，自必又有加捐官职、铨选地方之人。若辈出身既不可问，倘任以地方事务，必致贿

赂公行、毫无忌憚，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不可不彻底查办。现在阿桂会同李侍尧查办捏灾冒赈之案，著即就近查明王亶望及其余道、府任内将子侄、亲友、幕宾令属员填取监生实收之人，现有递捐官职、铨选及分发各省试用者，查明一并革职；即现系监生并未捐官者，亦应追夺监照，按名褫革，俾知名器不可滥邀，以杜钻营幸获之弊；其余《四库全书》处效力监生内，如有经王亶望送给实收、滥邀议叙者，亦著一体斥革，仍加恩俱免其治罪；其总裁，朕俱加恩不问，但以后自当加慎，勿谓朕不教也。又，据程栋供蒋全迪亦有交首县捐监、不发银两之事，著一例查办。至甘省收捐监粮自王亶望始收折色，王廷赞旋踵其弊，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皆属滥厕成均，本应交部按名褫革，姑念人数众多，且尚系本生自出己资，与填给空名冒称实收者有间，著一体加恩免其斥革。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甲戌（1781.9.21）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查办监粮一案，将捏报灾赈之道、府、州、县通行查核，自乾隆四十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假捏结报之道、府、直隶州共五十三员，各州、县内未捐监办灾者只有十六员，其止捐监而未办灾者四十六员，捐监报灾者一百十二员，其收捐监生自数百名至数千名不等，开销赈恤粮数自数千石至数十万石

不等。臣等连日将现在省城各员严切讯问，据供馈送上司、代办物件、往来支应、捐修工程、日用花销各款大概相同。伏查各省报灾皆由灾民呈诉，地方官勘报后，又经府、道等逐层查勘，始具报成灾分数。甘省则一届夏秋，各属纷纷具报，而其准否、轻重，则总督与藩司面为商定，厚薄因人而施，多寡惟意所欲，除首县供应各上司、每年俱准多开外，其他或藉口冲途差务之赔垫，则浮冒亦多。至地居偏僻、缺也不甚清苦，如狄道、河州等处而多开赈粮者，大抵皆善于逢迎及加意馈送之人。藩司多给实收，非酬其素日之殷勤，即冀其将来之答报。捐监既多，不得不重报灾赈以开销。总之，通省大小各员联为一气，冒赈分肥，遂至积成弊薮，牢不可破。在各州、县，既藉冒赈为侵渔之地，势不得不稍为给散及冬间捐办煮粥、施衣等事以掩人耳目，边地穷民本无必欲报灾之念，转得年年食赈，并可邀恩蠲缓，亦所乐从，是以历年以来并无出而控告者，此皆实在情形也。虽现在各员所供尚有不尽之处，而其浮冒侵渔情弊业已水落石出，无难定案。再，此等劣员实属愍不畏法，为天理所不容。在我皇上所以严行穷究，止欲剔除官吏积弊，使百姓实受赈恤之意（恩），原非靳惜监粮为若辈所花销，而国家数百万帑粮亦不可悬宕无著，况此等贪黷之吏，即将家产查抄入官，亦不足抵其浮冒之数，岂可使尚拥厚资？是以陆玮、郑陈善、杨德

言、蒋重熹四员，臣等接奉革职拿问谕旨，即一面将伊等任所资财查封备抵，并行知前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原籍任所督、抚一并查抄。至道员刘光昱任所资财，亦已查封存记以备分赔。其离任而尚在甘省之陈鸿文等十一员，臣等另行查办外，其原籍并查明移咨办理。至已离甘省各员，凡冒销赈粮者，应请旨交吏部查明各该员旗、籍及现任处所，敕交留京王大臣及各督、抚按名查封，毋令隐匿寄顿，并即转饬讯问各该员，令其逐一供认。如已得实，即可定拟具奏；如或狡饰，即派员解甘质审，归案办理。其在省各员，因一时乏人委署，暂缓参革查封，俟拣发人员到甘，亦即分别查办。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省大小各员将灾赈监粮侵吞舞弊，上下联为一气，兹阿桂等在甘查办，其积弊始得尽破，现在阿桂等屡次查奏俱已得实。朕向有句云：“不为已甚去已甚”。今甘省积弊竟至已甚，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朕实无可如何矣！所有捏报各道、府、直隶州知州内，除按察使福宁首先供出、且经手事件较多、暂行留任外，其现任甘省道员奎明、文德、王曾翼、永龄四员，现任甘省各知府及署任知府宗开煌、彭永年、彭时清、钟赓起、汪皋鹤、张金城、郭燮、李本楠，又，现任甘省直隶州及署任知府侯作吴、黎珠、赵明旭、兴德、谢桓、朱学淳、董熙、厉学沂，俟简放分发人员到省，即著阿桂等传旨将该员一并革职，归案审办。其已离甘

省各员，现任盐运使程国表、原任布政使福明安、现任道员观禄、前任甘肃知府及现任知府潘时选、黄元圮、周人杰、诺明阿、富斌、德明、郭昌泰、观亮，前任甘肃直隶州知州及署知州博赫彦方、姜兴周、奇明、朱兰、王汝地各员，又，在京供认捏灾冒赈及馈送王亶望银两之前任武威县知县朱家庆一员，俱革职，交留京办事王大臣及任所、原籍各督，抚将该员提讯，录取确供具奏。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王亶望任内假捏结报之历任各道、府、直隶州，现在讯问伊等，止称积习相沿，通省如此办理，亦未肯将通同舞弊之处供出。即其所属州县平日有馈送逢迎情事，见道、府等尚未去任，未必不预留地步，安能据实指陈？况现在所有道、府、直隶州虽以原衔办事，伊等自知身犯重罪，革职审究即在目前，一切俱不能得力，恐废弛贻误，于地方大有关系。应请旨一并革职，并将道、府各员无论请旨简放及部选之缺均请皇上简员补授，准令驰驿迅速来甘。其直隶州知州，敕交留京王大臣于各部保举、奉旨记名人员内拣选三员分发来甘，臣李侍尧酌量奏补，则办事不致乏人，而地方亦有专责。奏入。

上谕内阁曰：阿桂等奏请简发道府各员迅速来甘，著交都察院堂官于满汉科道内保举堪胜道员者五员，六部堂官于满汉司员内保举堪胜知府者八员（此内户、刑

二部各保二员，其余四部各保一员），令其速赴行在，带领引见发往。

上又谕内阁曰：阿桂等奏甘省直隶州知州员缺需人补用，请拣选三员分发来甘等语。此项直隶州知州毋庸另行拣选，即著将前次留京办事王大臣拣选引见、未经发往之颜培天、任嘉春、吴貽桂三员由京驰驿迅往甘省，交李侍尧酌量奏补。

同日，李侍尧又奏言：据陇西、宁夏、宁朔、平罗等四县详报，七月初一二等日天降大雨，该处附近河湖人户猝遇水势涨溢，所种秋禾被淹，间有冲塌房屋，淹毙牲畜，臣随飭该管道、府亲加查勘。旋据查得陇西县属西、渭二河一带村庄、宁夏县属逼近黄河之通宁等十堡、宁朔县属附近十二连湖之玉泉等十三堡、平罗县属通义等十四堡被灾属实。臣一面飞飭各道、府督率该县等将被水各村庄分别成灾轻重，其被灾穷民先行加意抚恤，查明照例妥速办理。再，金县、靖远、安定、会宁、伏羌、碾伯、大通等七县，所被旱、雹、黄疸之处系在四五分以内，虽例不成灾，但收成均不免减薄。可否将该七县本年额征银粮缓征，俾民力益纾，出自皇上天恩。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肃捏灾冒赈一案经阿桂等查明，历年积弊俱已水落石出，不可不彻底查办。但恐各督、抚误会朕意匿灾不报，则大不可。因屡次宣谕严切申诫，

并令李侍尧派委明干公正大员详查该省各属被灾轻重奏明办理。兹据李侍尧奏到查明被灾各属情形分别抚恤，如此办理方是。所有甘肃猝被黄水涨溢之陇西、宁夏、宁朔、平罗等四县贫民口食未免拮据，著该督即董率所属先行加意抚恤。其房屋、牲畜亦有冲倒、淹毙之处，并著即行查明，照例办理。至李侍尧查奏各属秋禾被旱、被雹及被黄疸等处，内金县、靖远、安定、会宁、伏羌、碾伯、大通等七县虽据勘明俱在四五分以内，例不成灾，但念该属今岁承办军需，一切辘运粮草，民情甚为踊跃，并著加恩将该七县本年额征银粮蠲免一半，其余缓征，以昭优恤。

臣等谨案：甘省办理冒赈一案，原因官吏肥橐殃民，不得不痛加惩创，除积弊正所以恤民瘼。我皇上保赤为心，每遇偏灾，恩赈宁滥毋遗，训谕屡颁，凡有血气心知，无不晓然共见者。兹督臣李侍尧奏到被灾各属情形查勘得实，即特降谕旨，所有黄水涨溢之处加意抚绥，其旱、雹等灾在四五分以内者，俱令分别蠲缓，无致向隅。盖至是而边氓得沾实惠，倍感浹于皇仁矣！

乙亥（1781.9.22）

留京办事王大臣奏言：据现任光禄寺署正陈严祖投递呈词，以该员曾署甘肃环县知县任内有折捐冒赈情弊具呈自首。臣等面加询问，据陈严祖供“我系湖南祁阳

县人，陈辉祖是我胞兄，于乾隆四十年十二月署理甘肃庆阳府环县事务，四十一年加捐光禄寺署正，四十二年二月离环县任；在任办过霜灾一次，散赈银一万两零；捐监实收二百张，所收监粮俱系折色；至霜灾实是有的，散赈亦系实在发给，不过多报分数；这散赈银一万两之内，约略冒销银二千余两；我于王亶望生日送过金子五十两；又，署本府侯作吴曾向我要过实收十五张，该银八百余两并未发给；余俱零星花用”等语。查该员虽自行呈首，恐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应请旨将陈严祖供词寄交大学士公阿桂等将所供情节逐一查讯。奉入。

奉上谕：交阿桂等归案办理。

丁丑 (1781.9.24)

江西巡抚郝硕奏言：臣于七月十八日钦奉谕旨将现任广信府知府康基渊飭讯冒赈分肥各款，当即飞檄驰调该员来省查讯。及二十日接奉革职拿问谕旨，计已起程在途，即派因公在省之南安府知府蔡葵迎往摘取印信，并派员催押来省。去后至二十七日，据铅山县知县郑若玉到省禀称，康基渊于二十一日接到臣初次调檄，自郡起程，舟行一百余里至该县之青山湾地方，夜间乘同舟家人等睡熟，在床自缢身死。臣闻信之下不胜诧异。该员心虚畏罪，情事显然。臣除飞飭署臬司杜宪驰往验尸并询究同舟亲属是否知情、有无别故、提同尸棺到省、臣亲

加覆验外，至铅山县知县郑若玉于康基渊在境自尽并不飞行驰报，由水路缓程来省回禀，又不即时押带尸身赴省听候委验，殊属糊涂玩忽，应请旨将郑若玉革职以示懲儆。奏入。上敕部知之。

戊寅（1781.9.25）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新等奏言：查乾隆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等年户部捐册内有捐纳员外郎王裘、捐纳主事王槩、王焯，俱注明系王亶望之子，伊等捐纳之项皆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侵吞公帑婪得赃银为之报捐，未便任其铨选，应请旨将王裘所捐之员外郎、王槩、王焯所捐之主事各职衔即行革去。奏入。

上谕内阁曰：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槩、王焯仅革去职衔不足蔽辜，著照勒尔谨之子伊凌阿等之例，俱发往伊犁交伊勒图严行管束，自备资斧充当苦差。

己卯（1781.9.26）

阿桂、李侍尧奏曰：臣等接奉上谕“将袁守侗等盘查甘省监粮时该地方官及人役等如何通同弊混彻底研究，实情具奏等因。钦此。”臣等查当日州县各官之现在省城者止有陆玮等数员，即严切讯问。据各该员供称或将应动常平仓粮用银折给留作监粮，以抵盘查之数；或将额征粮内应行拨运兵米暂留抵补，其额存监粮有

数百石至百余石者，闻盘查之信即赶紧买补，是以彼时并未短少各等语。伊等既如此吐供，则通省可知。臣等伏查甘省监粮积弊不在亏短，而在冒销。平日既任意开除，应存实贮之数有限，盘查时自易于弥缝掩饰。查袁守侗等原折内称“甘省监粮自开捐起截至四十二年年底止，通共收捐监生十七万六千七百余名，应收各色京斗粮七百八十六万二千余石，除历年各项动用外，实存粮一百十二万五千余石；分赴各州县就册开现存数目逐细盘验，俱系实贮在仓，委无亏短”等语，折内并未将彼时甘省额贮常平仓粮若干曾否同时盘查有无亏缺之处声明。查乾隆四十二年甘省各属应存常平、额征及社仓粮共三百九十七万五千余石，以之挪补监粮，尚多三倍有余，移东补西业据各员供吐，王廷赞所供“不特盘查监粮，并盘常平仓谷”之语显系虚饰。如果同时盘查，岂有袁守侗等转不奏明以见其周到之理？至勒尔谨既经奏请盘查，自必预饬各州县早作准备，而当日该地方官一闻钦差查仓之信亦必设计弥缝，以图弊混于一时。臣阅袁守侗所奏原单内其各属所贮监粮开除无存者已有十余州县，而兰州府所属共收粮二百四万八千余石，至盘查时止存一万八千三百余石，分贮皋兰、狄道、河州、金县、靖远五州县并红水县丞等处，多者数千石，少者不过数百石，即使临时买补亦易为力，况其中或将应发常平仓粮以折色支放，扣存本色，或以应运兵粮捏称

实贮预备盘验，种种舞弊，袁守侗等皆不得知，但以册存与实贮相符遂为了事，此当日实在情形也。再，查甘省捐监原为补足常平额贮仓粮起见，则监粮与常平本无歧异，遇有动支，自应先将常平旧贮仓粮尽数动用，以新收监粮抵额，或动支监粮，则常平理应封贮。乃甘省各属每年开除监粮之外，又动用常平粮自五六十万至百余万不等，此即弊混之源。且三十九年通省未开捐以前，旧存常平粮尚有三百二十七万，自开捐起至四十二年止，转只有一百八十八万石，若以盘查时所存监粮一百十二万之数抵补三十九年常平原额，尚属不敷，其为王亶望、王廷赞恐盘粮颗粒无多，故先动用常平预留地步，而属员即借常平、额征为影射已无疑义。臣等伏思袁守侗等奉命盘验监粮，虽系各员通同弊混，现无供有贿嘱情弊，但捐监未及三年，何以开销监粮至六百多万之多，而旧存常平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若以未开捐前每年动用粮数稍为查核比较，则疑窦自出，弊端自露。乃袁守侗等并不计及开除粮数太多，转称每年节省采买银百余万两，现在仓贮仍有粮百余万石为办理捐监明效，其奏报失实，上负皇上任使之意，谅袁守侗、阿扬阿亦不能自引解免，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至当日弥缝掩饰各州县即系现在审出藉赈开销监粮之人，应仍归案从重定拟完结。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肃监粮并未实贮在仓，朕早有风

闻。特因监粮为灾赈而设，恐各省督、抚或误会朕意，致将灾赈之事靳固不举，转非朕查办冒赈，使百姓得受实惠之意。今诸弊已尽行败露，若再置而不问，何以惩贪吏而整法纪？至袁守侗、阿扬阿系朕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计前此盘查时距开例未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阿扬阿人本见小护短，不知大体，若袁守侗则未必至此，且阿扬阿前于朕前面奏曾盘查常平仓谷，今据阿桂等查奏，情节已属失实。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

辛巳(1781.9.28)

广西巡抚姚成烈奏言：臣遵奉谕旨传讯在籍之原任庆阳府知府黄元玘，据供“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到凉州府知府任，已在三十一年停止捐监之后，并未收捐监生；至三十五、六、七等年，所属一厅五县被旱，共办灾赈三次，系银米兼赈，由知府加结报销；今甘省既查有冒赈浮开，是各厅县弊混，元玘不能查出，滥行出结，罪实难辞，并无串捏分肥情事；后于三十九年四月调庆阳府知府，至四十年十月卸事时止，正值重办捐监之时，实系收捐本色，实贮在仓，并未串通属员私收折色情弊”等语。臣查黄元玘所供监粮实贮、并无串捏分肥俱

属一面之词，显因现无案证有意狡饰，应请旨将黄元玘革职，严行看守。臣已飞咨陕甘督臣李侍尧，如应将该员提质，即派员押解赴甘审办。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姚成烈、雅德曰：甘省各州县收捐监粮折色，于灾赈时捏报开销，业经阿桂等彻底查办，供认明确。此案弊窦俱已和盘托出，何以黄元玘又复装点情节希图狡饰？著传谕姚成烈即速派委妥员解往甘省交阿桂等归案严审。若有捏饰，于定案时加倍治罪。又，前任固原州知州郭昌泰，前据雅德讯问该员款迹，亦狡供掩饰，并著一并解赴甘肃交阿桂等审办，不必解交行在。并著传谕各督、抚，现在审讯案内人犯如有似黄元玘、郭昌泰之始终狡饰不吐实情者，即一面讯供具奏，一面将该员解交阿桂等归案严讯，一并加倍治罪。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五

壬午(1781.9.29)

阿桂、李侍尧、毕沅奏言：伏思陕、甘二省乃三秦重地，东连豫、晋，西达新疆，北控边城，南通楚、蜀；兼以崇山峻岭重复回绕，四面则番族环居，内地则民回错处，习俗刚劲，为自古用武之地。仰蒙圣明烛照，睿虑周详，以陕、甘二省近年以来各营官兵裁拨太多，地广兵单，节次特降谕旨令臣等酌量添设，诚慎重边陲，为永远安宁之至计也。惟是添兵之大要有二：一则督、提、镇标各有兵数千，屹然巨镇，勤加训练，平时既可资弹压，临时又足以供调遣；一则紧要营堡各有兵数百，分防驻守，时加稽察，则声势既可联络，奸宄不至潜藏。查甘肃督、提、四镇，除提标及宁夏镇标毋庸议添外，其督标五营地居省会，控制宜严，现存实兵一千五百三十八名，今请设兵三千名，应添兵一千四百二十六名；肃州控扼嘉峪内外，为新疆门户，地居冲要，现存实兵一千八百三名，今请设兵二千四百名，应添兵五百九十七名；西宁镇标现存实兵二千二百九十五名，今请设兵二千五百名，应添兵二百五名；凉州镇标现存实兵二千一百四十五名，今请设兵二千三百名，应添兵一百五十五名；河州以协改镇，现存实兵九百十名，今

请设兵二千名，应添兵一千九十名；陕西抚标现存实兵七百五十名，今请设兵一千名，应添兵二百五十名。提督从前本驻固原，为甘省东路襟喉，且其地去西安、兰州均不过六百余里，呼应既两省可通，而西控巩、秦，北连延、庆，均有指臂相联之势，自乾隆二十九年移驻西安，固原改设总兵，两处额兵随亦裁减，现存实兵一千三百五名，今提督仍驻固原，改设提标五营，请设兵三千名，应添兵一千六百九十五名。至西安提标现存实兵一千七百四十五名，提督业已移驻固原，虽有将军、副都统大员，不能兼辖绿营，若归入抚标统辖，究系文臣，不能专心训练，且提标所属潼关、富平、宜君等营俱在西安东南，如仍令固原提督管辖，亦恐鞭长莫及，请设兵二千一百名，应添兵三百五十五名，分中、左、右三营，另设西安镇总兵一员专司操演，兼辖附近营汛，其两营官弁即随提督移驻固原。至陕西延绥、兴汉二镇，其延、榆一带外接土默特、鄂尔多斯、阿拉山诸部落，久为臣仆，中外一家，无须重兵防范，惟兴汉一镇与四川、湖广毗连，山谷险阻，林木深邃，周围三四千里，最易纳匪藏奸，关系紧要，旧存实兵一千四百七名，今请设兵二千名，应添兵五百九十三名。至紧要营堡如河州镇属之循化、起台、保安、临洮，西宁镇属之归德、南川、北川、巴燕戎格、巴暖、碾伯，肃州镇属之嘉峪关、红崖堡、黎园、洪水、南古城、马营墩，凉

州镇属之庄浪、岔山口、安远、张义堡，宁夏镇属之花马池、同心城、灵州、横城，西安镇属之潼关、神道岭、庆阳、红德、长武、邠州、西安城守，兴武镇属之白土、渔渡、紫阳、七里关、旧县关、阳平关、宁羌、略阳、汉凤、汉中城守、兴安城守，固原提属之靖远、下马关、芦塘、西安州、永安堡、八营堡、洮阳、巩昌、秦州、平凉、阶州、文县、西固、岷州、旧洮、兰州城守、红城、苦水各等处，现有兵额均不敷防守，应请添兵自数百名至数十名不等，庶可以守要隘而备捍卫。至安定为巩昌分汛，相距不及二百里，驻兵百名，把总一员足资防守。臣等通盘核算，甘省添兵六千五百八十二名，陕省添兵六千三百五十八名，统计二省冲繁、扼要营汛共请添兵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名，除勒尔谨重年奏准酌复公粮兵二千名外，现在实添兵一万九百四十名。臣等又查向例添兵必须多添将备等员弁，于所添兵额内又多占养廉名粮，于事无益，今以提督移驻固原，所有请设西安镇止须安设中、左、右三营，将前后二营游击、守备以及千总、外委等一并裁移固原，以复五营旧制。至河州设镇应添左营中军游击一员即以陕西红德城游击裁移，守备一员即以永安守备裁移。至循化厅控制番、回，尤关紧要，本设兵八百名，旧设游击一员尚不足以资弹压，应以镇海参将移驻，而以循化游击改驻镇海之丹噶。又，循化应添守备一员即以哈拉库图

尔营裁移，红城堡应设守备即以永固协属之黑城都司裁改，其余各该处应添千总、外委等亦均于各营内筹酌裁改，总期添兵万余而将备毋庸多设，以归实用。再，前奉谕旨“兵丁有马、步、守三项之分，各省大约以马三步七为率。今既酌为添设，不如竟将马、步酌添六七千名等因。钦此。”伏查陕、甘两省各营制，有马、步各半者、马六步四者、马三步守各半者，有马三、步三、守四者，俱属参差不齐。大约提、镇各标地居都会及各府平原旷野，马兵自较步、守为优，而操演亦易得力；至僻远险要营分，跬步皆山，路径丛杂，无所用骑，又应多设步、守。臣等按各该营旧制，于新添兵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名内，共请添马兵五千五百八十一名、步兵四千二百四十四名、守兵二千九百五名，外添公费马、步、守兵共二百十名。至金城关离省城不过二里，逼近黄河，与省城声息相通，似可毋庸添兵，且该处地方逼窄，只可安设汛兵防守巡缉，不能驻扎将领大员，是以未列添兵单内。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尚书额附公福隆安等议言：查向来西安将军原设满洲兵七千名，节经移驻裁减，止存三千七百余名，所有西安提标现存之兵应请添足二千一百名，照成都将军兼辖汉兵之例，设立军标中、左、右三营，即令该将军一体管辖，与满洲兵就近训练，以成劲旅。其另设西安总兵之处，应无庸议。至河州、西安、肃州、凉州、宁

夏、西安、兴汉、固原等处各提、镇所属营堡，如循化、起台等处，或关隘层叠，或汛广差繁，在在俱关紧要，应如所议。河州镇属之循化营请设兵八百名，应添兵三百三十名；保安营请设兵五百名，应添兵三百三十八名；起台堡请设兵二百五十名，应添兵一百五十三名；临洮营请设兵三百名，应添兵一百六十五名；大通协请设兵六百名，应添兵一百三名；永安营请设兵五百名，应添兵一百十七名；镇海堡请设兵二百名，应添兵五十三名；归德营请设兵七百名，应添兵四百五名；南川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二十名；亦杂石营请设兵八十名，应添兵十六名；千户庄营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二十五名；北川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三十四名；巴燕戎格营请设兵三百名，应添兵五十一名；巴暖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十八名；康家寨营请设兵六十名，应添兵二十名；訖思观营请设兵四十名，应添兵十三名；碾伯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四十名；肃州镇属之嘉峪关请设兵三百五十名，应添兵七十九名；盐池堡请设兵八十名，应添兵四十一名；红崖堡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三十一名；梨园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七十五名；洪水营请设兵三百名，应添兵六十名；南古城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八十四名；马营墩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十七名；凉州镇标五营，三边重守，控制群番，请设兵二千三百

名，应添兵一百五十五名；凉州镇属之庄浪营请设兵五百名，应添兵一百五十四名；岔口营请设兵二百名，应添兵六十六名；古浪堡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六名；黑松堡请设兵八十名，应添兵二十二名；武胜营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七名；张义堡请设兵一百三十名，应添兵七十三名；西把截营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三十一名；宁夏镇属之花马池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一百三十三名；同心城营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十七名；惠安营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十一名；韦州营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十一名；灵州营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九十三名；横城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二十一名；西安城守营请设兵三百六十名，应添兵八十一名；庆阳协请设兵三百五十名，应添兵八十二名；长武营请设兵二百二名，应添兵七十一名；邠州营请设兵一百九十名，应添兵六十三名；泾州营请设兵一百五名，应添兵三十三名；潼关协请设兵六百五名，应添兵一百六十名；神道岭营请设兵一百五十名，应添兵十二名；兴安城守营请设兵三百二名，应添兵一百十二名；白土路营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五十名；渔渡路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五十二名；紫阳营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一百二十名；七里关营请设兵二百名，应添兵六十一名；旧县关营请设兵五百名，应添兵二百九十六名；汉中城守营请设兵六百名，应添兵一百十八名；汉凤营请设兵五百名，

应添兵九十九名；阳平关营请设兵三百名，应添兵六十五名；宁羌营请设兵四百名，应添兵一百三十六名；略阳营请设兵三百名，应添兵二十七名；固原城守营请设兵五百十五名，应添兵一百五名；靖远协营请设兵四百四十名，应添兵一百六名；下马关营请设兵二百二十一名，应添兵五十九名；芦塘营请设兵二百名，应添兵六十六名；西安州营请设兵一百十名，应添兵二十七名；永安堡请设兵九十名，应添兵二十九名；八营堡请设兵六十七名，应添兵二十名；洮岷协营请设兵六百三十五名，应添兵八十五名；阶州营请设兵四百二十名，应添兵五十九名；文县营请设兵二百八十名，应添兵三十名；西固营请设兵二百四十名，应添兵四十七名；岷州营请设兵一百六十名，应添兵四十四名；旧洮营请设兵二百一十名，应添兵六十八名；秦州营请设兵二百三十名，应添兵二十八名；巩昌营请设兵六百六十名，应添兵三百五十四名；巩昌营应驻兵一百名，即于巩昌营拨足一百名；兰州城守营请设兵五百一十名，应添兵一百五十名；金县营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十三名；红城堡改设守备营，地当孔道，请设兵一百名，应添兵七十一名；苦水堡请设兵五十名，应添兵三十名；平凉城守营请设兵五百名，应添兵三百五十三名。至所议外添公费兵共二百十名，尚系相沿成例。现在钦奉上谕“各省营伍所有赏恤等项俱著于正项支給”等因钦遵在案，其所

请外添公费兵应毋庸议。又，添兵必须增设将备等员，应如所议。西安提标现已议归西安将军管辖，应即将原设提标之中、左、右三营作为军标，其应设中军副将一员即以原设中营游击改补，应添设中军都司一员。其中营守备及左右二营游击、守备、千、把、外委等俱有原设员弁，无庸增设。至固原移驻提督，应添设两营，即以西安原设提标前后二营游击、守备及千、把、外委等员弁裁移固原。至河州设镇，应仍设左右二营，其左营应添中军游击一员，即以陕西红德营游击裁移。其原设左营都司一员改为右营都司，守备一员即作为都司中军；右（左）营应添千总一员于临洮营裁移；右营应添千总一员于宁夏兴武营裁移，应添把总一员于哈拉库图尔营裁移，应添经制外委二员即在左右两营额兵内拔补。又，循化应添中军守备一员于哈拉库图尔营裁移，应添千、把总各一员于宁夏中卫营裁移，应添外委二员即在该营额兵内拔补。其镇海营改设游击，即将旧有千总一员作为中军。哈拉库图尔营应添千总一员于大通协裁移；归德营应添把总一员于永安营裁移，应添外委一员即在该营额兵内拔补；永安营旧有千总一员即作为该营游击中军千总；保安营应添把总一员于肃州金塔寺营裁移；宁夏兴武营旧有把总一员即作为都司中军；红德城营原驻游击既拨移河州镇标，其红德城营以延绥镇波罗协清平堡守备移驻，其清平堡事务，以宁塞堡

分防宁备梁汛把总移驻,所有宁备梁汛即以清平堡经制外委移驻。至红城堡应设守备一员,以永固协属之黑城都司改补,同原设弁兵按数移驻;其红城堡把总一员,同兵丁移驻黑城,黑城止留原设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额外外委一员,其余经制、额外外委各一员一并移驻红城堡,改属凉州镇管辖。其余均应如所议办理。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查甘省额设兵五万六千六百零一名,除节次裁拨、移驻、扣留公粮并公费、养廉、屯防兵二万二千九十七名外,实存兵三万四千五百零四名;陕西额设兵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名,除节次裁拨、移驻、扣留公粮并公费、养廉、屯防兵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外,实存兵二万一千四百十八名。通计陕、甘二省共存兵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二名,较原额少兵三万五千二百七十一名,内历年裁拨移驻新疆养兵九千七百六十名,各官养廉、公费兵九千七百七十五名,屯防兵七千八百五十四名,扣存公粮七千九百三十名。至公粮因何扣存不补之处,查系乾隆二十一年前督臣黄廷桂任内,因陕、甘两省办理军需,绿、旗各营公私借垫颇多,钦奉谕旨免其扣抵,奏准于两省兵数内酌扣公粮十分之一,共银二十四万六千五百余两通融弥补,嗣于二十六年扣案清完,即将此项节省银两归入新疆经费项下调用支销。至毕沅前奏“陕省此时兵力合计不

过万余”一节，其意因固原镇虽属陕西提督管辖，而所管各营则在甘肃地方，故未列入，且彼时提标及兴汉、延绥两镇俱以（已）派调兵数千，是以止剩万余。其甘省存兵虽尚有三万四千余名，但一提、四镇与各协、营以至嘉峪关外安西、河州、靖远三营东西南北相距数千里，地方辽阔，堡戍繁多，所有额兵除派安墩汛，溢口及远近差使外，其实在存营差操兵已属寥寥，且逆匪起事时，省城一带兵力单弱，远处征调缓不济急，仓猝之际更不免左支右绌，此当日实在情形也。再，部中所查兵数与现在迥不符合，其故总因养廉、公费俱占名粮，一经裁移改拨，牵混不清，不特难于查核，且恐易滋弊窦，应请嗣后陕、甘两省每年造具兵册送部时，将实在马、步、守兵为一册，其养廉、公费兵另为一册，如此则案牘不致混淆，而支销各有定数，较为妥善。如蒙俞允，并请敕下该部，通行各省均照此办理。奏入。上敕原议大臣一并议奏。旋经尚书额附公福隆安等奏言：查陕、甘二省现存实兵较原额共少三万五千二百七十一名，业据大学士公阿桂等酌请添补，经臣等议准具奏。至兵丁赏恤银两，现奉谕旨俱于正项支給报销，所有陕、甘扣存公粮、公费各款，应命该督等查明核办。又，陕、甘节年开报兵数，应命该督、抚各按省分将实在正额马、步、守兵为一册，其屯防、移驻各兵另为一册，分晰造报，庶额兵定数相符，不致牵混滋弊，并通

行各直省一体遵照办理。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窃照营伍之制，其应归各提、镇管辖者必须远近适中，始足以重操防而严控制。陕、甘二省现已遵旨增添兵额以备捍卫，所有各路营协堡汛有宜斟酌变通者，如西安提督仍驻固原，除应设中、左、右、前、后五营外，其原属固原镇之固原城守、靖远、芦塘、西安州、永安堡、八营、平凉、秦州、巩昌九营，应改归固原提督统辖。又，西安提督原管之庆阳协红德、泾州两营，应仍归固原提督统辖。西安添镇仍设中、左、右三营外，其提督原管之西安城守、潼关协、神道岭、商州、金锁关、富平、西凤、宜君各营，应归西安镇统辖。又，邠州、长武二营原隶庆阳协，查该营在陕西地方，距西安较近，应改归西安镇统辖。河州改镇，应设左右二营外，其原管之循化、保安、起台、临洮并拨归固原之洮岷、旧洮、岷州、西固、阶州、文县、兰州城守各营，俱仍归河州镇统辖。又，红城、苦水二营向系兰州城守所属，该二处在庄浪迤东七十里至一百二十里，距凉州较近，且在黄河迤西，应改归凉州镇属之庄浪营参将管辖。至肃州镇向辖金塔、永固二协，嗣于乾隆四十二年将肃州口外之安西协副将等十一营汛改归肃州镇属，所管不为不多，而永固协所属各营俱在甘肃地方，向来一切文移由甘州提督咨行肃州镇，复由肃州行文永固，往返纡回，每至

稽迟贻误，应将永固协并所辖甘州城守、大马、黑城、洪水、马营墩、山丹、峡口、梨园、南古城、十营堡改归甘州提督统辖，不惟文移往返不致纡绕，而一切考验、巡查俱为近便，于军政大有裨益。奏入。上敕原议大臣一并议奏。旋经尚书额附公福隆安等议言：应如所奏办理。至西安现经臣等议请设立将军标，其提督原管西安城守一营近在同城，应即归将军管辖。其潼关协、神道岭、商州、金锁关、富平、西凤、宜君各营及庆阳协属之邠州、长武二营，应仍归固原提督统辖，以符旧制而重责成。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陕、甘二省兵丁遇有红白、赏恤事件，向来于惠济项下动支。陕省原有银六万三千两，甘省原有银十一万三千余两，俱交商营运，每年所得息银除赏给兵丁红白事件外尚有盈余。自乾隆三十三年停止以后，所有陕省惠济银六万三千两，又，以息作本并存剩息银共二万六千（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余两，甘省惠济银十一万三千余两，又，以息作本并存剩息银共十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概行拨充兵饷等项。其陕省兵丁红白赏银在朋合银内支給，甘省兵丁红白赏银在裁马改步节省银内支給。查裁马改步及朋合二项银两虽系就各营中通融节省，而其实仍归于开销帑项，况甘省现请添兵六千五百余名，内添马兵二千七百余名，所有裁马改步节省银两自应仍拨充现添马兵之用。若既添马兵

而复摘缺停补，于体制更属未协。至陕西省现添兵六千三百余名，朋合一项亦恐不敷支給，皆须另请动款拨补。伏思皇上添设陕甘两省兵额原为捍卫边陲起见，不惜多费帑金，第国家经费有常，亦不可不通盘筹画。前各省撤回惠济银两，缘生息名色特敕停止。查此项银两虽属交商营运，而所获息银俱为预备赏恤兵丁之费，国家本无取利于其间。臣等公同筹酌，陕甘两省现请添兵一万二千九百余名，并原有兵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二名，其从前惠济银两似当仍请复设。惟查原定交商营运，甘省系一分五厘起息，陕省则一分五厘、一分二厘不等，定数未免稍重，可否仰恳天恩概定一分二厘以下行息，余俱查照旧例遵办。再，臣阿桂前在云贵，知该省自停止生息银两后，所有兵丁红白事件俱以裁减兵额节省银数充赏。查滇、黔等处俱系边陲，兵力亦不宜单弱，若将生息银两复旧，即所裁兵额仍可补足，于防守实为有益。其他四川、闽广或系边地，或系海疆，亦关紧要，容俟臣阿桂回京后查明，再行请旨办理。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据阿桂等奏请酌复惠济银两以裨营伍一折，固为兵丁需费起见，添兵自当添赏恤，然总属无多，且现在所有兵丁，其赏恤本即动用正项也，其果有不敷之处，以致不行赏恤乎？著奏闻。国家赏兵之费藉商营运支給，其名究属不美，况现在户部库项充盈，即陕甘二省添设兵丁所需红白赏恤

费用较多，原当开销正帑。著传谕阿桂、李侍尧、毕沅，所有此次添兵之费及将来陕甘二省兵丁红白赏恤事件，俱著动用正项开报。

同日，阿桂、李侍尧奏言：臣等遵旨确查甘省奏请添建仓廩一节，查工部单内所开甘省自开捐以后共请添建仓廩二十七案。臣等将各厅、州、县未经开捐以前仓间粮数与详请添建时现存粮数比较，内西宁、大通、静宁三州县合监粮、常平、额征各项粮石而计，尚不及乾隆三十九年以前旧存粮数。此外，隆德、渊泉、安西、玉门、敦煌、肃州、高台、古浪、三岔州判、礼县、西和、清水、徽县、成县、洮州厅十五厅、州、县虽查详请建仓时粮数比从前增减不等，但甘省捐监现据各该员供称俱系以银抵粮，并不买补还仓，其实贮粮数仍较旧额短少。臣等伏思建仓所以贮粮，今粮石既无赢余，何用添设廩座？明系该员等借添建为名以为侵蚀公帑之计。此等捏报劣员即系现在审明冒赈开销之人，将来归案办理时自当一并定拟完结。但该员等种种藉端捏冒情节更重，俟分发人员到甘，即先行参革审办。所有西宁、隆德十八厅、州、县添建廩座一十三案，应请敕部无论曾否建盖概不准开销。其部中已销者，查明详请之员及各上司分赔；未销者即行扣除；如银两业经给发，即一并追缴。至抚彝厅即张掖、永昌二县所存粮石较多，旧有仓廩不敷藏贮，向来皆系借赁民房、庙宇堆

积，添建尚系有因，但是否实在盖造亦难凭信，臣阿桂已派军机司员敷伦泰前往查勘，另行具奏。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省监粮一项既属纸上空文，乃该员等复借建仓为名恣其侵冒，是又于冒赈开销之外设法侵欺，其情节较冒赈各员更重。将来审明定案时必当加倍治罪，以为贪婪狡诈者戒。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六

乙酉(1781.10.2)

上谕内阁曰：国家设兵卫民，简核军实，期于行伍整齐，兵额充足。如兵丁等红白事件从前设有生息惠济银两以资赏恤，其后特敕停止。昨据阿桂等奏陕甘添兵案内筹及赏恤，声请酌复惠济银两，朕以国家赏兵之费藉商生息支給究属非宜，已传谕阿桂等令其动用正项开销矣。兹袁守侗、海禄前赴行在，令军机大臣传旨询问直隶、云南赏兵银两支销款项，据称直隶裁扣公粮银二万两，云南裁扣公粮银一万六千余两以备赏用等语，看来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红白银两原系加惠营伍，格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名粮致兵额不足，殊非核实营伍之道，况今户部帑项丰盈，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即现在京营添兵四千九百名，陕甘二省各营添兵一万二千九百余名，其马步粮饷合之各省兵丁赏恤红白银两，约算岁支尚不及百万，国家何靳此费，不令开销正帑？而各省乃纷纷裁扣名粮，又且请复生息，甚无谓也。朕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惟事事以敬天勤民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两次普蠲各省漕粮，以及遇灾即赈，统计何啻万万？又并未加增赋税。仰荷上苍嘉佑，开拓边陲，府藏殷实，国用充饶，朕又岂肯稍存靳惜，致令有司开聚敛

克扣之端乎！所有各省营伍赏恤兵丁红白银两，自乾隆四十七年为始，俱著于正项支給，造册报部核销。至各省提、镇以下武职员弁俱有应得坐粮、马干等项，前业经降旨通谕各省督、抚将各该省武职所得公项逐一查明覆奏，俟奏报到齐，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办，照文员之例议给养廉，其所扣兵饷即可挑补实额。核计添给养廉，岁支亦不及二百万两，官员既无拮据，而各省又增添兵力，于营武大有裨益。朕御极之初，户部库项不过三千万两，今已增至七千余万，复有何不足，而不加惠天下，散财以得民乎！所有办理添补兵额、红白赏恤银两及各（名）粮裁添养廉缘由，明晰晓谕中外知之。

丙戌（1781.10.3）

左副都御史吴玉纶奏言：甘省自乾隆三十九年开例捐监，原为专收本色，储仓谷以恤灾黎，乃报捐者竟全系折色，固由甘省承办官员借捐冒赈，舞弊分肥，该生等明知折色违禁，因较本色省费实多，是以避重就轻，相率滋弊。比年来赴部捐监者日少，而在甘报捐遂至数十万之多。生监为士子进身伊始，岂容如此取巧营私？兹蒙皇上格外鸿慈，免其褫革，但以所缴折色数十两即安然滥厕成均，比之京监数目悬殊，似不足昭平允而杜幸获。臣请敕下该部，凡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后报捐监生、

现奉恩旨免其斥革者，每名令其补缴银六十两，由各该生缴本籍各州县汇解藩库，由该督、抚按季汇折陈奏，以备甘省灾赈拨用，并请勒限二年缴完，如逾限不缴，即将该生原照查销。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吴玉纶奏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后报捐监生每名令其补缴银六十两等语，所见甚小。王亶望等私收折色一案，朕本不欲办，恐各省因此讳灾，今种种弊端水落石出，伊等于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网利鬻官，致朕不得不办之苦衷，天下后世共见之。然侵渔各员已将伊等平日私收冒销婪得赃私查抄入官，亦足抵该省浮开冒赈之数，若又令各捐生纷纷补缴，是转开锱铢较利之端，于国家政体甚有关系，朕不为也。吴玉纶此奏不准行。至该生等明知折色违禁乃相率报捐，亦不可不加惩戒，所有乾隆三十九年甘省开捐以后报捐监生者，停其乡试三科；已经中举人者，停其会试三科；其加捐职官现任者，罚俸三年；捐纳职官未经铨选者，俟到班三年后方准铨选；其在各馆充当誊录者，著五年期满后效力三年，俱以奉旨之日为始查明扣算。其止捐监生顶带荣身者，著加恩毋庸查办。

戊子（1781.10.5）

阿桂、李侍尧奏言：查撒拉尔回人分居十二工，离循化地方近者数里，远或数十里，皆地处边外，与诸番边

界毗连，其风俗情形迥非内地可比。今逆回苏四十三等已就拏诛，新教余孽俱已剿除净尽。臣等查十二工地方，惟汉文寺、孟达、夕厂三工俱系旧教，并无新教，其苏四十三所住之查家工、韩二个所住之清水工及张朶、别列、草滩、崖慢、苏只、街子、打苏古等七工俱系新旧二教错居，现在止存旧教二千六百四十八户，其新教业已歼除。所有遗存籽种地共二百三十四亩零，应上额粮十九石零，并查各工地亩多系山头地角，依崖傍壑，零星沙地，不成片段。臣等伏思逆回所遗田土现散在九工之内，若令内地民人前往耕种，则一村之内民少回多，势不能彼此相安；若于各工零星安设汛地，少则孤悬边外，难资弹压，多则徒费钱粮。臣等公同筹酌，此次剿除逆匪，所有随同打仗之旧教回人颇为奋勉出力，其节次打仗伤亡土兵共有三百三十余名，现在造册咨部议恤，可否仰邀皇上天恩，即以逆匪所遗之田土赏给阵亡土兵等家属，交土司韩煜、韩光祖确查田土数目，酌量人户多寡，均匀派拨，令其佃种，按旧则输粮，仍由循化厅征收。伊等每人名下所分籽种地不及一石，无虑地广力增，在众回效顺捐躯者受赏独优，亦必益深悦服，而阵亡之户荷蒙恩赏得以安居乐业，尤必感激圣慈，输忱向化。奏入。上从之。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前奉谕旨令将兰州省城展宽，跨山临水，仰见我皇上慎重岩疆，图维久远

至计。伏查营建城垣必须占据形势，方可设险卫民，大抵因山为城，则当包括山之冈脊；若在平坦处建筑，又须距山稍远。兰州北临大河，西、南两面俱山岭重叠，惟城东一带地稍平衍，省城旧系州治，规模本小，其后添筑三面外城，不过就民居所至随意整治，全无远虑，所以与龙尾山地势紧接，外城西南之安定门离龙尾山尚有一百四十余丈，外城西门至龙尾山则仅止数十丈，且山高于城。此次撒拉尔逆回一至兰州，在龙尾山凭高向城攻打，守城兵夫无可遮蔽，且该处商贾凑集，民居稠密，又未预留火道，居民墙屋直接城垣，贼匪攀援攻扑，是以即日而破。然至外城失守，贼匪力攻大城西门，虽瓮城券洞俱被烧毁而大城终能固守无虞者，则以贼至城下势须仰攻，我兵登堞俯临，木石俱可击退也。但外城之破究系以险资贼，即使缮修高峻，仍不足恃。兹蒙圣明指示将西南城垣展宽至龙尾山梁，俾西关一带居民及华林山之半俱包入城内，实足以壮观瞻而资控制。惟是龙尾、华林两山中有水磨沟一道，山水发时，其势颇猛，难以跨筑垣墙，且龙尾山土松沙汕，每遇大雨时行即冲成沟坎，或数丈、数十丈不等，若于其上建筑，基址既不坚实，断难经久。臣等公同商度，惟有将大城向东展宽，西自外城安定门起，由拱兰门迤东至风神庙后，又自通远门东南角起，由迎恩门至广武门北角止，共拟新添城垣计长一千一百七十余丈，连旧城五百

五十九丈，共一千七百二十余丈，周围约九里有余。虽东北地形稍觉狭窄，而限于大河不能展拓。其西、南二郭城俱拟拆去，共去旧城二千余丈。所有大城瓮城俱拟多添一层，以为重关保障。所有西、南两关厢居民，劝谕迁移，撤去房屋，空出地面，宽留火道，则崇墉夹峙，可以捍制边陲。至华林山近在城西数里，并可倚为屏蔽，应于其上筑营堡一座，移督标右营一营官兵在彼驻扎，并于龙尾山上相对大城西南一带择据形势安设空心大墩四处，即于右营兵丁内轮派驻守，平时则气象更觉严整，有事则东可以护卫大城，西可以接应华林山营，声势联络，更足以资弹压。至此次筹改、添建各事宜工费浩繁，且为永远敦宁之计，必须巩固坚实，应请旨派熟悉城工之大臣一员带领工部司员至兰逐一详悉勘估，方可兴工办理。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兰州添建城垣，一切兴工估计自须熟谙工程之员前往办理。现在工部堂官惟侍郎德成于工程尚为熟练，但盛京一带办理城工，不便遽离该处。所有兰州城垣业经阿桂等相度已定，俟德成于冬底回京时，令其前赴兰州勘估亦不为迟。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屡奉谕旨筹办善后事宜，除添设兵数、改缮城垣专折具奏外，谨将应行事宜酌议数条恭呈御览：一、兰州省城旧存子母炮十六

尊，仅与鸟枪无异，施放不能及远；又，威远炮八尊，子重十六两至二十两，轰击稍远，而施放时易于跳动，难得准头，俱不甚得力，况年久亦多损坏。此次攻剿贼匪，照四川劈山炮式样制成二十尊，并于凉州调到食子六十两大炮四尊，轰击颇为应用。又查凉州镇属各营旧贮大炮一百六十六位，系前明万历年间制造，历年久远，多有脱落炸坏，各营视同废铁，其存贮凉州城内不过二十余尊，余俱散贮各营堡。容臣李侍尧特派熟悉炮位专员逐一勘验，将无用废炮尽行销毁，试演堪用好炮，分贮督、抚、提、镇驻扎各城。如尚不敷，拣选凉州匠役铸造大神炮位，酌定数目分贮。至劈山炮亦应多为铸造，督、抚、提、镇大标约计兵丁二百名即给一尊，并飭各营时常操演试放，以期有准。其陕西各标营亦如此照办。一、回教相沿已久，而新教则自马明心口外回家妄谓西域得有真传，愚回厌故喜新，俱为煽惑，以致苏四十三等肆逆不法。今经此一番惩创之后，各处回民感惧愧悔出于至诚，凡已习新教者俱仍改从旧教。现已严飭各属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并晓谕回民不许称阿浑名目，于回民内拣选老成之人令其充当乡约，随时稽查，互相劝诫。其旧俗相沿念经礼拜仍听其便，不准添建礼拜寺及收留外来回人居住。日后如有复倡异教者，即行首告指拿。如该处实无新教，每年令乡约等联名具结一

次，汇齐咨部查核。仍先遍行出示晓谕。如此立法，则新教自然净尽。一、撒拉尔回人散处十二工，环绕循化厅地方，每年纳粮八十三石，各工回人至循化厅、河州、兰州等处或贸易绒褐，贩卖牛羊，本不禁止，并有在循化、河州充当衙役者，以致新教党羽渐炽，与旧教互相仇杀，起衅滋事。此皆平日地方官不稽查拿究，遂尔养痍貽患。应请嗣后撒拉尔回人不准复充循化、河州衙役及营武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内地行走，其有往各州县村镇贸易者，由循化同知给与照票，定以限期，事毕即令回巢将票缴销，不许在各处逗留，并责成保安、起台堡、老鸦关驻守弁兵严切盘查，稽其出入。仍随时访察，毋令内地游匪潜往该处煽惑滋事，亦不得借此勒索，违者皆重治其罪。凡甘省各属与番地土司接壤毗连者，均应一体仿照办理。一、鸟枪为闾阎自卫之资，从前曾奉谕旨不必概行收禁，况番回山居野处，平日打牲为业，势难禁用鸟枪。至硫磺为配制火药所必需，甘省河东各年配造火药取资于兰州库贮骆驼泉采获之磺，河西各营取资于肃州玉门库贮牛尾山采获之磺，如果开采时并无透漏，封闭后不敢私挖，番回何从私行偷买？实皆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嗣后飭令该管文武员弁于封闭磺洞选派妥役严行稽察，届开采时多派兵役严查。又闻秦州等处产磺，亦有零星偷挖贩卖者，应通行严查封禁，不许丝毫透漏。至律载内地私贩硫磺五十

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窝藏囤贩知情者俱照私贩律治罪，应飭各地方官严查内地铺户，如有将前项磺斤听番回潜行购买，贪得重价，或不法商民在番、回、土司地方私卖硫磺并私熬焰硝者，均照私贩及偷买律加等治罪。仍令该管文武大员严飭所属实力奉行，并令将有无私贩私卖情弊按季结报。如敢虚应故事致滋弊窦，一经发觉，将文武各官及失察各上司一并严加参处。一、新疆各城回众以墨克地方为回教之宗主，而内地回民又以新疆等处经典多而流传为较真。前奉谕旨俟将来事竣后传谕新疆各路办事大臣严密查访，毋许内地回民在彼习学回经致生事端，实为杜渐防微之至计。臣等尚恐各城将缘事回民发至内地，此等大概皆不安本分之徒，与内地回民皆系同教，倘因其自西而来以为得有真传或又相煽诱，均未可定。应请敕下新疆各路大臣，此后各城回民有犯发遣等罪者，或于各城互相安插，不必改发内地，于杜绝新教根株之法更为周备。一、循化地方已于添兵案内改驻参将一员，设兵八百名，足资弹压。至循化同知系乾隆二十六年移驻，该处原定疲难二项中缺，应归部选。惟是该处番回错杂，一切抚绥控驭必得干练之员方可胜任，实非部选人员所能经理，应请嗣后改为疲繁难三项相兼要缺，在外拣员题补。又，河州太子寺距州一百二十里，向设州判一员，嗣于乾隆四十一年裁汰，查该州地方远阔，汉

回杂处，其东隅之景古城离州城二百四十余里，附近之崦阯关即系番地，又，正东之黑石山、南之三渡水等处俱离州城一百八九十里及二百余里不等，均系习俗黠悍之区，一切稽查匪类、抚驯番回，该州鞭长莫及，应请复旧制，于适中之太子寺地方设立州判一员，分防稽查，其衙署及分驻事件各循其旧。又，该管之兰州道原系驿传兼巡兰州，向为冲繁难兼三要缺，嗣因驿传改归臬司管理定为中缺，归部铨选。伏查兰州道虽止一府，然地居省会，为两河扼要，应仍旧改为冲繁难兼三要缺，请旨简放，庶人地相宜，于体制亦属允协。奏入。

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言：均应如所奏办理。至私贩硫磺及私熬焰硝，若在番、回、土司地方售卖，即非内地私贩可比。查例载“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内民人煎挖窝囤与贩硝磺事发，计斤定罪，以次递加五十斤以上考，杖一百，流二千里；至百斤以上者，照合成火药卖与盐徒例发近边充军；”又例“载凡商、渔船内夹带违禁硝磺等物接济外洋者，船户以通贼论斩，舵工、水手知情者同罪”各等语，是私贩硝磺定例，内地与边疆各有专条，而境内私贩与出境偷卖轻重迥异。今该省境接番回，其私卖硝磺关系尤重。应请嗣后该省秦州等处产磺地方如偷挖熬煎，番、回、土司地方私卖，系在内地者，不得仅照寻常内地之例问拟，应比照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内私贩之例计斤定拟，分别军、

流，从重科罪；若偷卖出境与外地番、回交易，应比照商船夹带出洋论斩、知情同罪之例审拟，庶足以示惩创而严关守。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大学士三宝等奏言：据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陈辉祖委员将王亶望案内前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押解前来，奉旨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同直隶总督袁守侗严审定拟具奏。臣等公同研究，缘蒋全迪系安徽歙县人，由捐纳知县历任甘肃皋兰县，题升肃州知州，于乾隆三十八年捐升知府离任。三十九年甘肃奏请开捐，维时藩司王亶望即将蒋全迪奏留甘省，题补兰州首府，专办捐监事务。自王亶望到任后，即令各州县公然俱收折色，希图上下分肥，蒋全迪亦图从中取利，遂怂恿王亶望行令各属遵照办理，其所收银两即藉灾赈任意开销。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凡各州县报灾之轻重及给发实收之多寡，俱由藩司衙门主政，酌定分数，开单给发各属，令其照单开赈，蒋全迪遂藉此勒要各州县冒销办赈银两。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凡各州县馈送王亶望银两，俱令坐省长随送进。蒋全迪希图分润，亦向各属勒索馈送。又，蒋全迪署中所有亲朋捐监俱勒令各属填给实收，并不发价。蒋全迪拥有厚资，遂藉称患病告假回籍。迨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复将蒋全迪奏留浙省办事，希图通同作弊。此蒋全迪与王亶望先后勾通舞弊、婪索无厌情节，已据蒋全迪供认不讳。查例载“侵盗仓库钱粮入

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等语，今蒋全迪身为道府大员不思洁己奉公，乃与王亶望朋比为奸，主令各属私收折色，复公然酌定报灾分数及给发实收多寡肆意冒销，将办赈银两婪索入己，此外复收受各属馈送盈千累万，其党恶藐法，侵帑殃民，莫此为甚。蒋全迪应照“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以为贪利害民者戒。至该犯子侄亲友在伊任内有无捐监未经给价之人，应听太学士公阿桂等查明一并归案办理。奏入。得旨：蒋全迪著即处斩。余依议。

同日，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甘省私收折色一案，骹法营私，弊端百出，现已将首先倡议侵冒分肥之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俱分别明正典刑矣。至此案大小各员通同侵蚀，自应按律问拟，以彰国宪而警贪婪，但人数较多，著概予骈诛，朕心有所不忍，自当核其赃私之多寡以别情罪之重轻。著传谕阿桂等，将各该犯所有侵冒银数其在二万两以上者，俱当问拟斩决；二万两以下者，入于情实；其一万两以下各犯，亦应问拟斩候，请旨定夺，并分晰开缮清单进呈。所有应行定拟案犯，俱著赶本年勾到以前具奏，毋致延缓。

同日，上谕内阁曰：甘省收捐监粮一事，地方官私收折色，任意侵欺，捏灾冒赈，酿成不得不办之大案，

实非朕所喜也。且各省偶遇灾歉皆动正项赈恤，何独于甘省赖捐监为乎？此后甘省捐监一事竟宜停止。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己丑（1781.10.6）

军机大臣奏言：臣等遵旨将韩阿浑即马六十七、萧得福、马达乌特、韩三个、韩四个五犯严行鞫讯，该犯等各将为苏四十三纠合回人、跟随攻掠河州城池、兰州关厢及屡次向华林山贼营送信等情逐一供认不讳，实为罪大恶极，应请旨将该犯等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奏入。得旨：韩阿浑即马六十七、萧得福、马达乌特、韩三个、韩四个俱著即凌迟处死。

癸巳（1781.10.10）

阿桂、李侍尧奏言：臣阿桂前奉谕旨“前此被害之文武官弁兵丁等，查明实在情节，将应行议恤者奏闻给予恤典。钦此。”查原任副将新柱、原任知府杨士玘在白庄子、起台堡等处猝遇贼匪，所有跟随打仗阵亡、受伤之弁兵自应一体议恤。其被害之知府杨士玘于捏灾冒赈案内婪得多赃，城破自尽之河州知州周植亦系侵蚀监粮，捏灾舞弊，均有应得之罪，一并扣除。随同杨士玘前往起台之河州土司韩成璘因公被害，亦应议给恤赏。至河州守城各兵俱经驳饬扣除，所有与贼打仗阵亡及受伤

真实者方造入册内，但该弁兵等究属失守城池，应请旨交部减等议恤。奏入。上敕部知之。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阿桂前奉谕旨“逆回占据河州，该处曾经出仕回籍人员有甘心从贼不顾名义，必当从重治罪。钦此。”查撒拉尔逆回于三月二十一日夜间攻破河州，二十三日即由河州赴兰滋扰，该州并无出仕回籍人员甘心从贼者，业经详悉查明。奏入。报闻。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甘省浮冒侵渔各州县，前经奏明一时乏人委署，暂缓参革。兹拣发人员将次到甘，而此等捏灾冒赈之员俱系侵帑营私，大干法纪，未便令其尚任地方致滋貽误，应请将现在甘省六十九员，内除陆玮等十二员已奉旨革职拿问外，其在任之那礼善、王臣、李元椿、伍葆光、詹耀璘、闵麟元、孟衍泗、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王万年、舒玉龙、吴诺玺、周兆熊、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尤永清、丁愈、钱成均、章汝楠、黄道熈、韦之瑗、顾汝衡、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贾若琳、夏恒、华廷颺、王璠、经方、庞耘、申宁吉、李弼、麻宸、谢庭庸、承志、叶观海、许士梁、张毓琳、吴诰四十六员请旨革职拿问，以便归案定拟具奏。其丁忧事故，尚在甘省之陈鸿文、邱大英、徐树楠、蒲兰馨、孙元礼、沈泰、王旭、陈金宣、墨尔更额、史堂、善达十

一员，应一并请旨革职拿问，归案定拟。至已离甘省四十三员内，除张何衢等九员已经身故、程栋一员现已革职解甘、奇明现在来甘业经革职外，其升调别省及回旗之杨赓飏、张春芳、吕应祥、赵杭林、陈严祖、广福、佛保、景福八员及丁忧告病、终养、降调、勒休之何汝南、陈常、郑科捷、陈起勃、陶士麟、麦桓、史载衡、林德基、布瞻、成德、王梦麟、刘甫冈、顾芝、李立、博敏、刘治、傅闵焜、薛佩兰十八员，相应请旨革职拿问，并已经革职之吴鼎新、朱家庆、周人杰、王汝地、崧柱、朱兰六员，请交留京办事王大臣及任所、原籍各督、抚、伊犁将军将各该员提讯，令其逐一供认。如已得实，即可定拟具奏；设或狡饰，即派员解甘质审，归案办理。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阿桂等将甘省捏报灾赈、侵蚀帑项之各州县奏请一并革职拿问一折，所办甚属公当。此案系前任藩司王亶望与前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通同舞弊，首先作俑，以致通省效尤，习为固然，实有不得不办之势。至各州县虽职任大小不同，但国家设官分职，均宜洁己奉公，廉隅自励，岂有因上司勒令报荒遂尔朋分侵蚀之理？况道、府、州、县即无奏事之职，遇此等事件原可直揭部科，使累年积弊早经破露，亦不至贻罪多人，朕必嘉其公正，特加擢用，乃竟联为一气，恣饱欲壑，置民瘼于不问，此而不办，何以肃吏治而儆官方？

现据阿桂等查明，此案俱已水落石出，朕之办理实出于不得已，且各员等入己赃私俱自行供认，将来定案时，朕推于轻重权衡，折衷至当，于按律定拟之中仍寓法外施仁之意，至已有旨询问而其人仍狡供者，必不恕也。所有阿桂等此次查明参奏之知府前任知县杨庚颺、伍诺玺、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璠、同知前任知县闵麟元、孟衍泗、赵杭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庭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楠、尤永清、丁愈、钱成均、章汝楠、黄道熨、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颺、墨尔更额、王璠、庞耘、申宁吉、史堂、李弼、叶观海、何汝楠、郑科捷、陈起枋、陶士麟、麦桓、景福、布瞻、成德、王梦麟、麻宸、吕应祥、陈严祖、广福、刘治传、州同前署知县王万年、州判前署知州吴洗、州判前署知县薛佩兰、布政司经历前署县丞许士梁、县丞前署知县周兆熊、闵焜、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业经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各员，俱著各督、抚迅速派员解赴兰州，交阿桂、李侍尧归案审明，分别定拟具奏。

同日，上又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阿桂现在查办甘省一案自己渐有就绪，即此时尚未定案并有各省审讯人员陆续解甘质讯者，俱可交李侍尧归案审办，遵照前旨一并分别定拟具奏。现在豫省河工漫口、开挖引河、筑挑水坝及堵塞合龙事宜最为紧要，阿桂即可将甘省审案一面交李侍尧办理，一面起程赴豫督办。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七

乙未（1781.10.12）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英廉、雅德曰：前因王亶望于捏灾冒赈一案业已明正典刑，并将伊子发往伊犁，自备资

拒官兵，各自供认不讳；其应行缘坐各犯，非父兄叛逆，即子弟党贼，亦质对确凿，俱无疑义，应即行正法，以彰国宪。其马复才之兄马进朝已据拿获解省，在监病毙，当即戮尸。至唐家川等处搜获缘坐妇女九十五口，循化续行搜获撒拉尔逆回妇女三十口，共一百二十五口，应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唐家川等处搜获缘坐幼男四十名，循化续行搜获撒拉尔幼男二十五名，共六十五名，应发往云南普洱、广西百色极边烟瘴充军。奏入。上从之。

同日，阿桂、李侍尧又奏言：臣等遵旨查勘甘省添建仓廩各案内，惟永昌、抚彝、张掖三处粮石较多，派军机司员敷伦泰前往勘验。兹据禀称该厅、州、县所添廩座均经盖造，但查永昌县添建廩座七十间，惟五间贮有粮石，其余皆属空闲；张掖县添建二百八十二间，现空闲一百三十二间；抚彝厅添建八十间，止空闲十九间预备开征之用等语。臣等伏思建仓原为贮粮，今永昌县建仓七十间，竟空闲六十五间，是旧有仓廩已敷藏贮，何用添建？张掖县虽查有粮四十余万石，而空闲之仓有一百三十余间，则四十五年该县又何必添廩至二百间之多？显系借贮粮为名希图暗侵公帑，应请将此二案照西宁等处二十三案例概不准开销银两，着落详请之员暨各上司分赔。其抚彝厅添建之八十间，张掖县四十一年添建之八十间，业据查明实贮粮石，尚非虚

设，惟工料较之原估多有偷减，容臣李侍尧于盘查各属时另行核减报部。至历年详请添建之各州县即系现在申明折收冒赈之员，归案时一并从重定拟。惟成县知县谭可则任内并未捐监办灾，第擅请建仓亦属弊混，应请旨将该员革职，勒限一年赔缴仓费，以为藉端捏冒者戒。如不能依限缴清，仍按律治罪。奏入。上敕部知之。

九月庚子（1781.10.17）

上谕内阁曰：甘肃捏灾冒赈侵吞监粮一案，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通省各官联为一气朋分公帑，经大学士公阿桂等在甘查办，节次讯录确供，奏请将该员等革职拿问，并请将任所、原籍资财一并查封以抵官项，业经降旨允行。此案自王亶望、蒋全迪等首先倡率，以致阖省效尤，通同弊混，各州县亦视侵冒官项为故常，竟无一人洁己奉公，庸中佼佼者，此而不治，以廉弊吏之谓何？今既查办确实，不得以罚不及众竟置不问，朕前降旨云“办理此案实出于不得已”者正谓此也。朕既不能道之以德，不得不齐之以刑，而无耻之徒方且仍冀其苟免也。世道人心浇薄至此，朕甚愧之。现在直省各督、抚遵旨将各该员家产查封，陆续开单具奏，但念此事发觉已久，其案内人犯前闻王亶望拿问之信，知事已败露，预为隐匿寄顿，诚不能保其必无，而在各督、抚

查办此等贪吏自不敢觖法徇情，自干愆咎，顾若以查抄严密之故或株连拖累，有意苛求，别生枝节，致令外间无识之徒妄滋窃议，则各督、抚之不能深体朕意也。况此等婪得赃私理无久享，此时即有隐藏，其子孙亦断无安坐而食之理，此天道之昭然不爽者。朕之办理此案，权衡审慎，只欲使贪黷营私之吏知所炯戒，庶足以励官常而振法纪，非真藉锱铢籍没之资财抵偿官项也。所谓“不为已甚去已甚”，朕之办理庶务，始终期以此意而已。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臣等谨案：甘肃大小各员侵帑分肥，恣行贪冒，其婪得赃私，将家资尽数籍没，未足相抵。我皇上以办理此案惟在饬法纪而凜官方，俾墨吏共知儆畏，非藉此以抵偿官项，并恐各省督、抚不能善体圣怀，或致有意苛求，株连滋累，申谕谆切始终“不为已甚去已甚”之意，益见权衡至当云。

同日，副都御史汪承霈奏言：窃查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各省赴甘报捐监生不下二十余万人，今奉旨停乡试三科，此九年中，在奉公守法者或知追悔从前冒昧报捐，尚能安于义命；但其中保无躁进之徒竟将甘省所捐监生凭依年貌顶替那移，而本身则更易名字在部报捐，仍复公然入场，徼幸中式，乃以原名顶替于同父弟兄，三科后又可冒名就试，籍贯三代，均属相同，即地方官亦无从稽察。是混迹科场滥邀名器，弊难尽绝，且

恐开挟嫌告讐、藉端滋扰之渐。臣窃惟圣恩宽大，与其再犯而惩以冒混之条，不若先事而予以自新之路。所有此项监生，请明定章程通行晓谕，该生等如有志上进、情愿应试者，令其各将在甘所捐监照呈部注销，准以原名在部另行改捐，给与监照，遇乡试年分准予一体应试，免其停科；其不应试而情愿销照另捐者，亦听在部另行报捐，并请勒限二年，于限内报捐方准应试，如过二年期限未经销照另捐者，即作为顶带荣身，不许赴部重捐，虽扣满三科后亦不准其应试。既可进士子进身之始，并以严科场冒混之端。奏入。上敕部议奏。旋经户部议覆：应如所奏，准令各生将原照呈销，以原名赴部报捐应试。勒限二年，如逾期不赴部改捐者，即作为顶带荣身，不准应试。其现充各馆誊录监生有情愿另捐者，亦准其于二年限内一体赴部报捐。再，此外尚有廩、增、附各生在甘省加捐监生，及由甘省所捐监生中试副贡，并有由监生在部捐职、捐贡人员，亦应酌定章程，请将廩、增、附各生加捐甘肃监生一体缴销执照，在部重捐应试；其已经中试副贡人员，亦令在部补捐监生，方准其入场乡试；至从前由甘省监生在部捐职、捐贡，除顶带荣身不愿考试者无庸查办外，其仍愿赴考者，亦令于二年限内补捐部监应试。至嗣后有甘省原捐监生情愿加捐贡生及职衔者，应令将原捐监生注销补捐；其未行补捐部监者，一概不准加捐。奏入。得

旨：如所议行。

辛丑（1781.10.18）

阿桂、李侍尧奏言：甘省捏灾冒赈各州县内程栋一员，已于在京刑部及行在供明皋兰县两年办理灾赈浮冒之数约有十余万两。其在甘省陆续取供之陆玮等六十五员，或馈送王亶望，或馈送蒋全迪、杨士玠及本管道、府等，或代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买办物件，或供应上司，或公帮公捐各项用去外，余剩银两俱系各该员自行花销。据伊等所供，按其浮冒银数，自九万三千余两至二万一千余两者，陆玮等十九员；一万九千余两至一万四百余两者，闵麟元等三员；九千余两至一千余两者，韦之璠等三十员；一千两以下者，夏恒、许士梁、吴洗三员。自应按律定拟，以彰国宪而警贪婪。应将侵冒银二万两以上之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音、郑陈善、蒋重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二十犯均照“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例，请旨即行正法；其一万两以上之闵麟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徐树楠、周兆熊、福明、陈韶十三犯，俱照“侵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本年秋审情实；至

一万两以下之韦之瑗、尤永清、钱成均、万邦英、丁愈、赵元德、顾汝衡、侯作吴、陈金宣、王旭、董熙、宗开煌、沈泰、墨尔更额、善达、华廷颺、贾若琳、庞耘、史堂、觉罗承志、李弼、申宁吉、谢廷庸、叶观海、麻宸、张毓琳三十犯，亦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一千两以下之夏恒、许士梁、吴洗三犯，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下”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因路远尚未调取来省之四十三员，俟续行审明，归案定拟。至假捏结报之各道、府内有供认收受属员银两（之）陈庭学、汪皋鹤、张金城、钟赓起等四员，其收受银数自千余两至数百两不等；又，未经得受属员馈送，止认捏结之秦雄飞等六员，查该员等旧日所属各员离甘省尚未讯供者难以遽定，应俟各该员解到后质对明白，再行分别定拟具奏。至冒销银数，据各该员所供，合计约略浮冒十分之二。但该犯等通同舞弊，侵贪害民，情节可恶，应照所供加倍追出以示惩戒。所有应追银两，按办过赈银十分之四核算，于冒赈各员名下追缴三成，其一成于各上司名下追赔。如查对备抵尚有不敷，于本人及家属名下着追。现在总督、藩司均已治罪查抄，应于该管假捏出结之道、府、直隶州分赔。此内道员所属较多，应追赔一成之四，知府、直隶州应追赔一成之六。如蒙俞允，即遵照办理。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大学士、九卿核拟速奏。旋经军机大臣会同大学

士、九卿奏言：程栋等二十犯俱侵冒银二万两以上，应如大学士公阿桂等所奏，请旨即行正法；又，闵 麟元等十二犯俱侵冒银一万两以上，亦应如所奏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本年秋审情实；又，韦之 璠等三十犯俱侵冒银一万两以下，亦应如所奏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又，夏恒等三犯俱侵冒银一千两以下，亦应如所奏，杖一百，流三千里；再，徐树楠、陈韶二犯折收冒赈，得赃逾一万两以上，钱万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犯得赃虽在一万两以下，但该犯等俱系冒请建仓，于捏赈开销之外又复设法侵欺，情罪更甚，请将拟斩入于本年秋审情实之徐树楠、陈韶二犯俱从重请旨即行正法；其拟斩监候之钱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四犯，从重入于本年秋审情实，以昭炯戒；至冒赈捏结各员，业将其婪得赃私悉行查封以抵官项，所请分作四成及在本人、各家属名下追赔之处，应毋庸议。奏入。上敕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核拟速奏。

癸卯（1781.10.20）

阿桂、李侍尧奏言：查止捐监生、未经捏灾冒赈各员虽违例折收，亦有应得之罪，但开捐之始王亶望即主持折色，王廷赞复改归首府总办，积习相沿，州县不能自主，尚与有心舞弊、借赈开销者不同。此等人员任内有

冒請建倉者，除趙明旭已于捏結案內革職，其西和县知縣邵維賢及改教計參之郭之屏、劉垌應請一并革職，从重定擬。其餘各員銀兩，應以改歸首府收捐后所定五十五兩為準，糧數以四十石為準，除去公倉費等項銀七兩外，每監生一名應多余銀八兩，于各該員名下按所捐監生照數追繳。此內一百名以下者，即令完繳；一百名以上者，勒限一年；五百名以上者，勒限二年；一千名以上者，勒限三年。如限內完清，將該員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如逾限不能完交者，將該員參奏革職，仍按律治罪。至捏災案內未經出結，止于捏結監糧實貯之道府等業經革職，應毋庸議。奏入。上敕部議奏。旋經吏部等議言：請將案內現任伏羌縣知縣楊芳燦等即予革職留任，查明各員捐監數目，照阿桂等所定年限勒令完繳，仍于銀兩完繳之日起，扣限八年，方准開復。患病調理之寧州知州范履乾、另案降調之環縣知縣楊縉云等應停其補用，行文按限追繳，俟銀兩全完方准起用，仍于補官日革職留任，扣限八年開復。其已經休致之敦煌縣知縣李文曾、另案革職之正寧縣知縣張瑾等，亦行文按限追繳。其病故之伏羌縣知縣楊瀛仙等，仍在家屬名下著追。以上現任、候補及休致、另案革職各員，如逾限不能完繳，各該督、撫將該員參革治罪。奏入。得旨：如所議行。

乙巳（1781.10.22）

陈辉祖奏言：臣遵旨将原任革职安肃道陈之铨、丁忧巩昌府知府潘时选提解到省，率同司道严讯。据供与州县折收冒赈，得受分给银两，又复转馈上司各情节。查陈之铨、潘时选身为道府，于所属折收监粮知而不举已属玩法，迨冒灾滥销，复敢扶同结报，侵盗分肥，法难宽宥，应即按例定拟。陈之铨、潘时选均应照“侵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斩监候”例俱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大学士、九卿议奏。旋经大学士三宝等议言：此案陈之铨、潘时选二犯，应请敕令该督派员押赴甘省，交陕甘总督李侍尧将有无与各州县通同舞弊之处质讯明确，再行定拟归案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戊申（1781.10.25）

上谕内阁曰：王廷赞接任甘肃藩司，于王亶望通同属员捏灾冒赈一案并不据实参奏，及早清厘，乃转踵行其弊，仍将监粮私收折色，且改归首府办理，又每名加收心红纸张银一两，并派属员买办物件，及事已发觉，经朕朱笔训谕令其据实供吐，尚敢支吾狡饰。前据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按律问拟斩决，本属罪所应得，因念其本年三月兰州守城微劳，始从宽典，改为应绞监候。

兹又续据阿桂等查奏甘省浮销赈粮脚价一项，王廷赞将脚价银二万八千余两发交杨士玘收存为办公之用，当经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提讯王廷赞，据供“原知此项冒开，因勒尔瑾说有应办公事，遂准其领去，杨士玘并未明晰具报”等语。此案王廷赞始终捏混，踵弊效尤，即其派令属员买办物件一事，向来藩臬不准进贡，屡经降旨严飭，更非如勒尔瑾身任总督尚有藉口年节办买土贡者可比。是其婪索勒派，种种情罪，百喙难辞。目下已届官犯勾到之期，王廷赞系情实官犯，著即行处绞。仍通谕中外知之。

辛亥(1781.10.28)

上谕内阁曰：甘肃捏灾冒赈一案，骫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制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除王亶望、勒尔瑾等分别明正典刑，并将伊子革职发往伊犁以示惩戒。至王廷赞、蒋全迪、杨士玘、程栋等，核其情罪本属相同，伊等之子俱应一律办理。除蒋全迪业经正法，并无子嗣，毋庸置议外，杨士玘赃私累累，使其身尚在，亦应正法，已于兰州被害，幸免刑诛，王廷赞现已处绞，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现在审明赃款，定拟斩决，该七犯俱有子嗣，其所捐官职无论是否系伊父在甘省任内出资报捐，俱著查明一体革去，并著发往

伊犁充当苦差,以为贪婪不法者戒。

壬子(1781.10.29)

上谕内阁曰:甘省收捐监生业经降旨停止,所有陕西省收捐监粮并著一并停止。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八

甲寅(1781. 10. 31)

上谕内阁曰：甘肃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一案，昨据大学士公阿桂等审明各州县供认入己赃数自九万至数千余两不等，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分别定拟斩决、监候、杖流一折，当经降旨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大学士、九卿核议，并交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在京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加核覆，金称案内各犯实属情真罪当，法无可贷，按例定拟具奏。朕惟州县为亲民之官，平时固宜洁己奉公，廉隅自砺，若遇有灾浸，尤当竭力抚绥，使穷黎共沾实惠。至于借赈恤之名为侵渔之地，实从来所未有，朕亦不忍以此疑人。乃甘肃各州县朋比侵吞，毫无忌憚，且有于捏赈开销之外复冒请建仓，设法以肥私橐，其奇贪肆黷真有出于意想之外者。此案始由王亶望、蒋全迪等首先舞弊，勾通上下狼狈为奸，但各州县有上司押令报荒、勒索银两之事原许其直揭部科，朕可简派大臣按问，何数年以来各该州县视侵帑为故常，竟无庸中佼佼者？再，阅各犯供内有“将侵吞银两为冬季施粥、施衣及修葺庙宇工程之用”等语，毋论该犯等欲壑难盈，必不肯以婪得赃私饰为义举，即地方此等事件，各州县捐廉为惠，施及贫民，亦职分所应尔，何处

无之？又安得复于事后藉口开销希图末减乎？又有称为驿站贴补者，从来驿站为州县之利藪，且各省皆有驿站，谁肯破产贴补？现在此案爰书已定，王大臣、科道等复加核拟，人无异词，则此等侵帑殃民、骹法营私之吏固不能复为曲贷，所有案内侵冒赈银二万两以上之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重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犯，又，冒赈不及二万两，而任内有侵欺建仓银两之徐树楠、陈韶二犯，若照拟一例予以斩决，转与王亶望、蒋全迪等首恶罪名无以稍示区别，程栋等著改为应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今各省官犯已经勾决，著派刑部侍郎阿扬阿驰驿前往甘省，会同该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其侵冒银一万两以上之闵癯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恒、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又，冒赈不及一万，而任内有侵欺建仓银两之钱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犯，据王大臣、科道等核拟斩监候、即入本年秋审情实者，虽应如所议，但程栋（等）既已末减为今年秋审情实，闵癯元等亦著从宽免其即入本年秋审，仍牢固监候。其侵冒银自九千至一千两以上之韦之璦、尤永清、万邦英、丁愈、赵元德、顾汝衡、宋树谷、黄道熨、蒲兰馨、章汝楠、侯作吴、董

熙、沈泰、墨尔更额、善达、华廷颺、贾若琳、庞耘、史堂、觉罗承志、李弼、申宁吉、谢廷庸、叶观海、麻宸、张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拟应斩监候，统俟明年情实官犯勾到时，刑部声明请旨分别办理。余俱著照所议完结。前经降旨，朕于办理此案不得不为己甚，今酌核诸人情罪，仍不忍其骈首受诛，就其中情节最重之程栋等二十二犯先予勾决，所谓“不为己甚去己甚”，实因吏治民生关系重大，不得不办之苦心。所有办理此案前后所降谕旨，著李侍尧明白宣谕各属，俾触目警心，共知侵贪之吏天理所不容，即国法所难宥，庶几辟以止辟，所全者多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臣等谨按：州县有牧民之责，大法小廉，职守应尔。若借赈恤为名朋比作奸，通省效尤，竟无一人怵然为戒，实属从来未有之事。甘省捏灾冒赈各犯，爰书既定，于法均无可宽。我皇上酌核情罪，将最重之程栋等先正典刑，余俱稍示区别，并令该督宣谕各属，使之触目警心，惩其既往，禁其将来，所以为吏治民生计者，至深且备矣！

同日，上谕内阁曰：前因王廷赞、杨士玘等七犯侵贪不法，业经降旨查明该犯等之子，革去官职，俱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今阅阿桂等查奏各犯赃数单内，蒋重熹侵冒银四万七千四百两；宋学淳侵冒银四万七千二百两；又，詹耀璘侵冒银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两外，复开销添建

仓廩银六千二百五十两；陈澍侵冒银二万五千三百两外，复开销添建仓廩银一万八千四百六十两，核其侵冒银数均在四万两以上，伊等之子亦应照王廷赞等之子一律办理。著交刑部查明该四犯之子如有官职者即行革去，并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儆。

乙卯(1781.11.1)

上谕内阁曰：前已降旨停止甘肃、陕西两省收捐监生，所有乌鲁木齐、新疆捐监著一并停止。

丁巳(1781.11.3)

上谕内阁曰：甘省冒赈侵帑一案，皆系王亶望为藩司时倡率舞弊，以致通省各属视侵贪为常事，转相效尤，毫无顾忌。现在程栋等二十二人之死，悉王亶望一人导之使陷于伏法，即与王亶望杀之何异？核其情罪，虽寸磔不足蔽辜，然而按律斩决，无可加增，实觉罪浮于法，是以前经降旨将伊子王裘等三人一并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幼子八人俟年至十二岁时再行陆续发往。现据山西巡抚雅德奏将伊幼子监禁省城，恐外省官官相护，仍属有名无实，著雅德即将未发王亶望诸子派委妥员小心解交刑部严行监禁，俟及岁时由刑部陆续转发，并著刑部存记，虽遇恩赦不得奏请援宥回籍。如王亶望之子有在伊犁及中途脱逃等事，即于拿获地方正

法。如此办理，于首恶情罪庶足相抵，而大员之以侵贪作俑者亦共知炯戒。

乙（己）未（1781.11.5）

两广总督巴延三等奏言：臣等将原任靖远县知县麦桓由番禺原籍行提到案，督同两司研讯。据麦桓供，乾隆四十一年在河州州判任内，有靖远县缺出，属托省城素识之翟二南转求兰州府蒋全迪钻营王亶望指缺求补，司、府各许银四千两；又，议定办灾，使费司、府各四千两；于奉文赴任时，蒋全迪即预填实收六百张，勒令补印收捐，造入季报，以抵前欠一万六千之数；自到任后，计两年报灾办赈，冒销入己共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两，随于四十三年告请终养回籍等情。臣等恐尚有不实不尽，仍委员将麦桓押解甘省归案办理。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省收捐监粮一案，王亶望、蒋全迪等明目张胆通同舞弊，已属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乃麦桓在州判任内胆敢与王亶望、蒋全迪等钻营关说，指缺求官，公行贿赂，蒋全迪即勒填实收并议定办灾使费，是不特冒赈殃民，又复卖官鬻爵，目无法纪至于如此之甚，尤堪骇异。所有麦桓一犯现已据巴延三等委员解甘，著李侍尧严行讯究，令将夤缘贿赂各情节据实供吐，毋使稍有匿饰。审讯明确后，著另作为一案办理。至甘省现据阿桂等审定侵冒各犯内似此纳贿营求者恐

复不少，除业经审明正法各犯外，其余案内人犯并著李侍尧严切鞫讯，如有似此情节者，俱著照麦桓之例另案定拟，俾罔法营私、鬻官行贿者知所炯戒。

丙寅(1781.11.12)

阿桂奏言：臣前次奉到各省营伍赏恤银两开销正项及名粮裁添养廉谕旨，仰见皇上圣谟远大，不惜多费帑金为足兵卫民之计。惟是国家经费岁有常规，有不得不通盘算画者。臣于乾隆十年在银库郎中任内曾详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芦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止八百余万两，至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而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我皇上御极之初，户部库项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加增赋税，而府藏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皇上时时以藏富于民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两次普蠲各省漕粮，以及遇灾即赈、河工、海塘、历年各处用兵，凡为捍卫民生计者，所费又何啻万万？在皇上原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动支尚非经费可比。夫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从前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每年所费即以陕甘兵额饷银裁移添补，于国用并未加增。兹奉训谕，陕甘各营酌添兵额一万二千七百余名，西安增设满兵二千五

百名，京营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马步粮饷合之各省兵丁赏恤红白银两遵旨准销正项，约算岁支已有百余万两，若又将武职名粮改给养廉，其所扣兵饷挑补实额，核计岁需又约二百万两。以每年额增三百万经费而论，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至七千万两。况武职所得名粮、马干由来已久，营员本不至拮据，今谕旨改照文员之例一体议给养廉固属核实办理，而其所扣兵饷似毋须尽行挑补实额。伏思滇、黔等处控制边陲，兵力不宜单弱；川省于平定两金川后，内地兵丁移驻新疆，未免不敷守御；其它闽广海疆亦属紧要，均宜查明，增添兵额以资弹压。其陕甘两省业已添满汉兵一万五千余名，并此外省份俱系腹地，所扣名粮均可毋庸挑补实额。再，近年以来满汉兵制裁添改移者甚多，岁需军费是否与从前相仿？伏乞皇上敕交户部将每年一定出入银款数目通盘核算，并将增兵饷、养廉三百万两之后每年是否尚有余存，其各省兵额是否无须一律挑补之处，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详悉妥议。奏入。

上谕内阁曰：大学士公阿桂覆奏各省武职名粮裁添养廉、挑补实额一折。国家经费原当量入为出，而足兵卫民为万年久远计者，又不得少存靳惜之见。阿桂现管三库，其所奏康熙、雍正年间出入大数通盘区画，大臣筹国自应如是。但朕以泉货（币）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且在官

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显而易见。朕即位初年，户部库银不过三千万两，今四十余年以来，仰荷上苍嘉佑，年谷顺成，财赋充足，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三次，蠲免漕粮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加增，非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万两，朕又何肯稍为靳惜乎！且即以岁支顿增三百万计之，至乾隆六十年归政之时，所用不过四千余万两，加以每年岁入所存，其时库藏较即位时自必尚有盈余，又何必于此事鳃鳃过计乎？从前海望在户部时不肯明言银库实数，其意似恐外人闻之，朕彼时即不以为是。国家惟正之供，出入岁有常经，原属大公至正，又何必掩人耳目乎？甚如明季金花聚敛，乃至户部请内帑亦不肯发，则其鄙吝更可笑矣！即以内帑而论，忆乾隆初年内务府大臣尚有奏拨部库银两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特无需奏拨，且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部库者动以百万计，又何必以经费不敷岁出为虑乎？至于岁入项下惟米豆关税一节初年曾经免税，原欲使市价日平，乃行之日久并未平减，殊不满朕意，后因安宁奏请复收，经部议准允行。至遇地方歉收谷贵之年，原有降旨特免米豆过关之税，所以随时调剂，或商贾多往，亦救灾区米贵之一法耳。今阿桂既筹画及此，但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在廷诸臣自

必各有确见。所有阿桂奏到原折并朕此旨一并发抄,使中外咸知朕意,并著大学士、九卿、科道详悉妥议具奏。

臣等谨按:自古设兵卫民,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我皇上睿虑周详,多添兵额,所以裕武备而振国威,诚巩固金汤之良法也。至马步粮饷及营伍赏恤均谕令开销正帑,计岁支已不下百余万,又以武职名粮一体改给养廉,每年经费共增至三百万,臣阿桂恐岁入不敷,未免鳃鳃过计。皇上明切示谕,不稍存靳惜之见,惟务为久远之图。易曰:“损上益下谓之益。”岂特普蠲加赈为藏富于民已哉!

戊辰(1781.11.14)

吏部将甘省继城递折之候补县丞姚起彪带领引见,奉旨:姚起彪著发往陕西交毕沅以县丞用,并加恩赏给银一百两。

同日,李侍尧奏言:监粮灾赈案内所有私收折色、冒销赈粮诸弊,经臣会同大学士公阿桂查明节次具奏。臣恐首府给发银两尚有弊端未尽查出之处,随飭令藩司福崧再行确查。兹据详覆前来,臣查原任兰州府知府杨士玘任内所发实收,各县尚有未捐而捏报已捐者,有此县所捐银两竟为彼县那用者,又有此县已捐银两业为彼县那用,而仍将报捐粮数于赈案内开销者。当时原

属任意腾挪，辗转侵用，迨杨士玘为贼所害，一切弊窦不及弥缝，遂致底里毕露。查乾隆四十五年共发实收四万三千二十五张，又，四十四年年底存剩未捐实收八千八百一张，二共实收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六张，除四十五年分共捐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张，四十六年分又捐一千二百七十七张，尚余实收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一张。前因查出监粮灾赈诸弊，臣即令藩司福崧将未经填捐之实收尽行提回。兹查出四十五年所捐实收内如漳县、宁夏、武威、山丹四县共八百六十五张并未填捐，遽行捏报已捐，于是年赈案内将虚粮拨销，计监银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两，合粮三万五千三十四石。又，杨士玘经手给发监银并不按捐监州县给发，如平番、狄道、河州、会宁、张掖、西宁、碾伯、金县等八州县应填实收并未捐完，杨士玘辄将他县所捐监银借给使用，共那借过银一十万七千四十九两零，其已捐之州县如西安、玉门等二十州县现在无项归款，而山丹、宁夏、平罗、漳县、华亭等五县因所捐银两为他县那用，辄将报捐粮数于上年赈案内拨销，是监银已属无著，而虚粮又已开报，尤属弊中之弊。但此等州县俱系本案问拟重罪之人，资财亦经抄没，实无可著落追赔。所有漳县等捏报未捐实收八百六十五张现已停捐，应即飭司详查，提回注销。至各员虚报粮石、私那侵用无著银一十万七千四十九两零，容臣查明细数，统归假灾冒赈案内办理。

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曰：实收改归首府，总由王廷赞骹法营私，杨士玘勾通捏冒，以致百弊丛生，各州县视国帑为私财，任意腾挪，辗转侵蚀，实属从来未有之奇事。但王廷赞已经正法，杨士玘亦被贼害，伊二人之子均已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于法无可覆加。至所有那用监银、开报虚粮入己究系何员任内，自应详查的实，著传谕李侍尧将那用虚报入己之各州县详悉查核，此内已于前案定拟分别办理者若干员，其未经定拟，并著李侍尧按照实在入己赃数仍遵前旨分别定拟具奏。

十月庚午（1781.11.16）

上谕内阁曰：昨据副都御史汪承霈条奏甘肃监生一折，请以原名准其在部另行改捐，给予执照，免其停科，并请勒限二年报捐，如过期不捐，虽扣满三科亦不准其应试等语。此等监生逐利热中，希图省费报捐，即概予褫革，原不为过，今照部议统限二年，准以原名在部另捐，入场应试，已属格外加恩。但念该生等人数众多，从前在甘省上捐时俱系王亶望诸人引之犯法，非尽该生之过，况前已出资，今概令重捐，其中寒畯未免志切观光而力有不逮，情殊可悯，著加恩将从前甘肃报捐监生者准其呈明，另照在部捐监之数缴足即给予执照，许其科考。至定限二年为期稍近，恐远省边陲一时未能

遍晓，及至遵例远来，而限期已过，未免向隅，著并加恩再宽限三年，统限五年为率，俾该生等从容报纳，上进有阶，以副朕宥过推恩、作养人材之至意。

辛未（1781.11.17）

李侍尧奏言：前任兰州道参革四川川北道熊启谟现已解到，臣严加审讯。据熊启谟供在甘肃驿传道任时，郑陈善送过寿礼四百两；后丁忧离任，陆玮送过奠仪盘费五百两。又，口外解到前任宁夏同知已升镇西府知府伍诺玺，据供署宁夏任内，四十年办过赈银八千八百七十余两，实散银七千三百两，余银一千五百七十两；四十一年又办过赈银五万九百九十余两，实散银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两，余银九千五百四十两。又，前任秦州直隶州知州奇明供，四十年在灵州任内办过赈银二万三千九百余两，实散银一万九千三百两，余银四千六百两；四十一年到秦州任办过赈银八千一百两，实散银六千五百两，余银一千六百两；四十三年办过赈银一万三千三百两，实散银一万一千二百余两，余银二千一百两。查伍诺玺侵冒银款在一万两以上，请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情实；奇明请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熊启谟请照“监临官勒索所部财物一千两以下杖流律”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奏入。上敕原议大臣议奏。旋

经军机大臣奏言：伍诺玺、奇明均应如该督所议定拟，仍请遵照前奉谕旨，俟明年情实官犯勾到时将该二犯交刑部一并声明请旨，分别办理。又，原任兰州道熊启谟虽据该督讯无侵冒情节，但扶同捏结，又收受属员银九百两，自应按律问拟。惟查此等捏结各道府现在陆续解甘，该员等有于属员办理灾赈案内捏结者，有于折收监粮案内捏结者，亦有灾赈、监粮俱经捏结者，又，其中曾否收受属员银两，情节轻重各有不同，应请令李侍尧俟捏结各员解齐一并汇案，确实情罪，按律分别定拟具奏，以归画一。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十一月己酉（1781.12.25）

李侍尧奏言：查监粮灾赈案内已离甘省各员，准各处解到参革原任泾州知州陈常、原任武威县知县朱家庆、原任平凉县知县布瞻、原任合水县知县成德、前任渭源县调任定边县知县吕应祥、原任东乐县丞李立、原署巴燕戎格通判佛保等七犯，臣随率同藩、臬两司逐一研讯。查陈常侵冒赈银三万八千两，又捐监盈余银二万两；朱家庆侵冒赈银三万两，又捐监盈余银一万两，应请将该二犯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布瞻侵冒银七千余两，成德侵冒银四千三百余两，吕应祥侵冒银三千五百余两，李立侵冒银二千四百

余两，佛保侵冒银一千七百余两，以上五犯均请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统入明年秋审情实请旨定夺。再，查陈常、朱家庆二犯赃在四万两以上，所有陈常之子陈光第、陈于丰、陈于范，朱家庆之子朱声琨、朱声玮等，应请发往伊犁充当苦差，臣一面移咨各旗、籍查明解甘发遣。奏入。上敕三法司核拟速奏。旋经刑部等议言：应如该督所奏办理。

同日，李侍尧又奏言：臣查甘省实收改归首府之后，有未捐而捏报已捐、将虚粮开销、复冒折色者四员：武威县知县李元椿，捏捐实收四百二十三张，计银二万三千二百六十五两；山丹县知县万邦英，捏捐实收二百八张，计银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两；宁夏县知县宋学淳，捏捐实收二百三张，计银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五两；漳县知县孙元礼，捏捐实收三十一张，计银一千七百五两。有虽经填捐而所捐监银被别县那用、冒销虚粮折色者二员：平罗县知县杜耕书，计银一千七百二十五两；华亭县知县华廷颺，计银一千六十二两。至未经填捐而先那用他县监银者八员：狄道州知州郑陈善，那用银一万六千四百余两；会宁县知县许山斗，那用银一万七千余两；西宁县知县詹耀璘，那用银一万二千二百余两；碾伯县知县陈韶，那用银八千八百余两；河州知州周植，那用银二万四百余两；署平番县知县周兆熊，那用银一万六百余两；张掖县知县麻宸，那用银一万余两；署金县知县

王万年，那用银一万一千四百余两。臣查该犯等捏灾冒赈已经任意浮销，侵欺罔法，复将未捐未领虚粮开销，假冒折色，弊中滋弊，情更可恶。至那用他县监粮各犯虽止私相那用，并无捏销侵冒情弊，但所那之银系属监银正项，即与侵盗钱粮无异，除周植前因贼陷河州自缢身死，郑陈善、李元椿、宋学淳、许山斗、詹耀璘、陈韶业经正法，应毋庸议，其王万年、杜耕书、周兆熊三犯于冒赈案内拟斩监候在案。今查王万年原侵赈银一万七千一百一十两，又那用监银一万一千四百余两；周兆熊原侵赈银一万一千四十两，又那用监银一万六百余两，该二犯侵蚀银二万两以上，应照原拟拟斩，请旨即行正法。万邦英原侵赈银八千五百九十七两，又冒销虚粮折色银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两；杜耕书原侵赈银一万五千八百两，又冒销虚粮折色银一千七百二十两；麻宸原侵赈银一千三百一十两，又那用监银一万余两，以上三犯请照侵蚀银一万两以上拟斩监候，归于秋审情实。华廷颺一犯原侵赈银三千四百三十二两，又冒销虚粮折色银一千六十二两，应请仍照“侵蚀银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至孙元礼一犯查系告病回籍，现在咨提截拿，尚未解甘，该犯于办灾案内已有侵欺之项，应俟该犯解到，并案严审，从重定拟。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拟速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覆：应如所奏办理。

上谕内阁曰：王万年、周兆熊、陈常、朱家庆侵蚀银两二万两以上，俱著照程栋等各犯之例补行予勾；其侵冒一万两以上之万邦英、杜耕书、麻宸，俱入于秋审情实，仍牢固监候；其侵冒不及一万两以上之华廷颺、布瞻、成德、吕应祥、李立、佛保，俱依拟应斩监候，统俟明年情实官犯勾到时，刑部声明请旨分别办理。余依议。

同日，李侍尧又奏言：据藩司福崧、臬司福宁查得甘省通案冒赈各员已经病故者共一十二犯，虽各犯侵冒确数无从查讯，第各名下办过灾赈银粮总数俱有案可稽，请照前奏定二分侵冒之数作该犯等入己赃论。今查得原任泾州知州张何衢、河州知州周植二犯核计侵冒赃数在二万两以上，罪应请旨即行正法；原任会宁县知县李巨源、河州知州叶中、肃州知州康基渊三犯侵冒赃数在一万两以上，罪应拟斩，入于情实；原任武威县知县林德基、环县知县何朝炳、安化县知县刘甫岗、碾伯县知县曾道中、西河县知县胡兆龙、正宁县知县薛佩兰、沙泥州判杨士模七犯侵冒赃数在一万两以下。查已故之张何衢、周植二犯虽赃数不及四万，但俱系请旨即行正法之犯，今已幸逃显戮，应请将该二犯之子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李巨源、叶中、康基渊三犯虽赃数不及二万两，亦系拟斩入于情实，请将该犯之子查明如有官职，即行革去；其余林德基、何朝炳、刘甫岗、曾道中、胡

兆龙、薛佩兰、杨士模七犯赃数在一万两以下，应无庸议。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据军机大臣等议言：应如该督所奏，张何衢、周植二犯之子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又，李巨源、叶中、康基渊三犯之子革去官职，以示惩儆。查叶中之子叶椿系捐纳通判，在四库馆行走，前于九月内由京逃回本籍，经刑部奏请革职，行令安徽巡抚查拿，续经农起拿获解京，俟解到时交部另行办理；康基渊之子康仪钧由举人捐纳中书，前经吏部奏请将中书斥革；次子康文铎系甘肃所捐监生，业据江西巡抚郝硕将监照追夺缴销。余均应如所奏办理。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九

丙辰（1782.1.1）

李侍尧奏言：各省咨解前在甘省捐监冒赈各员，参革西安府同知原任平凉县知县赵杭林、前任镇西府知府崧柱、原任镇番县知县王梦麟、前署碾伯县知县笔帖式景福、原任洮州同知顾芝、前署环县知县捐升光禄寺署正陈严祖、原任抚彝通判博敏、原任固原州知州郭昌泰、原任陇西县知县广福、清水县知县王璠、原任庄浪县丞闵焜、原任安西州州判朱兰等十二犯到兰，臣率同两司逐一研讯。赵杭林冒赈银一万七千九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九千两；崧柱冒赈银一万四千九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六千四百余两，以上二犯赃在二万两以上，应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王梦麟冒赈银三千五十余两，又，捐监盈余银六千四百余两；景福冒赈银六千二百余两，捐监盈余银四百余两；顾芝冒赈银四千二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二百两；博敏冒赈银二千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二千二百两；郭昌泰收受属员银三千五百两，又，捐监盈余银六百余两；陈严祖冒赈银二千七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一千余两；广福冒赈银二千八百五十余两，又，捐监盈余银八百两；王璠冒赈银二千六百两，又，捐监盈余银九百

两；闵焜冒赈银一千一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一千三百余两，朱兰冒赈银一千二百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七百五十两，以上十犯应各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惟查景福、顾芝、郭昌泰、王璠、朱兰在原籍、京中狡供，及解甘省，经臣再三严诘方各供认，应遵谕旨“不肯供吐实情，审出时从重治罪”，请将该五犯入于秋审情实。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拟速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言：应如所奏办理。

上谕内阁曰：赵杭林、崧柱侵蚀官项在二万两以上，著照程栋等之例补行予勾；其侵冒一千两以上之王梦麟、博敏、陈严祖、广福、闵焜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其景福、顾芝、郭昌泰、王璠、朱兰五犯侵冒虽不及一万两以上，但解审时不即供吐实情，尤为狡诈，俱依拟应斩，著监候归于秋审情实办理。余依议。

壬戌（1782.1.7）

李侍尧奏言：江苏解到参革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楠、原任凉州府知府吴鼎新、原任红水县县丞史载衡三犯，臣遵即率同两司研讯。据何汝楠供冒赈银五万余两，又，捐监盈余银一万五千余两；吴鼎新供冒赈银八百余两，又，建仓请销银七千九百余两，捐监盈余银四

千余两，又，收受永昌县知县林昂霄银一千两；史载衡供冒赈银八千六百两，又，捐监盈余银四千二百两。应请将何汝楠、吴鼎新二犯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史载衡一犯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归于秋审情实。再，何汝楠赃在四万两以上，所有该犯之子亦应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拟速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覆：应如该督所奏办理。

上谕内阁曰：何汝楠侵蚀银在二万以上，著照程栋各犯之例补行予勾。其侵蚀在一万以上之史载衡，著依拟应斩，入于秋审情实，仍牢固监候。余依议。

丙寅（1782. 1. 11）

胡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郑大进奏言：甘肃折收冒赈案内原任甘肃靖远县知县麦桓由粤解甘秋审，于十月十五日入湖北蒲圻县境，兹据黄陂县知县陈士凤禀报，麦桓解至该县漈口地方于二十一日病故等情，臣等随飭代办臬司事盐法道张廷化等星赴相验，据禀覆验明实系病故，委无别项情弊，并将该员役等带省，臣等复加讯问无异，随移咨陕甘督臣、广东抚臣查照。奏入。

上谕内阁曰：麦桓系解甘审办要犯，中途身死，保无畏罪服毒自尽情弊？不可不严行查究。著刑部堂官派

委能事司员带领熟谙件作驰驿前往详细检验，毋得草率行事。

十二月壬寅（申）（1782.1.17）

上谕内阁曰：前据陈辉祖查抄闵鹗元原籍资财，其家只存银三两，殊堪骇异。毋论闵鹗元在甘肃同知知县任内侵蚀帑项盈千累万，其运回家资必不止此，即闵鹗元久任巡抚，所得养廉优厚，岂忍令其胞弟贫乏至此？非陈辉祖查办时任听委员欺隐，随意开报，即闵鹗元之家属闻风预为寄顿。闵鹗元在江苏，离伊原籍甚近，岂无见闻？乃任其私自隐藏，希图事后安享，实为朦混欺饰。曾降旨严行申饬，令其明白回奏。兹据闵鹗元覆奏请将伊名下原籍、任所财产一并恭缴入官，并请革职交部治罪等语，何必为此不衷过甚之辞乎！甘肃自王亶望为藩司首先作俑，与通省属员捏灾冒赈，联为一气，其案内人犯现已审明侵蚀银数多寡，按律问拟。其查抄各犯家产，因此事发觉已久，隐匿寄藏财产者亦不独闵鹗元一人，且以全案而论，有王亶望之丧心侵冒，无怪有闵鹗元之事后藏匿，陈辉祖、闵鹗元之互相欺隐，转不直一噓，朕尝谓“不为已甚”，正谓此也。然不得明揭伊等之私者，恐伊等遂谓朕易欺也。封疆大臣理宜公忠体国，实心任事，不得稍存欺饰，今闵鹗元于伊弟骭法营私诸事既不能管教于前，及发觉查抄，又任其隐匿

侵欺于后，即伊具折自陈，亦难以解免，试令清夜扪心，其亦知愧知惧否耶？所请革职治罪及呈缴家产之处，朕究不为已甚，均著加恩宽免。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甲戌（1782.1.19）

工部侍郎德成奏言：臣奉命于十一月初七日行抵兰州，会同总督李侍尧逐一详勘。查得兰州大城一座，东、西、南三面俱有外城，计长二千六百六十七丈五尺。据阿桂等原奏内因山高于城，枪炮可及，拟将西面一带外城全行拆去；其正南一带去山尤近，将拱兰门南北城两段亦拟拆去，仍留东西城二段，中间不接处所筑新城一段，并将拱兰门移建于此；至大城西南角与外城不接之处，又添筑新城一段；又，东西外城东西长而南北窄，南北展宽，添筑城二段，将原有东西城二段拆去，大城西门外添盖瓮城一道。臣照例核估得新筑城一千一百三十六丈五尺，需工料银十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两零；拆去旧城二千七十一丈，其拆卸、创运、平垫地基需工价银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两零；砖瓮城一道并门楼、城台、马道等项，需工料银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五两零；共工料应需银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八两零。至原奏华林山添建营堡，移驻官兵，查督标右营兵六百六名，需兵房一千二百间，官弁十九员，需衙署房间一百四十一间，共核

计工料银五万八千三百六十一两零。至城堡一项，查甘省土城甚多，似无庸修建砖城徒致多费，拟建土城一座，围长三百八十一丈四尺，底宽一丈六尺，顶宽一丈二尺，其南面近倚高岗，东、西、北三面各建门楼一座，又，设角台四座，共核计工料银五万二千七十七两零。又，原奏华林山以东于龙尾一带险要处所设墩四座，臣照依原定地盘处所造空心大墩四座，估需工料银三万三千四百六十两零。以上各工料统共约计银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七十八两零。至华林、龙尾二山蜿蜒起伏直逼兰城西、南两外城门，有凭高瞰下之虞，是以原议将两外城拆去展宽，今华林山建城立营，龙尾一带接连添设墩座，则声势联络，缓急相应，环卫可以无虞，似不必再事更张。若外城、门楼等项间有残缺，亦不过略为修整，需费银一千七百三十三两零。再，前此兵民守城时，将大城砖块拆卸击贼，多残缺不完，亦应即时修整，以壮观瞻而资守御，共估需工料银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两零。如此办理，则内外二城俱可完整，亦不过用银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五两零，可节省银十三万六千九十二两零。臣谨将实在应办情形核拟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言：应如所奏，止将内外城残缺毁坏处所缮修完整，余一切仍循其旧。至华林山营堡虽据该侍郎勘估止须筑土为城，自不若砖砌城墙之更为坚实，且砖城固较土城

多费，而统计无需改建，各工仍大有节省，应交李侍尧将营堡改用砌砖，需用银两核实勘估具奏。奏入。得旨：如所议行。

庚辰（1782.1.25）

李侍尧奏言：准四川、贵州委员解到捐监冒赈案内参革原任直隶肃州知州王汝地、前任河州知州今升黎平府知府杨赓飏二犯，臣即率同两司逐加研讯。据王汝地供认侵冒赈银四万四千六百余两，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杨赓飏供认侵冒赈银六千余两，查该犯在贵州并不实供，有心狡饰，应请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遵旨从重入于秋审情实。再，王汝地赃在四万以上，所有该犯之子应发伊犁充当苦差，长子王锡葵捐纳盐大使，分发福建；次子王锡蕃现在原籍，臣已飞咨各该省解甘发遣。奏入。上敕该部核拟速奏。旋经刑部奏言：应如该督所奏办理。得旨：王汝地侵蚀银在二万两以上，著照程栋等犯之例补行予勾。其侵蚀在一万两以上之杨赓飏，著依拟应斩，入于秋审情实，仍牢固监候。余依议。

壬午（1782.1.27）

李侍尧奏言：臣前以吴鼎新一犯捐监捏结冒赈并收受属员银两，又复冒请建仓，是以从重定拟，请旨即

行正法。嗣接准部咨复加详核，此案定拟究应以冒赈捐监为重。吴鼎新除建仓浮冒外，所有侵蚀银数系在一万两以内，应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又有冒请建仓，应遵旨从重定拟，入于明年秋审情实。奏入。报闻。

丙戌（1782.1.31）

李侍尧奏言：甘省止捐监生并未办赈各员内有冒请建仓之赵明旭、邵维贤、郭之屏、刘炯、田志苍等五犯，除田志苍、郭之屏已准直隶江西督、抚咨明该犯等业经病故，所有捐监、建仓银两应于查封家产项下赔抵，其现在甘省之赵明旭、邵维贤二犯建仓银数俱在一千两以内，臣定拟发遣新疆具奏，经部覆准。惟刘炯一犯前经顺天府奏交刑部，候甘省定拟办理。臣查该犯在徽县任内捐监一百名，应赔银八百两，既经查抄家产赔抵、无庸议外，其建仓冒销银三千八百余两应照“侵蚀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秋审时请旨定夺。奏入。上敕该部议奏。旋经刑部奏言：应如该督所奏，刘炯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至刘炯长子刘士銓于查抄家产时将地亩红契密带身边，希图隐匿，计所隐契价银七百二十两零，应将刘士銓革去廪生，杖一百，徒三年。又，次子刘士锋以副榜就职州判，加捐分发河南试用，五子士锟在甘捐监，俱值刘炯徽县任内之时，刘士锋除中式

副榜毋庸议外，所招分发州判应咨部斥革，并将刘士锑革去监生，追照缴销。奏入。

上谕内阁曰：刑部奏审拟甘肃侵冒案内原任河州知州叶中之子捐纳通判叶椿业已革职，毋庸议，又，原任徽县知县刘炯拟斩监候、伊子刘士銓等分别杖徒、斥革，二折实属非是。叶中在知县任内折收冒赈，赃数累累，系应拟斩候入于情实之犯，因其身故，得幸逃显戮，伊子叶椿在馆充当誊录，乃因伊父事发先行出京逃匿，及拿获到案后，以伊母患病回籍探望，语托行孝，巧词支饰，尤为可恶，自应发遣伊犁，乃刑部以该犯一面之词仅将叶椿革去官职，不复置议。甘省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其有酌从宽减者，实为朕法外之仁。刑部系执法衙门，仍应按律问拟。果有情节可原，即当声明，请朕酌量加恩，何得徇情宽纵以沽感誉？看来该堂官等因英廉现在出差竟好为姑息，以博宽厚之名，实大不是。所有叶中之子叶椿著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刘炯虽止捐监，未经办灾，但有建仓冒销银三千余两，系拟斩监候之犯，伊子刘士銓于查抄家产时胆敢将地亩契价私行隐匿，情殊可恶，刘士銓著一并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刘士锋中式副榜一并革去，以示惩戒。所有问拟宽纵之刑部堂官，俱著交部严加议处。余依议。

同日，李侍尧奏言：准浙江、山东委员解到参革前

任张掖县知县陶士麟、前任漳县知县孙元礼二犯，臣即率同两司研讯。据陶士麟供侵冒赈银一万二千一十六两，捐监盈余银七千两；又，据孙元礼供侵冒赈银九千两，共领实收四百五十张，内有未捐捏报已捐、即在赈案内开销侵蚀银一千七百五两。查陶士麟、孙元礼入己赃私俱在一万两以上，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入于明年秋审情实。奏入。上敕该部议奏，旋经刑部等议言：应如所奏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丁亥（1782.2.1）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兰州外城西、南两面紧接华林、龙尾山麓，阿桂等议将此两面外城拆去，俾城根距山稍远，不致有俯瞰下压之虞，原为保护城隍起见。但今既添建营堡、墩台，移驻重兵，则两山声势联络，可以环卫大城，况成功不毁，何必复多费帑金将旧有土城拆去改缮？且西、南两关厢民居稠密，若概令迁移，撤去房屋，小民恐多未便，即所议扩建之东城关厢亦未必能安插许多烟户，自不若一切仍循其旧。从前德成勘估查奏时，朕已早经谕及。至营堡一项，军机大臣等议用砖砌更为坚实永久，请交该督另行核实勘估。但华林诸山冈阜联络，其中所产虎皮石料必多，若即用此项块石叠砌钩抵，不特取携较便，而工程尤为巩

固。但该处采取石料是否便易？较之烧砖工价孰为节省？著传谕李侍尧查明，据实确核具奏。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庚子（1782.2.14）

上谕内阁曰：甘省自王亶望为藩司，与蒋全迪等通同一气侵帑婪赃，种种不法，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内外诸大臣俱隐忍不言，竟无一人举发陈奏，而陈辉祖、闵鹗元之胞弟尤系案内人犯，其平日家信往来必有确切音问，屡经降旨询究，乃始终掩饰支吾，不肯奏出实情。及严切究问，若再如前巧言搪塞，不但将伊等交部审讯，朕必亲自廷鞫。今始据陈辉祖、闵鹗元等各奏称伊弟婪赃舞弊从前亦有所闻，并有家信往来，只因一经陈奏，恐伊弟必罗（罹）重罪，是以隐忍瞻徇，致涉欺饰，实属罪无可逭，请交部严加治罪等语。是伊二人之知而不举俱已自行供认，如出一口，似属实情。至此案未经发觉之先朕已早有风闻，因案情重大，徘徊迟疑者已阅数年。昨岁因苏四十三之事遣大学士阿桂等统兵往剿，伊等折内常称连得雨泽，因降旨询问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因而层层致询，显露端倪。阿桂、李侍尧亦知事难掩覆，遂和盘托出。朕思其事不得以人数稍重竟置不问，但朕深以不能道德齐礼使伊等格心，方引以为愧，至齐之以刑。尤属不得已之苦心，陈辉祖、闵鹗元、毕沅俱系读书之

人,当明礼义,岂不知朕办理此案之始末乎?毋论陈辉祖、闵鄂元各有伊弟在甘省,其一切通同弊混之事朕早知其必有确切音信来往,即毕沅久任陕西巡抚并在甘省两署督篆,于该省各州县侵冒官帑历年积弊亦无不知之理,乃竟敢巧为支饰,欲于朕前尝试乎?五伦莫重于君父,子为父隐尚为情理所有,古纯臣大义灭亲,父且有不能为子隐者,况兄弟乎!若以弟婪赃不法,恐遂行举发罪及其弟,因而为之隐忍,是只知有手足之私情而不知有君臣之大义,颠倒瞽乱,莫此为甚。且陈辉祖等若于此事未经败露之先早为陈奏,朕必嘉其公正,不但不加之罪,必特为褒奖,以风厉举朝诸臣之缄默不言者,即末减其弟之罪亦未可知,是伊二人之弟之蹈于重罪,乃伊二人使之然也。伊等既甘心隐忍于前,及降旨询问,犹复希图掩护、隐跃其词于后,仍冀日久或有怜伊二人为因弟受屈者,尚得谓之有天良者乎?此时即将陈辉祖、闵鄂元革职交刑部治罪,伊等亦无可置喙,但朕断不肯因伊弟株连遽置重典,且此案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又何独归罪于陈辉祖、闵鄂元二人?现在督、抚一时乏人,陈辉祖、闵鄂元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照毕沅之例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所有应得职俸养廉永行停止,以示惩创。嗣后陈辉祖、闵鄂元、毕沅俱不许进呈贡物,即寻常土贡亦著一例停止。陈辉祖等务各返躬思愧,洗心涤虑,洁己奉公,庶几可以稍贲

前罪。如或因停廉俸藉词需索，致有簠簋不饬之事，王亶望是其前车，朕必加倍重治其罪，不能再为曲贷也。

辛酉（1782.3.7）

李侍尧奏言：臣前因拿获逆回韩阿浑，据供苏四十三往攻河州时令伊在后纠人接应，被循化官兵及老教回民截杀冲散等语，恐从逆匪徒一经冲散窜匿潜藏，以致余孽漏网，即严飭文武员弁派拨干练兵设于要隘处所侦缉截拿。昨据臬司福宁禀称，闻碾伯县属东湾、鳌头等处有回匪马三十九等潜藏在彼传习念经，已密差干役赴彼踩访的确，即会同该处文武添差兵役协拿。旋据拿获马三十九、马满会、马三十七、马胡子等四犯解省，臣率同司道严加审讯，马三十九等各供认附从马满会传习新教。臣伏查逆匪剿除，所有从前被其煽诱者自应咸知畏惧，即使原系新教，如果改归旧教，悔过安分，亦不妨许以自新之路，乃该犯马三十九、马满会犹敢仍称掌教、阿浑，复留新教名目，而马三十七、马胡子从而附和念经，实属怙恶不悛，自宜速置典刑以昭国宪，臣随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将该犯等绑赴市曹处斩，并将首级传示西宁、碾伯等处，俾各回众触目警心，皆知畏法。至各犯家属现已拿获，俟解到日照例分别发遣。奏入。报闻。

同日，李侍尧奏言：查甘省捏结各道、府、直隶州共五十三员俱已陆续解到，臣率同两司确加研讯。除蒋全迪、陆玮、宋学淳、黎珠、崧柱、王汝地六犯已经正法，魏椿年、杨士玘、德明、汪世琳、李承瑞、博赫、张何衡、康基渊八犯已经身故，李本楠、侯作吴、谢桓、董熙、宗开煌、奇明、周人杰、朱兰、吴鼎新九犯俱于冒赈案内拟斩，又，郭昌泰一犯系捐监侵蚀并收受属员银两，又因狡供支饰从重定拟斩候情实，又，赵明旭一犯因冒建仓廩另拟发遣新疆外，其刘光昱、文德、奎明、王曾翼、永龄、程国表、福明安、彭永年、彭时清、观亮、郭斐、兴德、厉学沂等十三员于监粮、灾赈俱经捏结，又，秦雄飞、观禄、黄元玘、姜兴周、富斌、诺明阿等六员系于折收案内捏结，以上共十九员，讯明并未收受属员馈送银两、止系捏结之员，业经革职查抄，应毋庸议。惟查陈之铨、熊启谟、潘时选、张金城、汪皋鹤、陈庭学、钟赓起等七员俱系收受属员馈送银两，臣复逐一质讯，据各员供认不讳。查陈之铨收受馈送银五千三百两，潘时选收受馈送银四千六百两，张金城收受馈送银二千五百两，熊启谟收受馈送银一千八百两，汪皋鹤收受馈送银一千四十两，俱在一千两以上，虽审明并无与属员勾通舞弊、侵盗分肥情事，但其所受银两自系监粮冒赈之银，应照侵盗问拟，请将陈之铨、潘时选、张金城、熊启谟、汪皋鹤

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陈庭学收受馈送银一千两，钟赓起收受馈送银五百两，俱在一千两以下，应照“侵盗钱粮一百两以上至一千两杖流”律从重改发新疆效力赎罪。又，彦方前署秦州并平番县任内虽申明并未办过灾赈，亦未收受属员银两，但捐监一千三百名俱系折捐，将银抵粮移交接任，该犯在京供称买谷归仓实属捏饰，应照“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者，杖八十，徒二年”律将彦方杖八十，徒二年，系旗人，解部鞭责发落。奏入。上敕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军机大臣等议言：应如所奏办理。得旨：如所议行。

同日，李侍尧奏言：准云南、福建、广东委员将前任永昌县知县郑科捷、前任渭源县知县陈起勃、现任高州府知府前任西宁县知县周人杰、前任漳县知县刘治传、前任循化同知升任知府张春芳等五犯押解来甘，臣即率同两司逐加研讯。据郑科捷供侵冒赈银一万四千余两，捐监盈余银六千六百两，请添建仓廩浮冒银七千余两；陈起勃供侵冒赈银一万三千五百余两，捐监盈余银四千一百两；周人杰供侵冒赈银七千两，捐监盈余银一千五百两，收受属员馈送银五百两；刘治传供侵冒赈银七百两，捐监盈余银二百五十两；张春芳供侵冒赈银七百两。查郑科捷侵冒银二万两以上，又有建仓浮冒银七千余两，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请旨即

行正法；陈起勃侵冒银一万两以上，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归于本年秋审情实；周人杰侵冒银两虽在一万两以下，但该犯前在广东审讯时不吐实情，有心狡饰，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从重归入本年秋审情实；刘治传、张春芳二犯侵冒银俱在一千两以下，应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下”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奏入。上敕该部核拟速奏。旋经刑部议言：应如所奏办理。

上谕内阁曰：郑科捷侵蚀银两在二万两以上，著照程栋等各犯之例补行予勾；侵冒一万两以上之陈起勃著入于秋审情实，仍牢固监后（候）；其侵冒不及一万两以上之周人杰，著依拟应斩监候。统俟本年情实官犯勾到时，刑部声明请旨分别办理。余依议。

同日，上谕内阁曰：甘省折收、冒赈案内侵帑捏结各员业据李侍尧申明分别定拟具奏。至臬司福宁前在平庆道任内扶同捏结，本应革职抄产，第念该员于此案舞弊实情首先供出，且于搜捕安定等处逆首马明心家属、党羽尚属出力，福宁著革职，从宽留任，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钦定兰州纪略卷二十

癸亥（1782.3.9）

李侍尧奏言：查兰州大城毋庸展筑新工，止须完葺旧城，仰荷圣明指示，钦遵办理。至华林山建筑土堡或加砌砖工或改用虎皮石，复蒙谕旨垂询，臣查省城附近诸山俱系土冈联属，向不产石，须于九十里之外打磨沟地方采取，计算开采价脚及灰斤、匠工，较原估土堡加增银三万二千六百六十余两，若烧砖加砌，计增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余两，是砖工较省于石工。至甘省土堡甚多，若加工坚厚，尽为巩固，其中建设兵房，驻扎兵丁，均敷安置，自不如节省之为便。华林山堡似可仍用土工，但使工归实用，自能坚固永久。奏入。上从之。

乙丑（1782.3.11）

上谕内阁曰：甘省捏结道、府、直隶州前经降旨革职，交李侍尧查审有无通同舞弊及别项款迹，分别定拟具奏。兹据李侍尧查明，将止系捏结并未收受属员银两之道、府秦雄飞、刘光昱等一十八员俱定拟已经革职毋庸议，经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准，降旨允行。此等捏结各道、府以属员收捐折色之监粮作为实贮，遇有灾荒，复听从王亶望、蒋全迪等朋比为奸，豫定分数分派各州

县结报,扶同申详,核其情节,即与虚出通关无异,按律科罪,实所应得,只因甘肃通省各官情罪更有重大于此者,不得不于严示创惩之中特予加恩末减。设在他省,则执法定拟,秦雄飞诸人乌得竟置勿论。且道、府为方面大员,访察属吏是其专责,即有上司抑勒,何难直揭部科?乃甘为扶同出结,国家亦安用此道府为乎!现在全案爰书已定,前任捏结之道员秦雄飞等俱已格外加恩赦令回籍,嗣后自当永不录用,以儆官邪。各省道、府各官有稽查结报之责者,均当引为前鉴。倘有似此诬捏袒庇之事,一经察出,朕必按律重治其罪,不得以秦雄飞等诸人之例,谓可幸邀宽宥也。

三月乙卯 (1782. 4. 30)

李侍尧奏言:甘省仓库亏空一案,臣于上年九月内将查出亏短银粮约共一百余万先行奏闻。兹据各州县查明并无亏空之秦州等三十八厅、州、县,该管各道、府加结具报外,其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短仓库确数,如应解地丁、耗羨、杂税、茶课、改折仓费及旧案军需核减、节年平糶价银、渠工经费、杂款等项共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九十余两,常平、监粮、征收民屯粮、草、籽种、口粮等项共粮七十四万一百一十余石、草四百五万一千七十余束,俱系历任州、县侵亏。臣查甘省积弊相仍,折捐冒赈业已盈千累万,乃于仓库正项复敢任意侵

欺,甚至应放籽种、口粮亦有侵冒,种种昧良舞弊迥出意料之外,虽各犯均于折捐冒赈案内业经正法及问拟重辟,但国帑未便全归无著,自应著落分赔。臣查甘省亏空之弊其来已久,并不始于近年,现在细核册档,自雍正年间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各属即有亏欠不清之款,银自数十两至千余两,粮自数十石至四五百石,迨乾隆二十年以后,积习相沿,亏空日甚一日,多者至有万余,各州县转相容隐接收,各上司亦因循不办,捏结保题,酿成锢弊,以致后任各州县毫无忌惮,任意侵欺,至于此极。现经查出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年亏项积有四十二万,俱系那新掩旧,是督、抚、司、道以下各官均不能辞咎。今四十年以后自总督以至州县俱已治罪抄产,无可再议追赔,其四十年溯至二十年之历任州、县、道、府、藩司、督、抚,自应即照伊等任内亏空四十二万之数著落加倍赔补,拟令督、抚一成,藩司一成,道、府三成,州、县五成,照股分赔。此内如有无力完缴者,即入通案各员名下分赔。外尚有八十二万余两,请于臣及司、道、府、厅、州、县各养廉内拟赔完项。查通省养廉一年共有十二万余两,约留七成以资办公,每年拟扣三成,陆续归补。奏入。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李侍尧曰:甘省仓库正项银两竟敢任意侵欺,即令加倍赔补亦所应得,但念历年已久,各员辗转接收,较之折捐冒赈、昧良舞弊者尚属有间,其

滥行出结、保题之各上司咎止失察，著加恩将亏空四十二万之数按其在任久暂照股分赔，毋庸加倍赔补。至该督所称“尚有八十二万余两，请于现任总督及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养廉内摊扣三成，陆续归补”等语，此等劣员既经冒赈殃民，又复侵亏正帑，实属罪无可逭，除已经正法各犯外，又有现在解部人犯，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英廉、胡季堂、刘墉详加核奏，候朕另降谕旨。至李侍尧、福崧等办理此案彻底清查，尚属实心，即现在道、府及州、县各员多系新任，若令摊扣养廉，办公未免竭蹶，且恐将来转有藉词赔累复至亏缺之弊，并著一体加恩免其分赔。此次宽免之后，若再有亏短，一经查出，断不能为之曲贷。该督等仍当不时查察，毋得稍有徇隐。

同日，李侍尧奏言：查办甘省各属亏空银粮案内有节年民欠未完籽种、口粮银一项，内除历次邀恩豁免外，尚有应征积欠仓斗粮二百四十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余石，折色银三十万七千三百二十余两，请分年带征。奏入。

上谕内阁曰：甘省地瘠民贫，朕从前节年加恩出借、缓征，用纾民力，在小民感激朕恩，自无不踊跃输将，但念该省每遇偏灾，动项赈恤多为劣员等侵蚀冒销，闾阎未得普沾实惠，甚非朕爱养黎元之意。今该省积弊已除，所有此项积欠银粮著加恩全行豁免，以示朕体恤边氓有加无已之至意。

臣等谨按：甘省民人节年上廛宸衷，发帑赈恤并借给籽粮，缓征遽豁，恩施极为周渥，乃因劣员通同侵冒，致膏泽未获普沾。兹为清厘积弊之余，小民得均蒙实惠，輿情抃庆，自益踊跃输将。我皇上轸念弥殷，所有应征积欠粮二百余万石、银三十余万两概予蠲除，浩荡恩施有加无已，边氓感荷生成，益当鼓舞倍万云。

同日，李侍尧奏言：甘省亏空案内有各州县因办理班禅额尔德呢经过地方借用司府各库贮银十七万五千五百余两，此内虽有实应动支之项，然断不至如此之多。其承办官员俱已于冒赈案内抄产正法，现在无从著落赔补，请定限于全省官员养廉内陆续扣赔。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李侍尧奏甘省各州县办理班禅额尔德呢过境借用库贮银两一项，此系从前承办各员藉端冒支，该员等俱已查抄治罪，无从跟究，若令无干之后任官员抵赔，将来办公不敷，又得藉词致有亏缺，是因去弊而转复滋弊，所有此项银两著一并加恩豁免。该部知道。

四月壬辰（申）（1782.5.17）

军机大臣等奏言：李侍尧折内称甘省积弊相仍，折捐冒赈业已盈千累万，乃仓库正项复敢任意侵欺，甚至粮石、草束亦有侵冒等语。查甘省亏空各犯，除冒赈案内业经正法者毋庸置议外，其解部各犯中有冒赈一万两以

上问拟斩候，即应入于情实。今复查出亏空银粮、草束者六犯，闵麟元亏空各项计银五万九千五百四十两零，杜耕书亏空银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两零，杨有澳亏空银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两零，福明亏空银三万二千九十两零，林昂霄亏空银四千九十两零，王璠亏空银三万二百二十两零；又，冒赈赃本在一万两以下问拟斩候，应于秋审时请旨分别办理。今复查出亏空银粮草束等项，如顾汝衡亏空银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两零，墨尔更额亏空银二万五千八百两零，赵元德亏空银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两零，庞耘亏空银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两零，沈泰亏空银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两零，以上五犯统计前后侵亏各项均在二万两以上；又，董熙亏空银一万三千三百两零，丁愈亏空银二千九百八十两零，华廷颺亏空银六千一百六十两零，章汝楠亏空银三千二百两，李弼亏空银七千三百七十两零，叶观海亏空银六千九百八十两零，以上六犯统计前后侵亏各项虽均在二万两以下，但查各该犯本系冒赈营私，通同舞弊，法无可贷，仰蒙皇上天恩姑予监禁，暂缓刑诛，已属恩施格外，乃续查出各犯任内于仓库正项胆敢肆意侵蚀，虽亏缺数目多寡不同，实难再为区别，应请将原拟斩候之闵麟元、杜耕书、杨有澳、福明、林昂霄、王璠、顾汝衡、墨尔更额、赵元德、庞耘、沈泰、董熙、丁愈、华廷颺、章汝楠、李弼、叶观海等十七犯一并请旨即行正法。奏入。

上諭內閣曰：軍機大臣會同英廉等將李侍堯奏閔鵬元等十七犯續查出任內虧缺銀糧草束等項核擬具奏，請旨即行正法。此案閔鵬元等犯于甘省歷年災賑項下婪得多贓，數至盈千累萬，上年辦理通案人犯時，因擬入斬決人數眾多，不得不略為區別，而該犯等侵冒銀數亦尚在二萬兩以下，是姑以從寬改為斬候，令刑部入于本年秋審情實，臨時再行請旨。朕于辦理庶務從不為己甚，如該犯等情節有一線可原者，尚欲加恩曲宥。今據李侍堯續行查奏該犯等任內又有虧缺銀糧草束各項，多者至五萬九千餘兩，即至少者亦有數千餘兩，是于捏災冒賑本罪之外又復任意侵欺，毫無顧忌，多一虧空罪名，實為從來所未有，此而不辦，何以懲貪黷而申國憲？閔鵬元等十一犯總計前後侵虧銀數均已在二萬兩以上，罪實无可復道，閔鵬元、杜耕書、楊有澳、覺羅福明、林昂霄、王璠、顧汝衡、墨爾更額、趙元德、龐耘、沈泰均著即處斬。其董熙等六犯依議斬決，亦屬所應得罪，但其冒賑并虧空銀兩合計尚在二萬兩以下，董熙、丁愈、華廷飈、章汝楠、李弼、叶觀海俱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俟本年朝審勾到時，刑部請旨辦理。所有閔鵬元等，著派胡季堂、福長安、景燿前往監視行刑。即將此旨宣諭該犯等，使知情真罪當，實由自取，並將此案分別辦理緣由通諭中外知之。

七月乙卯（1782.8.28）

上命军机大臣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朕昨阅《兰州纪略》，于贼匪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协同循化厅营前往贼巢擒获多犯，并随总兵贡楚克达尔收复河州，甚为勇往；又，宗开煌、万邦英、董熙等于逆匪围困兰州时昼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又，黄道熨在安定县拿获马明心，均属出力。念伊等从前尚有微劳，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生路，著传谕留京王大臣并刑部堂官将监禁各犯逐一通查原案，如有似谢桓等情节、曾经阿桂等委派兵务、实在出力、著有劳绩者，即行据实具奏，并将此旨宣示各犯，许其详细自行据实呈明，俟奏到时交军机大臣详晰查核，再降谕旨。

八月乙丑（1782.9.7）

上谕内阁曰：上年甘省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一案，其婪得银数在二万两以下各犯俱问拟斩候情实，于本年勾到时刑部分别请旨。昨阅《兰州纪略》，于逆回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宗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熨五犯或前往贼巢擒获多犯，或于逆匪滋扰兰州时昼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或在安定县拿获教首马明心，因念伊等从前曾有微劳，当即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将现在拟斩监禁各犯逐一通查原案，有无似谢桓等情

节、曾经阿桂等于折内声叙出力者，许其自行陈诉，一并交军机大臣核办。兹据留京王大臣等覆奏，除谢恒等五犯外，其余麻宸、申宁吉等二十八犯供称或在兰州随同守城，或拿获余党及办运军粮等事，当经军机大臣查奏“所讯各该犯供词，核之阿桂等上年原折，并未将该犯等在事出力之处声叙；或因各该犯随同效力非出色之员，是以阿桂等折内未经提及，请交李侍尧再行详晰确查具奏”等因。此案人犯侵帑殃民，俱属法无可贷，因念王亶望等之肆行侵冒，舞弊营私，皆系朕平昔宽仁，未免失之姑息，以致各该犯毫无忌惮，所谓“水懦民玩”，朕甚愧之。今复因人数众多，不忍概予骈诛，不得不又宽一线。所有谢恒等五犯从前既据阿桂等奏明曾经在事出力，朕不肯没此微劳，谢恒、宗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燮俱著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但伊等情罪重大，不加显戮已属格外施仁，嗣后虽遇大赦，各该犯等不得援照省释，伊等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考出仕，以示惩戒。其余麻宸等二十八犯所供各情节是否确实，并著李侍尧再行详细查明，具奏到日另降谕旨。其各犯供词一并发交李侍尧核对。朕于案内各犯非不欲求其可生之路，但求其生而不得，则朕亦无如之何。直省大小官员嗣后务须洁己奉公，毋蹈覆辙。如再有比等之以侵贪败露者，朕必按律严惩，不少宽贷，勿以现今甘省应正法者多扶宽免仍以身试法，侥幸苟免，庶不负朕谆谆

教誡之至意。

臣等謹按：人臣有守土之責者，惟當洁己奉公，宣布德意。乃甘省州縣各官侵帑殃民，法无可貸，虽当逆回滋擾時有協同守城及委運軍糧諸事，原屬分所應為，未足言功，又豈能逭罪？我皇上法外施仁，于萬无可原之中求一線可寬之路，追原在事稍為出力如謝桓等五人外，復令確查情節，許各犯自行陳訴，并交該督李侍堯核對相符即特沛恩綸，免其顯戮。仰見大聖人好生之心，同符造化，俾地方官鑒彼前車，不以為徼幸而以為愧耻，則赦過宥罪之仁，即道德齊禮之教也已。

甲申（1782.9.26）

李侍堯奏言：伏查去歲逆回滋擾，事起倉卒，一切守御、巡防及軍需供應在在需人，經前任督臣勒爾謹、藩司王廷贊、臬司福崧先後調派各員分辦。迨臣抵任時，逆匪尚未剿除，復有續行派委者。事平之后即值查辦監糧冒賑之案，各犯內縱有微勞，不足抵其重罪。今蒙恩旨垂詢，臣謹按各犯供詞確核彼時情事，均屬約略相同，尚非虛捏。內有麻宸、尤永清、賈若琳、彭永和、張毓琳、李本楠、史堂、舒玉龍八犯當賊匪初起之時，或協同守御省城，或派防本境要隘，或督辦軍糧，或盤挾奸細，并于河州、循化、安定、伏羌等處拿獲逆黨要犯，均有案牘可查。至如申寧吉、汪皋鴻、錢成

均、善达、朱兰、王旭、蒲兰馨七犯亦经在省协同防守，并派办收支粮草，查安东路军报台站，押送在山打仗兵丁口食，奔走差委，均属实情。又如丁愈、承志、韦之璠、张金城、章汝楠、华廷飏、李弼、谢廷庸、宋树谷、侯作吴、叶观海、陈金宣十二犯，均在各本境防守，并有办运粮草牛羊、协济骡马、照料征兵起程过境等事。查各该犯本境距省城、河州、循化远近不一，其离省穹远者，所供督率兵民防守无凭确悉，即在贼氛较近之区守御城池，亦属职分应为之事，但核其承办军需，一切供支照料均无贻误。惟闵焜一犯先经告病离甘，嗣因查办冒赈一案，经臣行文原籍吉林查拿，并未回籍，迨十月间始经陕西拿解来兰，则所供随同防守兰城，显系畏罪捏饰之词。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李侍尧覆奏麻宸等各犯供词，确核彼时情事均属约略相同，尚非虚捏；惟闵焜一犯先经告病离甘，因查办冒赈一案，行文原籍吉林查拿，并未回籍，迨十月间经陕西拿解来兰，并未随同防守兰州等语。所有麻宸等二十余犯交军机大臣核其情罪、另降谕旨外，至此案前令各犯等自行陈诉，原系朕格外施仁，该犯等稍有人心，自应据实直陈，乃闵焜已久经告病离甘之员竟敢捏称守城，希图幸逃法网，实属丧尽天良，情节更为可恶，是该犯不必论其侵蚀银两多寡，就此冒功欺罔一节即当立正典刑，著刑部堂官将闵焜一犯

提出,宣示諭旨,押赴市曹即行处斩,并将此情节明白晓谕各犯,使共知昧良冒功转难幸免也。

丙戌 (1782.9.28)

军机大臣奏言:臣等遵旨将前奉恩旨免死发遣万邦英等五犯核其侵冒银数,万邦英侵银一万九千余两,为数最多,谨将李侍尧查明各犯内除闵焜一犯现今奉旨正法,又,华廷颺一犯现据刑部咨明在监病故外,其余共二十六犯所侵银数与万邦英比较,分别开单,并将原拟罪名及各情节详悉注明,恭呈御览。又,遵旨将逆回滋扰时已离甘省各犯,内除王梦麟一犯现亦据刑部咨明在监病故外,共二十三犯,分别开单,一并进呈。奏入。

上谕内阁曰:据李侍尧查奏,舒玉龙等各犯或协同守御,派防要隘,或委办军粮,搜获余党,不过稍效微劳,俱系伊等职分应为之事,并非若万邦英等五犯之在事出力、经阿桂等奏明给予议叙者可比,然数十人骈首就戮,朕心实有所不忍。但此内如善达、承志身系满洲,用为州县,尤当洁己奉公以尽职守,遇有上司抑勒婪索等事即应直揭部科,或告病回旗,乃竟愍不畏法,随同侵帑殃民,营私舞弊,似此亦得幸邀宽免,旗员更何所儆惧耶!善达、承志仍著交刑部入于朝审办理。其舒玉龙等所供在甘效力之处既属确实,万邦英等五人既经

免死，则舒玉龙、李本楠、彭永和、麻宸、丁愈、章汝楠、李弼、叶观海、钱成均、陈金宣、王旭、朱兰、韦之瑗、尤永清、宋树谷、蒲兰馨、侯作吴、贾若琳、史堂、申宁吉、谢廷庸、张毓琳、张金城、汪皋鹤二十四犯亦可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仍照万邦英等之例，虽遇大赦不得援照省释，该犯等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试出仕，以示惩戒。朕办理诸案常以水儒民玩，失之姑息为愧。今于舒玉龙等因人数众多，不忍加之骈戮，宛转求其生路，仍不免于姑息，此实朕务慎庶狱不得已之苦心，亦天下臣民所共见者。至此案舒玉龙等各犯俱应立置重典，特因其于苏四十三之事稍经出力，即得仰邀末减，此后凡身任地方之责者，设遇贼匪窃发，尤宜共矢天良，力图报效，庶不负朕训诫矜全之意。

戊子（1782.9.30）

上谕内阁曰：善达、承志二犯因其身系满洲辄敢随同舞弊营私，罪难末减，仍交刑部入于朝审办理，实属法无可贷，特念该二犯于贼匪滋事究有协同守城、派防要隘一节，可贷其一死；又，乌鲁木齐浮销粮价案内之傅明阿、木和伦二犯亦系满洲，原拟应斩监候，自属罪所应得，但其侵冒银两究由上司勒索，与监守自盗者尚属有间，所有善达、承志、傅明阿、木和伦四犯俱著

从宽免死，发往烟瘴地方，虽遇大赦不得援照省释，所生亲子皆系旗人，未便令其闲住，著交该旗存记，除亲军、护军、披甲等差使准其充当外，其有顶带职分概不准挑补，以示惩儆。又，乌鲁木齐案内之徐维绂、张建庵亦系定拟斩候之犯，今查徐维绂前在张掖县丞任内曾经调令帮同万邦英守城，张建庵侵冒银数较少，俱尚有一线可宽，徐维绂、张建庵均著照万邦英之例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省释，其亲子亦不准应试出仕。

十月庚寅（1782.12.1）

上谕内阁曰：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前次开捐时已不免稍有弊端，经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复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并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憚，天下无不共知，朕亦早有风闻，而内外

臣工并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直至上年办理苏四十三一案，据阿桂等屡次奏报得雨，降旨查询，始悉历年该省旱灾请赈全属虚捏。此皆由各该犯昧良怙法，天理难容，恶贯满盈，自然败露。因令阿桂等彻底查办，种种积弊和盘托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此案若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应斩”正例，则所有各犯皆应置之重典，特以人数众多，不忍一概骈诛，因照侵冒银数多寡稍为区别，并因兰州被贼滋扰时曾有守城等事微劳者，格外贷其一死。除侵冒银数在二万两以上者业经陆续正法及降旨加恩免死发遣各犯外，本日朝审勾到尚有二十三犯，内陈起勃、史载衡、伍诺玺、孙元礼、吴鼎新等五犯侵冒银俱在一万两以上，又无守城微劳，法无可贷，现已予勾，其余各犯侵冒银在五千两以上及五千两以下之奇明、周人杰、杨赓飏、布瞻、景福、顾芝、广福、吕应祥、李立、佛保、刘炯、郭昌泰等十二犯及捏结收受馈送之陈之铨、潘时选、熊启谟等三犯俱著加恩免死，内旗人奇明等五犯著照善达等之例发往极边烟瘴地方，虽遇大赦不得援照宽释，所生亲子著交该旗存记，除亲军、护军、披甲等差使准其充当，其有顶带职分概不准其挑补。至周人杰等十犯，著照万邦英等之例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援照宽释，该犯等所生亲子不准应试出仕。至成德、陈严祖二犯尤非他人可比，成德系高晋之子、书麟之弟，陈严祖系陈大受

之子、陈辉祖之弟，该二犯世受国恩，身为大员子弟尤当洁己奉公，以图报效，见有通省贪婪舞弊情事若能直揭部科，朕必复加奖擢，乃亦愍不畏法，随同侵帑殃民，虽该二犯冒赈银数俱在五千两以下，但系大臣子弟，如有昧良负恩，情罪尤重，是以予勾，俾大臣子弟等知所儆惧，即为大臣者亦当引以为鉴，严教子弟。又，巴彦岱一犯收受馈送，代属员担承亏空，尚属甘省故习，及事败露，又复瞻徇隐匿，有心袒护，亦无可宽，是以予勾。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朕心有所不忍，因于万无可宽之中曲贷其一死，实仍不免失之姑息，引以为愧。朕矜慎庶狱，凡大小案件无不准情酌理，权衡至当。内外大小臣工见此案内之身受大辟者即当知畏，其得邀恩免死者，当知愧而不当以为幸。经此番惩创之后，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愍不畏死以身试法者，即按法处治，断不能如此次之曲为宽贷也。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行晓谕中外知之。

臣等谨按：甘省私收折色，侵蚀赈帑，锢弊已积数年。至办理苏四十三时，屡经奏报得雨，始将前此告旱冒销、贪欺骫法一一发露。此天理所难容，即为国典所不宥。若按律办理，俱难仰邀末减。我皇上以案内人犯众多，核其婪得赃数，节次区别，于守御微劳及侵冒较

少之犯均予免死发遣，以昭法外深仁。至身为大臣子弟如成德、陈严祖负恩昧良，仍不稍为宽贷。伏读训谕煌煌，洵足永垂炯鉴云。

十一月丙申（1782.12.7）

上谕内阁曰：朕昨阅《兰州纪略》，于贼匪苏四十三肆逆时，兰州府知府杨士玘前往查办，在白庄被贼杀害，署河州知州周植因城失守自缢身死，因思该二犯于捏灾冒赈案内俱侵蚀银在四万两以上，例应斩决，发遣子嗣，若其身尚在，自应按律正法，将伊子发遣，但念杨士玘被贼戕害，周植城亡与亡，究系殁于王事，彼时与杨士玘同被贼害之副将新柱身系武职，缘并无冒灾捏赈之罪，现已加恩给与难荫，且从前守城著有微劳之谢桓等各犯俱邀恩宥，免死发遣，杨士玘、周植自应一体加恩，其应得冒赈之罪以不予难荫折之。至该二犯之子已经发遣者著赦回原籍，其年未及岁现在监禁者亦一律释放，俾身任地方之责者知有罪必惩，有功必录，益当感发天良，力图报效，庶不负朕轸念微劳格外施仁之至意。

臣等谨按：杨士玘、周植于冒赈案内侵蚀至四万两以上，虽苏四十三滋扰时或为贼所害，或与城俱亡，而死事之勤不足偿贪冒之罪，其子照例发遣，罪所应得。我皇上披览《纪略》一编，念其殁于王事，垂慈轸恻，

并蒙矜宥。甘省全案既藏，而守土者益知所劝惩，从此大法小廉，共凛服官之责，毋幸矜恤之宽，庶无负圣天子明罚敕法之至教也欤！

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摘录

《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回人散处中国，介在西北边者尤犷悍。然其教法则无异，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即彼相沿之规制也。其祖国称默德那，其种类则居天山之南北，后准噶尔据有山北，乃悉避处于山南。今自哈密、吐鲁番以外，西暨和阗、叶尔羌，皆所居也。迨我皇上星弧遥指，月窟咸归，诸回部并隶版图，为我臣仆，中国回人亦时时贸迁服贾，来往其间。奸黠之徒遂诡称传法于祖国，别立新教，与旧教构争。守臣狃于晏安，不早为防微杜渐，互相仇杀，乃驯至啸聚称戈。辛丑四月，循化厅逆回苏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复拥众犯兰州。会援师既集，断其归路，而羽林劲卒、益部蕃兵亦皆奉诏遄征，克期并赴。逆回飞走路绝，乃退居城南十里龙尾山扼险死守。然釜鱼暂活，犴虱终歼，填蜚焚巢，百道俱进，蹙之于华林寺，或俘或馘，无一人幸漏网焉。盖是役也，平日酿衅之渐在大吏之积薪厝火，故猝发而不及防；临时制胜之方在圣主之省括张机，故一奉而无不克。是编所录，

始末厘然。至于规画兵制，填固边防，一切敷陈批答亦皆备出，并足见长驾远馭之谋，杜渐防微之略。所以贻万世之安者，睿虑尤深且远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九，